

人物表

谷沧海——独角龙王应真得意高徒，为人持重慷慨，才智过人。先从天魔庞珏处获得邪派至高心法“天魔心功”，后得少林四大高僧合力灌输真元，将正邪两大奇功合而为一，成为一代武林干城。

应真——谷沧海之师，号独角龙王，天赋奇高，武功独步天下。一生敢冒天下大不韪，因与天下第一美女许灵珠一段惊天动地情爱，被奸人所陷害，终生郁郁。

许灵珠——天下第一美女，武林最美一道风景线，颠倒武林众生，有如古希腊神话中之海伦。后经谷沧海采得驻颜花，青春永驻。

孙红线——谷沧海之姬妾，原是唐天君的禁脔，姿容盖世，机智过人，后折服谷沧海人格，而以身相许。

关莺——谷沧海之妻，美艳迷人，姿质超群，曾被赤身教教主花蕊夫相中掳走，得以修习赤身教秘传大法。

庞珏——人称天魔，邪派第一高手，邪教偶像。

唐天君——天魔庞珏百年来唯一手下亲授传人，号称少宗师。谷沧海劲敌。为人阴险狠毒，常以观赏三仆蹂躏少女取乐。

花蕊夫人——妖娆尤物，闻名天下的淫娃荡妇，创立号称天下两大邪派之一的赤身教，上乘媚功已达销魂蚀骨之境。

痴情仙子——赤身教副教主，花蕊夫人之师妹。

娄大逆——外号屠师，天下两大邪派之一——黑手派教祖，生性残忍乖戾，所做皆为大逆不道、荒诞不经之事。

摇魂、荡魄——赤身教两大护法仙子，用色相惑敌之邪功，并精擅采阳补阴之术。

密云大师——五台山法华寺长老，心机深沉，因好色而拜于花蕊夫人石榴裙下，叛身投敌。

孙、济——密云大师弟子，天赋奇佳，被赤身教邪法毁去童身，难以进窥上乘功夫。

程嘉——武当掌门之徒，根骨不凡，失身在赤身教艳歌媚舞之下。

黎若妍——赤身教高手，擅长吸人精血的化阳指邪功。

鲁沛——著名凶人阴阳扇符平门下，擅长阴阳拳力。张少龙——邪派著名人物鄱阳毒龙张镜之子，擅长分波踏浪脚法。

晃横——黑手派高手，擅长鬼手勾魂功。

阎王崔兔、风火真人景文、夜泉边旷——黑手派高手，号称黑手三凶。

赫大龙、赫大蛟、赫二虎、赫二豹——号称赫氏四魔，乃两对孪生兄弟，擅长通心神功。

崔山公——绰号毒手如来。

杨晋——卑鄙小人，诡计多端，曾以女色布局陷害应真。冥医西门疆、野农阮天庆、邪儒闵子韶、鬼工王大发、铁算盘陈百万、讼师毕如刀——唐天君手下大将，俱都身怀绝技。

罗菁——三怪庄三庄主罗景之孙女，曾因冒险卧底，被痴情仙子以催情药酒逼供。

柯公亮——谷沧海之父，绰号天罡手，一生大仁大义、德望高隆，常为武林排难解纷。

谷虹影——谷沧海之母，心计不让须眉，古今罕见的巾帼英雄。

鹰杖莫大风——当代武林名家。

石一鹤道人——君山玄妙观观主。

光德大师——少林寺老方丈。

光慈大师——原少林寺藏经阁首座长老。

光悲大师——原少林寺达摩院首座长老。

正信、正念、正精进、正慧、正定、正不退、正护法、正回向、正成、正愿——少林十信僧，各怀绝技。

千古云霄一翎毛（序）
——台湾武侠新派宗师司马翎及其作品

多年辗转于两岸三地（港、台、大陆），尝闻武侠方家嗟叹：司马翎英华内蕴，文采汪洋恣肆，为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却因英年早逝，夫人旅美，致使被盗版所毁，明珠蒙尘，以台湾武侠龙头身份，反不为国内所识！今人浩叹天才薄命。

其实，在台湾早期，人们甚至只知司马翎而不知金庸。昔年金庸因《射雕》一书涉嫌政治在台遭禁，出版商即将金庸作品托于司马翎名下出版，盖因唯司马翎之功力可于金庸比肩也。因此，武侠研究权威专家、台湾《联合报》主编叶洪生先生编辑《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江苏文艺版）一书，将司马翎位列九大门派之首，排名第一，列古龙前。未见侠坛稍有异议，盖司马翎在侠坛之宗师地位已成不争事实。

有鉴于此，当我第四次通过海关将司马翎的原版书带给国内收藏者，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愿望：一定把司马翎的作品介绍给国内！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延边人民出版社一再热情敦促下，我终于通过皇佳出版社找到了从美国暂归的何美英女士（司马翎夫人），洽谈了版权，于是，才有了这套《司马翎全集》。

我曾看过海内外各种关于司马翎的评论，真是诸子百家，各臻其妙！然以我两岸奔走所见（包括所闻、所感），我认为，专家公认司马翎对武侠创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新旧兼容，一代宗师。叶洪生先生说：“从继承旧派各大武学遗产上来看，司马翎兼得还珠楼主玄妙心法之神髓，白羽老辣精明之人情事故，郑证因江湖与技击，王度庐之儿女侠情及朱贞木悬疑推理……”可谓集旧派之大成。至于新派，宋今人说：“司马翎……略带新文艺之风，武侠小说之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并誉为“新派领袖”。

二、葦路蓝缕，以启山林。司马翎才华横溢，敢于领异标新，已至其作品成为后来作家不断取用的武库。据专家考证，司马翎的《剑神传》导出了易容的《王者之剑》，《剑气千幻录》导出了上官鼎的《金刀亭》和萧瑟的《碧眼金雕》；并且连金庸的《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也是司马翎《帝疆争雄记》中的“修罗七诀”的翻版（比金庸早四年）；而古龙的楚留香系列，推理和斗智则源自司马翎的《圣剑飞霜》。其实，这类例子，俯拾皆是，如《飞羽天关》启发了李凉的机智、幽默、谐谑一派，其中鬼精灵任性胆大妄为的小关形象正是李凉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少年英雄原型。

三、中华上古、中古神秘文化的集大成者。国内著名武侠研究专家、藏书家、上官纓先生（曾编《中国武侠史》）盛赞司马翎“满腹经纶”。特别首肯他“对濒临湮灭的中华古文化的‘扶隐发微’”。他说“（司马翎）文心玲珑有孔，下笔奥妙精微，将庄老佛、堪舆、奇门等古代上古诸术融汇一体。自还珠以降，无人能出其右，而自司马翎之后……此门渐成绝响。”此言不谬也！看看《飞羽天关》雪羽仙子同风水大法师斗法的精彩场面，现在还有哪个作家能写得出来呢？

四、描摹人像的大师。有人称司马翎笔下为“大江湖”，格局宏阔有序，人物等级分明，从大侠名宿到弱女孤雏，从巨奸大恶到市井无赖，须眉皆见，

仅以女性论，就有淑女、顽女、情痴、弱女、荡妇、媚女、才女、丽姝……千姿百态，活色生香。

以上仅陈大略。其实，司马翎在人性、男女、人生滋味等方面的发掘上均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只不过均需读者用心去感受，有人说司马翎之作如糯米饭，越嚼越有滋味。信哉斯言！

据司马翎夫人讲，司马翎一生对武侠创作用力甚殷。写作常常进入不眠不歇的境界，夜阑人静犹自笔下狂书，如遇惊扰，马上会有一个茶杯凌空飞过，盖先生已进入一种半迷狂状态矣。惜乎先生去世太早（1984年留下半部《飞羽天关》撒手尘寰），而其作品终生都在港台很小的华人范围内发行，如果他知道，在他过世十四年后，终有正式出版社在他出生的土地上出版他的全集，文心如司马翎者，九泉之下，当会莞尔吧！

而对于我们，司马翎将是一笔稀有的奇珍——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旷世大侠和令人心醉的故事，好比愈陈愈有味道的老酒。必将在二十一世纪溢出醉香，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满街的武侠垃圾（各种劣书及其盗版），更会感到司马翎真如琪花瑶草，麟角凤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田圻畅 于香港博爱事务所
一九九八年元月

内容提要

十年前，独角龙王应真因与第一美女许灵珠一段惊世奇恋而废去武功，软禁少林。十年后，奇男子谷沧海慕名投师，其奇根异骨，令应真惊喜欲狂，亦令武林重新幻化出一段瑰丽动人的故事。

赤身教风闻少林寺收到良材美质，派摇魂、荡魄两大仙子前来以色相破谷沧海童身，均败羽而归。赤身教教主绝代尤物花蕊夫人乃亲率群邪二上少林，却被谷沧海以无敌金刚力所伤，花蕊夫人一气掳许灵珠为人质仓惶逃出少林。

谷沧海以天遁神抓潜入赤身教总坛，救出许灵珠，并掳得天卉圃内的“驻颜花”。为救红颜知己关莺，又神话般地闯出副教主痴情仙子的烈火大阵；黑道盟主争霸大会上，谷沧海助赫氏四魔闯关夺魁，迷得唐天君的得力助手冰雪美人孙红线以身相许。然而谷沧海终于不慎中了花蕊夫人的催情手法，沦入欲海，然而，他的男性魅力却使花蕊夫人颤栗不已……

最后，谷沧海将唐天君诱至天魔庞珏的归真洞府，展开了一场焚香论剑大决战，在袅袅的青烟中，一代魔头终被诛除。谷沧海与他的一妻（关莺）、一妾（孙红线）遨游江湖去也！

本书波澜壮阔、落笔不俗，以细腻的生花妙笔，打破“千人一面”老路，笔法直追金庸，堪称侠坛一部绝世不朽之作。

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01）
焚香论剑篇（上）

第一章 蛟龙美凤千古冤

名震大江南北的镖客双枪许一山去世十几天之后，坐落金陵的故宅中，车水马龙吊祭者盈门充户，尽是各地武林人物。许一山的丧事所以如此哄动武林之故有三：

一是许一山本身武功高强，交游广阔。

二是这次丧事由当代武林共钦的天罡手柯公亮大侠夫妻主持，具名发帖。

三是许一山虽是丧偶多年，但遗有一女，芳名灵珠。近两年来，时时伴父遨游江湖，这许灵珠武功固是得到家传之学，还能作画吟诗，更兼姿色绝丽，有国色天香之貌，博得武林第一美人的雅号。武林人物一来顾念到许一山生前情谊。二来莫不想见见当代崇钦的柯大侠伉俪和武林第一美人许灵珠，因此，这场丧事倍形哄动热闹。天罡手柯公亮偕同夫人谷虹影，亲自接待上门吊唁宾客，数日来，不少人名家耆宿亲自前来，其中有两位最惹众人注意的是——鹰杖莫大风和君山玄妙观石一鹤道人。

这两人都是当代名家，近年来已极少在江湖上露面，因此他们忽然莅临吊祭，人人都感到惊讶。

这一日中午，灵堂内外部挤满了人。原来大家听说十年来名撼武林的独角龙王应真，也上门吊祭。

由于此人心狠手辣，极是气盛，是以被他折辱的名手，不知凡几？又因此人虽是出身于嵩山少林，行事却大出常轨，有时憎服，有时俗装，少林寺竟不干涉他，使人对此颇感神秘莫测。是以他今日出现，人人都想瞧瞧这个怪杰奇人的真面目。灵堂中哀乐悠扬，一个身披袈裟头戴僧帽的高大和尚，在灵前致祭之后，转过身子，两道闪电似的眼神，环扫过四周人群。但见他长得浓眉大口，额侧有个肉瘤，虽是和尚装束，却隐隐有股威煞之气。

他浓眉一皱，瞧着身穿重孝的许一山的义子杨晋，问道：“你妹妹呢？”

众人听他一开口就问起许灵珠，都想：这厮当真是狂放不羁。杨晋答道：“小弟已派人通知妹子，说是应大哥来了。”独角龙王应真点头道：“她怙恃尽失，固然是怪可怜的，但也可以见得，这世上的一切，原来都非真实，生老病死，万物皆同。”众人方想他这后未免不合眼前气氛，只听他宏亮的声音又说道：“听说柯大哥、谷大姊出面主持丧事，怎的不见他们？”杨晋低头道：“柯大侠伉俪刚刚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应大哥请随便坐。”

这时，灵堂内外的人，都感到形势有点奇怪，原来一则在灵枢旁侧答叩的妇孺，都退入后堂。二则有几个许府的人，有意无意把挤入灵堂内的人，挨挨碰碰地追散，使得灵前空出一大块地方。杨晋突然大声喝道：“应大哥，我义父是如何死的？你知不知道？”喝声中两个人走出来，站在杨晋左右两旁，众人瞧时，原来是当代名家鹰杖莫大风和君山石一鹤道人。

那莫大风手中的鹰杖，向来不离左右，也还不奇。但君山石一鹤背上插着长剑，教人看了都泛起紧张之感。

要知道独角龙王应真，十年以来，身经大小百余战，每战必胜，据说武功之高，少林寺中已推第一。

是以如若今日闹出动手拼斗之事，鹰杖莫大风和石一鹤两人，虽是名重一时，但单打独斗，却未必就是应真对手。

应真环眼眯起来，只剩下两条长线，浓眉紧紧皱住，说道：“你这一问

是什么意思？”杨晋大喝道：“目下当着天下英雄面前，杨晋宣布一件武林丑毒之事。我义父许一山乃是死在这恶僧独角龙王应真手下，起因是由于他爱慕我义妹许灵珠，因不遂所谋，被我义父发觉，斥责之时，被他杀死，此事有凭有证，不容恶徒抵赖。”

独角龙王应真额上的肉瘤，已变成血红色，两道浓眉上也泛射出腾腾杀气。

应真怒极反笑，仰天道：“妄人，妄人……”但谁都不明白妄人之意，因此，他说了等如不说。

杨晋接着道：“我义妹乃是活活人证，有她指证，别的话都不用多说。我只要当众问一问你，这件恶事你做过之后，心中是否惭愧？又何故还敢前来吊祭？难道你以为我义妹不敢指证你的恶行？”

应真叱道：“废话少说，叫灵珠出来。”

杨晋阴险地哼一声，说道：“她经此大变，已痛不欲生，我忝为兄长，岂能教她当着这许多人，说出令她难堪之言？反正她指证已有别人听到。”

他话声一顿，灵堂内外鸦雀无声，便接着说道：“眼下莫老前辈和石真人就是亲耳听闻舍妹证言之人。”

鹰杖莫大风和石一鹤面色沉肃如故，只微微颌首，表示杨晋的话没错。

应真这时不觉惊讶起来，瞧瞧那两个武林名宿，心想：“这两人武功虽高，洒家仍然不放在心上。但他们却不是胡为乱来之辈，可知许灵珠当真有过这等证言。”

他心中毫无惊惧，但深觉此事扑朔迷离，奇怪万分，一时实在寻想不出头绪。

众人见他默默不语，都道他已经词穷内愧，不由得鼓噪起来。杨晋厉喝道：“应真，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厉声斥道：“胡说八道，我应真岂是这等奸恶之辈，你今日若不把真相弄个水落石出，洒家把你碎尸万段。”

他一向对这杨晋没有好感，觉得此人心胸狭隘，性情反复，是以这刻口气极是严酷，这一来，却使人觉得他极是凶野恶毒。杨晋骇得退开几步，这时对方若是向他出手，须得从鹰杖莫大风和石一鹤二人之间穿过。

他胆气复壮，大声道：“应真，你十年前已与先义父相识，何以以前年见到我妹子，便坚持以兄妹相称？”

应真冷冷一晒，并不置答。

原来他一向洒脱狂放，不拘俗礼，只因与许灵珠十分投缘，是以改变称谓，在他想来，此等事乃是末节，不足争论。

但四下武林豪客，却觉得这话大有深意，又见应真无话可说，这时对杨晋之言，已信了许多。

杨晋又大声说道：“应真去年曾寄一诗给我妹子，内中有两句说：有女十三郎十五，朝朝相见只低头。又有两句是：琴书别后遥相忆，雪月犊前寄所思。诸位朋友请想，这话岂是寻常一般唱和之诗？”这时内外挤塞之人虽有不少，但都是江湖豪客，对诗词之道，大都不识。不过见杨晋当众提出，料必有理，顿时哗声四起。应真忽然微晒说道：“洒家也大感迷惑，这件事定必大有阴谋。目下只须等候柯大哥和谷大姊回来，待他们说话便了。”杨晋接声道：“诸位朋友都听见他的话啦，咱们这就静候柯大侠伉俪驾到。”

灵堂中寂然无声，应真心中虽是十分烦躁，但外表上沉鸷之极，屹立不

动。鹰杖莫大风和石一鹤都不言语，凝神伺守住应真。过了片刻，灵堂外面起了一阵轻微骚动，接着人堆裂开，一对中年男女并肩走进来。

那中年男人身穿白布大褂，甚是朴实，面目端方，自具一种慑人威仪。

女的长得柳眉杏眼，皮肤白净，虽是中年之人，但风韵犹存。这两人正是大侠天罡手柯公亮和夫人谷虹影，他们不但武功高强，更具仁心侠骨，排难解纷。是以名声赫赫，天下无人不知。两人一同走到应真跟前，应真眼中一亮，面上煞气消减大半。他合十打个问讯，说道：“柯大哥、谷大姊来得正好。”谷虹影轻叹一声，没有开口。

柯公亮缓缓说道：“我们其实一直在外面，你和杨晋的对答都听见了。”

应真一怔，先是凝神瞧着他，接着目光移到谷虹影面上。谷虹影低下头，避开他的注视。

这一刹那间，应真心头幻想出许多往事，这些景象之中，都有这对夫妻在内，或是花前月下，饮酒纵谈。

或是名山胜水，徜徉遨啸。他记得自从出道以来，论到武功人品，唯一折服的，便是这一对夫妇。

那柯公亮天性磊落侠义，但还有一点稍嫌方正。谷虹影却是文武全才，时时跟他两人同处一室，谈诗论剑，通宵达旦。

在他想来，柯氏夫妇一旦得知此事，应当不问情由，便可为他作保，力释群疑。

谁知他们不但早就得知此事，居然还站在外面听那杨晋诬辱于他。这时他气愤填膺，特别是得见谷虹影垂头避开他目光，也认为他曾经做下这等丑恶之事一般，心中激动更是难以抑制。

柯公亮缓缓道：“我们兄弟论交有年，交情不比等闲，若非如此，我这次便不会具名主持丧事，你该当明白我的意思。”

应真越听越是光火，鼻子中嗤了一声。

众人听那柯公亮之言，都觉得他这话大仁大义，那意思不啻是说，越是亲近之人，他越是得主持正义公道。

这时见应真冷嗤之态，都十分忿怒，嘘声顿起。

柯公亮举手压下众声，又道：“应真，你当众回答我一言。”应真不待他说出，狂笑一声，挥手道：“走开，别在洒家耳边聒絮。”柯公亮面色微变，心中痛苦，现诸形色，脚下不觉踉跄了数步。要知他一生正直无私，从来未曾受过这等侮辱之言。

再者他视应真如同手足，在他想来，应真此刻必须规规矩矩，问一句答一句。只等他当众言誓，说此事不是他干，那时他也以人头人格作保，混释众疑。

但应真这一来，已堵塞此路，他退开几步之后，心痛如绞。原来他一方面不信应真会做下这等恶事，但另一方面亲耳听闻许灵珠指证。

同时以情理推断，当今之世，固然还有不少高手，可是能够在数招之内击毙许一山的人，实在不可多见。

以应真的狂放任性，这其中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石一鹤掣出长剑，左手拂髯，说道：“应兄武功高强，不把天下之人放在眼中，贫道为了武林正义公道，不自量力，要向应兄请教几手。”应真纵声大笑道：“你们这是自取其辱。”

笑喝声中，突然伸出右手食中二指，极是迅快，夹住石一鹤长剑剑尖。

石一鹤暗运真力向后一挣，长剑分毫不动，心头方自大惊，应真已松指缩手，仰天大笑。

他虽是忽然出手偷袭，但以石一鹤的修为，仍然中了道儿，以及挣不动长剑，这等武功身手，显然已高出石一鹤不少。

鹰杖莫大风久闯江湖，阅历丰富，一看应真露了这一手，便知今日之战，实是平生以来第一险恶之局，非得和石一鹤长剑联手不可。当即大喝道：“对付这等邪恶之徒，不要计较规矩过节，石真人上啊！”

他那根鹰杖长达胸口，顶端镶着一只比真鹰略小的钢鹰，双翼微张。鹰口固是锋利无比，双翅展现的羽翎，也等如许多刀子。此时倒转过来，手握杖尾，呼地一声，挥杖扫去。

应真左手一拂，一股力道托住鹰杖，横移尺许，恰好从他身侧扫过。但见他右手一伸，又去夺石一鹤手中长剑。

石一鹤长剑一抖，洒出数点寒星，罩住应真腕臂数处穴道。应真夺剑不成，右手一缩一伸，握拳劈去，力道如山，石一鹤剑势被这股拳力冲得散乱呆滞，无法续施变化。

应真但凭一双空手，拳劈掌拍，转眼之间，迫得石一鹤、莫大风二人招数散乱，团团直转。

众人虽是鄙弃应真所为，但见他如此威勇，不禁大为惊服。柯公亮深知应真武功高强，内力深厚无比，石、莫二人虽是名重一时，但仍然不是他的对手。

心想：“此事曲直未分之前，岂能教两位名家身败名裂。”当即大声喝道：“应真住手。”

应真左手一掌，右手一拳，把石、莫二人迫开，纵退数尺，冷冷道：“你若是顾全咱们交情，那就离开此地。”

柯公亮面色一沉道：“你到底有没有做下这等奸恶之事？”应真斜睨谷虹影一眼，但见她垂低头，心中一阵激动，厉声道：“用不着你们多管。”

群声哗然叫嚣，柯公亮踏前两步，朗声道：“咱们打现在起，情断义绝，我深知你武功高强，更在柯某之上，因此要莫、石两位出手相助，将你擒下。”

此言一出，所有的武林豪雄，无不讶骇交集。

石一鹤、莫大风齐声道：“好！咱们擒下此人再说。”

人影一闪，谷虹影已纵落应真身前。

应真冷冷道：“好啊，你也一齐出手才是。”

谷虹影摇摇头说道：“我是坚决不信你会做下这种邪恶之事，但悠悠之口，可以烁金。”

应真道：“走开，别污了洒家耳朵。”

谷虹影柔声说道：“不管你回答说有或者没有，我都不向你出手。”应真怔一下，但觉她这话情深义重，比之千言万语，还要令人感动。要知她不但身负一时之望，而且武功高强。若是多她一人、今日之战，胜败已分。但她不插手的话，可就难说得很。

她丈夫柯公亮可能有送命之虞，她居然当众说出不参与此战之言，可见得她实是进退两难之下的唯一道路。

谷虹影又柔声道：“告诉我，有还是没有？”

应真热血沸腾，情感激动，大声道：“没有！”谷虹影凄然一笑，说道：“好极了。”

随即曼声吟道：“天涯一旦成知己，沧海他年见此心。”吟声中缓缓退开。

他们这一番对答，众人大都不甚明白，不过却感觉得出这两人之间一片光明，衷心互信。并非有什么男女之私，是以暗暗又对那应真另生相法。

石一鹤、莫大风待得谷虹影退下，便即上前出手夹攻。柯公亮也大喝一声，出掌劈去。

他的外号称为天罡手，掌力极是沉雄。应真出手封架之际，已不复见早先那等挥洒自如的景象。

四名高手亡命相搏之下，灵堂中劲风激荡，声势惊人。不久已激战了数十招之多。

应真突然左手勾住莫大风鹰杖一搂，鹰杖斜荡开去，恰好架住石一鹤长剑。这一瞬间，应真右手已封住柯公亮掌势，抽回左手，疾劈过去。这一招宛如雷霆迅发，柯公亮避无可避，当即运足真气，聚集在将被劈中之处，双手招数齐发。

谷虹影深知应真内力深厚，这一掌劈中了的话，柯公亮定须立毙当场，不禁骇得暖的一声。

独角龙王应真武功之强，世所罕见，这时战局虽是激烈无比，但他耳目之聪，仍能兼顾全场。

谷虹影这一声暖，他听得清楚明白，这一瞬间，他心中转过四五个念头。

第一个念头是：她明知必有这等结局，但仍然不肯出手助战，足见她坚信我不曾做下这等卑耻之事。

第二个念头是：可是柯大哥死了，她也不能独生。

第三个念头是：我这一掌若不全力劈去，势必反而被柯大哥天罡手所伤。

第四个念头是：我纵是受伤，也不至于立毙当场，柯大哥、谷大姊与我一段交情，难道就全不顾念？最后的一个念头过处，登时已作决定，掌力一收，掌心轻轻拍中柯公亮胸口要害。

同时之间，柯公亮左掌击中他肩膀，砰的一声，应真身躯震得侧旋开去，正当柯公亮右手掌势去路，顿时又发出砰的一声。应真踉跄直退，第五步上煞住后退之势，但身形摇摇，似是难以站稳。

柯公亮自然晓得应真收回掌力之举，此时双手一分，拦住待要向前扑攻的莫大风、石一鹤两人。

全场寂然无声，所有目光都聚集在应真身上，瞧他到底站得住抑是站不住。

内堂中奔出一人，迅快奔到应真身边，伸手相扶。众人只见这人重孝在身，但眉目如画，风姿绝世，自有一种美态，能令人心弦震动。当即晓得她正是双枪许一山的独生爱女许灵珠，武林中公认的第一美人。

此事大出众人意表，连柯公亮夫妇在内，无不惊愕得目瞪口呆。应真侧眼望见许灵珠，豪气顿生，左臂一振，把许灵珠震开，同时之间，腰肢一挺，顿时站得稳稳。

杨晋此时才如梦初醒，厉声喝道：“灵珠，你敢是疯了？快快回后面去。”

许灵珠却在杨晋喝叫之时，幽幽道：“应大哥真是英雄了得，若不是爹爹……唉……”转回身子，迅快奔了人去。她的话声甚低，只有应真听得见。

柯公亮上前两步，说道：“柯公亮出道以来，凡是被我天罡手击中的，没有不在第十步上跌倒。于此可见你功力之深厚，实是远在我柯公亮之上。”

应真心中反复回味许灵珠的两句话，对柯公亮不理不睬。杨晋大喝道：“即速擒下此贼。”

灵堂四隅各有一人应声而出，奔到应真身边，却没有一个敢动手的。柯公亮大是不悦，喝道：“退下！”

那四名壮汉哪敢多言，纷纷退开。

柯公亮接着又向应真说道：“今日之事，你是自家了断，抑是由我们公决？”

应真在此时，陡然间悟出许灵珠话中深意，那就是说：若不是她爹爹许一山被害，她纵是深夜受袭，决计不会张扬出来。换句话说，她正是爱上了他。

悟出此意，不觉如痴如醉，柯公亮说的话，根本没有听见。沉寂片刻，鹰杖莫大风怒道：“这等倨傲无耻之徒，何用多言。”举起鹰杖，跨前两步。

石一鹤朗声说道：“莫兄说得是，多说无益。”

也挺剑上前。

柯公亮心中长叹一声，不再拦阻。

正在此时，远远忽然传来一声阿弥陀佛，这声佛号虽不响亮，但全场之人听了，都微感耳鸣心跳。

莫大风，石一鹤二人停手退了两步，面色甚是凝重。

石一鹤说道：“少林寺的道兄们赶到了，只不知哪一位高僧宣此佛号？”

柯公亮沉吟一下，说道：“少林寺中具有这等功力的高僧，恐怕只有三位，这一声佛号不是藏经阁光慈大师，就是达摩院首座光悲大师所发。

全场之人听了此言，不禁极度紧张，人丛中起了一阵骚动。鹰杖莫大风、君山石一鹤两人虽是当代名手，但想到可能就要跟少林一流高手作战，背脊上不觉沁出冷汗。

转眼工夫，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大和尚，从人丛自动裂开的通路大步走入灵堂，只见这僧人身材高大，宝相庄严，眼中神光极足。他笔直走到柯公亮面前，合十打个问讯，说道：“少林寺弘法僧谒见柯大陔。”

柯公亮不动声色，欠身还礼，说道：“大和尚好说了。”弘法僧接着道：“敝寺方丈接得大侠谕帖，立即车同敝寺光慈、光悲两位及四弟子赶来，特命弘法先行。”

众人一听少林寺方丈光德大师亲身赶到，今日之事，只怕风浪滔天，不易解决，群情尽皆惶惶。

柯公亮神色一肃，说道：“柯某万万料不到贵寺方丈大师法驾亲临，这就出去欢迎。”

却见灵堂门外人群一阵骚动，道路裂分得更宽，几个和尚缓缓走人来。

当先的一个老僧，面如满月，慈眉善目，令人一见，即生和蔼可亲之心。

稍后左右两侧，又是两名老僧，左边的瘦削矮小，右边的高大黧黑，眉毛都是灰白色。

这三个老僧都披着灰色僧袍，与世上一般老和尚，并无差异，但举手投足之间，威仪自具。

再后面便是三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大和尚，一望而知，与最先进来的弘法僧同等身份。

柯公亮欠身行礼，说道：“少林寺方丈及藏经、达摩三位大师尊驾莅临，在下有失远迎，罪甚！罪甚！”

弘法僧此时已退回三老僧身后，应真缓缓跪倒，人人都瞧得出他用尽全身之力，才能够不在跪下时跌倒。

少林寺方丈光德大师合十答道：“柯大侠好说了，今日之事，幸得大侠挺身主持，老衲感激不尽。”

三老僧对应真跪下之举，视若无睹，但后面的四名大和尚，眼中都露出不忍之色。

众人见少林寺诸僧这等态度，都暗暗松了一口气，但又微感失望。原来少林寺这三位老僧，地位崇高无比，谁不想亲眼见他们抖露武功？

柯公亮长叹一声，说道：“大师们德高望重，此事自是得蒙秉公处理，柯某心硬情薄，又不自量力，强行出头，唉……”他的目光移到应真身上，接着说道：“应真啊！那一掌你不该撤回内力才是。”

这番话，全部懂得之人不多，但却都知了应真刚才掌下留情之事。光德老方丈心想：“久闻柯公亮乃是大仁大义之士，他这话分明向应真表示身处两难之地，因此立下以身殉友之心，一来无愧正义公理，二来顾全私谊，这等用心，果然当得大仁大义四字，但可惜方正过甚，易于受欺。应真决计不是这等卑劣之徒，因此上你还不是应真的真正知己。”

只听应真说道：“三位师兄在上，小弟叩见。”

低头叩拜，忽然腰身一软，显是脱力，便要瘫伏地上。光德老方丈左右两侧的光慈、光悲，各各大袖飘摆，两股柔和劲力涌去，抬起应真上半身。

光德老方丈说道：“罢了！罢了！”

众人直到此时，才晓得应真竟是少林寺掌门方丈的师弟，连同柯氏夫妇在内，都不觉吃了一惊。

高大黧黑的光悲大师，转头缓缓瞧了四周的人一眼，便即说道：“小师弟，咱们方丈师兄亲自下山，可知道是何缘故？”应真道：“小弟愚昧，还望师兄指教。”

光悲大师灰眉一耸，提高声音说道：“方丈师兄本来谕光慈师兄率弟子数名，下山处理此事，但愚兄坚持同行，方丈师兄知道你光悲师兄最是护短，所以才亲自前来。”

他说到自己之时，不说我，而说你光悲师兄，口气之中，一则表示出对两位师兄不满之意，二则表示对应真疼爱亲近之情。众人听了，都不禁呆住。

应真不觉抬头痴痴望住这位师兄，虎目中陡然浮现泪光。光慈大师轻叹一声，说道：“光悲，愚兄嗔念虽无，但痴心仍在，心中之痛，与你略同。”

光悲大师万万料想不到这位佛法高深的师兄，也当众说出这等至情至性的话来，极是感动，合十低首道：“小弟得罪了。”光德老方丈不理睬他们对答，只是低声念佛。

形势陡然紧张，石一鹤、莫大风都暗暗运功戒备。

只见光悲大师转身从一名大和尚手中取过禅杖，杖尾在地上一顿，登时穿透方砖，陷入半尺之深。

接着举手按住杖头，那根禅杖缓缓陷入地下，转眼之间，只剩下尺许露出地面。

这一手功夫，须得内外兼修皆臻绝顶，才能纯用柔劲按杖入地。要知厅中地基极是坚实，纵是刚猛之力连击多掌，也未必能办得到，何况是用柔劲按下。

柯公亮、石一鹤、莫大风三人见了又惊又佩，都想：“似他这等功力造

诣，不但单打独斗难以匹敌，便是联手而上，虽是不比应真的手法那般毒辣威猛，但定然别具威力。

光德方丈低声诵经不辍，光慈大师怔了一阵，忽听光德方丈诵曰：“人寿百岁，多忿不忍，不如一日，含喜不嗔。人寿百岁，怠惰不勤，不如一日，策励身心。人寿百岁，情欣放逸，不如一日，归心空寂。人寿百岁，昏暗识心，不如一日，洞悟无明。”

光德方丈诵的是大法句经偈，经中之意，便是言说：纵是百岁高寿之身，若是随俗浮沉，不如一日之了悟。

光慈精通佛典，句句烂熟于胸，但今日处身此境，却隐隐别有会心，当下摄心沉思。

光悲大师上前，伸手摩娑应真头颅，大声说道：“小师弟，师兄知道，你含冤受屈，你现下当面说一声没有干过这等事，师兄决计出手，替你出气。”

此言一出，众人一阵骚动，极是紧张。石一鹤、莫大风已沉不住气，一个缓缓掣出长剑，一个举起鹰杖。

只有柯公亮动也不动，神色沉凝如常。

应真此时又是感动，情绪又极是激荡。

心想：“我若是答说没有二字，马上就得掀起滔天风波，不知要死伤多少人，若是答说有字，光悲师兄非当场气死不可。”这时他实在为难之极，不知不觉目光一转，落在谷虹影面上。谷虹影飘飘走出去，说道：“大师且慢。”

光悲大师双眉一耸，凛凛生成，转眼望去，便待发作，却见是个美丽妇人出头打岔，他到底是有道高僧，当下压住心头之火，冷冷道：“女施主不宜置身是非之中。”

谷虹影平静如常，说道：“大师虽是疼爱小师弟，却不是他的知心。”光悲大师一怔，谷虹影接着道：“应真胸襟宽广，轻生死，重仁义。今日纵是冤屈无比，他宁可茹吞此恨，不想大师破戒出手，危及别人。”光悲大师一面觉这话有理，一面嗔心难息，一时失去主张，转眼向光德方丈望去。

只见他垂眉合十，口中喃喃诵经。

他一直都没有听见光德方丈诵念何言，此时忽然听得清清楚楚。一阵低沉平和的声音，在他耳边道：“……生闻梵志，来求佛言：佛弟子与他人，有何差别？又有何功德？佛告生闻梵志：我出家弟子及在家弟子，作业若败，亦无忧恼啼哭，亦不痴狂。我弟子，能被饿渴寒热风等所逼，以杖捶，以恶声骂，亦能忍之，是他人所不能为也。我弟子有此功德……”

这一段出自杂阿含经，其义甚明。

光悲身为少林达摩首座，自是熟悉经典，听了开头几句，不由自主默念下去，恍惚别有所悟。

谷虹影见他忽然不言不语，便即退下。

四周之人，但觉少林三位老僧都甚是古怪，难以测想。

哪知光德老方丈正借此因缘，为两位师弟除迷破执，修证大乘佛果。

只见光慈大师笑吟吟上前去，俯身抓住禅杖顶端，毫不费力拔出来。这一手几乎比插入地去还要困难。

柯、石、莫三人又是一惊，心想他的功力，似乎更在光悲大师之上。石、莫二人举杖、挺剑上前几步，等他出言搦战。

光慈大师向他们摇一摇头，双手分抓住杖头杖尾，拗成头尾相接的一个

大铁环，缓步走到光悲老僧身边，说道：“光悲，此环便是一切法。”光悲伸手接过，挂在颈上，眉宇间耀出智慧之光，合十道：“多谢师兄。”

杨晋在旁边一直额冒冷汗，目下一瞧这场架打不成，便挺身而出，喝道：“灵珠妹子，你说你当晚用过咱们独门秘传的乌芒珠，击中应真的肩头，可有此事？”

内堂中歇一会，才传出灵珠婉转动听的声音答道：“是的，不过我杨晋接声大喝道：“这就是了，在下斗胆求少林寺诸位老前辈准许验看。”

原来许家的乌芒珠是用钢管弹簧发射，极是威强霸道。

那乌芒珠打制得别出心裁，射中人身登时散裂为七颗，每一颗通体皆是芒刺，深扎人肉。

受此伤者，若是不死，终身留下一块黑色疤痕，永不脱落。光德老方丈运足慧眼望去，只见应真左肩上衣服微微隆起，正是结疤之象、心中大感奇怪。

别的人自然没有这等眼力，须得解衣才能见到。

光慈、光悲全然不信应真会有这等恶行，一听这话，便待上前解衣，替应真洗雪冤屈。

却听光德老方丈说道：“用不着解衣验看啦，老衲且说出处置之法，杨檀越如若不满，再作计较。”

光慈、光悲大讶停步。

杨晋却拱手说道：“既是如此，便请大师示下。”

光德说道：“老衲当着天下英雄，打折应真双腿，带回少林，不得接续医治。然后在敝寺左侧石崖上，盖搭木棚，供他容身，聊避风雨。日夕在颈上挂着那个铁环，至死方休。武林同道虽上不得那处石崖，但遥遥可见。”

众人听到此处，都出了一身冷汗。均想这等永无终止的活罪，谁受得住？远不如眼前饮刃而死。柯公亮长叹一声，心中凄惨之极，举袖遮住面孔，踉跄退入内堂。

光德接着说：“敝寺上下，不得与他交谈，让他作个榜样，昭告世人。”

杨晋也想不到他居然想得出这等希奇古怪的刑罚，照事论事，这等处罚，自是重于立毙当场，纵是血海之仇，也只好揭过。当下拱手道：“全凭大师吩咐。”

光德目光缓缓扫过光慈、光悲，只见他们都呆着不动，目光落在应真面上。

应真微微苦笑一下，低声说道：“多谢方丈师兄慈悲庇护。”光德老方丈很是感慨，心想这小师弟见识之高，当世无双，光慈、光悲远远不及。

当即吩咐两名弟子上前扶起应真，亲自上前，伸出右手，向应真双胫各各虚敲一掌。

应真内伤不轻，加上折骨之痛，顿时面色大变，仰头晕死过去。光德说：“老衲这就奉赠许灵珠姑娘一宗功夫，数日即可成功，若有人胆敢侵犯，定有死无生。”

他一挥手，光慈、光悲和四名抬着应真的大和尚，先行出门。光德老方丈进入内堂，不久，便在天下武林英雄恭送下，飘然而去。物换星移，节序匆匆，距双枪许一山之丧十年后，因此事已无人提起，武林中许多人都淡忘了。

豫皖大道烟尘滚滚，行人车马络绎往来，其中有两匹骏马，向西北紧行。

一骑是个年约十二三的男孩子，长得国字口面，卧蚕眉，丹凤眼，大有不怒自威之慨。另一骑是个中年汉子，虽不是劲装疾服打扮，但动作矫健有力，一望而知，是个身怀武功之士。

时近中午，那男孩子已显得又累又饿，但领前的汉子，竟没有一点休息打尖之意，尽是向前紧赶。

男孩子咬咬牙，挺直腰肢，催马追上。心想：“霍大叔想必是有意磨练我，我决计不可开口央求他歇歇。不然的话，日后他回家见到我爹娘时，定会说我年轻稚弱，挨不得一点辛劳。”

如此驰行了个把时辰，双骑尚在紧赶之际，远远只见十余骑迎面而来。

男孩子注目遥望，只见那十余骑全部有红白两色，马红人白，骑骑如是。故此相隔虽遥，面目模糊难辨，却已十分惹人注意。

霍大叔急地勒住马僵，回头道：“沧海贤侄，昨夜咱们赶了一宵路，当中只休息了一次，直到今日，时已下午，还未停歇过。”沧海听了暗想，我自然不会忘记，不知霍大叔为何提起？口中应道：“是！”

霍大叔道：“昨夜咱们休息，我暗暗放了一个锦囊在你鞍袋，你现下可收藏在怀中。”

沧海满怀狐疑，又应一声是。

霍大叔微微一笑，说道：“连日来，你已疲乏不堪，昨夜迄今这一阵紧赶，亏你支持得住，直不愧是当代大侠之子。”

沧海道：“大叔别夸赞小侄了，刚才小侄几乎已支持不住啦，这锦囊……”

他打鞍袋中取出一个锦囊，正待询问。

大叔沉声道：“快点收起，切勿告人。”

当即回过头去，催马前行。

霎时间那十余骑已经来到切近，领头的是个瘦削汉子，双目转动之时，光芒四射。

他见到霍大叔，便自一怔，再细看一眼，陡地勒住马缰。霍大叔也勒马驻步，沧海从他身后向前望去，只见那十余骑都是凶悍汉子，只有最最后的一骑之上，是个秀美小童，年岁和他相仿佛，顾盼之间，神采流动。

沧海不觉瞧得呆了，心想这位小兄弟长得真好看，简直像画出来的一般。

那瘦削汉子说道：“来者莫非是元影刀霍兄？”言下大有难以置信之意。

霍大叔拍拍鞍边挂着的绿鞘大刀，应道：“不错，有刀为证，兄弟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竟会碰上夜游神倪冲你。”

沧海暗暗好笑，心想这人外号夜游神，怪道霍大叔说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的话。

那边的秀美童子咕地笑出声来，神态娇憨可爱。

但其余十余个剽悍白衣汉子却严霜罩面，毫无一点表情。夜游神倪冲眉笼杀机，冷冷道：“兄弟素来不许别人取笑，但古语有道是拼死无大害，这话也不必多说了。霍兄这就随兄弟走呢？抑是须得在这条大路上见了真章，才肯屈驾？”

无影刀霍军平静如常，说道：“在大路上出手自然不妥，咱们找个僻静一点的地方也好。”

这两人对答之间，倪冲是口气甚大，似是稳握胜算。霍军则不露声色，深浅莫测。

局外之人，谁也无法从他们对话中推测出胜负之数。

倪冲左后侧一个汉子大声道：“何用另寻地点，只须两头路上派人截守，不让闲人通过就是了。”

倪冲摇摇头道：“半个时辰之内，有两起赴任官员，一起镖车经过此地，还是少生麻烦的好。”

说罢一挥手，便有两骑驰入旷野。

霍军淡淡一笑，说道：“兄弟这次重入江湖，便听说豫皖道上已是关家堡的天下。现下单看倪兄对这条大路上来往之人了如指掌，可知传言不假。”

倪冲直到这时，目光才落在沧海面上，心中不禁赞一声：“好个英伟男儿。”

问道：“这孩子是霍兄的？”

霍军接口道：“他是我一位朋友的孩子，兄弟这次受友之托，要送这孩子到一处地方去。”

倪冲那么阴沉之人，闻言也不觉泛起惊疑之色。心想这孩子必定大有来头，否则霍军明知踏入豫皖道上必有杀身之祸，焉能仍肯受托？口中问道：“他姓什么？”

霍军答道：“姓谷名沧海。”

倪冲心念一转，天下姓名都掠过脑海，却没有一个姓谷的，于是冷笑道：“当真姓谷？”

谷沧海大声应道：“当然姓谷啦，难道这姓氏可以胡乱改的么？”他说得神态凛凛，威仪赫赫，教人不得不信。

那秀美童子讶异地睁大眼睛，黑白分明的眸子中，尽是好奇而又倾慕之色。

不独是他，连倪冲那等老江湖也瞧得一呆，问道：“然则令尊是哪一位？”

谷沧海说道：“家慈吩咐不得说出家严名讳，恕难奉告。”

倪冲点点头道：“既是如此，我也不便逼你作答，你学过武功没有？”

原来他见谷沧海骑在马上姿势及持缰腕指，都不似练过武功之人，所以有此一问。

谷沧海郑重地道：“没有，若是练过武功，这一次出门，何须劳霍大叔的驾。”

那秀美小童见他神情宛如大人一般，觉得十分好玩，咕的一笑，叫道：“是啊，倪伯伯你问得真笨。”

霍军这时才十分注意地望他一眼，心想：“倪冲乃关家堡第一高手，握有生杀大权，听说堡中之人无不对他畏惧。这孩子不知是什么身份，竟取笑他笨？”

谷沧海听了他的笑语，便勾起童心，也忍不住笑起来，遥遥抱拳问道：“小兄弟你贵姓大名，可许见示？”

秀美小童掩嘴道：“瞧你这副样子，别这么文绉绉行不行？”

谷沧海道：“你还没有回答在下的话呢！”

他咕咕笑着，接着道：“什么在下不在下的，你今年多大？”

谷沧海道：“十二岁了，属龙的。”

他道：“我十三岁，属兔的，比你大一岁，你该叫我哥哥。”谷沧海外表虽大有威仪，老成沉实，其实机智异常，聪明无比。心念微转，便知他有意要占便宜。

但面上不表露出来，郑而重之的道：“你比我年长，叫声哥哥也应该，

但天地间有不知人家姓名却哥哥弟弟的乱叫？你说是不是？”他们说个不停，霍军微微而笑，倪冲则与他大大相反，面色越来越寒冷。

秀美小童怔一下，道：“你说得是，不过……不过……”谷沧海接口道：“不过你不便见示姓名，对不对，那就算了，咱们这叫做有缘见面，无缘结交。”

最后两句话乃是出自真心，因此词色恳切，大有不胜遗憾之意。秀美小童怔一下，说道：“大人们老是喜欢造堵墙，把人隔开，你可有这等感觉？”

谷沧海严肃地道：“你说得真有见地，我常自想，世上许多是非，都是因这堵无形的墙发生的。”

霍军讶然地瞧瞧他又瞧瞧那秀美小童，说道：“奇怪，你们年纪轻轻的却是想得很多。”

倪冲道：“都是空话。”

声音之冷，宛如从冰雪中迸出来的一般。

这时两骑迅驰回来，报说此去半里之遥，便有平旷之地，他们已把附近之人赶走。

众人当下向那边驰去，谷沧海夹在众骑中，忽然被人在背后心拍了一掌，差点栽倒马下。

回头一瞧，原来是那秀美小童。

他眨眨眼睛笑道：“原来你真未练过武功。”

谷沧海但觉他的样子顽皮得可爱极了，也不生气，道：“这我何必骗你们？你到底姓什么？住在哪儿？日后我有空或者找你玩。”秀美小童悠然神往道：“啊！有朋友上门来找我，那多好啊！”谷沧海两道乌黑的卧蚕眉一皱，说道：“你仍是没有回答我的话。”他小声道：“谷兄弟千万别怪我，你瞧他。”谷沧海转目望去，只见倪冲狠毒地盯住自己，当下道：“他是谁？何故这么凶狠？好像要杀人一般？”

秀美小童道：“他是关家堡最凶的人，杀人不眨眼，没有人不怕他的，我向来谁都不怕，就是有点怕他。”

谷沧海微微一笑，心想你怕他还敢笑他笨，若是不怕，那真不知怎样了。

只听秀美小童又道：“我如把姓名告诉你，他就非杀死你不可，所以我实在不能说。”

谷沧海和他离得近了，这才瞧出他左颊上有一点淡淡的红恁，笑时恰好是在酒涡中。

他谅解地道：“原来如此，那我就不问啦！”

转眼间已到了一处平旷草地上，那十余骑忽然散开，远远排成一个大圈，围住倪、谷、霍和秀美小童等四人。

倪冲翻身落马，霍军也跃落地上，神态甚是凝重。

谷沧海催马插在他们中间，问道：“霍大叔，你为何要跟他打架？”霍军迟疑一下，答道：“我们之间结下私怨，今日狭路相逢，不得不用武力解决。”

倪冲突然间伸手向谷沧海抓去，相隔尚有五尺，谷沧海已觉一股大力掇住自己，不由得倒栽葱直跌落地，身子还未碰到地面，不知如何已到了倪冲手中。

秀美小童一催马，疾冲过来，伸手捞住他的手臂，但谷沧海落势猛极，因此他揪不牢，仍然让谷沧海摔在地上。

不过有他揪了一把，势子消卸大半，而且是双脚落地，总算没有摔着。谷沧海但觉头昏眼花，躺了一会，才爬得起身。

倪冲道：“霍兄这等修养，世上少见，但你莫以为兄弟不敢取他小命。

霍军冷静如常，道：“你若是取了他一命，霍某虽有负朋友之托，但关家堡也将冰消瓦解，这话信不信由你！”倪冲冷冷道：“那就走着瞧，霍兄的无影刀，近年来练得怎样了？”霍军掣出大刀，把绿鞘抛在地上，道：“霍兄的轻身功夫，天下无双，兄弟正想瞧瞧是刀快呢？还是人快？”

倪冲一举手，登时奔来两名汉子，一个抱住锯齿刀，一个倒持长剑。倪冲道：“这是王龙、王虎兄弟，他们在关家堡中已非等闲之辈，霍兄不能大意。”

王龙、王虎上前去摆开门户，无影刀霍军朗声道：“两位允予赐教，兄弟甚感光彩。只是霍某的王影刀不能轻发，一发就是必死之招，两位还是退下的好。”

王氏兄弟冷笑一声，王虎道：“大哥，咱们闯了数年江湖，好像还未听过姓霍的这一号人物。”

王龙道：“虽是如此，咱们也不可大意，免得让他多走几招，反而成全了他的声名。”

霍军淡淡一笑，提起大刀，向两人各各虚砍一刀，他出手迅快，这两刀也只是别人发出一刀的时间而已。

王氏兄弟离开他刀锋远达五尺，兀自感到刀风锐利，劈面生疼，暗暗一惊，唰的一声散开，打左右两侧夹攻上去。

这对兄弟的武功各走一路，王龙的锯齿刀凶猛刚辣，王虎的长剑阴毒刁诡，加上他们合作已惯，威力倍增。

霍军使开大刀招数，忽攻忽守，迫得王氏兄弟团团直转，无法逼得近身。

谷沧海大叫道：“不要脸，两个对一个，霍大叔别打啦！”霍军没有出声理睬，谷沧海正要再叫，却听那秀美小童轻轻道：“你若是叫他分了心神，便有性命之忧。谷兄弟此举太外行啦！”谷沧海不禁一怔，道：“谢谢兄弟指点。”

他轻轻一笑，道：“的小名叫阿莺。”

倪冲此时全神查看霍军的刀法功力，但见他无影刀绝技尚未使出，已迫得王龙、王虎无法近身，那柄精光耀眼的大刀，刚猛时还胜王龙锯齿刀，阴柔时高于王虎之剑。因此王氏兄弟如非联手拒敌，占了许多便宜，而是单打独斗的话，只怕每人都走不上十招。

他正待命别人替下王氏兄弟，忽又忖道：“霍军数年不见，功力大进，我还是且借王氏兄弟消耗他的内力。”

那王氏兄弟突然间使出一路怪异招数，联手合击，招招都从想不到的方位进攻。

霎时之间逼得霍军刀圈缩小，连刀背刀把都用上了，才勉强抵住攻势。

四周的凶悍汉子都面露喜色，谷沧海也瞧得出来。大是忧愁道：“霍大叔不行啦，阿英兄弟，你能叫他们不打么？”

他把阿莺读为阿英，字音相同，便阿莺也不知他弄错，阿莺摇头道：“他们不听我的话，只听倪伯伯的。”

两人正说时，忽听霍军大喝一声，大刀闪电般连劈两刀，瞧也瞧不真切。王龙、王虎一齐倒退，一个胸口裂开，一个头上砍开一半，鲜血直冒，

顿时倒地。

两名大汉奔过去，抬起他们，都简短地说声死啦，便退开去。倪冲冷冷道：“无影刀果是不同凡响，有请冯恺、金旋二位出手。”霍军眼中杀机已露，说道：“这两位有点道理，那王氏兄弟固然未闻霍某之名，霍某也从未听过他们行事出身。”

这时一高一矮两个汉子纵落霍军面前，高的便是冯恺，手持双钩，矮的乃是金旋，左手一把匕首，右手一支铁尺。

这一次打得远不如王氏兄弟那等激烈，双方都招数才发便收，谷沧海看得近似嬉闹，也不十分担心。

倪冲眼见霍军不但功力精进，这攻拆之间更是精微奥妙，心想他不知得到哪一位高手薰陶指点，真是比往昔高了一级，纵是亲自动手，也无必胜把握。

心思转到谷沧海身上，忖道此子无疑大有来历，霍军武功的精进必与此子尊长有关，想了一阵，已有计较。霍军攻拆了数十招，但觉耗力不少。心想倪冲尚未出手，便已如此，今日怕劫数难逃，手中大刀一连数招都微露破绽，果然诱得冯、金二人逼近抢攻。

谷沧海惊得啊一声，阿莺笑道：“别怕，别怕，你的霍大叔要赢啦！”话声未绝，霍军不知如何一刀劈去，冯恺惨叫一声，仰跌开去。霍军身形一旋，大刀从左肩劈出，又是快得瞧不真切。

金旋惨叫一声，左手匕首脱手掷去，插入霍军左肩后，随即跌倒。两名白衣大汉上前抬起冯、金二人，又报说已死，迅快退开。倪冲冷冷道：“霍兄可还有奋战之力？”

霍军淡淡道：“有便怎样？没有又怎样？”

倪冲道：“若是无力再战，可随兄弟回到堡中，免去惨死之祸，如若不屈，兄弟只好亲自出手。”

霍军想不到连杀四人之后，反而形势大变。他肩上负伤，血流甚多，实是无力再战。

但更为担心的是谷沧海如何发落。

当下问道：“谷贤侄呢？”

倪冲冷笑道：“怨有头，债有主，我自找你，与他何干。他走他的大路，若然怕他年幼迷路，兄弟可以派人送他。”

谷沧海应声道：“我不走。”

倪冲冷冷道：“你敢是活得不耐烦了？”

谷沧海凛然道：“霍大叔遭危难，我岂能不顾而去？”

无影刀霍军道：“贤侄但去无妨，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谷沧海应道：“霍大叔别看侄儿年纪小，不懂事，这些人如此凶恶，你又杀害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拿住你，焉肯让你活着？”阿莺接口道：“你就算牢牢跟住他，难道就能保存他的性命？”谷沧海道：“我虽是无助帮忙霍大叔，但今日若是舍他而去，便是无情无义之人。想我谷沧海幼承庭训，誓作忠孝节义之人，宁可不要性命，也要保存情义二字。”

他说得理直气壮，神态凛然。人人一望而知他这些话句句出自真心，实是难以拗转他的心意。

夜游神倪冲朦胧睡眼一睁，寒光四射，大拇指一挑，喝彩道：“小兄弟说得好，咱们就一块儿走。”

霍军大是感动，眼眶微微湿润，大声说道：“我霍军走了一辈子江湖，只有谷贤侄你当得上大仁大义四字。”

四周的白衣悍汉个个都微微动容。

霍军迅速使自己冷静下来，徐徐道：“但贤侄若是执意陪我的话，一则不该把令双亲牵扯入这件江湖仇杀之事。二则使我有负所托，变成不信不义之人。三则耽误了你的前程。”

第二章 渊深智海一少年

谷沧海听了只是摇头，倪冲闻得霍军提及的第一点理由，心中一动，想道：“这话有理，此子来头不小，若把他的大人们牵扯上极是不智。不如设法哄走了他，暗中派人盯梢，等到查出他的身世来历，若是决惹不得，那便罢了，若是没有什么来历，取他一条小命。”此念一决，便耐心等候让霍军劝说。

霍军劝了一阵，谷沧海仍然不肯，霍军见倪冲如此耐心，当即明白他的心意，便向倪冲说道：“事至如今，兄弟只好略略透露一点口风，教他不要跟来。”

倪冲冷冷道：“霍兄自己瞧着办，兄弟不管这等闲事。”阿莺满面钦慕之色，望住凛然生威的谷沧海。这刻他心中甚矛盾，一方面极想谷沧海一同返回堡中，以便多一点盘桓相处的时间。一方面又知道谷沧海若是踏入堡中，势必送了性命。

无影刀霍军说道：“谷贤侄这一番高义隆情，愚叔没齿难忘。不过愚叔目下虽是前赴著名凶地关家堡，但却稳稳可以保得一命。”谷沧海讶道：“霍大叔这话怎说？”

霍军答道：“关家堡志不在杀我，只要从我身上劫夺一件物事，若是此物一日未得，他们一日不敢害我。”

谷沧海本是机智灵警之人，心中恍然若有所悟。

只听霍军接着说道：“你若是信得过我，那就自此分手，各走各路。”谷沧海心想：“霍大叔说的那件要物想必就是那个锦囊，此囊若是能够救他的性命，我自该尽力隐瞒。”当下故意道：“小侄不大相信，那是什么物事这等重要？”霍军沉吟一下道：“是一个锦囊。”

谷沧海装出惊讶之容，叫道：“一个锦囊所值几何，哪里就换得一命？”

霍军肃然道：“贤侄你当知我的为人从不打诳，尤其对你更不能讲假话。”

谷沧海摇头道：“就算是真的，但他们搜了出来之后，还不是要害你？”

霍军大笑道：“愚叔怎会把这等要紧之物放在身上？”谷沧海犹犹豫豫，那光景竟是信了八成，忽然间树林间传来一声惨叫，众人一齐变色。

那片树林乃是大道及这边空旷草地之间的屏障，夜游神倪冲派有人在林中放哨守护。这一声惨叫正是把风之人所发。

四周的白衣骑士得见倪冲手势，登时分出四骑疾冲树林。无影刀霍军喇地迅扑上马，大喝道：“谷贤侄你自己保重。”喝声中催马向包围圈缺口处冲去。

夜游神倪冲几乎也在同时催马急赶，这时虽是变生仓猝，可是谷沧海镇静逾恒，一跃上马，便向相反方向疾驰。

只听劲箭破空之声一响，胯下之马登时倒地。

蹄声如鼓般掠到，谷沧海跳起身一瞧，发觉迅快冲到的一骑正是那阿莺，心中一定。

只见他侧身伸手一下子就把他拉上马背。

这时候关家堡之人分作两路，一路冲向树林，一路由倪冲为首疾赶无影刀霍军。

阿莺匹马单骑向相反方向驰走，只听倪冲遥遥喝道：“阿莺小心，林中之人必是屡次夜犯本堡的大敌。”

树林中冲出五骑，个个带有长枪大戟，眨眼之间击落两名白衣骑，这五骑忽喇喇分作两路，三骑疾追倪冲他们，两骑向剩下的白衣红骑迫面急撞。

他们的长枪大戟，马战时自是占尽便宜，一个照面又击落两人，剩下一名白衣战士拨转马头落荒而逃。

谷沧海紧紧抱住他的纤腰，面庞贴在他鬓边耳际，鼻子中闻到一阵幽淡香气，心中暗暗失笑，想道：“他身上怎的有一股香味，像是女孩子一般。”

阿莺的红马神骏非常，一阵急驰，经过几处村落，已到了一条大道之上。回头不见追兵影迹，便减缓速度。

谷沧海舒口大气，道：“谁射死我的马匹？你可瞧见？”阿莺道：“是我们的人，若是我不赶快过来，只怕第二箭就射中你的身子。”

谷沧海皱眉道：“你们的人凶悍之极，居然还有别人敢惹，真是奇怪。”

阿莺道：“我们关家堡在这豫皖道上最有势力，可是最近几个月发生过几次事故，都是有人深夜探堡，大人们不肯告诉我详情，但我瞧得出来人很不好惹，而且有好几次并非只有一帮。”

他纵目回望，又道：“咱们现下若是回堡的话，便得回头走，怕会碰上这些敌人。”

谷沧海道：“既是如此，咱们且向前走，先避开这一股敌人再说。”阿莺沉吟道：“这话也是，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谷沧海道：“我告诉你之后，你可不许说给别人听。”阿莺点头道：“若是我说给别人知道，教我日后死在乱刀之下。”谷沧海道：“你肯发这等重誓，足见真心。我告诉你，家慈命我到嵩山少林寺投师学艺。”

阿莺大惊道：“原来要到少林寺，我不让你去。”

谷沧海讶道：“为什么？”

阿莺道：“你好好的一个人何苦去做和尚？”

谷沧海失笑道：“不是去做和尚，只是投师学艺。”

阿莺道：“你还要哄我，少林寺的规矩是倘若不是入寺出家，许多绝艺都不许传授。这是他们百年来的规矩。”

谷沧海道：“那儿有一位高僧，许多年前是家母的知交好友，我此去便是投拜他座下。”

这话若是自别人口中说出，阿莺一定拿来取笑，但谷沧海似是与常人不同，说的话教她不敢向歪邪方面想。

当下道：“任凭你是皇帝老子，要学少林寺绝艺的话，须得剃度出家。他们这条规矩千百年来严格遵守，决不会为你一个人破坏。”谷沧海呆了一阵，问道：“你这话可是当真？”

阿莺道：“我常常听大人们谈说，绝不会假。”

谷沧海仰天想了半晌，说道：“若是规矩不能改变，我只好出家为僧了。”

阿莺转回身子，秀美如画的面上尽是惊骇之色，叫道：“这如何使得？”

谷沧海凛然道：“父母之命，岂能违背，别说出家为僧，就算是人地狱也得去。”

阿莺想起他重义轻生，对霍军况且如此，父母之命决不肯违背。心中又是敬佩，又是愁郁。

谷沧海又道：“佛门中许多大智大慧之人，他们尚且甘愿出家，其中必有大理由，决计不是悲苦之事。”

阿莺怔了一下，道：“这话很是，我却从未想到过。”两人正在谈说，

阿莺忽然惊道：“不好，敌人追到了。”连忙催马急驰，只见两骑离他们只不过两箭之遥，谷沧海回头瞧看，隐隐见到这两人皆是劲装疾服的大汉，鞍边挂着长兵器，此外背上都插着刀剑。

他们的骑术极佳，往往舍下大道，打荒野直线追截，刹时间已追近不少。

谷沧海叫道：“不要慌，他们还远着呢！”

原来他发觉阿莺紧张得有点发抖，不知他何故如此胆小害怕，连忙大声安慰她。阿莺果然镇定许多，控驭之际大见从容自如，红马速度渐增，奔驰了七八里路，又把敌人远远抛下。

谷沧海暗暗寻思脱身之计，眼见前面有好几个村庄靠近路边，这些村庄都是相隔不远，当下有了一计，大声问道：“这马还能奔驰多远？”阿莺答道：“未碰见你们之前已赶了不少路程，只怕要力竭啦！”谷沧海道：“既是如此，终究要被敌人赶上，咱们何不学诸葛武侯摆个空城计？”

阿莺毫无主意，应道：“你说怎样便怎样。”

谷沧海便着他向最末后的村庄驰去，人得村中，四下甚是寂静，原来此刻村中之人大都下田去了。

他们跳落地上，谷沧海喜道：“现下正好无人瞧见，咱们快躲入这间屋中。”

阿莺愁道：“马呢？”

谷沧海道：“这匹马最要紧，就系在门前的木桩上。”

阿莺不知他葫芦中卖什么药，依言系好匹马，跟他奔入屋内。只见此屋一明一暗，外面的明间左侧便是灶，灶前放着一口大水缸。暗间中传出翻动物件之声，似是有人刚好人去找物。谷沧海手指按在唇上，示意阿莺不可做声，接着回顾找寻匿藏之处，偏生此屋空空荡荡，没处可躲。

谷沧海似乎也想不到如此倒霉，心中暗吃一惊。

此时外面已传来蹄声，阿莺骇得面色如土。谷沧海揆情度势，已不能出去另觅他屋，又不能到暗间惊动本屋之人，大急之下，睁眼四看。此时两骑已急驰入村，一见红马系在屋前，齐齐勒住。

其中一个讶道：“奇怪了，难道那小丫头不知厉害，竟敢下马休息？”此人声音如破锣，甚是沙哑刺耳。

另一个沉吟道：“若是别人便可能是诱敌之计，但这小丫头能有多大气候。我瞧八成故意系马此间，人已逃到别处。”

这一个声音尖锐，内劲极足。

他们对望一眼，齐齐纵落马下，迅快冲入屋中。只见一个村妇正在扎鞋底，见他们凶神恶煞地奔入，吓得跳了起来。

两人四面一瞧，屋内一切尽收眼底，没有可供藏匿之处。灶前的大小水缸隐隐得见木杓浮在上面。

当下分出一人冲入暗间，这一个一手揪住村妇胸口，道：“有两个娃儿躲在什么地方？”

他声如破锣，相貌凶恶，只骇得那村妇直发抖，只会摇头，不会答话。

另一个出来，说道：“后面没有，她怎么说？”

这大汉一松手，村妇跌倒地上，答道：“没有，想必不假。”说时一脚踢去，那村妇滚开老远，哎哟哎哟地直叫。

声音尖锐的喝道：“还敢鬼嚷，就杀了你。”

那村妇赶紧咬住嘴唇不敢哼声。

两人迅速出去，料定阿莺他们必是躲在毗邻的村庄中，来不及上马，徒步奔去搜索。

此时阿莺脸色发白，身子直抖，伏在谷沧海身上。

谷沧海双手托住木杓，原来他们躲在水缸中。

这原是传说甚广的一个窃贼妙计，被他情急时拿来应用，果然奏效。缸底原本也有清水，因此把他们下半身都弄湿了。谷沧海丢掉木杓，跳出缸外，又把阿莺拉出，那村妇惊得呆了，谷沧海施礼道：“真对不住大婶。”

拉了阿莺奔出去。

只见敌人两骑尚在，沧海道：“咱们把马带走，他们决计追不上。”阿莺喜道：“好极了。”

奔过去拉马，谁知那两马都认主，昂首长嘶闪避。阿莺身手虽快，也只抓住一骑僵绳。

沧海叫道：“快走，马嘶会惊动贼人。”

说时已经上马，阿莺也一跃而上，把敌人马缰交给他，自己策马驰出村子。沧海紧紧拉住缰绳，敌人那匹坐骑便跟在红马的后面。驰出村外大道，只见两大汉从那一头村中奔出。

阿莺开心大笑，催马驰去老远，回头只见一骑赶来。

不过此间他二人并坐一骑，速度大打折扣。

驰出十余里路，红马遍体大汗，已现疲态。

沧海、阿莺正在谈论，一不留神僵绳脱手，敌人的马驰入荒野。阿莺爱惜坐骑，不敢快走。谁知过了不久，后面蹄声大作，回头一望，共是两骑迅急驰来。

谷沧海大吃一惊，叫道：“他们找回坐骑啦，前面不远有座市镇，瞧来甚是繁盛，定可躲避一时。”

阿莺面色骇得发白，催马急驰。但这一次虽不管坐骑死活，尽力奔驰，可是追骑越追越近。

幸好一会二人就驰入中镇，谷沧海教她转入巷子中，转得两转，前面忽然不通。

两人惊得面面相觑，阿莺急得快要哭了，谷沧海咬咬牙道：“咱们转头走的话，势必恰好碰上敌人，只好再躲一回。”

阿莺道：“他们还肯上当么？”

谷沧海道：“非叫他们上当不可。”

当下一齐落马，把马系在篱笆上，篱内有人叫道：“不行，小心这篱笆被马撞倒。”

声音清脆，两人往里走，原来里面窗内露出一个少妇半身，眼睛大而灵活，显然十分聪明。

谷沧海说道：“大嫂行个方便，我们实是被恶人追赶到此，没处可躲。”

那少妇讶道：“有这等事？恶人呢？”

谷沧海道：“快追入来啦！”

少妇道：“你们进来躲一会，但这匹红马却没处可躲。”谷沧海推开篱笆门，拉了阿莺进去，道：“马不要紧，大嫂但说见到我们爬墙过去。”那少妇见这两个孩童一个长得方面大耳，气派甚是威重。一个眉目如画，秀美无比，心中大大怜爱，道：“那就快进来吧，但望骗得过那些恶人。”

这时紧追他们的两骑已穿镇而去，毫不停留，过了老大一会，才有一骑

驰入镇内，马上却有两人。

原来早光的两骑并非追兵。谷沧海若是知道，一径紧紧奔逃，说不定可以抛下追兵。

这两人入镇之后，略一询问，便找到这条巷子，最后见到那匹红马。两人迅快奔去，跃入篱内。

窗前的少妇哎一声，道：“今儿真是见鬼啦！”

声如破锣的怒道：“见你妈的鬼。”

声音尖锐的接口道：“小娘子这话怎说？”

少妇正要开口，声如破锣的大汉急奔入屋内，喝道：“用不着多说啦，那两个小鬼定是躲在此处。”

那少妇见得声如破锣的大汉凶神恶煞般奔进屋内，面色立时变得十分苍白。

声音尖锐的汉子冷冷道：“小娘子，你何故面色大变？”他两道目光宛如利剑一般，那少妇吓得芳心鹿撞，但女人家到底擅于撒谎，勉强笑一下，说道：“这……这位大哥好凶。”那汉子神色顿时弛缓，说道：“他姓雷，脾气就像雷一样，你们妇人胆子小，见了他多半害怕。”

他接着嘻嘻一笑，说道：“我姓刁，你叫我一声刁大哥让我听听。”少妇喘口气，耳朵注意屋内声响，脸上装出怕羞的样子，扭扭捏捏地不肯叫。

两人正在缠扯，姓雷的大汉咚咚奔出来，喝道：“两个小鬼躲在哪儿？快说，要不然老子给你一刀。”

姓刁的汉子道：“雷兄别这样，这小娘子知情识趣得很。”他接着转面望住少妇，问道：“你瞧见他们没有？”

姓林的少妇怯生生道：“他们打那儿爬墙走的。”姓刁的汉子虽是有有点色迷迷不舍离开之意，可是仍然流露出紧急的神色，说道：“他们哄骗我们一次，这回翻墙而去正合道理。只不知这些主意是那小子出的，抑是那丫头出的？”

姓雷的大汉暴躁叫道：“管它是哪个出的，咱们抓住那丫头要紧。”姓刁汉子颌首道：“咱们若是擒回那丫头，便是奇功一件，快走。”两人匆匆出门，越墙而去。那林姓少妇赶紧走到后面另一个房间，只见一个婷婷玉立，满头鲜花的美貌姑娘站在窗边低头做针线。少妇怔一下，问一道：“喂，你是谁？”

美貌姑娘转过头来，噗嗤一笑，道：“是我们呀！”

话声中忽然矮了半截，另一截从长裙下面钻出来，正是那谷沧海。少妇掩嘴笑道：“亏得你们想出这种妙计，怎的插了一头鲜花？”阿莺道：“他说我的头太小，人家远远一望便知，所以插了许多花遮掩。”

少妇想起姓刁的汉子所发的疑问，心中忖道：“原来这些主意都是这男孩出的，我瞧他端正稳重，大有威仪，还以为都是那女孩子出的主意。”

阿莺正要脱衣，谷沧海道：“等一等，那两个恶人还要回来的。”林姓少妇惊道：“他们这次回来，势必细加搜查，或者眼见只有两个女人在家，便动手动脚的调戏我们。我不怕他们，但碰到你们身子，这戏法便戳穿啦！”

阿莺也露出惊惶之色，谷沧海寻思一下，道：“大嫂不消忧虑，他回来之时，多半十分匆忙地取马离开。”

阿莺听了安慰地微笑一下，道：“谢天谢地。”

少妇讶异的问道：“小兄弟你怎么知道的？”

谷沧海缓缓道：“他们一路搜查出去，找不到一点线索，到了街上，定必询问街人。我记得早先有两骑紧紧跟着我们迅疾驰过，他们一定问出有这么两骑过去，心想可能是我们的接应，所以赶快回来取马。”那少妇见他说的头头是道，虽然心中不大明白，也就不再细问。当下转眼望住阿莺，问道：“你也想出那两个恶人定会如此么？”

阿莺摇头道：“我没有想到。”

少妇诧异道：“你没想到就叫谢天谢地，又是什么缘故？”阿莺笑一下道：“他的话错不了。”

林姓少妇呆了一呆，然后微笑的出去。过了一阵外面传来人声，接着蹄声得得出巷去了。

谷沧海帮助阿莺脱掉外面的长大裳，又替拔掉头上鲜花。阿莺道：“我戴花好看么？”

谷沧海摇头道：“胡闹，你怎么可以戴花？”

阿莺努起嘴巴，道：“我日日都戴花？为什么不可以？”谷沧海讶道：“你日日戴花，为什么？”

林姓少妇笑着奔入来，叫道：“小兄弟真行，他们果然走了，但红马也骑走啦！”

她入房之后，拣了几朵好花，替阿莺插戴，又把她搂住，口中啧啧连声，说道：“好美丽的小姑娘。”

谷沧海摇头，道：“原来你是女孩子，怪不得天天戴花。”他睁大双眼瞧她一阵，又道：“果真很美。”

说这话时态度十分郑重。

阿莺喜得眉开眼笑，说道：“人人都说我好看，但只有你说我才相信。”

谷沧海凛然道：“当然啦，我平生不讲假话的。”

阿莺嬉笑不已，问道：“那么你以后会去找我玩么？”谷沧海点点头，道：“我一定去找你。”

他们毫无做作的说出心中的话，林姓少妇听得怔住。

心想世上之人若是都能像这一对小伴侣般真诚的话，那就更加动人了谷沧海牵了她的手出去，再三向林姓少妇道谢过，才离此地。到得街上，谷沧海道：“我们去买衣服，你干脆穿回女孩子的衣服，定可遮瞒一时。”

阿莺是说什么便什么，毫无意见。当下买了一套衣服，在屋角隐僻处换上，换下来的衣服打个包袱，仍然带在身边。

两人又走上街，谷沧海左顾右盼，陡然间拉住阿莺躲入一家布店之内。

此时店中买布的人不少，别人见到他们，只道是大人带来的孩子，都没有人注意。

谷沧海自家躲起，教阿莺向外面张望。

片刻工夫，街上走过三名劲装大汉，个个带着兵器，神情凶悍。阿莺悄悄说了，又道：“若不是你教我向外看，我一直只注意骑马之人，决计不会瞧见这几位凶汉。”

谷沧海道：“我推测他们一定会害怕蹄声惊动了我们，所以弃马步行，现下证明果是不错。”

他沉吟一下，又道：“咱们先找地方藏起来，我有法子送你回家。”阿莺凝视着他，双眸流露出无限钦佩。

谷沧海独自出去瞧看一阵，叫了阿莺一齐钻入巷内，绕到屋后面，不远

处有座树林。

谷沧海四顾无人，便着阿莺稍后，独自向树林走去，稍后阿莺才循路而至。

两人在树林中会合，躲在一堆树丛之内。

谷沧海透一口大气，轻轻道：“现在没事啦，但说话不可大声。”阿莺应道：“是。”

忽然噗嗤一笑，说道：“我在堡中只怕爹爹和倪大叔两人，除了他们之外，别的人叫我向东我就向西，要我坐我就站，想不到这么听你的话。”

谷沧海微微一笑，道：“我在家中乖得很，不过我从来不爱跟女孩子在一起。”

阿莺嘴一努道：“哦，你不爱跟我在一起就算了。”

谷沧海笑道：“我的话还未完，下次你记得等我讲完再插嘴。”阿莺应了一声是，态度甚是柔顺，而且极其自然。谷沧海道：“我虽是不爱跟女孩子在一起，可是只有你是例外，因为你跟别的女孩子都不一样。”

阿莺大喜道：“怎生不一样？”

谷沧海沉吟一会，一本正经的道：第一你很好看，第二你不扭扭捏捏，第三你对我很好，第四我非跟你在一起不可。”阿莺含笑听他说话，心中毫无恐惧，她自是不晓得这是因为她对他极是信赖之故。

两人谈了一会，谷沧海问道：“你可是学过武功？”

阿莺点点头，道：“学是学过，但爹爹很不满意，他说他的路子不适合我，要送到表姑姑处学武，但我妈不肯。”

谷沧海道：“你表姑姑是谁？”

阿莺道：“我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只知道她有个外号是追魂娘子。”谷沧海咋舌道：“这外号好骇人。”

说着，警觉地向外面窥看。

阿莺讶道：“难道那恶汉还会找到此地？”

谷沧海道：“这可说不定，咱们还是小心些为妙。”

两人又谈了一些别的，阿莺时时侧耳聆听，如此过了许久，阿莺忽然面色发白，说道：“有人来啦！”

谷沧海握住她的小手，微笑道：“别怕，大概不是那些恶人。”阿莺果然不怕，侧耳细听，顷刻间便笑道：“果然不是恶人。”谷沧海道：“若是恶人们来的话，一定走得很轻，来的怕是附近乡人。”

过了一会，只听一阵脚步声渐渐走近，一听而知共有两人，边谈边行。

其中的一个年轻的声音说道：“那些人骑马跑来跑去，多么威风啊！”

另一人答道：“这年头越来越不像话了，那么多人骑着马带着凶器来来去去，竟不怕被官府送到牢里去。”

此人嗓音苍老得多。年轻的说道：“我瞧八成是强徒歹人，面上的那股神情一看便知。”年老的说道：“可是他们都在找两个孩子，若是强徒歹人，找孩子作甚？”

年轻的嘘一声，低低道：“别这么高声说话，他们只要听到强徒歹人这么一句，就要找咱们麻烦，刚才两三个想到树林这边来，说不定已经赶到咱们后面。”

谷沧海但觉阿莺小手一颤，当即用劲捏紧，表示安慰她的意思。那两人已经走过他们，话声仍然随风传来，只听年轻的说道：“唉！我这一辈子别

想骑马到处跑，对了，他们的服饰好生奇怪。”底下的话已经模糊不清。

谷沧海用心聆听，仍然不清楚。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他们两人在树林中躲了差不多两个时辰之久。阿莺虽是练过武功，但到底年纪太幼，此刻靠在谷沧海身上睡着了。

谷沧海极有耐性，动也不动，免得惊醒了这个小伴侣。他默默静思，反复寻味那两个乡人走过时最后的一句话。过了一阵，突然大喜道：“是了，是了。”

当下又寻思一会，才推醒阿莺，柔声道：“你回家再睡吧。”阿莺很快就恢复清醒，柔声道：“怎样回去呢？”

谷沧海道：“当然有办法啊，我只须送你到大路上就行了。”两人起身走出树林，谷沧海坐得太久，半边身子微微发麻，全靠阿莺扶持着才不摔跤。

阿莺愁道：“你不大会走路，怎生到得少林寺？”

谷沧海道：“我一定要到达少林寺，不然的话，我娘就失信于故人了。”

阿莺突然止步，急遽地问道：“假使你当和尚，还来瞧我么？”谷沧海沉吟一下，说道：“等我艺成之后，即使做了和尚，也去看你。”

阿莺化愁为喜，道：“那我就放心了，我一定留起许多好玩的东西等你来，我还等着瞧你是不是和尚？”

谷沧海见她对此事耿耿于心，便安慰她道：“我尽力不做和尚好了。将来我们见面时，我一定有许多事情可以告诉你，或者要谈三日三夜之久。”

阿莺满面欢喜的神情，紧紧拉住他的手，痴痴地听着。谷沧海又道：“那时我们都长大了，不怕别人欺负干涉，我们可以在风景优美地方随意谈笑。”

他忽然停顿不说，阿莺吃了一惊，道：“我们要分开了么？”谷沧海指一指暮色中的市镇，回答道：“是的，但我送你到镇内街上才分手。”

他从她的小手感觉出她正在颤抖，心中不禁涌起无限怅惘。阿莺没有抗议，柔顺地跟他向市镇走去。但他走得很慢，显然在拖延时间。

他们默默地走入镇内，从巷口出去就是大街。谷沧海想自己是男子汉，不可失态。

于是振起精神，平静地道：“我不出去，你走到街上，自然会碰上你们关家堡之人。他们的服饰马匹都很奇怪惹眼，对不对？”他忽地住口，原来阿莺正在哭泣。

谷沧海蓦然想起前路茫茫，说不定半路上被恶人杀死，永远不能到关家堡去找她，鼻子一酸，也流下两行热泪。

阿莺发觉他也流泪，反而停止哭泣，惊讶地望着他，说道：“我以为你决不会掉眼泪的，啊，你到底跟那些大人不一样，我不喜欢他们。”谷沧海点头道：“我也不大喜欢他们。”

两人泪眼模糊地微笑对视，久久不动。

街上忽然传来一阵蹄声，把他们惊醒。

阿莺喜道：“是我们的人，我听得出这蹄声。”

谷沧海道：“那么快点出去，我不能陪你啦！”

阿莺答应一声，迅快奔去。

走出十余步，忽又回来，就像只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她急急道：“你一定要来找我玩啊！”

谷沧海点点头道：“我一定去看你。”

声音十分坚决。

阿莺走后，沧海听到一阵欢呼声，接着一阵极响亮的蹄声，迅快远去。

他晓得阿莺已回到自己人手中，此后定可安全，不禁也欣慰地微笑，走出街上，买面充饥。

同时又买一大包干粮、一把锋利短刀，以及一些需用杂物。拣中一位面相忠厚的老人，详细请问到南阳的走法。

得知只须沿着官道，再一直往西行就是南阳。他这次出门后，无影刀霍军也曾告诉过他怎生走法，所以很快就记得住其他许多细枝末节。当晚就起程，独自赶路。以他料想自己是关家堡和关家堡对头们所欲擒捉之人，特别霍大叔的锦囊在自己身上，必须妥为保藏，才不负霍大叔所托。

因此之故，他决计不能被任何人捉住。

他已经细细想过，任何人从关家堡夜游神倪冲等人处都会得知自己毫无武功，必定认为他不敢夜间独行，更不敢舍下大道。所以他须得出奇制胜，夜间赶路，而且远离大道，只要不丢失了官道，迟早都能到达南阳。

他身上带着干粮，不须打尖，休息时爬到树上，用绳子绑住身子睡觉，走路时舍下大道，翻越田野。

如此走了数日，虽是安然无事，但人已累得疲乏不堪，身上甚是肮脏。

他平生哪曾经历过许多艰苦，好几次都感到支持不住，反正怀中有足够的银两，便是雇辆大车直放南阳也无不可。

但他终于咬牙忍住这个念头，继续与惊惧艰苦行程奋斗。又走了两天，虽是大见消瘦黧黑，但筋骨渐渐坚韧强壮，踏上漫漫长路之时。已不觉得那么艰困疲乏。

起初，白天休息之时，他时时情不自禁会掏出锦囊把玩，他真想晓得囊中藏着什么秘密，尤其是他为了这个锦囊已付出巨大的代价，更加想知道个中秘密，不过他总是忍抑住此念，后来好奇之心渐淡，便不再取出锦囊。

谷沧海连续走了七八天，居然风平浪静，毫无事故发生。因此他对自己这一番算计颇为骄傲。

这一天傍晚时分，他睡得很充足，开始赶路。走了数里，忽然见一道溪水拦住去路，但他不以为意，涉水而过。

快到对面岸上，无意中低头一瞧，只见水中反映出自己的影子，又瘦又脏，与初时高家之际已判若两人，不禁怔住。

转念忖道：“爹爹和妈妈见了我这副样子，定必认不出我就是沧海。不过当他们晓得我这番经历的话，无疑会十分激赏我的坚毅机智。”想到畅快之时，不禁仰天大笑，忽然间又觉得不对，蓦地收住笑声，但笑声依然未歇。

他陡然转头望去，只见身后岸上蹲着一人，笑声正是从他口中发出，不过此人面上毫无笑意，可见得他决非因心中高兴而发笑。尤其是他的笑声与谷沧海刚才的笑声十分相似，这一来便显然有意戏谑。

沧海目力极佳，一瞧那人蹲在岸边，仍然不比常人站着矮上多少，可知站起身时，最少也比常人高出一个头。

此外，那人头发漆黑，面皮细腻白皙，但却蓄着花白的胡子。对衬之下，极是惹眼，使人猜不出他到底是老是嫩？

总之，此人全身上下以及神情态度，没有一处不是诡异古怪。谷沧海心想这人不好惹，我还是赶路的好。

于是掉转头，继续前奔。

又走了两三里，头上一群夜鸟归巢，掠空飞过，发出鸣声。他身后不远

处也传来鸟鸣之声，谷沧海甚是聪慧，也知必是那怪人所为，便不回头瞧看。

这一阵鸟鸣之后，不久就传来种种奇异声音，有狼嚎，有虎啸，也有鸡啼犬吠之声。若是不知底蕴之人，定会讶骇何处来了千禽百兽跟在后面？谷沧海一直不回顾，心想那怪人自个儿叫得疲乏没趣，自会走开。紧接着后面传来小儿啼哭，妇人哄拍等声音。

一会变为紧弦急鼓，猜拳斗酒之声。

一会又变为两军对阵，冲锋肉搏之声。

真是无奇不有，每一种声音都惟妙惟肖，极是逼真。

谷沧海虽是性格沉毅坚决过人，但也有好几次几乎忍不住要回转头，瞧瞧那人到底怎生弄得出这许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天色渐暗，四面俱是荒野，不见灯火行人，谷沧海虽一身是胆，脚也不免渐见迟缓。

原来这时他身后传来一片啾啾鬼哭之声，哀鸣厉啸，此起彼落，不时隐隐听到有人凄厉大叫还我命来这等骇人的话。

他盘算了一下，便站定脚步，不过却不回头，身后诸般异声渐渐消敛。

他仍然沉住气等了一阵，才道：“我只是个十三岁的男孩，那位伯伯你就算把我骇倒，也不足为奇。”

这话极是尖锐有力，任谁听了也会大出意料之外。

谷沧海见身后没有声响，微微一笑，忖道：“他无词可答，或已走了也说不定。”

走出七八步，眼前一暗，仿佛有座小山遮挡住他去路，抬头一望，原来是个极高之人，袍宽袖阔，峨冠博带，似乎不是阳间世上一般的衣着装束。

谷沧海竭力抑制住心中震恐，淡淡道：“伯伯请了，我还须赶到前面站头。”

那人缓缓蹲低，双膝屈曲之时，发出响亮的噼啪声，好像多年没弯曲过，所以十分僵硬。

这种声音使人联想起野兽咬嚼骨头的声响。

谷沧海微觉毛骨悚然，但仍然瞪大双眼瞧着面前之人。他仰起头细瞧，认得这是刚才对岸发笑的那个怪人，但见此入眉目五官长得甚是清秀，可惜有一种死板板的可怕味道，瞧了觉得很不舒服。

这一大一小两人相对瞪了一会眼睛。那怪人缓缓道：“好大胆的娃儿，你不怕老夫吃了你？”谷沧海道：“不是不怕，只是想到怕也没用，只好挺起脊骨。”那怪人点点头，道：“说得好，你若是不承认有点害怕，老夫反倒瞧不起你。”

他停一下，接道：“老夫此生第一次见到能够使我怦然心动的孩子，那就是你谷沧海。”

谷沧海这回讶异得说不出话。

那怪人道：“老夫刚才施展天魔妙音，一直都不能让你回转过来，心中的吃惊比你这刻还甚。”

谷沧海呐呐道：“老……老丈……怎生得知小子姓名？”那怪人道：“老夫姓庞名珏，名号天魔，这一点点小事何足道哉。”谷沧海道：“听说天魔的神通极大，跟仙佛差不多，老丈外号既是天魔，那就当真不足为奇了。”

天魔庞珏起身振衣道：“你跟老夫走吧！”

他振衣之际，激起阵阵劲风，谷沧海站不住脚，退了四五步之后，仍然一屁股坐在地上。

庞珏道：“起来。”

谷沧海跳起身，讶道：“老丈命我到何处去？”

天魔庞珏俯身瞧住他，眼中露出惊异之色，道：“这且不提，老夫先问你一句，难道你不佩服老夫这一手功夫么？如果佩服，怎的没有一点想学之意？”

谷沧海道：“小子不是不知道老丈错爱垂青之意，但小子只好辜负老丈美意。”

庞珏默然一会，才道：“武林中不知多少人得到消息赶来拜谒老夫，希望老夫收列门墙之内，但你这孩子却甘心放弃福缘，天下之事真是难以测定。”谷沧海歉然地微笑着，没有答话。

他这等表情，一望而知深深了解庞珏的话，只是不能遵命，所以甚是歉疚。

庞珏轻拂颌下灰白长髯，心中又是气恼又是爱惜。

要知自古以来，武林中所有出类拔萃之士，总有传人难得之痛。庞珏已百般试出谷沧海的坚毅胆力与其机智，加上他的天生禀赋，乃是他生平所见唯一良材美质，是以对他极是爱惜，但因他不肯拜师学艺，而又不禁气恼。

他连问数次，谷沧海都不肯说出不拜他为师的缘故，仅仅泛起了歉然微笑之容。

庞珏心想此子坚毅无比，不屈不挠，任是如何恐吓也不中用。当下说道：“你且仔细想想，日后见面再说。”

话声未歇，人已消失不见。

这一回轮到谷沧海大惑不解，心想这位老丈竟不强迫自己，实是大出意料之外。

呆了一会，继续向前走去。

走出十余里路，已是深夜，寒风掠过树林和荒野，发出高低不同声响，使人感到甚是荒凉可怕。

他穿过一片树林，忽见前面出现几点灯光，顿时精神一振，不知不觉放步奔去。

要知他虽是胆大心坚，但长夜漫漫，独走荒原之上，单单是那种孤独凄凉就使他觉得难以忍受。

何况寒风呼啸，另添可怕的气氛，他忍是忍得住，但见到灯火之时，也不免有空谷足音跫然而喜之意。

不一会奔到切近，只见灯光悬挂在树下，每一盏相隔十多丈远，却都是如此，并无屋舍。

黯淡灯光之下，却有一个人站着不动，远的瞧不清楚，但最近的灯下那人僵立如死，甚是诡异可怖。

他还是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只见那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袍，甚是宽大，襟袖袍角在寒风中不往飘摆，瞧来极似丧服。

这个人恰好是面向着他，年纪约是三十左右，眉横口大，一面凶相，双手叉掐住自己的喉咙，瞪大双眼望住黑暗的旷野。

谷沧海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中说不出的难受恐惧，心想这人原来是自己掐死自己，只不知何故到了快要死之时还不松手？忽见那人动一动，谷沧海骇然一惊，汗毛皆竖，忖道：“难道这世上果真有鬼魂么？”

不想便没事，一想到鬼字，尽管他胆大包天，视生死如无物，也不由得

出了一身冷汗，头皮发炸，双腿不由自主哆嗦起来。他很想掉转身子飞奔逃走，可是他又晓得决计跑不过鬼魂，所以逃奔也是无用。

于是，他像个木人似的呆立不动。过了一会，那个人还是那样子瞪眼掐脖子，动也不动。

谷沧海陡然恢复几分胆气，想道：“这人若是已变为鬼，却也是和善的鬼，也许他生前的样貌不会像现在那么凶。”

他胡思乱想了一会，好几次都见到那人身躯各处微微动弹，实是测不出是何缘故。

忽然记起四下还有好些灯人，远远也见到灯下有人影，难道他们都是这等模样？

他本是武林名家之后，平日见闻渊博，陡然间想起这人姿势奇怪，莫非是被人点了穴道而死？

当下鼓起勇气，举步向那白衣人走去。

走到身边，见他还没动静，更觉放心，缓缓伸出手摸他的身躯，触手处感觉得出那人的体温，还有肌肉，并非僵硬如死人。他喂了一声，说道：“大哥，你怎么啦？”

白衣人动也不动，谷沧海转到他面前，但见他双眼仍然瞪住黑暗，毫不转动。

谷沧海自言自语道：“是了，听说穴道被点之后，可使人僵立如死。”当即伸手摸他胸膛，竟觉不出心脏跳动，这一点与穴道被制的现象不相应。

他呆了一下，好在他长得比平常孩子高大，于是把耳朵贴在白衣人胸口，凝神静听。

那白衣人胸内全无声息，谷沧海拔一根头发放在白衣人鼻孔下面，也没有透气呼吸。

如此情状，分明已死，焉能又时有动弹之象？又怎生会有体温？他惊讶的张口结舌，退开六七步。

他接着拔步飞奔，刚才消失了的恐惧，此刻又回到心中。不一会，已奔近另一盏灯光之处，只见那盏灯吊在树上，灯下也立着一个白衣人。

黯淡的光线照出那白衣人惨白色的面孔，这白衣人左手捏拳，举到头上，右手握着一把短刀，刀尖反转过来，抵住自己胸膛。这个姿势也是十分可怖，谷沧海这时已不再怀疑是鬼魂僵尸之类，而是认为必定是有人在练邪法，又想到这个练邪法之人无疑就在他瞧看不到之处，窥伺着他的动静，俟机也把他拿住做邪法的牺牲品。他心中虽是恐惧，但仍然奔到那人身边，只见此人若不是面色惨白得惊人，倒是个眉清目秀的英俊少年。

他伸手抓住这白衣少年的右腕，用力拉扳，意欲拉下来弄掉那柄锋快短刀。

但一任他用多大力气，那白衣少年右手纹风不动，身躯也不摇晃一下。

谷沧海骇然转身又跑，转眼间奔到另一盏灯下，只见那灯下的白衣人长得甚是高大。

面貌狰狞，双膝半屈，两手作出握拳殴击的姿势。

他走到他面前，恰好正当他拳势来路。

他道：“大哥，你也不会说话，不会动弹么？唉，但愿有人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推拉这狰狞的白衣人。

忽见那白衣人眼珠一转，拳头微微移动两寸左右。登时一股力道涌到他身上，冲得他立足不牢，翻跌开七八尺远。谷沧海心中叫声我的老天，连疼痛也忘记了，起身怔怔地望着白衣人，暗想他不但没死，分明还具有一身上乘武功。

这种人怎肯乖乖地站在荒野灯下，做出这种古怪的姿势。此时，他又记起第一个白衣人，心脏不跳，呼吸停止，必是他武功高强，自行停止。

第二个白衣人身体和手臂的肌肉都不僵硬，却扳不动他的手，而且他的身躯连摇晃也不摇晃，可知他下盘扎实，运功稳住身形。连同这个白衣人，一共三个都不是死人或被点住穴道，又都是身具武功之士，怎的做出如此诡异古怪的姿势？

难道当真有人施展邪法，使他们不由自主？

只见那白衣人双目显出凶光，杀机外露。

谷沧海本是十分机警之人，赶快奔离此处。

不久到达第四盏灯光之处，只见一个女子，年约二十岁左右，身上也披着宽大白袍，头发披散，面貌粗野，隐隐流露出凶恶之气。这个白衣女子坐在一根细如食指的竹子上，这根竹子横架在两株矮树之间，虽是高地面不高，可是那白衣少女也只能侧身而坐，一只脚脚尖点住地面。

那根竹子那么幼细，自是承载不起她的体重，但此时却一点也不弯曲，可见得那白衣女单用一只足尖之力支撑自己体重。白衣女面上隐藏不住痛苦之色，想是这姿势太久了，耗力过多，是以十分疲累。

谷沧海身上和屁股隐隐作疼，这回可不敢过去，相隔寻丈便停止道：“请问大姊你们何故甘受此苦？”

她眼珠一转，落在谷沧海面，初时只是惊讶之意，但打量了一阵，便渐渐流露出憎恶的神态。

谷沧海察貌观色已知不妙，忙道：“大姊不要生气，我赶快走开就是。但若是大姊不嫌的话，我可以搬几块石头垫在竹子下面，那样你就不会累啦！”白衣女眼中露出欢喜之色，但旋即变为凶光，谷沧海不觉退了几步。

只听她喝道：“站住。”

声音之冰冷，任何人一听而知她满腔尽是杀人之念。

谷沧海不敢动弹，道：“大姊有何吩咐？”

白衣女冷冷道：“你身上虽是穿得褴褛，但举止语气都不是贫苦人家出身。”

谷沧海暗想她眼力好利，果然瞧出自己底细。

白衣女道：“你叫什么名字？”

谷沧海说了，她道：“天下武林之中没有哪一个名家高手姓谷的，哼！你可是鄱阳毒龙的门下弟子？”

谷沧海诧异想道：“鄱阳毒龙张镜乃是成名了数十年的高手，是个邪派著名人物之一。她怎会猜到他身上？”

一面寻思，一面摇头。

白衣女道：“可是金陵阴阳扇的门下？”

谷沧海又诧异想道：“阴阳扇符平也是著名凶人之一。”便继续摇头。

白衣女冷冷道：“那就是勾漏山门下了。”

谷沧海更是惊讶，忖道：“勾漏山黑手派乃是天下两大邪派之一。”他惊异得忘了摇头。

白衣女冷道：“谅你一个人也不敢来此，可把背后之人叫出来。哼，黑手派虽是横行天下，但碰上我们赤身教只好自认倒霉。”她口气之中甚是自傲，谷沧海只知赤身教与黑手派正是两大邪派，倒不晓得赤身教是黑手派的克星。

当下摇头道：“对不起，我不是黑手派的门下。”

白衣女眼中凶光更盛，冷冷道：“然则你是哪一派的？”谷沧海道：“我什么都不是。”

白衣女道：“难道你是夜深迷途无意到此的？”

谷沧海道：“不是迷途，而是经过此处，大姊若是不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白衣女身躯也不见怎么动弹，忽然间已站在他面前，两手握住他臂膀，谷沧海但觉臂骨欲碎，疼得满头冷汗直冒出来。

谷沧海剧疼之下，好像听到臂骨碎裂的声音，心中大惊，忖道：“我双臂骨头若是碎了，便不能到嵩山去啦！”

他下意识地用尽全身气力抵抗，但他从未练过武功，哪里抗拒得住，只疼得他冷汗如豆，眼前金星飞舞，看看便要支晕倒。突然间一股热流从尻尾骨冲上来，霎时间穿透督脉，接着穿行于全身经脉之内。

这道热流像是自具灵性的小蛇一般，穿透他奇经八脉，都是反逆转运而不是顺穴而行。

热流一透入体内，双臂臂骨疼痛立时减轻许多。等到走完奇经八脉，疼痛之感已经减去一半之多。

谷沧海不知这股热流从何而来，此时疼痛已减，虽然在普通之人仍然觉得甚是难受，但在他却能当如无事一般，面上不觉微微露出笑容。白衣女子粗眉一皱，松开双手，单单以右手中指抵住谷沧海印堂之谷沧海但觉全身一紧，每一根骨头和筋络都渐渐收缩，似是因体内的精气骨髓被她指尖吸去，所以四肢百骸都紧缩起来。初时没有什么痛苦，因此只是觉得恐惧不安，但顷刻间全身痛痒交集，好似精髓已枯，因此连骨肉都销溶而被吸去。

第三章 邪魔铄羽鳞甲残

这时谷沧海心中的恐惧大于痛苦不知多少倍，可能致死，即使不死，料想也将变成侏儒，那时活着有何趣味？

他又下意识地运力抗争，那白衣女子的指骨左摇右摆，推前拉后，谷沧海的头部固然随着她手指转动，体内也阵冷阵热的，渐渐痛苦难堪。

他仗着极强毅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用力抗拒，斗然间尻尾骨又冲起一股热流，依照上一次的路线，向奇经八脉急穿疾走。谷沧海有过经验，隐隐记得人脉路线，便用心意催促这一股热流快点走。

此举果然有效，这热流比上次走得迅快了许多。

走完一遍之后，谷沧海仍然用心意催动这股热流，再次穿行经脉。痛苦难过之感渐消，但全身筋骨仍然收缩。

谷沧海一遍又一遍地运行这股热流，也不知弄了多久，身体收缩之感也告消失。

但他仍不停止，原来此时他下丹田之内也升起一阵热流，初时只附着原先的热流走了一段便回返丹田，第二次便走得远些，第三次又远一些。

这等现象，分明是后来从丹田发出的热流逐渐充沛强大，而所以能强大之故，便是因先前突如其来的那股热流而致。

他也没有考虑到别的，只觉每一次走通奇经八脉，便产生一种飘飘然的异样感觉，甚是有趣和舒服。因此他不但不曾停止，甚且闭起双眼。

直到他自家丹田那股热流已能随着早先的那一股走遍奇经八脉，只听到四肢百骸的关节发出噼噼啪啪的连珠响声。

他诧异得睁开双眼，只见那白衣女子面容十分惨厉，全身衣服都脱个精光，露出肥硕的肉体，皮肤微嫌黧黑，想是本来就不太白，加上她是赤身教门下，时时赤身被阳光曝晒所致。

她的中指还抵住他的印堂，作出极力扯拔的姿势。

但谷沧海却站得稳稳，没有丝毫被她拉过去的感觉。

他奇怪得忘了转运热流，说道：“大姊你怎么啦？”

她低哼一声，忽地退开四五步，双脚一软，仰跌地上。谷沧海虽然毫无男女情感之念，但极是通晓礼仪之道，心想她赤身裸体殊不雅观，连忙拾起那袭白衣，跑上去遮盖在她身上。白衣女愤愤地拨掉衣服，怒道：“你到底是什么人门下？我不要你献假殷勤。”

谷沧海想了一想，仍然拾回白衣遮在她身上。原来他记起好男不与女斗的话，觉得不该与她一般见识，所以又去拾衣遮她。他诚诚恳恳地道：“我先前说的话没有一字虚假，大姊若是不信，我也没有法子。”

白衣女这时不由得有一点点相信，道：“我黎若妍在赤身教中也算得上后起高手，最擅长的便是这化阳指功夫，出道两年以来，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送命在我这化阳指之下，只有你不但无事，还使我元阴耗损极多。你说你没有学过武功，谁能相信？”

谷沧海摊一摊两手，道：“我已说过，大姊若是不信，那就没有法子了。”

她眼瞧谷沧海神情极是真摯诚恳，当真是信也难不信也难。呆了一下，起身穿好衣服，道：“好吧，我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

谷沧海拱手道：“多有得罪之处，还望大姊见宥，我要上路了。”黎若妍道：“别走，等我一等。”谷沧海讶道：“大姊要到何处去？”

黎若妍道：“我怎么晓得？你别急，等我调息一会。唉，我是决计不能入选的了，还是死了此心的好。”

她说到后面自嗟自叹起来。

谷沧海不明其意，当下道：“我向来天亮就不赶路，是以实在不能等待大姊。”

黎若妍皱眉道：“放屁，现在不是快天亮了？你能赶多少路？”谷沧海抬头一望，果然东方天际微露曙光，不觉吃了一惊，忖道：“原来我已跟她缠了整整一夜之久。”

于是说道：“那么我要睡觉了。”

四下一瞧，左方有株树，甚是合适，于是走到那树边，手足并用地爬上去。

黎若妍疑惑地望了一会，实在测不透这个小男孩到底是真的跃不上树抑是伪装。

她随即盘膝坐在地上，双肩一抖，身上白衣褪跌地上，赤裸着身子。谷沧海望见她不穿衣服，暗觉嫌恶，决定不再瞧她，找到一根横枝，便坐稳身子，取出绳索，准备捆绑住自己在树身上。

以往每一晚他都缚得很牢，决计不会出错，这一夜他不知怎的才缚好又松了，一连数次都是如此，赌气不再捆绑，靠在树身上闭目休息。他背向着黎若妍，为的是不要瞧她。过了不久，突然间背后有人推了一把，不由得向地上直摔落去。

他只道是黎若妍施以暗算，心想这回我命休矣。

猛然间停住下坠之势，原来左脚脚踝有绳子捆着，把他吊住。谷沧海心想这正是吉人天相，别人如何暗算也是没有用的，转念之时，腰间运力想翻上去。

哪知无论他如何用力，总是用不上劲，空自晃晃荡荡地有如打秋千一般，却无法翻上横干。

他决定过不再瞧看黎若妍，除非她穿好衣服走到他面前。所以这刻仍然不向黎若妍打坐之处望去，也不向上面瞧看，心想不管是你使的卸力手法也好，或者是我自家失去腰劲也好，我终不张望瞧看，就这样倒吊着睡觉又有何妨。

然而过了不久，他就觉得十分不舒服，全身血液都聚集头部，头晕眼花不说，鼻子酸得直想流泪，五脏六腑也极是难受。又挺了一会，实是难熬，无可奈何之中，记起催运丹田之气穿行奇经八脉的前事，便即用心拟想丹田之中发出热流。

他专心一志地拟想着，不久工夫，果然仿佛从丹田之中冒起热气。于是他用强毅无比的心意驾驭这股热流，极力运行。

开始之时才现又消，屡屡如此，更别说运行于奇经八脉之中。后来渐渐稳定，好像已经成了形，不会再消散，但才出又收，极难离开丹田。他生似是下基般，寸土必争，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穿透一脉，猛然被人惊醒，转头一望，原来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

黎若妍跃到他面前的横枝上站立，此时两人倒着头对瞧。她阴声笑道：“怎么啦？你喜欢这样子睡觉吗？”

谷沧海不肯示弱大声道：“不错，你敢不敢像我这样倒吊着睡？”黎若妍皱眉自语道：“好像听人说过有这么一门内功是倒悬着练的。”

谷沧海趁她瞧着别处之时，一个翻身竟轻而易举，就翻上了横干。他还是慢慢地爬落地面，黎若妍好几次想出手试他，但终于忍住她道：“咱们先去瞧几个人才上路，你敢不敢去？”

谷沧海心想这女子一脸凶相，若是不依她的话，非打即骂。便点头道：“好，他们在哪儿？”

黎若妍道：“跟我来。”

当先走去，不一会，奔到一株树底，夕阳之下，犹自吊着一盏点着的灵灯。

灯火之下站着个白衣人，双膝微屈，握拳欲击。

此人长得高大狰狞，谷沧海印象十分深刻，认得正是昨夜曾经发出拳力使他跌出七八尺远，屁股因而摔得生疼之人。黎若妍双眼露出火焰般的光芒，望住此人，几次想冲上去，而又踌躇不前。

谷沧海绕到那人后面远远站着，黎若妍突然叫道：“谷沧海、你敢是害怕？”

谷沧海心想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焉可被女子瞧低了？便应道：“谁害怕？”

举步走近那个白衣人。

黎若妍也缓缓逼近那白衣人前面，对正他拳势发出的方向迎上去，眼中凶光四射，似是不怀好意。

那白衣男子眼中也射出凶光，眼珠子骨碌碌地轻转两下，突然间转身面对谷沧海，厉声喝道：“好小子，原来是赤身教指使你来的。他原本双手握拳作出欲殴的姿态，此时转过身子，姿势如故，拳头略略向外移动数寸，登时一股强劲无伦的力道疾冲出去。谷沧海被他的拳力撞跌过一次，这一回见他滴溜溜转身向往着自己，旋转之势快速无比，心中已知不妙，急急后退，却已来不及，被拳力冲个正着，一个倒栽葱直贯出去。

砰的一声，谷沧海跌出丈半之外，并且是头部先着地，这一跤跌得奇重是不用说的了，最厉害还是那白衣男子的拳力极是霸道。白衣男子迅即转回身子，再度对着黎若妍。

黎若妍鼓掌道：“妙，妙……”

白衣男子怒道：“妙什么？”

黎若妍道：“我两次都弄不死他，说老实话，后来真有点嘀咕，不知此子有什么古怪。现下由你出手打死了，岂不是极妙之事。”白衣男子怔一下，道：“这话是当真？”

黎若妍道：“我骗你作甚？你瞧我不也是失败了？”

白衣男子怒道：“好啊，你自己失败了，便来破坏我，这三日三夜的活罪我岂能白受？”

黎若妍冷笑道：“鲁沛你最好放聪明一点，我难道就没有受这三天三夜的活罪？”鲁沛气得哇哇大叫，道：“这算是哪一门子的道理？”怒叫声中唰的一声，掣出一把长达两尺半的折扇。

黎若妍双肩一抖，身上白衣像蝉蜕般褪落地上，露出肥硕而又微见黎黑的胴体。

她脚尖勾处，地上的白衣，呼一声飞上她手中。

她冷冷道：“你恐怕还不行，须得把你师父符平请来，他的阴阳扇我或许会畏惧几分。”

鲁沛怒道：“少冒大气，提防风大闪了舌头，你赤身露体只好欺负别人，我鲁沛决不放在心上。”

他突然间敛去怒色，泛起一抹邪笑，又道：“你教摇魂和荡魄她们来，我或者会被她们色相迷住，但你却不行。”

黎若妍冷笑道：“她们是本教两大护法仙子，焉能与无名之辈动手。你要打就打，少罗嗦。但若是落败身亡别怨我是趁你疲累之时出手。”鲁沛怔一下，道：“这话不错，你敢不敢等我恢复之后才动手？”黎若妍其实是因施展化阳指加害谷沧海失败了，以致元阴大耗，至今尚未恢复，所以不敢出手，这时自然满口答应。

她又道：“咱们先去瞧瞧那两位同道可好？”

鲁沛尚未回答，忽见她面色大变，直勾勾地望住鲁沛后面。鲁沛的武功最擅长转身，速度之快，天下无人可及。此时已旋转过去，目光到处，只有那谷沧海僵卧在两丈外的地上，此外别无异状。他讶然问道：“你瞧见什么？”

黎若妍道：“我先问你几句话，一是你练的阴阳拳力目下已达到第几层？”

鲁沛迟疑一下，才道：“第三层。”

黎若妍道：“好极了，常闻贵派阴阳拳力共有五层，练到第三层的话，已可伤人内脏，倒地即死。以你目下造诣，若是武功有限之人飞开一丈之外，内脏同时须被阴阳拳之力击烂，是也不是？”鲁沛点头道：“说得不错，但这是什么意思？”

黎若妍不答这话，又道：“敝派的化阳指共有十三节，我已练到第十节，已能吸入精血以为己用。以咱们两人练到这等地步的师门秘艺，纵是在武林中碰上高手之流、也未必就赢不了，你说对不对？”鲁沛道：“对，对，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黎若妍阴声一笑，道：“没有什么，只是咱们两人各出绝艺之后，居然还不能取那孩子性命，岂不是骇人听闻之事？”

鲁沛大吃一惊，道：“原来如此。”

转头一望，只见谷沧海仍然倒卧地上，没有动弹。

他道：“你已瞧清楚他当真没有死？”

黎若妍道：“他原本面向我们，刚才睁开眼睛，旋即把头转到那边去。”

鲁沛道：“此子想必见你没穿衣服，所以不敢瞧你。”黎若妍嗔道：“你说到哪儿去了？”

鲁沛不觉失笑，道：“别恼，但我瞧你还是穿上衣服的好，免得我眼睛受罪。”

黎若妍虽是恼他节外生枝，说不到正题上去，但仍然忍不住问道：“受的什么罪？”

鲁沛道：“咱们还未动手之前，好歹也是个朋友，我瞧你的话不好意思，不瞧吧，这对眼睛又老是往你身上溜。”

黎若妍忍不住笑道：“那你就瞧好了，哼，若是摇魂、荡魄两大护法仙子在此，你就更受罪啦！”

说时，也就把白衣披上。

两人一齐向谷沧海望去，眼中都流露出森森杀机，而又微有恐惧之意。

谷沧海的的确确未死，他生平不曾练过武功，刚才怎能捱得住那鲁沛的阴阳拳力，连他自己也不晓得。

单只记得被他拳力一冲，登时飞开丈许，在身形离地之时，另外又感到一阵无形潜力迫入内脏，顿时全身内外尽皆痛不可当。便在他身形飞起尚未落地这一霎时之间，谷沧海强毅的意志中涌起反抗之念，当即用尽全身气力压制这阵狂澜的痛苦。刹时间他已跌落地面，头颅首先碰在地上，若是往常他准得首先颈椎骨折，然后才活活跌死。

然而这一趟却极是奇怪，但觉头一碰触地面，丹田之内闪电般升起一股暖流，逆走奇经，霎时穿透了八脉。

他丹田内暖流升起之时，身上诸般痛苦以及颈椎震荡之势都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他落地之后，仍然闭目以心意运转那股暖流，是故瞑目不动。后来一睁眼便见到黎若妍的裸体，不禁厌恶得转过头去。那黎、鲁二人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不禁暗暗震凛，心想这两人前时不知何故杀不死我？可是这番动手，定必用刀剑把我头颅取下，我焉能再活，这便如何是好？

转念又想道：“既是无法抗拒，大丈夫也要死得有点英雄气概才行，想我爹娘他们何等豪侠，我岂能弱了他们的英名。”

这时他还不晓得黎若妍已经披上白衣，只道她仍然赤身露体，故此背着他们一跃而起，竟不回转身躯。

大声道：“你们既管过来动手便是。”

鲁、黎二人怎知他乃是抱着慷慨受死之心，见他口气豪迈，毫无怕意，反倒惊疑不定，停住脚步。

两人都想设法使对方先出手去杀谷沧海。

鲁沛说道：“黎姑娘若是施展化阳指神功，兄弟自当拭目瞻仰姑娘绝艺。”

黎若妍淡淡道：“鲁兄再给他一拳，如若此子仍然未死，我便出手再试。”

他们推来推去，终不肯先行出手。

谷沧海极是聪明，心想如果还站着不动，他们推托到最后，无法下台，总有一个会出手。

于是大声道：“两位不妨慢慢商量，我到前面找个地方睡觉。”他大步走去，一面细心倾听后面声响，知道两人没有跟来，还在原处说话，不禁又喜又惊。抬头向前面望去，只见荒郊寂寂，朝阳未升，大地万物似是尚未醒来。

他为了脱出那两人的视线，故此弯弯曲曲地走。忽见一株树下有个白衣人影，不禁吃了一惊。

定睛看时，原来不是鲁、黎二人之中任何一个，却是个面色惨白的可怕的少年，长得倒也眉清目秀。

左手握拳举在头顶上，右手持刀，刀尖倒转过来抵住自家胸膛。这个白衣少年的古怪姿势他早就瞧过一趟，现下虽然时在白天，仍然令人望而生怖。

他曾经上去摇扳这少年的右手，意欲夺刀，哪知纹风不动，因此这刻他毫无上前之意，悄悄地从他后面走过。

突然间嗤的一声响处，那白衣少年怒哼一声，右手刀子倏然从腋下刺出，刀尖正刺中一物。

那物掉落地上，原来是一枚石子。

白衣少年转身望着谷沧海，满面嗔怒之色。

谷沧海极力抑制深心中的惊骇，平静如常地含笑拱手，道：“大哥请了，小弟路过此地。”

他才说到此处，那白衣少年已经沉声喝道：“闭住狗嘴。”谷沧海原是自恃并无开罪他的地方，所以才抑制得住深心中的恐惧。

这时听他口气恶毒粗鲁，斗然泛起恼意，竟然当真不再恐惧，大声道：“小弟是尊重大哥才开口说话，既然你不愿意，小弟不说便是。”白衣少年冷冷道：“不说也不行，先报上姓名来。”

谷沧海心知他练得有一身上乘武功，手中又拿着一把锋快短刀，跑是一定跑不掉。

暗想我反正难逃毒手，你想知道我的姓名，我偏偏不说，好教你纵是杀死了我，心中仍然不能痛快。

此念一决，便紧紧闭口不语。

白衣少年又喝道：“报上姓名来，听见没有？”谷沧海道：“自然听见了，我不但不报姓名，也不逃跑，哼！你休想使我改变主意。”

白衣少年气极反笑，道：“妙，妙，我平生阅人千万，还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般性子的人。”

谷沧海移眼望天，不理睬他。面上神情显示出他极是坚决，并不是闹小孩子脾气。

白衣少年把短刀插在腰间，拽拳伸腿地舒展浑身筋骨，口中说道：“这三日三夜的活罪可真不容易熬过，我不妨老实告诉你，纵使你不捣鬼，我也支持不了多久啦！”

谷沧海双眼不瞧他，口中却说道：“你们为什么都甘愿受这活罪？”话声未歇，突然间小腹一阵剧痛，跟着身躯有如腾云驾雾般飞起一丈六七尺高，然后直向地面急坠。

原来是那白衣少年突然间出脚踢中他腹部，竟把他踢上半空。谷沧海身形高地之际，已经疼得头脑昏眩，一口气将断未断，几乎已失去知觉。

身躯飞到顶点，便向下急坠，变成头下脚上的姿势。

这一来全身血液都聚在头部，谷沧海斗然感到神志一清，接着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丹田中一缕热气疾射出来，穿经透脉，霎时剧疼昏眩以及断气感都消失了大半。

直到头颅触地，发出砰的一声，如此猛急烈剧之势，不但颈骨没有扭断，反而全身骨头都松一松，极是舒适畅快。

那白衣少年发出嘿嘿之声，声音之中流露出天性的残酷凶毒。笑声未歇，不远之处传来两声冷笑，却是不同的口音，似乎是一男一女。白衣少年双眼一瞪，凶光暴射，喝道：“什么人？”

数丈外的树后边即出现两个白衣人，一是黎若妍，一是鲁沛。他们以前都见过面，那白衣少年眉头一皱，沉声道：“两位自认失败了？”

黎若妍冷笑道：“不错，我们特地来见识见识鄱阳张少龙的绝艺。”张少龙面色一变，道：“两位有意指教，兄弟自然竭力奉陪。”他晓得这两人都是著名凶星恶煞，一是赤身教高手，一是阴阳扇符平的弟子，各有独门秘艺。

若是单打独斗，还可一拼。

目下他们不知怎的竟会联手寻事，无疑大劫临头，万难逃生。黎若妍、鲁沛心中都道：“我们联手杀死此人，倒是个绝妙主意，却只怕别人不肯联手。”

两人都是一般心思，生怕先说出口之后，另一个不答应联手，岂不是变

成自己与张少龙独力拼斗？

黎若妍等了一等，见鲁沛不答腔，当即说道：“我的意思倒不是要跟你动手。”

张少龙又是讶疑，又是暗喜，道：“然则黎姑娘之言含蕴什么玄机？请恕兄弟浅陋，无能预测。”

心中暗想只要过了今日，自己气力恢复了，对方又不是两人联合之势的话，定必找机会斗上一场。

鲁沛接口道：“就是那个小子谷沧海。”

他举手遥指地上僵卧不动的人，又道：“这小子有点门道，我们都被他坏了大事。”

张少龙哦了一声，陡然间记起暗袭自己的那粒石子，力道强劲异常，决不是那男孩子能够办到。

现下这两人出现，可知必是他们捣鬼无疑。不过一则不便当面质问证实。二则怕质诘之后，引起他们的戒心，日后便不易下手。是以此念只在心头一掠而过，却不说破。

他凝视谷沧海的身躯好一会，才道：“兄弟一脚就把他踢死了，鲁兄说他有点门道，不知是什么意思？”

黎若妍抢着道：“令尊鄱阳毒龙张镜除了水上功夫天下第一之外，还以分波踏浪脚法擅名天下，听说这门绝艺共有九变之多，张兄练会几变？”

张少龙见她对本门绝艺心法了如指掌，不禁暗暗敬佩，心想到底是名门高手，见闻渊博，不同凡俗。当下说道：“兄弟虽把寒家秘传的分波踏浪一脚九变全部学会，但兄弟功力有限，只能用出七变。”

黎若妍道：“这就是了，怪不得这一脚踢中了那小子，依然徒劳无功。”

张少龙讶道：“徒劳无功？那小子还没有死？”

鲁沛放声大笑，道：“他只是装死而已，我们虽然没有过去查看，但早先见他身躯坠地之时，一落地面就紧紧贴地僵卧，身子似是有吸力吸紧地面，竟不曾反震抛起，若是已死，焉能如此？”

张少龙道：“若如鲁兄之言，那小子可当真没有死掉。”他沉吟一下，又道：“兄弟这一脚虽然未能发挥全力，但纵是牯牛、健马被我踢中，内脏亦将全部碎裂糜烂，除非他内功已炼到金刚不坏的地步，才当得起兄弟这一脚。”

黎若妍道：“张兄若是不信，何妨过去瞧瞧，便知分晓。”鲁沛道：“我也要去瞧瞧，这小子邪门得紧，使人心中嘀咕起疑。”张少龙道：“好，那小子若是未死，兄弟以手中短刃把他身体分卸力七八块，瞧他还能不能活？”

三人前后走过去，离谷沧海尚有五六尺，谷沧海突然掉转头睁眼望住他们，面上浮起诡秘的笑容，却不言语，也不起身。他此举十分古怪，张少龙见他未死，不禁十分惊疑，可是又不敢冒失上去挥刀加害。

当下喝道：“笑什么？”

谷沧海道：“你们竟猜不出么？”

那三人都不甘示弱，可是事实上又不知他笑什么。

鲁沛喝道：“我们哪有这许多功夫猜测你发笑之意？”黎若妍道：“是啊，这小子可恶得紧，张兄快快动手。”张少龙心想你们想指使我出手冒险犯难，我才不干呢！因此他摇摇头，推诿道：“兄弟倒要瞧瞧他起不起得了身？”谷沧海点头道：“这才是聪明人说的话，试想以黎若妍的化阳指，鲁

沛的阴阳拳力，你的分波踏浪一脚九变这三种绝技都伤不了我，难道一柄短刀就能够取我性命？不过……”

他忽然停口，同时仍不起身。

张少龙一向凶狡，极是沉得住气，这时听他说得有理，神色又是那么自然，更不敢轻举妄动，以致中了黎、鲁二人借刀杀人之计。于是收起短刀，道：“好吧，以后有机会再试。”

黎若妍道：“不过什么？快快把话说出？”

谷沧海其实哪有话说，他全凭机智过人，胆大心细，一瞧张少龙要拿刀子过来，大急之下，故意弄出诡秘气氛，利用这等含混的局势，果然唬得张少龙收起刀子。

他那一声不过，完全是藉以拖延时间，瞧瞧对方反应而已。黎若妍这一追问，他立即找到应付之法，皱一皱眉头，道：“我不高兴说啦！”

张少龙出口道：“糟了，这位谷兄弟脾气倔强得很，他不肯说的话，死也不说。”

他故意煽动挑拨，瞧瞧黎若妍会不会出手。

鲁沛突然间放步奔去，黎、张二人都不禁一怔。

黎若妍叫道：“鲁兄，你干什么？”

鲁沛向他们招招手，疾奔去了。

张少龙因鲁沛此举把他的计划破坏无遗，心中甚是恼恨，说道：“这厮敢是有什么不妥？”

黎若妍摇摇头，突然露出恍然大悟之色，道：“快去瞧瞧晃横……”

说时已当先奔去。

张少龙哦一声，也拔脚追去，霎时间走个干净，只余下谷沧海一个人。

谷沧海跳起身，四面瞧不见他们影踪，不觉透一口大气，忖道：“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正派脚色，算我倒霉，被他们又踢又打地作贱。”转念又想到须得速速离开此地，免得又落在他们手中，于是放步疾行。走出数丈，猛然停步想道：“他们无不想查出我的底细，然后把我杀死，但刚才忽然间跑掉，没有一个把我之事放在心上，可知他们赶去瞧的人比我重要得多。只不知他们为了何事性急赶去。若说是重要约会，决不会只有鲁沛一个人记得而黎、张二人都忘掉。”他本来还是个孩子，这时好奇之心大起，竟比及早脱身离开之念还要强烈。当下决定跟踪前去，一看究竟。

于是他折向东行，走了一阵，还不见那三人踪迹，不觉踌躇止步，忖道：“前面那几株古树的那一边，就是昨夜我最先见到的人，我莫要惹怒了他，又遭他作贱打骂。”

但念头一转，便又猜到黎、张、鲁三人恐怕就是去瞧他。而这个白衣人的姓名叫做晃横。

他到了树荫下，惊讶地四面瞧着，忽然间颈后被一件冰冷地东西压覆住，不禁骇一跳。

回转身一瞧，原来正是那个白衣人。

此人面相长得比鲁沛更是凶恶，那双三角眼中光芒凌厉，教人心寒胆落。

他一只手掌原本按在谷沧海后颈，现在因谷沧海转回身躯，便变成叉住他咽喉的姿势。

两人默然互相凝视，谷沧海迅即恢复冷静和机智，暗念若不先发制人，只怕又须吃苦。

于是突然冷笑道：“晃兄敢是想用小弟的咽喉练练功夫？”那白衣人讶然地皱起浓眉，道：“你是谁？怎晓得我姓晃？”谷沧海心中突然记起昨夜黎若妍猜测自己是哪一派门下弟子之时，曾经提及黑手派、鄱阳毒龙张镜、阴阳扇符平等三派，后两派都有了人，只有黑手派未见，可知这晃横必是黑手门下。

他淡淡一笑，道：“黑手派高手晃横之名，武林谁不知晓，小弟识得晃兄，何足为奇？”

晃横怔了一怔，面色大见和缓，那只冰冷侵肤的手掌，也大有收回之意。谷沧海暗暗欢喜，心想目下第一关已经可以躲过，还得设法离开此人。

心念刚刚转完，蓦地胸口一紧，好像躺着被人用千斤巨物压住一般，透不过气来。

那晃横的手掌已移落胸口，轻轻按着，整只手一直到手腕处，都变成漆黑得发亮的颜色。

他冷笑道：“好小子，你到底是誰派遣来的？”

说完之后，手掌微微缩退几分，谷沧海顿时感到呼吸通畅，知道他要自己答话才煞住掌力。

暗忖黑手派这门绝艺，果然希奇而又厉害不过，不须把对方顶在墙壁或树身上，也不须把对方弄跌地上，就能用掌力压得对方难以呼吸。他晓得若要立即躲过这等苦难，唯有奇兵突出才能使他收回黑手，念头一转，已有计较。

晃横三角眼中凶光更盛，喝道：“谁派遣你来的？快说。”谷沧海道：“派我来此的共有三人。”

话声十分冷静，态度严肃。

晃横好生惊讶，一方面是为了他的神态语气，一方面是为了他说竟有三人之多。

谷沧海停了一停，道：“晃兄可想晓得这三个人是谁？”晃横道：“当然想知道啦！”

谷沧海笑一笑，道：“晃兄如此直爽坦白，小弟自当奉告，那三人就是……”

他忽然想不起来似的停住嘴，仰天寻思，又用手敲打脑袋。晃横万想不到一个孩子如此机智多计，毫不怀疑，静静地等候，生怕扰乱了他的思潮。

谷沧海道：“唉，我敢是被他们骇糊涂了？他们的名字明明很熟，就在我口唇边，却说不出出来，真气死我了！”

晃横道：“你先说说他们的形状，是高是矮？是老是嫩？”谷沧海道：“他们都不老，有一个是女的。”说时，一边凝眸寻思，一面举步走开。初时感到他那只黑色手掌好像有极大吸力，但这股吸力随即消失，才能走动自如。这自然是晃横怕扰乱了他的心神，才放他踱步寻思。

他接着道：“对了，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名叫……”

晃横正侧耳而听，忽见他爬上树去，不觉一怔，同时又没有再说下去，忍不住喝道：“你干什么？”

谷沧海取出一条绳子，先把一端缚住足踝，另一端牢牢的缚在树干上。

此举十分奇怪，晃横纵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谷沧海缚住之后，又道：“晃兄你怎知道小弟是被人差遣而来？”晃横怒道：“你还没有说出那三人的名字。”

他略略一顿，接着还是回答道：“你耳目不灵，脚下虚浮，分明不懂武功，怎会晓得武林中有个晃横？再说我晃横不大在江湖走动，知道我姓名之人，寥寥无几，可知你必是受人差遣而来。”谷沧海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不过，晃兄问及小弟也未免多余，既然知道你的人寥寥无几，你还想不出是谁派我来的么？”晃横道：“有道理。”

紧接着双眼一瞪，冷冷道：“好小子竟是这么聪明，老子倒是小觑你了。”

说话之时，心中直在琢磨他为何用绳子缚住树干和足踝？要知以谷沧海这等聪明多计的人，此举必有深意无疑。谷沧海道：“小弟命途多舛，今年十三岁，已经历尽风险，无数次已是一只脚踏入鬼门关之内，晃兄你道险也不险？”

晃横道：“你现下也是一只脚在鬼门关之内，快快把那三人名字说出。”

谷沧海道：“晃兄且莫生气，小弟被人吓得多，胆子早就破了，你若是和气一点，小弟或者还记得起。”

晃横怒道：“你敢胡说八道来骗老子，留神老子剥了你的皮。”谷沧海摇头道：“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他面色一正，接着道：“老实告诉晃兄吧，小弟一则想不起他们的姓名。二则心中也不愿说出他们的姓名。”

晃横道：“只要你胆敢不愿，老子有法子好想。”

说着向树下走过来。

谷沧海面上露出害怕之容，叫道：“我说，我说。”

晃横道：“肯说就好。”

谷沧海道：“我要闭眼睡一会，只须半炷香之久，就一定想得起来。”

晃横冷冷道：“老子不怕你闹鬼，你睡！你睡！”

谷沧海正要闭眼，晃横又问道：“你先说一说缚着条绳子作甚？”谷沧海难以置信地道：“晃兄竟猜不出这绳子的用场？”晃横气得哼了一声，但仍然忍怒道：“不晓得。”

心想这小子可恶得很，定要使我丢脸答话，这帐待会儿一块儿算。谷沧海道：“我一向睡在树上，但常常会跌落地上，所以找条绳子缚牢，免得跌破了头。”

晃横更是气恼，心想天下间哪有人为了防备跌落而用绳缚在脚踝之理，分明是有意寻开心，故意缚在脚上，好教自己猜测不透。他不言不语，谷沧海闭上双眼，一忽儿就打起呼噜。

果然半炷香之久，他就醒了，揉揉眼睛，道：“我在梦中见到了他们，一个是赤身教黎若妍，一个是鲁沛，还有一个就是张少龙。”晃横讶道：“真的是他们么？”

谷沧海道：“是他们。”

话声未歇，忽觉底下一阵吸力袭到身上，登时不由自主，向地上跌落。

但他脚踝上有绳子缚住，以致只跌下四尺左右，便倒吊在半空，头颅离地面大约是五尺高。

晃横逼到他面前，面色十分狰狞，谷沧海正要挣扎翻上去，但觉一阵吸力拉扯着身子，动弹不得。

一只黑漆漆的巨大的手掌在他眼前摇晃，耳中但听晃横冷酷的声音道：“总算你还是说出他们姓名，今日权且网开一面。”这话可使得谷沧海大吃一惊，讶然想道：“他若是如此轻易便放过了我，我从今而后对坏人须得另眼相看了。”

这念头刚刚转过，晃横的话声继续传入他耳中，道：“老子平生下手例无全尸，姑念你从实供出，今日便不毁你尸体。”谷沧海惊骇中却也不禁笑出声来，晃横冷冷道：“笑什么？”谷沧海道：“没有什么，只笑我自己太傻。”

晃横道：“你傻与不傻，都没有分别啦！”

黑手向他胸口按去，发出内力。

黑手派最擅长的一门功夫称为鬼手勾魂，只要掌力拍中脉穴，顿时生出妙用，一方面如被万斤大石压住身躯，一方面又无法挣脱退开。大凡动手拼搏，要封拆招式容易，要抵御掌力便难。

此所以黑手派列为天下两大邪派之一，派中人数不多，可是威名极盛。江湖上不论黑白两道，只要见到手黑如墨之人，就得远远躲开。谷沧海眼睛一闭，紧跟着又睁了开来，微笑道：“你这只黑手叫做什么功夫？”

晃横道：“告诉你也无妨，这叫做鬼手勾魂功。”

话刚说完，猛可想起这孩子不懂武功，怎能受得住自己一印之势。只听谷沧海又道：“果然很厉害，但只怕比不上黎若妍的化阳指、鲁沛的阴阳拳力和张少龙的分波踏浪脚法。”

晃横怒道：“谁说的？”

谷沧海道：“我说的，他们都曾经一一向我施展过，这里头只怕数你最差。”

晃横厉声道：“迟早我会割下他们三颗人头。”

斗然间又醒悟自己已经用上十成功力，竟未曾把这孩子的魂魄勾了，当下惊凛交集。

忽听左右及后面三方传来不同的冷笑声。

首先是黎若妍的口音道：“晃兄要割下小妹项上人头，只怕不是说话那么容易。”

左方的鲁沛大声道：“黑手派虽是名震天下，但兄弟也不是可以随便欺侮之辈。”

张少龙接着说道：“晃兄口气之中，似是稳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教人听了未免觉得可笑，嘿！嘿……”

这三个人一齐答话出声，晃横一则以惧，一则以喜，迅即向前纵出丈许，转身望去。

只见黎若妍、张少龙、鲁沛三人一齐出现，面上都流露出森森杀气。他惧的是这三人一旦联手进击，其势有如泰山压卵，万万抵挡不住，喜的是自己熬不下去因而自认失败，本来还在担心这三人能够坚持不懈，现下他们都离开本位到了此处，可见得他们也遭逢失败。他大声道：“诸位来势汹汹，敢是想把一腔怨气都发泄在兄弟头上？兄弟虽是疲乏之身，但敝派武功还有一桩好处，谅诸位不会忘记。”他嘿嘿地冷笑两声，又道：“诸位纵是存心趁此良机合力杀死兄弟，料也不忙在一时，可不可以先将这小子的来历禀告？”黎、张、鲁三人心中暗想：“黑手派擅长一宗与敌同归于尽的绝艺，若是联手齐上，他总能与其中之一同归于尽。”

因此出手倒是不妨，却不可光激怒他，使他牢牢地钉住自己，此为上策。”

因此他们三人的神色不约而同地缓和下来。

黎若妍首先道：“这小鬼的来历我们都不晓得，晃兄向他施展过贵派的鬼手勾魂奇功绝艺，瞧来仍然无法取他性命。”

鲁沛道：“不瞒晃兄说，我等三人无不以本门绝技在他身上施展过，但始终杀不死他。”

张少龙听得这两人语气放软，暗想难道我就不会攀点交情不成？当下道：“这小子古怪得紧，晃兄不曾反受其害，已足见高明。兄弟认为此子的来历及来此用心，须得先行合力查明，目下实是不宜内争。”这话说得晃横大感受用，胆气一壮，道：“张兄美意，兄弟日后自当报答。”

张少龙微微一笑，道：“不敢！不敢！”

黎、鲁二人见他们已联成一气，登时各怀鬼胎，尤其是黎若妍因赤身教与黑手派仇隙极深，向来有水火不容之势，心想若是晃横和张少龙合力对付自己，而鲁沛又不帮忙的话，势难逃生。

心念一转，已有计较，便向鲁沛说道：“他们两位言下之意，似是有法子侦查出此子来历，咱们别要碍了他们的事，且到一旁观望可好？”鲁沛正想自己势孤，难得黎若妍这么说，连忙赞成，于是这四名邪派高手分裂为二，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突然间一阵急骤蹄声传入众人耳中，一听而知有七八骑之多。但这四人头都不抬，黎、鲁二人约好到一旁观望，这时举步走开两三丈。那阵劲急蹄声渐渐逼近，眨眼间，数十丈远处的平旷草地上出现了七骑。

谷沧海一翻身上了树，定睛望去，只见那七骑之中，有四骑黑衣黑马，宛如四块乌炭贴地滚来。

其余的三骑都是劲装疾服的汉子，鞍边挂得有长兵器。他一望而知，那三骑杂色的大汉，便是那一日冲破关家堡重围，其后又穷追不舍的那一帮人。

至于黑衣黑马的骑士们，便不知是何来路。

张少龙和晃横等淡淡地向来骑打量一眼，便不加理会。转瞬间那七骑已经驰近，其中一个大汉已瞧见在树上坐着的谷沧海，厉声喝道：“那孩子便是其中之一。”

这七骑士们个个满面凶悍之色，放马冲到树下，竟没有一个对那四个白衣人瞧一眼。

谷沧海从声音中认出正是那日穷追自己的两人之一，心中大惊，在树上缩起身子。

那七骑都在他脚下，这些大汉身高手长，只须站在鞍上，就可以把他拿住。

一个黑衣骑士冷哼一声，跃立鞍上，忽听金刃劈风之声从后面袭到，立刻跃起两尺，蜷腿缩身打个筋斗，刀光一闪，从他脚下划过。这黑衣骑士冲前七八尺，下落之时，那匹黑马奔过去，恰恰又落在鞍上。其余三个黑衣骑士纷纷怒喝出声，原来施以暗袭的人正是三个杂色劲装大汉之一。

他们这七骑忽然间内讧相争，动刀砍杀，毫无玩笑之意，倒教张少龙等人大感诧异，于是不约而同地退开寻丈，瞧瞧他们闹什么鬼把戏？那挥刀暗算的大汉哈哈一笑，道：“常闻黑衣帮三星十八宿都是武功出众之士，诸位名列十八宿之内，虽然不及三星威名赫赫，但兄弟故意试上一刀，果然名不虚传，教兄弟十分佩服。”

一个黑衣汉子怒道：“狡辩之言，谁能听信，你们冀北银刀府也不是下五门的帮派，怎的专门施展暗算偷袭的手段？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

谷沧海记起他们那一日偷袭关家堡之人的事，禁不住接口道：“不错，他们擅长这一套下流功夫，你们黑衣帮须得小心。”银刀府三骑之中一个瘦

削汉子提起鞍边挂着的长枪，怒道：“小子死到临头，还敢多言。”

催马逼近，提枪疾刺。

一名黑衣骑士同时驰到，手中长鞭一挥，发出响亮刺耳的破空声，鞭尾及时卷住大枪，扯歪数尺。

夺的一声，刺入横干，深入树干之内。

这一来两帮之人互相喝骂，争吵着要带走谷沧海。

陡然间一声怪笑数声冷笑一齐升起。

黑衣帮和银刀府七骑都停止争吵喝骂，转眼瞧看。

只见那四个白衣人都诡秘地笑着，神情甚是奇异可怕。他们无一不是久走江湖之士，此时一望之下，都发觉这四人不是好路数。鲁沛怪笑之声最是响亮，此时忽然停住，大喝道：“老子一肚子气恼正无处打发，你们来得正好。”

晃横接口道：“说得好，咱们拿这一干不知死活的混帐出出气，顺便可以比一比功夫。”

黎若妍道：“好主意，但是他们只有七个。”

话犹未了，忽听一声惨嘶起处，一匹黑马连同黑衣骑士一同飞上半空，砰地跌落在地上，人马俱僵卧不动。晃横道：“张兄好高明的脚法，内力直透马身，震死鞍背上的人，这一路脚法称得上天下无双。”

那黑衣帮、银刀府诸人只见人影一闪，乍来乍去，当真瞧也瞧不清楚，便有一人送命，这一惊非同小可。

正在惊骇之中，风声响处，黎若妍已经跃起，落在银刀府一骑的马头上，手指缓缓点去。

那名劲装大汉手中大刀锋刃翻起，向她手腕削去，刀势才移上数寸，突然停住。

原来黎若妍的化阳指指力已经能够隔空伤人，是以手指虽是离他额头尚有数尺，指力已经袭中，把他制住。

片刻之间，这个劲装大汉身子摇摇晃晃，手中大刀早已坠地。紧接着那匹坐骑四蹄一软，瘫跌如泥。

黎若妍手指一收，那名大汉也软瘫在鞍上，生似全身骨头都酥软了，面上泛起笑容。

双目凝定，眨也不眨，竟是含笑而死。

晃横一跃而起，白袍飘飘，落在一个黑衣帮之人马前，左手轻轻拍在马头上，这匹骏马不声不响地倒下。

马上之人甩蹬跃起，挺立地上。

晃横冷冷道：“老子这一掌印出，不管你逃走或是招架，只要不死，就饶了你。”

那黑衣骑士精神一振，手中银刀斜斜举起，道：“在下愿意领教高明。”

晃横右手举起，大袖褪落，露出手掌和一截手臂，都呈乌黑之色，瞧起来甚是骇人，似是比那黑衣骑士身上黑衫还要黑得多。黑衣骑士被他这等诡异势派所慑，加上黑手派凶名天下皆知，此时心胆一寒，全身武功及应变之力不知不觉中减去三四成。只见晃横冷冷喝一声看掌，身形晃处，不知如何已站在黑衣骑士身前不及一尺之处，那只乌黑的手掌迎面印去。

那黑衣骑士唯有挥刀反击敌人，使出伤残刀法才能侥幸活命。但黑衣骑士的神魂震恐之下，竟提刀封架，一面仰身后退。这一来焉能快得过晃横黑

手。

但见掌势一印即收，黑衣骑士倒飞丈许，仰仆不动，面色墨黑，死相极是狰狞可怖，比起黎若妍的化阳指使人含笑而死的情状，正是两个相反的极端。

谷沧海虽是茫然不知赤身教与黑手派为何势如水火，但是一见那两个死状相反之人，心中一动，忖道：“是了，这两派的武功路数极端相反，先天上不能相容，无怪势如水火。现下只剩下四人，只恐无一能够活命。我焉能眼睁睁地瞧着他们大肆屠杀而坐视不顾？”他心念一转，立刻解开绳索，奋不顾身地爬落地上。

此时仅余的四人，两个是黑衣帮二宿，另外是银刀府两人。他们四个人分作两对，却都是同一心思，皆是希望对方的两人率先逃走，等到这四个白衣凶人追截，自己这两人才趁机逃生，所以四个人都不曾纵骑抢路突围。

鲁沛大踏步上前，向银刀府一个大汉招手道：“来，老子的拳头发痒，你来给老子煞煞痒。”

这话说得极是难听，银刀府那个大汉面色变来变去，但终究不敢恶言反骂。

谷沧海落到地上，眼见那大汉正是当日苦苦追赶自己及阿莺的两人之一。但他这刻却没有一丝一毫记恨之心，大声叫道：“鲁大哥，让他们逃生去吧！”

鲁沛狞笑了一声，喝道：“他们都有加害于你之心，你还帮他们是何道理？”

谷沧海道：“这有两种说法。”

鲁沛讶然转头望住他，道：“真有这许多道理？”

谷沧海道：“当然有啦，第一个理由是大人不记小人过。”鲁沛打个哈哈，道：“你觉得你是大人？”

谷沧海道：“我不是说个子长得高大和年纪老大，而是志气大，品行高的君子，才是大人。”鲁沛老大没趣地哼一声。

谷沧海又道：“第二道理是人人皆有父母妻子儿女，他若是死了，自然教许多人伤心。再说我们大家都是人，何忍互相残杀？”黎若妍道：“这么说来，应当是三个理由才是。”

谷沧海道：“不然，所谓不忍人家父母伤心和不忍同类相残，都是同样出自恻隐之心。孟夫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如此而已。”张少龙道：“哈，瞧不出小谷肚中还有点墨水。但我老实告诉你吧，这世上人心险恶阴毒，凡事若不先发制人，便会被人所制。”

第四章 锦囊至宝何斑斓

晃横道：“张兄说得不错，像小谷你一味帮忙人家全无用处，这些混帐小子们一转身把你的好处忘个干干净净不说，还要抓你回去呢！”谷沧海怔了一下，道：“我不信，倘使我今日救了他们性命，日后他们哪里还肯害我。”

那四个白衣凶人都发出冷笑之声，银刀府及黑衣帮的四人齐声说道：“谷少爷若是搭救了小人等性命，日后不辞肝脑涂地，图报大恩。”鲁沛霍地转回头一拳劈去，拳力呼啸涌出，声威凶猛无比。砰的一声，一匹骏马应声飞开七八尺远，落地之后，再也不曾动弹。黎若妍道：“鲁兄的阴阳拳力可以独步宇内了，我瞧拳力中的柔劲竟比刚力快了一线，先把马匹脏腑压碎。”

鲁沛道：“见笑，见笑。”

转眼望住从马背上跌落一边的大汉，厉声喝道：“你自问骨头比得上比不上这匹马的硬？”

那劲装大汉微微颤抖，道：“比……比不上。”

鲁沛哼一声，回转头望望黎、张、晃三人，只见他们一齐点头，当下会意，道：“小谷，你跟他们走吧。但我先告诉你，你若不速速逃出周围十里方圆之地，我们碰上了你，取你性命，决不容情。”黎、张、晃三人都同声支持这一说，鲁沛又道：“限你一个时辰之内逃出十里之外，以后不管你是生是死，我们都不闻不问，若是你被人拿去受罪或杀死，那叫做咎由自取，活该之极。”

谷沧海大喜道：“好，我若是遭遇不测，真的叫做活该，诸位大哥大姊请了。”

说罢，奔到黑衣帮那边，道：“两位大哥可不可以带我一程？”两个黑衣骑士连忙应好，张少龙着他们报名，银刀府的两人一是李操，一是樊弘。

前者便是曾经追赶谷沧海的那个，黑衣帮二宿一是名叫田旋，一个名叫费连。

谷沧海便是与费连同骑并坐。

他们报告姓名之后，一齐催马驰走，顷刻间已驰出老远。不到半个时辰工夫，他们已经远在十六七里之外。

田旋勒住黑驹，说道：“老费，那两个小子紧跟着在咱们后面，恐怕是不怀好意。”

费连回头望去，只见银刀府的樊弘、李操二人在数十丈后面，这边一停住飞驰，他们也都勒马不前。

费连向背后的谷沧海道：“小兄弟，你打算往哪儿去？”田旋接口道：“咱们受人救命之恩，自当还报，你说往哪儿去，我们就送你去。”

谷沧海沉吟一下，说道：“我还没想好。”

偷眼一觑，只见田旋面上露出诡笑，心中一动，忖道：“张少龙说世上人心险诈，又说这些人靠不住，他行走江湖不是一日两日的，说的话自然大有根据。”

只听费连用十分诚恳的声音说道：“小兄弟如若拿不定主意，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歇歇。”

田旋接口道：“哪后面的两个小子好像不怀好意，我们兄弟如果不替小兄弟打点，怎生对得起你救命之恩，走吧，咱们自会替你安排。”谷沧海不做声，心想此时若是坚拒，反倒露出形迹，必须想好计较才能走开。

田、费两人又纵马疾行，直奔东北。

谷沧海明明要向西北才到得嵩山，但他隐忍在心，暗加观察。约莫驰行了十余里，银刀府的两人已经早就不见踪影。田旋道：“咱们不必紧行，免得坐骑累坏了，那两个小子想必晓得咱们快到站头，所以索性走开。”

费连摇头道：“这里面大有蹊跷，他们怎知二爷亲自设站在前面？”谷沧海问道：“你们是黑衣帮十八宿，那三星是谁？二爷可是其中之一？”

费连道：“你的记性真不错，人家才讲过一次三星十八宿，你就记住了，不错，二爷是三星中第二位恶星龚金钩，大爷是毒星龙海，三爷是凶星李祺，咱们十八宿都是大爷亲自训练出来的人，在江湖上威名四布，从来不曾受挫。”

田旋接口道：“小兄弟你莫看我们刚才抵不住那四个凶人一击，就看轻了我们，其实平日很难碰得见这等邪派高手，碰上了自然该当遭殃。”

他说这话之时，面上不禁露出不寒而栗的神情。

谷沧海也晓得像那四个凶人这一类的邪派高手，平常极少在江湖上露面，跟一般的武林人素不往来，所以田、费两人提起此事并无愧色，便是这个原故。

费连接着问道：“小兄弟你跟他们怎生相识的？”

谷沧海也不详说经过，只道：“他们不知在干什么勾当，被我碰见，初时都要杀我，后来又不杀了，反而听我的话把你们放走，我也弄不懂。”

田旋舒一口气，道：“原来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话声未歇，只听蹄声斜刺冲到，眨眼间银刀府的樊、李二人现身阻住去路。

樊弘大声说道：“两位打算把谷兄弟送到什么地方？”李操接口道：“咱们光棍眼中不揉沙子，最好别胡说乱指，咱们都心中有数。”

田旋冷笑一声，道：“两位大呼小叫，来势汹汹，请问又是什么意思？”

费连接声道：“难道想拦路抢劫不成？哈哈！兄弟平生还未试过被人打劫的滋味呢！”

四个人互相嘲讽，唇刀舌枪地争吵起来，樊弘伸手抄起鞍边的长戟，厉声道：“两位如果不知进退，别怪兄弟出手。”一阵锵锵之声响处，都亮出了兵刃，樊弘首先催马向田旋冲去，李操则以一柄银刀截住费连。

几个回合之后，田旋抵挡不住樊弘的长戟冲击之势，受伤落马，樊弘也跃落马下，改用银刀紧紧逼攻。

费连觅个空隙，催马落荒而逃，但驰出十多丈远，那李操已逼到切近，改使长戟遥遥攻到。

若不是谷沧海坐在费连背后，费连早就中了毒手。

李操长戟刺不到费连，改攻坐骑，又驰出十多丈，戟尖猛可刺入马臀，费、谷两人一齐抛跌地上。

双方便在地上步战，费连双手分使的护手钩功力不弱，反而迫得李操节节后退。

谷沧海趁机撒腿奔开，直到现在，他已确知这四人都对他不怀好意。这使得他十分难过，却又暗暗了解张少龙等四个邪派高手为何手段毒辣。

他本来极是痛恨这些视人命如草芥的邪人，可是目下却不禁生出同情之心，暗想世上人既是这般可恶，多是忘恩负义之徒，岂能怪得他们动辄就杀死与自己不合之人。

他才奔出七八丈，转过一座山丘，忽见三匹黑马拦住去路，马上的骑士

们个个身穿黑衫，一望而知，乃是黑衣帮中之人。为首的一人年约四十左右，长得躯体魁伟，面目凶狠，右手提着一块厚重铁牌，左手缩在衣袖之内。

这大汉突然大喝一声，震动山谷，谷沧海转头就走，可是转眼间便被其中一骑追上，拦截住去路。

那黑衣骑士从马背上弯腰伸手，一把抓住谷沧海，随手点住穴道，便横搁在马鞍之上。

为首的魁伟骑士狞笑一声，道：“这孩子就是谷沧海了，咱们总算没有白走。”

擒住谷沧海的黑衣骑士馅笑道：“二爷洪福齐天，每次出马都满载而归。”

另一个骑士接口叫道：“不好了，好像听到老费的惨叫声。”他们立即催马向叫声传来的方向驰去，眨眼间，对面一骑疾迅冲来，马上坐着两人，双方互相望见之后，各各勒马。

黑衣帮这边领头的魁伟大汉怒吼一声，响震四野，接着喝道：“这两个小子是银刀府的，定是害死了费连。”

那一骑拨转马头，便欲逃走，但黑衣帮这边双骑齐出，一前一后地截住对方去路。

樊弘、李操二人只好打消逃走之意，齐向迎面拦住去路的魁伟大汉拱手行礼。

樊弘道：“龚二爷亲自驾到，这孩子只好让给二爷带回。”龚二爷虎目一睁，道：“你们把本帮弟子田、费二人怎样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有这两句话。”

樊、李二人面色一变，他们深知黑衣帮三星武功高强，而且都极心狠手辣，性情冷酷，此时万万触怒不得。

樊弘勉力装出平静的样子，道：“不敢相瞒二当家的，贵帮的田、费二兄因为夺走谷沧海，所以反脸成仇，现下他们都负伤挂彩，却无性命之忧。”

不一会儿，田、费二人带伤而来，龚金钩命他俩在樊、李两人身上剁砍，果是留下同样轻重地伤势。

龚金钩哈哈大笑道：“没出息的东西，滚回去告诉余老头，叫他以后办事要他五个儿子出阵，像你们这些脓包，还是少出来丢人现眼。”这几句话只骂得樊、李二人面红面白，却又不敢发作，最难堪地是龚金钩洋洋得意地笑声，极是响亮。

他们正要上马，突然间左方山丘顶出现三条人影，随风飘落三声冷笑。

众人眼睛才一转动望去，那三人已经急泻飞坠，霎时间奔到切近，其中一个伸手绰住搭着谷沧海的那一骑的马尾，道：“不准妄动，否则一掌劈死你。”

另外两人一站在龚金钩马首之前，另一则站在当中位置，不论哪一骑略有动作，他都可出手攻击。

这三个人都是一式的黄绸长衫，须发半白。

龚金钩浓眉一皱，说道：“原来是黄山三怪驾到，咱们好久没有见面啦！”

话犹未尽，在他面前的黄衫怪人冷冷道：“用不着套交情，只等你一句话。”

银刀府樊、李二人暗暗高兴，心想这黄山三怪若是与龚金钩拼起来，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夺回谷沧海。

恶星龚金钩左手一扬，衣袖飘起，赫然露出一只金光灿然的利钩，原来

他左手已失，镶上一只利钩，因此便以金钩为名。他的武功最厉害也在这只金钩上，故此面前的黄山一怪见他亮出金钩，也不禁露出惕凛之色，缓缓举起手中的两尺半长，粗如鸭卵的铜管旱烟袋。

龚金钩恨恨哼一声，左手金钩在空中一划，发出劲急破空之声。接着拉长面孔道：“可惜我大哥三弟无一在此，否则定要跟你们三怪拼个死活，瞧瞧是黑衣三星高呢？还是黄山三怪强些？”他这话已经十分泄气，人人一听而知他不敢出手。

黄山三怪齐齐冷笑一声，托着旱烟袋的那个接口道：“总有一日咱们要分个高下，今日却是承让了。”

那个扯住马尾之人说道：“咱们还要惜他们这匹坐骑。”话声未毕，山丘脚冲出两匹骏马，马上各坐着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年青壮士，这两人长相甚似，面色朱红，鞍边都挂有一柄大刀。这两骑倏忽间冲到切近，竟没有蹄声，原来两人马蹄都扎得有厚布，他们一出现，樊、李二人立刻欢呼叫唤。

龚金钩哈哈一笑道：“两位来得正好，在下给你们引见引见，这三位是黄山三怪，大怪李奔泉、二怪陈眠石、三怪钱耕云。”他转过来对三怪道：“这两位是银刀府余家五雄，左边是余二郎，右边是余四郎，诸位多亲近亲近……”

黄山三怪素来冷傲无礼，这时头也不点，二怪陈眠石右手一使劲，那匹黑马嘶鸣不已，跪倒在地。

余二郎厉声喝道：“陈兄动手之前最好考虑一下。”

喝声中兄弟两人一齐掣出大刀，动作迅快有力，一望而知，功力精湛，自有独到之处。

钱耕云眯起双眼，冷冷道：“怎么？你们想出头架梁不成？”余二郎道：“话不是这么说，愚兄弟只想晓得诸位把那谷沧海拿到手之后，便待如何？”

陈眠石衡量一下形势，心想自己兄弟三人势力最是强大，可是如果激得对方两派联手，虽说是三对三没有什么吃亏的，可是自己方面一则抽不出人手劫走谷沧海。二则对方还有数名手下，这些人乘机带走谷沧海，也无法分身阻止。因此目下万万不可把他们激成联手之势。他松开手，那匹黑马登时站起。

陈眠石冷冷道：“你下来。”

马上的黑衣骑士望了龚金钩一眼，见他颌首示意，便跃落地上。坐骑上只有谷沧海独自横搁其上，他穴道被制，众人都十分放心。陈眠石道：“这孩子该属于谁的问题未解决之前，暂时由他走开一边。”

说时自己也退开，于是没有人再理会这匹马。

黄山大怪李奔泉旱烟管一扬，说道：“武林规矩是各凭本领行事，诸位有什么意见，不妨说出来听听？”

龚金钩势力最弱，但他有他的主意，首先说道：“咱们现在共有三派逐鹿此子，若要按照江湖规矩，咱们每一方各派一人出来拼斗，哪一个最后获胜，这孩子就归他带去。”

他自恃武功高强，所以作此提议，黄山三怪首先同声赞好，银刀府余二郎、四郎岂能示弱，只好答应。

龚金钩跃在场中，只见黄山三怪一齐走入场中，不禁一怔，道：“你们是哪一位出手？”

大怪李奔泉面色冷漠如故，道：“我们向例是三人同体，从来出手都是

三人同上。”

陈眠石道：“诸位不妨打听一下，黄山三怪有哪一次不是三人同上的？”

龚金钩心中暗暗叫苦，只见余家兄弟也一齐落马入场，当即问道：“你们也是一道上，是不是？”

余二郎道：“还用说，咱兄弟比起黄山三怪仍然吃亏不少。”龚金钩念头一转，道：“好，第一场该谁出手？”

黄山三怪和余家兄弟见他毫不畏怯，都暗感惊奇。

他们很快就以抽签之法决定了次序，第一场是黄山三怪对龚金钩，胜了的一方最后才与余家兄弟动手。

余家兄弟心中大喜，暗想这两方火拼之下，黄山三怪纵是赢了，说不定仍然要被龚金钩拼掉一个。

第二场便是以二拼二的形势，赢了固然最好，若是势色不对，也可传令手下先抢走谷沧海。

换言之，余家兄弟眼下已立不败之地。

黄山三怪虽是占尽便宜，可是面对大名鼎鼎的黑衣三星之一，也不敢大意，各各运聚功力，准备出手。

龚金钩哈哈一笑，道：“兄弟自愿认输，退出角逐，这一场是黄山得胜，兄弟倒要留下来瞧瞧哪一方带走那孩子？”

他转身退开一边，黄山三怪自然不反对他认输，六只眼睛聚集在余家兄弟身上。

余家兄弟硬着大皮，各捧大刀缓步上前，双方一触即发，形势甚是紧张。

三怪钱耕云首先发难，他们三怪的兵器都是铜管旱烟袋，这时钱耕云一招“春蚕自缚”，旱烟袋疾砸余二郎。

但招数发了一半，突然圈回，倒袭四郎。

这一招甚是诡毒迅快，余四郎大刀翻起，却不招架对方兵器，径攻大怪李奔泉。

反倒是余二郎刀势横截，架住向四郎身上点去的旱烟袋。余家兄弟露的这一手，显示他们擅长联手攻守之道，因此黄山三怪打算逐个击破之计，不易实现。

陈眠石从后袭上，疾点余四郎持刀手腕，逼得余四郎撤回刀招。只见余家兄弟一齐出刀，威势凶猛无比，霎时已冲出战圈之外。黄山三怪迅即各占方位，准备放手围攻。

余二郎突然大喝道：“且慢动手，我瞧龚兄留连不走，恐怕心怀不轨，这一场拼斗若是两败俱伤，只怕那孩子要落在最先认输的人手上。”龚金钩怒道：“这是什么话？”

大怪李奔泉道：“二郎说得有理，咱们再商量一下才动手不迟。”须知他从余家兄弟决荡突围的刀法上，已瞧出这对兄弟家传武功别具威力，若是两兄弟分开了，还没有怎样，但两兄弟联手死拼的话，到头来恐怕黄山三怪也只剩得一人活着。

那时龚金钩出手一拼，他手下人数目最多，谷沧海定必落在他的手中。

龚金钩一瞧已知计策失败，当下道：“嘿，黄山三怪人手最多，打算来捡个现成便宜，兄弟偏偏不让他们趁心如愿，余二郎，你怎么说？”余家兄弟一想，若是联合起龚金钩赢了黄山三怪的话，自己这一方有两人，龚金钩只是单身，显然有利可图。

余二郎当即答道：“龚兄怎么说，愚兄弟就怎么办。”

于是形势又变，成为以三对三的局面。

大怪李奔泉厉声道：“好，且瞧哪一方剩下的活人多些，就可把孩子带走。”

他一挥手，三人一同向对方扑去。

眨眼间，场中战况激烈展开，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大战，无不竭尽全力拼斗。

谷沧海眼见他们反复无常，忽友忽敌，完全是基于利害改变立场，心中大是鄙视。他被点住了穴道之后，刚一搁在马鞍上，头颅垂下，便即感到丹田一缕热气冒起。

他想也不必再想，依照以前的经验，集中心意催动那一缕热气，瞬息间穿透经脉，登时解开了穴道。

这种内功心法十分奇怪，初运之时，须得身子倒转，头颅下垂。此所以谷沧海前些时碰上黑手派的晃横之时，便曾施展巧计，用绳子把自己倒吊起来。

在他人很快就会感到不适，但谷沧海运起这种内功，却越发地舒畅，并且觉得全身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荡围绕。

他身子不动，暗暗腾出一手，抓紧鞍鞅，另一手用力掐抓马腹。那匹黑马痛得嘶叫一声，撒蹄奔去。

黄山三怪齐声喝道：“咱们胜负未分之前，谁也不许追赶那孩子。”余家兄弟和龚金钩也都惟恐手下们落了后，以致失去这孩子，在这种互相猜忌的想法之下，竟也不命手下追赶。

谷沧海被黑马驮出十多丈远之后，那坐骑突然停步，不论他如何掐抓，这匹马都不向前走，只嘶叫着团团转圈。

谷沧海没有拿着缰绳，生怕那马凶性一发，回头来咬自己的手，所以不敢再掐。

那六人之中论起功力，数余家兄弟稍弱，可是他们兄弟时时互相掩护，以之弥补功力之不足。

这一来双方旗鼓相当，杀个天昏地暗。

五十招之后，每个人身上都多少负点伤，不过都没有伤筋动骨，因此还能够拼命。

又鏖战了一会儿，黄山三怪方面占了优势。

大怪李奔泉独力对付龚金钩，倒没占到上风，二怪陈眠石和三怪钱耕云合力对付余家兄弟，这刻已掌握主动之势，攻多守少。若不是余家兄弟擅长联手攻守之道，早就被这两怪的旱烟袋砸死。正在激战之时，战圈四周忽然多出了数人，这几人何时来的？以及怎生来法？都无人晓得。最先是被黑衣帮之人发觉，田、费二人眼光到处，认得正是那四个邪派高手，登时吓得全身冰冷，做声不得。

其余两个跟随着龚金钩来的黑衣骑士不知厉害，齐声喝道：“什么人胆敢到此搅扰？”

银刀府的樊、李二人也瞧见了，三魂七魄顿时飞散了一半，也像田、费二人一般噤若寒蝉，发不出声音。

激战中的六人偷眼一觑，只见四角各站着一个白衣人，其中一个女子。这四人都有一种诡异的神情，一望而知不是好路数。

他们久走江湖，一瞥之下，再也不用打招呼，齐齐停手跃开。龚金钩喘息一下，喝道：“诸位是助拳来的，抑是有意伸手参与争夺那孩子之事？”

四个白衣人全无表情，神态比起素来以无礼骄横的黄山三怪，还要冷漠高傲。

大怪李奔泉一瞥之下，已晓得这批白衣人与众人全不相识，无疑是参加角逐之人。

当下冷冷道：“诸位有意伸手的话，便须报上姓名，露一两手绝艺，若是一言不发，哼！”

东北角站的是鲁沛，他粗鲁地接声道：“若是一言不发，你又怎样？”李奔泉道：“那就莫怪我们把四位视为死人。”

鲁沛哧地冷笑一声，道：“好大的口气。”

赤身教的黎若妍忽然曼声叫道：“谷沧海，别装蒜啦，到这边来。”众人不禁讶异地向谷沧海那边望去，只见那孩子忽然起身，稳骑鞍上，果然已自解了穴道，这时才都大吃一惊。

谷沧海道：“黎大姐有何吩咐？”

黎若妍恶道：“过来！”

谷沧海道：“那些人又凶恶又奸诈，都是见利忘义之徒，我不要跟他们说话。”

黎若妍转怒为喜，道：“原来如此，你说得有理，我也很讨厌他们。”张少龙目光一转，扫到田、费、樊、李四人面上，那四人骇得浑身哆嗦，低垂头颅。

张少龙道：“你们四个忘恩负义之徒到这边来。”

田、费、樊、李四人见识过他的厉害手段，哪敢吭气，战战兢兢地奔到他面前，排队站好。

此刻他们但求免去一死，什么话都肯听从。

龚金钩、余家兄弟既讶又怒，齐齐喝止，但那四名手下都不理会他们。

龚、余等三人下不了台，跃到手下侧边，还未说话。

张少龙冷冷道：“滚开。”

身子全不动弹，底下一脚扫出，一股绝强力道宛如劈空掌力一般袭向龚、余三人，登时把他们三人一齐逼退寻丈。

张少龙一露出身手，那三派六人都大骇失色。

黑手派晃横一飘身落在黄山三怪面前，举掌向李奔泉印去。这一掌不快不慢，李奔泉却感到无法退避，只好挥旱烟袋招架。晃横那只黑手印在旱烟袋上，李奔泉招架不住这股力道，上半身立即向后仰弯。

陈、钱两怪赶紧出手，两支旱烟袋架在李奔泉的旱烟袋上，一齐发出内力。

晃横喝一声去，手掌一推，黄山三怪齐齐踉跄而退。

在场之人，除了身披白袍的邪教高手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张口结舌，骇得发呆。

此时，众人都晓得今日碰上了轻易不在人间露面的邪派高手，于是各打各的主意，以应付今日的局面。

黄山三怪多年来形影不离，另有套暗语，别人听不懂。他们三人用暗语迅快地交换意见。

余家兄弟到底经的风浪不多，还在发呆。

龚金钩喝道：“黑衣帮的都丢弃手上兵刃，听候发落。”四名黑衣骑士，包括费、田二人在内，都纷纷丢掉手中兵刃。同时之间，黄山三怪分头遁走，各奔一方，宛如漏网之鱼，丧家之狗一般，甚是迅快。

那四个白袍凶人没有一个动身追赶，龚金钩心中一阵后悔，暗想自己判断错误，实在该当早一步分头逃走才对。

余家兄弟被黎若妍目光笼罩住，感到进退维难，他们的两名手下樊、李二人此刻也跟着黑衣帮之人丢掉手中兵器。

黎若妍冷冷一笑，道：“你们兄弟可是要老娘露一手才能甘心受戮？”

鲁沛接口道：“使不得，使不得，你赤身教的玩艺都使人十分的不好受，若是此刻施展，我可要先走一步啦！”

他说得一半认真，一半捧场。

黎若妍大感受用，笑道：“胡说，难道我会当众脱掉衣服不成，你老兄若是有意露一手阴阳拳力，尽管请便。”

龚、余三人一听来人之中竟有赤身教高手。

还有一个擅长阴阳拳力，无疑是著名凶人阴阳扇符平门下。刚才另外两人出手，其一掌呈乌黑之色，凶威莫当，定是勾漏山黑手派之人，只有张少龙的脚法虽是厉害无比，却不知是哪一个凶邪的路数。

只听鲁沛哈哈一笑道：“得啦，兄弟并无炫露之意，咱们还须回去复命，赶紧料理干净之后好上路……”

张少龙道：“鲁兄说得不错，但那几个忘恩负义之徒不能轻易放过，咱们一人一个，叫他们尝一尝咱们独门行刑手法，总要教他们尝遍万般痛苦，始行杀死。”

他说得十分平淡，瞧来并不是当真为了他们忘恩负义而忿怒施刑，而只是一种习惯或是嗜好而已。

田、费、樊、李四人不由得全身发抖，满头大汗滚滚流下。余氏兄弟对觑一眼，余二郎咬牙道：“四弟，咱们决计敌不过人家，但咱们岂能眼看银刀府之人身遭惨刑而置诸不理？”

余四郎道：“二哥说得是，咱们尽力而为，光荣战死也比忍辱偷生强得多。”

四个白袍人只是冷笑，理也不理他们兄弟。

晃横厉声道：“你们四个狗才听见没有？快些走过来受刑。”余氏兄弟大刀齐举，余二郎喝道：“樊弘、李操捡起兵刃。”樊弘、李操呆如木鸡，动都不动。

四郎呸一声，道：“脓包，没种。”

黎若妍道：“你们兄弟既然不怕，老娘就成全你们。”说着，举步向他们定去。

数丈外的谷沧海突然叫道：“黎大姊，这两人该死两次，死了之后，还要被世人唾骂。”

黎若妍不理他，双臂一振，身上白袍顿时脱掉，露出肥硕的裸体。但她陡然记起鲁沛的话，忽又把白袍披上，这说衣穿衣的动作都极是迅快，有些人竟没有瞧清楚。

余四郎到底是年轻气盛之人，忍不住大声道：“我们哪一点该死，我们兄弟不怕死的好汉作为，反而要被世人唾骂不成？”黎若妍道：“你说得是，那小鬼懂得什么？江湖上佩服的是不怕死的硬汉。”

谷沧海驱马走近前，冷笑道：“武功不及别人高强，所以无法抵拒，这算得是什么耻辱，你们平日欺凌善良之辈，劫财杀人，乃是一帮强盗，不知仁爱礼义为何物，故这等愚蠢无行之人，才足大大的耻辱，我要是你们，早就自杀一千次了。”

这种道理由一个道学之士说来，本来不算希奇。

但出诸一个孩子之口，又是向强盗说的，却是从来未有之事，所有的人都不觉一愣。

谷沧海大声道：“大丈夫立身处世，须当俯仰无愧，岂是恃着两膀气力和练过武功，可以欺负常人就称得上英雄好汉的，你们今日如此死法，在明理之人的眼中，只不过是强徒愚夫的下场而已，有谁敬佩你们？”

他侃侃道来，神色凛然，又是众人都想不到的道理。余家兄弟我望你，你望我，做声不得。

黎若妍笑着骂道：“这小鬼当真有点道理，怪不得大宗师瞧得起他。”

谷沧海何等聪明，一听黎若妍这么说，虽然不知道大宗师是谁，但已经晓得这四个邪教高手跑来救助自己，必是大宗师所命，由此推论，他们决计不敢杀死自己。

但他只在心中欢喜，面上却装着没有听见有关大宗师这句话。这时，余家兄弟扔掉手中大刀，废然长叹。

晃横口中最先发出厉啸，其余之人都发声应和，突然间人影乱闪，跟着有四个人尸横就地。

原来是田、费、樊、李这四人被他们一人一个解决掉。死在张少龙和鲁沛手中的田、费二人，形相没有特别之处。但死在黎若妍和晃横两人手底的樊、李二人，一个双眼微张，嘴角噙着笑意，一个面色墨黑，狰狞可怖。

竟是两种极端不同的表情。

张少龙等四人各自杀死一人之后，仍然回到原来位置站着，瞧他们神态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一般。

谷沧海心中泛起奇异的感觉，可是一时又弄不明白是什么感想？黎若妍说道：“黄山三怪胆敢逃走，该当取他们性命，诸位意下如何？”

鲁沛道：“自然要取他们性命，可惜他们只有三个人，否则也可借此机会较量一番。”

张少龙道：“咱闪抓阄取决，哪一个落空的话，只有自认倒霉。”他们口气之中，竟把这等追踪仇杀之举视为乐事。

谷沧海不禁摇摇头，刚才触发的感想突然鲜明清晰起来，敢情是觉得这一干邪教高手心狠手辣，动辄杀人，大是乖违了上天好生之德。再说有些过节根本是微不足道之事，实是不该处死罪。他想到：“他们如此暴戾残杀，我将来练成了功夫，定要制裁他们，绝不让他们滥杀横行。”黎若妍道：“你摇什么头，心中有话就说出来。”

谷沧海心念一转，忖道：“目下我虽未能制裁他们，可是也该用别的法子使他们少杀几个人。”

当下说道：“诸位兄姊的决定，依小弟看来，不甚高明。”晃横喝道：“放屁，哪一点不高明？”

谷沧海道：“话是黎大姊要我说的，晃大哥骂我放屁，我就不说下去啦！”

黎若妍白了晃横一眼，道：“是啊！你骂他等如骂我，对不对？”她望向张、鲁二人，征询意见。

张、鲁二人都颌首同意。

晃横一瞧情势不对，只好忍住气恼，道：“算我说错啦！”黎若妍欣然一笑，心想这小鬼可爱得紧，有本事使得黑手派之人低头。

她道：“谷沧海说下去。”

谷沧海道：“黄山三怪乃是知道你们厉害，才急急逃走，照道理说，你们不该见怪他们。”

晃横冷冷驳道：“我等照例不许逃走，只准乖乖地弃械纳命，违者处死。”

谷沧海道：“这话虽是不错，可是天下之事都超不过一个理字，今日诸位兄姊宽大为怀，只杀死那四个忘恩负义之辈，而不处罚其余之人，则逃走之人也该从轻发落才是，否则徒然显得诸位兄姊处事不公。”张少龙嫉妒地望住他，暗想这小子年纪轻轻，怎的就想得如此周到。

鲁沛道：“依你说该怎么办？放过他们？”

谷沧海心想，他们决然不肯轻易放过黄山三怪，因此若是赞同鲁沛之言，说不定弄巧成拙，反而害了黄山三怪性命。

于是微微一笑，道：“那也不行，若是轻轻放过他们，日后人人见到诸位兄姊出现之时，都敢逃走啦，小弟之意是找到他们之后，只卸下他们一条手臂，不伤他们性命，这一来黄山三怪变成了诸位兄姊的执法招牌，人人皆知不可妄自逃走。”

黎若妍首先叫道：“妙，妙！”

鲁沛也道：“这话颇合我心。”

张少龙点点头，嫉妒之心转为加害之意，眉宇之间泛起冷森地杀机。

晃横见三人都赞成了，赌气道：“兄弟退出不管啦，你们去办他也是满腔杀意地望了谷沧海一眼，眉头一皱，转面向龚金钩、余家兄弟等人喝道：“你们还不快滚，想等老子取你狗命不成？”龚、余等人哪敢怠慢，分别向他们及谷沧海行过礼，一哄而散。黎若妍说道：“尔等传话出去，谁敢再动谷沧海一根汗毛，阖族诛杀不赦。”

声音远远传出去，龚、余等人无不听得清清楚楚。

晃横道：“我先走啦！”

迈开脚步，迅疾奔去，宛如一道白线般隐没在远处。

黎若妍等三人协商之下，黎若妍对象是黄山三怪的老大李奔泉，鲁沛是二怪陈眠石，张少龙是三怪钱耕云。

分配定当，鲁、张二人各自去了。

黎若妍道：“谷沧海，你打算到何处去？”

谷沧海道：“不瞒黎大姊说，小弟正想投师学艺。”

黎若妍惊讶得皱起眉头，道：“你想投师学艺？这话可是当真？”谷沧海道：“真的，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黎若妍道：“你打算投到何人门下？”

谷沧海心想：“我奉慈母之命到嵩山投拜在一位高僧座下，可是实情却告诉她不得。”

当下说道：“我要投入少林寺学艺。”

黎若妍沉吟片刻之后说道：“少林寺虽称是天下武术总汇，但眼下并无杰出人物，老一辈的如上一代光德老方丈如今年逾八旬，业已退位隐修，寺中之事不闻不问。还有两人，那就是光德的师弟光慈和光悲。这两人本是藏经阁和达摩院长老，武功精妙无比。可是十年前少林派第一高手独角龙王应

真发生丑事之后，那光慈、光悲两僧便在那一年辞退首座长老之职，隐入后山之中，十年来不见踪影，只怕已不在人间。”

她望住谷沧海微微一笑，又道：“现在的方丈大师是光德首座弟子弘经大师，闻说他精通佛典，德高望重，可是武功却还低于藏经阁长老弘一和达摩院首座弘力他们。”

谷沧海道：“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到少林寺去。”

黎若妍道：“我不是劝阻你别去，只要把详情告诉你。须知眼下少林寺号称五大高手，便是包括弘经方丈在内的弘字辈五僧，随便挑一个出来也未必就胜得过我。人家说取法乎上得其中，你取法不高，成就自然有限，可以预见。”

谷沧海道：“黎大姊的指教，小弟十分感激。可是小弟平生决意做一件事的话，从不半途而废。”

黎若妍突然怒容满面，厉声道：“你这小家伙真胡闹，你可知道当今之世，哪一位老前辈武功最高？”

谷沧海心想：“你自然说是赤身教主花蕊夫人啦！”口中却不说出，只摇摇头。

黎若妍道：“哈，原来你真不知道。”

她忽怒忽笑，倒教谷沧海摸不着头脑。

黎若妍又道：“我告诉你，当今之世，武功最高强的是一位终年居住海外一座大岛之上的老前辈。这位老前辈每隔七年，就到中原走一趟，收一两个弟子回去传授武功。”

谷沧海惊讶得啊一声，道：“这倒是大出小弟意料之外的事，这位天下武功最高的人竟不是你们教主花蕊夫人……”

话未说完，啪的一响，面颊上已挨了一巴掌，热辣辣地一阵剧疼，心知这一边面颊定必又红又肿无疑。

黎若妍满面杀气，冷冷道：“大胆的小狗，竟敢叫出教主名讳。”

谷沧海顿时记起父亲果然说过赤身教有这么一条禁忌，谁敢道及花蕊夫人四字，那就是一场杀身之祸。所以花蕊夫人虽是贵为赤身教教主，乃是天下两大邪教之一的首领，江湖上却从来听不到她的名字。

他歉悔地道：“对不起，小弟头脑不清，竟然触犯贵教禁条。”黎若妍向他瞪了半天眼睛，居然没有出手，道：“我的化阳指杀你不死，只好放过你。”

谷沧海晓得她是借词开脱自己，却想不出她为何不取自己性命。只听黎若妍又道：“你一个小孩子家惹这许多江湖好手追捕，本来就够奇怪。居然又晓得我家教主的名讳，你到底是什么人？父母是谁？我可想不出天下武林中哪一位名家姓谷的？要不然你就是哪一位名家的徒弟？”

谷沧海摇摇头笑道：“小弟若是名家之徒，何必又找师父学艺。”黎若妍道：“是啊，你这小子古怪得紧，连天下第一位高人要收你做徒弟你都不干，却去找那群虚名欺世的和尚。”

谷沧海道：“少林的高僧们决不是虚名欺世之人，小弟目下虽然未列少林门墙，但此心向往，已算得是私塾弟子，大姊，别当着我面说这种话……”

他停一停又道：“原来你说的那老前辈就是庞瑛老丈，他跟我说过他外号是天魔，当时我说，天魔神通广大，跟仙佛差不多。怪不得他就是大姊称为天下第一高人。”

黎若妍面上肌肉像是僵硬了一般，冷冷道：“现在你已知道，还去不去少林寺？”

谷沧海道：“当然去啦！”

黎若妍像是放下心头一块大石一般，舒口气道：“你这家伙固执得可爱，你想当和尚是不是？但你一定做不成。”

谷沧海道：“我不打算做和尚，可是我若决心要做和尚，谁也阻止不了我。”

黎若妍用警告地口气道：“别那么肯定，我们赤身教的两位护法得知今日之事以后，一定会到少林寺找你算帐。”

“算帐？”他十分惊异地道：“我又没有得罪她们？”

“用不着得罪。”她说：“只要她们得知你曾被庞老前辈看中，她们就决计不会放过你了，你可知道她们的法号？”

谷沧海道：“前些时鲁沛大哥跟你见面之时，曾经提及摇魂、荡魄两个名字，你说她们是贵教两大护法仙子。”

“就是她们了。想想看，她们的名字多么骇人，只要是男人的话，见到她们无不魂魄摇荡，直到真元亏尽送掉性命才算数。”

谷沧海对于邪教的采补交合之道全无所悉。

便追问道：“为什么真元亏尽？”

黎若妍道：“现在你还不懂这种男女交欢之事，可是她们的厉害处就在这儿，你不懂也照样会无法自制。”

她暧昧地一笑，又道：“我在赤身教中算得上是资质出众的后起之秀，小时候长得很漂亮。但长大后每一年丑一分，终于成了现在这种样子。所以我修习本教秘艺，虽是痛下苦功，也只有化阳指能够精进，其余使用色相迷惑别人心神的功夫，一辈子也别想追得上两位护法仙子谷沧海似懂非懂地听着。

黎若妍又道：“所以我决意要向庞瑀老前辈求列门墙，可是他老人家却出了这么一个难题，要我们各用一个架式站着不动，任何外来的侵扰都不得理睬，瞧瞧我们四人谁支持得最久，就收哪一个做徒弟。”

谷沧海直到这时总算是明白了他们为何用那么古怪的姿势站着不动。

他想一想，拱手道：“我要走啦！”

黎若妍道：“好吧，这回你定必能够平安抵达嵩山，谁也不敢再惹你了。”

谷沧海暗暗高兴，心想这一趟奉慈母命高家投师学艺，虽然半途中间碰上这么一个大波折，总算是安然渡过，此后便可平安抵达嵩山、不负慈母所嘱。

但他只高兴了一下，面色便变得阴郁，好像心中埋藏着重大隐忧一般。他茫然地向前走去，心神大是恍惚。

走出十多丈，突然间风声飒然掠过，一人阻住他去路，抬目一瞧，原来是黎若妍。

她道：“忘了告诉你两件事。”

谷沧海讶道：“两件事？什么呀？”

黎若妍道：“第一是你应该跟我会见见庞老前辈，无论如何你总是他老人家七十年来七度渡海潜入中原第一次看得上的人。”谷沧海忙问道：“这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她停一下，又道：“第二件，你既不打算做和尚，那我警告你，少林寺

的绝艺有大部分不传俗家弟子，你只能学到皮毛功夫而已。”谷沧海记起阿莺也这么对他说过，当下点点头，道：“我知道，但我非试一试不可。”

黎若妍领他向荒野中走去。

谷沧海边走边问道：“黎大姊，你刚才说，少林第一高手独角龙王应真十年前出了丑事，究竟是什么？他一个和尚为何外号为独角龙王？”黎若妍道：“此事天下皆知，十年之前，如此这般……”应真被他师兄光德老方丈打折双腿，不准接续断骨，就在寺侧，一座石崖上搭了一间木棚，颈上挂着一个钢圈，日夕枯坐。任何人包括少林寺僧都不得上崖跟他说话。”

谷沧海惊道：“竟有这么可怕之事？那位应真大师死了没有？”“还没有，许多武林人物到少林寺之时，远远都可见到应真枯坐木棚之内。”

她停歇一下，又道：“这等生涯别的人决计受不了，何况还要被许多人望见，耻辱无比。而他居然一直活着，真是奇怪。”谷沧海喃喃道：“真是奇怪。”

眉宇间忧色更重，也不知是哪儿来的心事。

黎若妍又道：“他只是俗家弟子，应真二字是他的姓名，不是法号。他因为额上有肉瘤，所以江湖上叫他做独角龙王。”

谷沧海上忧态如故。缓缓道：“大姊不是说少林绝艺不传俗家弟子？这位应真前辈怎又是少林第一高手呢？”

黎若妍接着道：“这个我也弄不懂。”

谷沧海又问道：“那个女子许灵珠当真是长得很美丽？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黎若妍白了谷沧海一眼，道：“瞧你外表挺正经的一个男孩，谁知也是听不得有关美女的话的人。”

谷沧海心想：“这个武林第一美人许灵珠跟我未来师父大有关系。怎能不问个清楚？”

他窥测出黎若妍只是取笑而已，并不是当真不高兴他提及女人，当下将计就计，故意装出调皮的样子，道：“古圣说食色性也，在下半年纪虽小，但也有人性，这食欲和色欲两件决计不可后人。”黎若妍道：“胡说八道，你懂得什么？”

其实她根本听不懂什么食色性也的句子，所以随口谩骂一声。她接着道：“你若想见见这个天下第一美人，却也顺路，经过开封府时记得去找她就行啦！”

谷沧海道：“多谢黎大姊指点，但开封府地面辽阔，只怕不易找到她。”

黎若妍道：“我对她没有什么兴趣，以前偶然听说过她，记得好像是在郊外一处什么地方。”

谷沧海撇开这个话题，问道：“那些江湖豪客为了一个锦囊苦苦地追我，霍大叔还被关家堡之人抓了去。那是什么锦囊，黎大姊可知道么？”

黎若妍道：“我们不大管这等江湖闲事，什么锦囊我可没有听过。”此时她嫌谷沧海走得慢，便伸手托住他腋下，提气急奔，谷沧海只觉两耳风响，眼前树木不住向后掠退。

过了一顿饭工夫，黎若妍停住脚步，向前面指一指道：“就在那石屋之内，你可独自去叩见他老人家。”

在他们前面十余丈处，一座古朴的石屋座落山坡一块平地上，石屋四周长满了绿藤，更添古趣。

谷沧海大步走过去，一边举袖拭汗。

片刻间已到了石屋门前，只见木门洞开，屋内光线十分充足，只有几件必需的家具，都是上等红木所制，气派甚是古雅高贵。一个峨冠博带的老人站在窗边，面向窗外。

外面便是一片畦圃，种满各式花卉。

此时有七八种正舒苞吐艳，风光绮丽。

那老人身材比常人足足高出一个头有余，宽大的长袍显得他异常地高大。

谷沧海对他衷心感到佩服，当下恭恭敬敬地躬身行了一礼，却不敢出声打扰他的沉静。

过了片刻，那老人缓缓转回身躯。

他似是早就晓得谷沧海站在门外，所以转身见到他时，毫无奇怪之色，管自落座在一张太师椅上。

谷沧海又行了一礼，还未开口。

高大老人说道：“孩子你不是早就行过礼了？进来咱们谈谈。”他居然知道谷沧海早先在外面行过礼，使得谷沧海十分吃惊。但转念一想，记得他的称号是天魔，自是神通广大，这也无足为奇。走入屋中，但觉极是清凉，精神为之一振。

庞珏泛起和蔼的笑容，说道：“老夫年幼之时，也是像你这般胆大倔强而又聪明颖悟，所以你虽是使老夫心中极为懊恼，但又仿佛见到自己昔年的影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谷沧海钦慕之极，想道：“这才是一代宗师，武林高手的气度，心中的不高兴和失望毫不隐讳。”

他换个话题，道：“大宗师隔许多年才到中原来一趟，为什么不到繁华都市游玩，却住这等幽僻无人的所在呢？”

庞珏道：“老夫已经活了一百岁有多，天下哪一处没有去过。不过，老夫这次回到中原，本有长久留在此地的打算，现在又改变了主意，很快就要回到地狱岛去。”谷沧海讶道：“地狱岛？大宗师居住的处所应当是金宫玉阙，琼楼玉宇才对。”

庞珏笑道：“你以为老夫是邪教中人，一定是穷奢极侈地过日子么？邪教中人诚然无不如是，可是要把武功练到一流高手的地步，便不能那样子，老夫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座地狱岛，足以磨砺身心，坚定意志。”他瞅了谷沧海一眼，道：“像你天生如此坚毅的孩子便不须地狱磨练了。”

言下之间，颇有不胜遗憾之意。

谷沧海道：“你老不是已收到好些徒弟？”

庞珏道：“不错，但那地狱岛太苦了，能够坚持下去不曾死掉或是不曾逃走的实在不容易找，若不是大忠大孝之士，便是大奸大恶之徒才能呆下去。”

谷沧海恍然道：“怪不得大宗师要用种种方法试验他们的意志毅力。”

庞珏道：“老夫年事已高，这趟返岛，不知还有没有回到中原之日？”谷沧海大吃一惊，道：“你老武功精湛，身体康健，瞧来活上两百岁也不成问题。”

庞珏道：“两百岁不敢说，一百五六十岁那是绝无问题，但是他突然停口不说。但是谷沧海已猜测得出他胸中隐藏得有秘密，并且知道这秘密足以

使他有丧命之危。

心下想道：“这就奇了，难道说这世上居然还有比他更厉害的人？而这人又是他的仇人，所以他心中惴惴不安？”

他突然问道：“大宗师，在这世上可有使你忌惮之人？”庞珏怔一下，才道：“这一问有意思得很，老夫不妨告诉你，有一个人使我心中很忌惮。”

谷沧海张大双眼，道：“那人的武功比你老还高强吗？”庞珏摇摇头，道：“比起老夫百载修炼还差得多。”

谷沧海更感惊奇，道：“既是如此，你老为何还须忌惮于他？”老人腰肢一挺，脊骨发出连珠轻响。他双眉高耸，隐隐泛起杀气。谷沧海心中忖道：“他定是想起了那个人，所以不知不觉流露出凶恶的心情。”

庞珏沉思片刻，缓缓道：“那人是老夫此生唯一活着的弟子。”谷沧海惊讶得叫出声，道：“真想不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庞珏摇摇头，道：“你年纪太小，很多奇怪的道理不会了解的。”他眉宇间的杀气已经消散，无可奈何地叹口气。

又道：“将来你有机会碰上他的话，记得想法子速速逃走。不然的话，他会杀死你。”

第五章 千金一诺为红颜

谷沧海道：“我不惹他就是了。”

庞珏道：“不行，他气量狭隘，只有妒才之念，而无丝毫怜才之心。一旦见到你这等人品根骨，非取你性命不可。”

谷沧海点点头，其实一点也不把这话放在心上。

只听庞珏又道：“其实老夫数十年以前也是如此，也许他再活上几十岁之后，便会改变了气质也说不定，”

说到这里，大家好像没有什么话好说，沉默了许久。

谷沧海道：“小子要告辞啦！”

庞珏没有一点表示，谷沧海向他躬身行礼，庞珏也没有动弹，眼睛茫然地望着门外。

谷沧海也不怪他，正要转身出去。

庞珏忽然说道：“老夫想求你一件事。”

他大吃一惊，想道：“求我？我算是什么东西？他居然还有事求我？”庞珏缓缓道：“这件事你答不答应都没有关系。”

他的话十分平淡，可是谷沧海却感觉出他是故作淡然，其实十分渴望。

庞珏又道：“这是关于武功上的事。”

谷沧海道：“小子实在想不出大宗师哪儿用得着小子？尤其是关于武功方面。”

庞珏道：“你还记得屡度因杀身大劫所凭仗的内功么？那就是我魔教至高无上的防身大法。魔教的一切包括做人、思想、行事和武功在内，没有一件不是与天地的正理相反的。天地间万物都要生长和完整，但魔教却是死亡和破坏。”

谷沧海十分严肃地聆听这种高深玄妙而又不是世俗中可以听到的理论。

庞珏又道：“在武功上也是如此，正派的武林人物若要上臻一流无敌境界，除了苦练武功之外，还得精修武道，养成刚柔并济之气。杀一人须能救活多人，才能使出最高的武功，这是心灵的影响。因为他若不是深知杀死对方有益于世的话，他就不能发挥无坚不摧的气势。但魔教却不相同，从练武时开始，就以残杀为能事，以残杀的手段养成气势，因此不论善恶是非，只要想杀人，便自然而然形成无坚不摧的气势了。”谷沧海肃然道：“小子很明白大宗师的高论。”

庞珏又道：“你明白就好了，此理深奥无比，目下放眼天下，只有你我两人晓得而已。”

他停歇一下。

又道：“咱们回到方才的话题上，那就是你学会的那种内功心法，完全与天地之理相反，真气穿行的脉穴通通倒转过来，所以开始之时身子要倒转过来，但是功夫精进之后，便不须倒转身子。”

谷沧海心中大感踌躇，暗想：“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之中学了魔教护身内功，这刻不知应当采什么态度才好？”

庞珏缓缓道：“你学会的那种内功称为天魔心功，越是厉害高深的各种拳功掌力就越是不怕，此是其中天然有一种克制妙用之故。自然这要瞧你的功行如何而定。老夫想求你之事，便与这天魔心功有关。答不答应在你，但若是答应了，却不得背信毁诺。”

谷沧海心想我若办不到，那就直截了当地拒绝。

此意已决，便道：“小子虽是三尺童子，可是平生最重诺言，决不反悔。”

庞珏道：“很好，老夫也深信你是这种人。让我想想这话要怎生说。”

他当真默然寻思，谷沧海微感不安，晓得他要求之事一定重大万分。庞珏缓缓道：“你此行赴嵩山，若是被少林和尚收录为弟子，得窥少林无上心法，将来咱们有天再见面的话，可把少林寺最高深无上的内功口诀背诵给老夫听，瞧瞧是不是恰好与老夫传授给你的天魔心功倒转过来。”

谷沧海一听兹事体大，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虽然从未练过武功，但到底是名家之后，深知武林各派收录弟子之时，都有不得把本门心法随意泄露的禁条。

以这天魔庞珏的身份，居然想晓得少林正宗内功最高心法，其中的关涉一定重大无比。

他正在迟疑为难之际，庞珏又道：“老夫博识天下各家派的武功家数，但潜心推究多年，只有寥寥几派的武功家数显示出该派的内功可以修炼到最上乘的境界。少林寺便是其中之一。”

他略略一顿，又道：“以老夫推研所得，这数派之中特别是少林派的最高内功心法，与老夫的天魔心功反转过来的路线最是相近，其中容或有少许出人相左，但那是末节小事，不须放在心上。”谷沧海可就听出一点眉目，问道：“你老人家想听一听少林内功无上心法的口诀，用意莫非只是证明你推究出来的心得？”庞珏笑道：“好聪明的孩子，老夫当真料不到你能猜出老夫心中秘密。”

他伸出巨大如蒲扇的手掌，在他头顶轻轻摩挲，欢喜爱惜之情溢露无遗。

谷沧海道：“以你老的身份和成就，自然不屑改练别家的内功，所以我猜你老一定是心中尚有所疑，这等武学难题在别人不会放在心上，可是你老却大不相同，如若不能解决证实，万万难以安心。”庞珏更加大喜，道：“奇事，奇事，老夫活了一百多岁，想不到知我者，竟是你这个小兄弟。”

他忽然改口称他为小兄弟，可见心中实在对他推重之极。谷沧海道：“这件事我答应啦！”

庞珏赞叹道：“你不但根骨绝佳，而且性格上有许多种非凡的特质，日后的成就无可限量。老夫先谢谢你啦！”

他肃然起身拱手行了一礼，接着露出沉思之状，走到门口，目光投向晴空万里的长空。

过了片刻。

他道：“小兄弟你敢于担当如此重大的承诺，老哥哥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他没有转回身子说话，但称谓上越见亲切。

谷沧海道：“小子承蒙你老人家暗中搭救，慨赠心功秘法，但觉无从报答。”

庞珏严肃地道：“你叫我一声老哥哥便最好不过。”

这话说得很是真诚。

谷沧海道：“是的，老哥哥。”

庞珏转回头微微一笑，道：“很好，小兄弟。老哥哥目下虽是身份甚高，傲视当代。但放眼天下英雄杰出之士，还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你。假以时日，你的成就一定很了不起，决计不会玷辱我这个老哥哥，这一点我很放心。”

这番话只听得谷沧海胸中热血沸腾，壮志飞扬，昂首挺胸，意气甚豪。

庞珏又道：“可惜海天辽阔，音讯难通。咱们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因此，你允诺老哥哥之事，未必真的能够传达我耳中。”谷沧海毅然道：“小弟愿意前赴地狱岛拜谒老哥哥，请老哥哥放心。”

庞珏摇头道：“一则海路上尽是波涛风浪之险，二则那地狱岛上危机四伏，不易行走。”

谷沧海傲然笑道：“小弟岂是怕艰畏难之人，老哥哥放心，小弟言出必践。”

庞珏眼中异光闪耀，显然十分感动。

过了一会儿才道：“好一个倔强重义的小兄弟，我这次中原之行，总算大有所获。”

他徐徐闭起双目，似是思索什么事情，只见他有时双眉紧皱，有时微露笑容。

谷沧海不敢惊扰，沉默地仁立不动。

大约过了一顿饭之久，庞珏轻轻吁一口气，睁开双眼。

说道：“我刚才默运玄机，已筹思出一个法子。现在我告诉你的话，须得句句记牢。”

谷沧海大感兴趣，道：“老哥哥请说。”

庞珏道：“不管是何年何月，你一旦决定浮海飘浪前赴地狱岛的话，须得先往黄山莲花峰走一趟。那黄山群峰峙列，著名的有三十六峰，而以莲花、天都二峰为最高。我昔年在莲花峰腰处发现一座洞府，幽处山腹之内，极是宽广，可容千数百人。洞府入口在一片石崖壁上，入口外面有十二棵柏树密密排植，恰好封住入口，非从两端侧身贴壁移入，才能见到洞府入口。这座洞府之内冬暖夏凉，十分舒适。故此我舍弃了此地不用。”

谷沧海听到此处，脸上不禁泛起惋惜之色，心想：“这么好的一处修地方舍弃不用，却远赴大海荒岛之中，这位老哥哥也真够奇怪的。”

庞珏又接着道：“里面的厅房通道等等不必多说，你只须一直走到尽头，那儿有一道圆形的月洞门，出了月洞门，先是一块三四丈大的空地，在对面的墙上共有七道门户，你记住从左边数第二道门户走进去，那是唯一的生门。穿过一条通路，便走入一片尽是石堵间隔的地方，这一片石墙间隔的地方极是宽广，连我也不曾推究出究有多大的地方。”

谷沧海道：“天啊，那简直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哪！”

庞珏道：“不错，若是别人告诉你，恐怕你难以置信。”

谷沧海道：“那么老哥哥在这座洞府之内等候小弟么？”

庞珏道：“现在你踏入迷阵之内，便牢牢记住左二右三的走法，那就是说，每经两条通路，就向左转一次，再经三条通路，就向右转。”

他用粗大的手指在掌心画给谷沧海瞧，因此谷沧海甚为明白。

庞珏问过他牢牢记住走法之后，便又接着说道：“走到尽头之处，便有一间宽广高大的石室，石室之内有一具特别厚重长大的石棺。架设在一个浅坑之上，这个浅坑宛如石棺般大小，坑上有两条长石架起这具石棺，若是抽掉长石，石棺便恰好嵌在浅坑之内。”

谷沧海全神贯注地听他叙述，但觉离奇得十分有趣。

他暗暗猜想这具石棺的用处。

突然间吃了一惊，道：“老哥哥不是要小弟打开石棺瞧瞧看吧？”庞珏道：“正是要你打开瞧瞧，倘若老哥哥躺在里面，那么你就不用飘洋过海了。假

使我不在棺中，你就能够在棺内找到一张地图，循着地图便可到达那地狱岛去。”

谷沧海透一口气，道：“原来如此。”

庞珏道：“这具石棺与普通棺木大不相同，棺盖并非盖上而是嵌入槽内，所以须得以双掌抵住棺盖平推才能打开。”

他笑一笑，道：“小兄弟，你记住了没有？”

谷沧海道：“小弟已牢牢记住。”

庞珏道：“很好，你投入少林之后，别的可以粗疏一点，但一定要把少林寺无敌金刚力练成，才能推得开那棺盖，动手之前，须把石棺底下长石条移开，让石棺嵌在浅坑之内，才好用力。”

谷沧海一点也不晓得这其中有什么奥妙，频频颌首道：“小弟记住啦！”

庞珏道：“咱们今日就此别过，但望异日能得再见一面。”谷沧海心想自己既是小弟弟身份，该当叩头作别。

便跪倒地上，恭恭敬敬地叩头行礼。

起身之时，但见这位年逾百龄的魔教第一高手双眼怔怔地望着自己，满面具是离情别意。

他转身走出这座石屋，心中感觉到这一次与庞珏见面，好像经历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在生命中写下奇异变幻的一笔。

他走出十余里，仍然没有见到黎若妍。

他也不打算找她，走到一处村镇，喂饱肚子，又向人打听路途方向。便径自上路。

他安步当车地走了几日，一路上果然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他。那个小小的锦囊的魔力似乎比不上黎若妍等四个邪教高手的凶威，当真没有人胆敢冒闾族被诛之险前来侵扰谷沧海。话说回来，假使人人皆知这个锦囊就在谷沧海身上，那时是不是无人敢动他却不可逆料了。

这一日，谷沧海已经走到开封府，他决定养足精神，第二日清晨才去寻访那许灵珠。

这一夜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居然患上失眠之症。

以他这般年纪，又经过长途跋涉，疲累不堪，自应倒头大睡才是。他脑海中不时出现黎若妍的话。

他奇怪关于少林高手独角龙王应真的这件丑恶之事，为何不曾听母亲提起？

他用心揣测此事，以致无法入寝。

次日清晨，他奔出街上，先向街上行人打听。

人人都奇怪他的问题，反而向他询问许灵珠是谁？

谷沧海不得要领，灵机一动，便找到一家镖店，求见东主。一个伙计问他找东主有什么事，他挺起胸膛，冷冷地说一声：“我是从关家堡来的。”

那伙计骇一跳，连忙请他到后院的客厅落座，接着入内通报。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五旬老人走入厅中。谷沧海立刻起身迎上去，依照江湖上的礼数抱拳一拱，大声道：“请问当家的高姓大名？”

那红面老者微微一怔，也拱手道：“不敢，兄弟齐义，还未请教阁下……”

听说这男孩子来自关家堡，不晓得是堡中什么人，所以不肯托大，称他一声阁下。

谷沧海心想近些日子以来找被许多武林好手追赶，镖行中人不会不知此

事，若是道出姓名，准得坏事。

但他又是个磊落胸怀的人，认定自己不可改换姓名。

小脑袋念头一转，便应道：“小弟其实不是关家堡内的人，但却与夜游神倪冲兄相熟，所以大胆地借他旗号，还望齐老师恕罪。”这一番话奇峰突出，连老江湖如齐义这般人物，一时之间也忘了他没有回答姓名之事。

谷沧海又道：“我不敢烦读过久，便请齐老师指点如何得见许灵珠姑娘的门径。”

齐义又是一怔，但觉这个男孩子处处与众不同，自己行走了三十年江湖之久，还未见过这等干脆利落，词锋逼人的人物。他方寸微微一乱，已落下风，冲口道：“许姑娘住在北郊十里外的一座白石楼中，阁下只须顺大道走，直到十里长亭之时，右方有道人林道路，折将入去，沿着一条鹅卵石路走，不久就可见到山坡上的白石楼，人家都管它叫做冷香楼，四周都植满梅树，极易辨认，不过……”他沉吟一下，又道：“不过阁下若不是奉命或应召前往，只怕见不到许姑娘。”

谷沧海心想：“她一个女人家自然不会随便接见别人，谁也猜想得到。”

当下点头道：“小弟晓得。”

齐义道：“兄弟倒是多虑了，许姑娘名闻天下，有关她的事，自然无处不知。”

谷沧海从容行了一礼，道：“承蒙齐老师指点，小可感铭不忘。”这话说得十分真挚诚恳，而且礼数周到，齐义忽然间很喜欢这个老成持重而又聪明之极的孩子。

微微一笑，道：“容兄弟说句老实话，倘若阁下年纪稍大，却问及有关许姑娘之事，兄弟决不奉告。”

谷沧海道：“这个自然，谁也不敢见怪齐老师的。”

齐义呵呵笑道：“妙得很，许姑娘若是得唔阁下，定能解去不少郁闷。”

谷沧海讶道：“她很郁闷么？”

齐义道：“她自从十年前迁到此地，兄弟虽是年纪一大把的人，但震于武林第一美人的艳名，也曾随众前往见识，你一定也知道她习惯每日晨昏两次，到千梅谷中散步，尤其是梅花盛放之时，她更是风雨不改，十年来都是这样。”

他停顿一下，瞧出男孩子好奇渴望地等他说下去的神情，不禁微觉兴奋，又道：“她真是当得武林第一美人之名，不论是相貌、风姿和身段，都是无懈可击，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她从来未曾露过笑容，谁也想象不出当她嫣然一笑之时是何等样儿？”

谷沧海啊了一声，道：“十年来都没有笑过？”

齐义坚决地摇摇头，又道：“据兄弟所知，数不出有多少人一窥许姑娘颜色之后，就失魂落魄，苦苦暗恋，这些痴心人之中，有的亲手替她铺一条鹅卵石路，兄弟再去之时，景色全改，幽美无比，但最可怜的是这些人的苦心她一点都不知道。”

谷沧海瞪眼张嘴，呆呆地望着对方，眼中却流露出难以置信之意。

齐义瞧出他心意，肃容道：“这可不是假话，天地间恐怕找不到一个胆敢向她表示痴心之人，因为任何男人在她的绝世容光之前，断没有不自惭形秽的，所以她决不会晓得有这许多痴心暗恋着她的人，以双手替她铺成宽阔平整的道路，两边尽是梅花夹峙，泉声不绝于耳，处处都有平坦美观的草坪

和凉亭可供她憩息。”

谷沧海这时实在忍耐不住，霍地起身拱手道：“小可告辞啦！”

齐义先是一愣，但很快就会过意来，抬头望望天色，道：“阁下若是走得够快，还赶得上见她一面。”

谷沧海匆匆辞出，尽力向北方奔去。

他经过近日来的艰苦磨练，加上得到天魔心功的助力，这两日筋骨脚力特别的强健。

这时迈开脚步尽快奔跑，速度甚是惊人，只跑了一顿饭工夫，就到了大道边的十里长亭。

放眼一瞥，亭子后面也就是靠大道右侧当真有条道路伸入林内。

这条路宽达五尺，地上尽是鹅卵石，嵌放得甚是齐整平坦，因此走起来倒不碍脚，下雨之时更加避免泥泞之苦。

穿过树木，眼前顿时旷朗，只见这条石路一直蜿蜒通上山坡，山坡上矗立着一幢石楼，四方八面都是梅林，正面对着地势逐渐低下的林谷，远山如黛，景色甚是佳妙。

他顺着石路走去，不久就走到一条岔路口。

前面共有两条路，一是弯曲下山，可达那座白石筑成的冷香楼。另一条路通入一座梅林内，地势下斜，想是可以通达千梅谷中。谷沧海毫不迟疑，奔入梅林之内。

但觉暗香浮动，心神一爽，当下笔直奔去。

这座梅林约有二十余丈之深，他走了十丈左右，林内突然有人喝道：“小朋友往哪儿走？”

谷沧海停步四顾，只见大路两侧的树林内衣衫隐隐，敢情有不少人。

这话也不知是谁发出的，但口气谦和，称呼他做小朋友，可见不是强梁横霸之辈。

他胡乱拱拱手，道：“在下听说此地可以见到天下最美的人，所以赶来开开眼界。”

林内传出七个人的笑声，似是笑他小小年纪，居然赶来看女人。先前开口之入道：“小朋友相貌不凡，谈吐不俗，想必甚有来历，请隐入林木之后，许姑娘片刻就经过此处，望你不要惊动了她。”谷沧海应道：“多谢尊驾指点。”

立刻闪入林内一株老梅之后。

另外一株树后突然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嘿，嘿！”

谷沧海不觉一惊，心想：“敢情还有人胆敢冒灭门之祸追捕我。”正在想时，这嘶哑嗓子又道：“刚才说话的可是玉面判官吕文俊么，还记不记得区区扑山雕刘杰这个老朋友？”

早先开口的人应道：“想不到老雕在此，久违，久违，听说老雕千方百计学了一招鬼手勾魂绝艺，为的只要取兄弟性命。”扑山雕刘杰唳一声跃到路上，只见此人身形高瘦，左手齐肘断去，面上蒙着一块黑布，瞧不清面貌。他冷冷道：“不错，刘某人的大哥三弟都伤败在你判官笔之下，眼下倒要瞧瞧你能在刘某人掌下走几招！”

对面林中闪出一条人影，飞落路上，身法极是佳妙。

此人身材中等，手中提着一个长形包袱，此时迎风一抖，包袱散开，露

出一对判官笔。

他的面孔也用黑布遮住，这时朗声说道：“很好，很好，在下十年来虽是隐居在这千梅谷附近，但武功从未放下，正好借老雕之手试一试这十年有没有长进！”

谷沧海曾听到过这玉面判官吕文俊的声名，得知他的判官双笔招奥功深，乃是在武林中极亨盛名的高手。

那扑山雕刘杰虽是学得黑手派秘艺鬼手勾魂，但若然只是三招两式，恐怕不易取胜。

在这行将肉搏拼命之际，数丈外突然有人说道：“许姑娘回来啦！”吕、刘二人听到这话，霎时收起弩张剑拔之势，迅即分头跃入林内。隐起身形。

谷沧海不禁一怔，忖道：“这位姑娘竟然有这等魔力，我非仔细瞧瞧她美成什么样子？”

梅林内寂静如死，不久，一阵细碎的步声和环佩声随风送入林中。谷沧海睁大双眼望去，只见两个女郎袅娜而来，后面的一个作侍婢装束，因此一望而知前头的女郎就是艳名传遍天下的许灵珠。她穿得十分素淡，头身都没有首饰，只在玉腕上套着一只碧绿的手镯。

身材适中，举步之时，自有一种高贵美观的风度，使得她那美丽的姿容更为生色。

她的玉面不加脂粉，可是肤光如雪，唇似涂朱，长眉入鬓，眼如点漆，当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美人。

谷沧海年纪虽小，却也觉得她极为美丽，尤其是双眉微蹙，透出一种幽怨悱恻的意思，使人见了回肠荡气，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默默地踏着圆石走着，那背影一如正面般动人，举止风度都与别人不同。

直到她出林好久，扑山雕刘杰才淡咳一声，纵到路上。

玉面判官吕文俊也纵了出来，两人对面峙立。

刘杰道：“我到此地也有五年之久，却没想到你也在此。”说时，伸手揭开面上黑布，露出黧黑凶悍的面孔。

吕文俊也取下黑布，只见他胡须甚长，都已灰白，瞧起来一如落魄江湖人。

刘杰不禁一怔，道：“你怎的变成这个样子？”

吕文俊沉吟一下，才叹口气，道：“我十年来出门之时都以黑中蒙面，平时也没有揽镜自照，但我仍然晓得形貌全非，想来你应当晓得何故变成如此？”

林内四下传出不少长叹之声。

刘杰面上凶光杀气忽然消退，喃喃道：“我当然晓得，我当然晓得。”谷沧海似懂非懂，但他这刻已没有工夫细想，原来他泛起去跟许灵珠说话的念头，当即拔步出林奔去。片刻间已奔出梅林，踏上通往冷香楼的道路。

先前远远眺望，还不觉得怎样，这刻身临其境，这才晓得这条道路布置得甚是幽雅。

一路上琪花瑶草，凉亭小桥，加上鸟语泉声，教人如在仙境中寻幽探胜，赏玩不暇。

谷沧海放开大步奔去，那道路曲曲折折，盘旋而上，是以瞧不见许灵珠的背影。

不久，已踏上楼前的宽大平地，一条白石铺成的道路穿过花卉树木，白

石路的两旁都是茸茸草坪。

他顾盼一下，顺着白石路疾奔，穿过这一片园林，眼前陡然一亮。原来那座白石筑成的高楼矗立在前面，楼前一片草坪，没有树木遮隔住目光。

这座白石高楼建筑得甚是考究精美，形式古雅，仿佛是传说中的仙山阁楼，里面住着长春不老的仙子。一个黄衣小婢正在饲喂架上的一头鹦鹉。

谷沧海一现身，那头鹦鹉便叫道：“客人来啦……客人来啦……”黄衣小婢回头一望，见到是个男孩子，顿时消失了敌意，笑道：“你是谁？”

她长得娇小俏美，神态天真，显然是个没有阅历心机的女孩子。谷沧海大步走到她面前，面色沉凝，一本正经地道：“烦你上楼通报贵主人，说是江南谷沧海求见。”

那俏丫头怔一怔，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凡是来见小姐的人，都是相熟的。”

她满心说出拒绝的话，而这个十多岁的男孩子那张方方的脸庞上，那对乌黑卧蚕眉和丹凤眼中似乎极有威仪，而且他十分郑重正经，竟不敢说出那个不字。

她匆匆转身入楼，一忽儿就涌出四个侍婢装束的女孩子，都长得甚是秀美。

她们站在台阶上远远打量谷沧海，低声地说着话。

谷沧海明知她们在谈论自己，可是丝毫不动声色，凛然屹立。心中却在筹思，待会儿见到许灵珠之时说些什么话才好。先前那个黄衣侍婢奔出来，道：“我家小姐有请少爷到大厅见面。”谷沧海拱手道：“谢谢你啦！”

双眉随即紧紧地皱起，露出满怀心事的样子，缓缓走上台阶。那四名侍婢已经回到屋子里，只剩下那个黄衣少女，他走到她面前之时，黄衣侍婢讶道：“少爷怎么啦，敢是身子不适？”谷沧海摇摇头，转眼见她十分关心的眼色，便道：“实不相瞒，我正愁着见到贵上之时，不知说些什么话才好？”

她微微一笑，道：“少爷是特地前来求见的，难道不是有事跟小姐说？”

谷沧海道：“若是有一事我就不发愁啦！”

他突然灵机一动，心想：“我且问一问她关于许姑娘之事，总可以找个话题应付。”当下问道：“贵上的访客多不多？”

黄衣侍婢道：“简直没有。”

谷沧海道：“然则贵上怎肯接见于我？”

她停了一停，才答道：“婢子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故，她经常吩咐过不接见任何访客，啊，或者她记得少爷是谁，所以接见也不一定。”谷沧海微微一笑，道：“请你前头带路，别让贵上等候过久。”黄衣侍婢惊讶地瞧他一眼，本想问他为何又不愁没话说，但好像慑于他的威仪，这话竟说不上出口，默然转身带路。

那座大厅装饰得十分高雅幽美，正面挂着一幅元代方从义的山水大轴，云树蒸氲，清逸潇洒。

两边挂着对联，写得笔畅墨酣，淋漓尽致。

上联是“来时一见蟠桃熟”，下联是“别后三惊碧海干”。谷沧海忖道：“这幅中堂和对联都有仙家之气，那画是前代名家手笔，不消说得，这幅对联没有上下款，竟不知是谁所赠。”背后不远之处有人道：“谷兄似是颇为欣赏壁间翰墨，即此可知非是俗人。”

话声有如黄莺出谷，婉转动听。

谷沧海故意不回头瞧看，道：“原来主人已到，敢问这幅对联可是时贤手笔？”

在他背后的绝色美女微露惊讶之容，道：“不错，那是我一位方外好友的墨宝，你沉着得很、竟不闻声惊顾，难得，难得。”谷沧海徐徐转身瞧她，微笑道：“小弟素来钦仰王子敬为人，闻声不惊，何足道哉！”

许灵珠更是惊讶，忖道：“此子不但器宇不凡，听他言词似是甚为博学多闻，他明明举出晋代的王子猷、王子敬兄弟的故事自喻，我谈话也不可落了俗套。”

王氏兄弟便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和王献之两人，徽之字子猷，献之字子敬。

他们有一次同坐一室，忽有火警，王徽之大惊走避，不遑取屐，王献之则神色怡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许灵珠心念一转，淡淡道：“赌君神宇，使人有戴安道之感。”谷沧海大为佩服，忖道：“她也拿晋代人物来作比方，足见博学多才，秀外慧中，当得上第一美人之誉。”

原来晋代的戴安道十余岁时，在宫寺作画，长史见之，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

许灵珠以戴安道譬喻谷沧海，正是称赞他才识不凡，终当致名之意。

两人各自晓得对方并非俗流，都生出敬重之心。

许灵珠又道：“说实在话，我那位方外好友以神仙相许，我自知万万当不起，你瞧，他连上下款都没有，正是不留痕迹之意。”谷沧海肃然道：“令友真是一代高人，当真是不留痕迹，胸襟恬淡，小弟钦慕之至。”

许灵珠泛起一个微笑，艳丽得使人不能逼视。

谷沧海记起那镖局东主齐义憾恨未见过她的笑容之事。当下又道：“小弟想请问姊姊一事，却又怕过于唐突，是以不敢启齿。”

许灵珠道：“公子但说不妨！”

谷沧海一本正经地道：“姊姊笑起来更加好看，不知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姊姊笑口常开？”

她轻轻叹口气，道：“自古道是红颜薄命，此生注定要郁郁以歿，谁也没有法子改变。”

谷沧海摇头道：“恕小弟不敢苟同，有些事瞧来似是命中注定，可是若能坚忍不移，或者可以改变命运。”

他说的十分流畅，仿佛是饱历沧桑之后，从经验中发现的真理一般。

许灵珠不觉动容，道：“你相信这话么？”

谷沧海道：“不瞒姊姊说，小弟还得试验过才敢相信，不过，这是我母时时训诲小弟的话，因此又不能不信。”许灵珠沉默了一会儿，才道：“令堂一定是位不平常的人物，只看公子学识气度，便可以想见了，唉！我若是有幸接沐令堂清光的话，定会获益匪浅。”

谷沧海心想：“你们原本就认识的，但你以前却不觉得我母亲有什么出奇之处，可见得这也不过是随口夸赞的话而已。”只听许灵珠又道：“我真想知道像令堂那等胸襟识见的女中豪杰，若是遭遇上我这种不幸之时，将会变得怎样？”

她又恢复郁郁之容，再度被不幸的阴影埋没。

谷沧海站起身，拱手道：“小弟此次拜见，居然得亲睹姊姊破颜一笑，

三生有幸，目下就此别过，将来有机会重来此地，定当趋谒。”许灵珠道：“公子何事匆匆来去，且不知几时再见？”谷沧海道：“小弟要去一处地方投师学艺，修习武功，这一去一二十年或是三五载才能踏入江湖，殊难逆料。”

许灵珠轻轻叹道：“公子年事尚轻，一开口就是一二十年，但妾身其实已是人老珠黄，红颜凋萎，想想看这是何等可怕，唉，这是何等寂寞的青春啊！”

谷沧海直到这时，当真体会到她的悲哀，不禁激起无限同情。只因他记起阿莺之约，她要他艺成之后找她玩，却毫不考虑到时间长短，她和许灵珠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在无限同情之际，谷沧海但求能够稍稍安慰这个娇美的女子。脑筋一转，冲口道：“姊姊休要悲嗟，青春虽是容易凋零，但世上并非没有长驻青春之法。”

许灵珠道：“可是我从未听过，使青春长驻之法。”

谷沧海一挺胸膛，道：“包在小弟身上，将来小弟重来趋谒姊姊之时，定要双手奉上驻容丹。”

许灵珠默然片刻，才道：“武林中果真传说世上有这么一样异宝，但又说这等夺天地造化的宝物，要有千灾百殃境护，岂能当真取到手中，公子肯对我说出这等安慰的话，妾身已拜领盛情，这事却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谷沧海道：“小弟岂是言而无信之人？”

许灵珠怔一怔道：“公子还是忘掉这事，否则三五年之后，重过此地，可能因这一句而不来瞧我。”

谷沧海凛然道：“小弟向来话出如山，一诺千金，姊姊不要多说，小弟就此别过！”

他大步走出冷香楼，穿过园子之时，碰见那黄衣俏婢，便颌首为礼。她道：“少爷真了不起，我家小姐多年来说的话加起来还不及这一回说的多。”

两日之后，谷沧海已抵达嵩山之麓。

谷沧海兴奋地奔上山去，心想我终于到达嵩山少林寺啦！将来回家把经过告诉父亲和母亲，他们一定替儿子感到骄傲。他终于到达少林寺，踏入山门，迎面碰见一个年轻和尚，便上前道：“有烦少师父向贵寺方丈大师通报一声，说是晚辈谷沧海求见。”那年轻和尚吃一惊，左右四顾，没有别的僧侣，便道：“小施主想见敝方丈有何贵干？”

谷沧海心想这和和尚虽是少林之人，可是拜师之事不便宣泄。便道：“在下须得面见贵寺方丈始能奉禀。”

那年轻和尚见他言语有礼，生出喜爱之心，便道：“你说不说都不相干，反正见不到敝方丈的，我老实告诉你，连我身为本寺僧众，也很难晋谒方丈哩！”

谷沧海心想：“真是胡说，我跟你怎可混为一谈？”

当下诚恳地道：“在下实有要事非求见方丈大师不可，万望少师父行个方便。”

年轻和尚眉头一皱，道：“你既是不信，我就带你去见知客，今天是德法师父当值，他为人最是老实和气，便见一见他也无妨碍。”他们一道走去，谷沧海问知这年轻僧人法号明缘。

而少林寺的辈份排行是光弘正德明，当今方丈大师，是弘经大师，明缘是第四代弟子。

不久，他们走入一间高大洁净的佛堂内，见到一个面貌老实的中年和尚，便是德法和尚。

明缘对他说了前事，德法和尚吃惊地瞧着谷沧海，呐呐道：“他这话……这话可是当真？”

谷沧海心想这位大师父口才笨拙，为人老实，怎能称当知客之职？口中应道：“一点不假。”

德法和尚道：“那么你等一等，贫僧先报告总知客。”他起身急步去了，谷沧海微微一笑。

明缘却皱起眉头，道：“那是正修大师，人很厉害。”不久，德法和尚陪着一个眉目清秀的中年僧人进来。

谷沧海知趣地上前施了一礼，正修禅师约略问了几句话，得知他孤身上山，曾经跋涉千里，便命德法及明缘二僧陪他到膳堂用餐，等候方丈召见。

过了晌午，谷沧海被带到一座禅院之内，在静室中见到一位面貌严峻的老僧，法号弘因，乃是与方丈同辈的长老，身份高隆。弘因长老问他来意。

正修禅师接下去说道：“弘因大师乃是敝寺方丈的师弟，谷施主须得把实话说出，才可转报方丈。”

谷沧海一听这话有理，便道：“在下乃是奉家慈之命，到此投师学艺。

他话声一顿，细察两僧表情，只见他们微微露出笑意。便又接着道：“家慈嘱咐在下非要投拜在贵寺第一高手座下，所以在下非面求方丈大师不可。”

弘因长老道：“投师学艺之事不是闹着玩的，你年纪虽轻，但跋涉长途，不辞千里，可见得诚心毅力都有过人之处。”

谷沧海心中大喜，恭容聆听下去。

弘因长老又道：“但作为本寺弟子，第一步须受戒出家。”他微微一笑，才道：“你年事太轻，于佛家旨义毫无所悉，出家似非所宜，还是先练初步功夫，瞧瞧资质如何，才谈到投拜何人座下之事。”谷沧海心想这话也有道理，若是资质太差，人家怎会收为弟子？反正初步功夫总得要练，且先练着等到他们觉得合意之时才作道理。

事情便如此定夺，正修禅师领他出去，交给膳堂的监理僧德广，那德广僧身体魁伟，为人甚是精干。

翌日，谷沧海开始服役，只是挑水打柴这两件事。

谷沧海这一辈子从未干过这过这等事，这刻却得咬紧牙关去干。起初几日本只能勉强交差，每晚浑身骨头筋肉都发痛，过度疲累之下，反而睡不着，因此几天下来就瘦了许多。

直到第五日的晚上，他行起天魔心功的运气法门，这一晚才能呼呼甜睡，次日更是精神奕奕。

往后他便觉得手脚轻快有力，人也从不疲累，挑水上下山时毫不吃力，为了表现勤奋，便比规定的多做。

晃眼过了一个月，他在这种刻板忙碌的生活中变得更为单纯，脑中什么都不想，一心一意地挑水打柴。

由于他如此专心一志，那魔教极上乘的内功天魔心功被他练得十分精纯，真气渐渐凝固，念动即生，已经不须倒转身子就可运行自如。弘因长老及正修禅师，一直没有召见他。

谷沧海天生性情沉稳，也不去找他们，只不过有时奇怪为何没有教他练初步功夫。

不觉又过了个把月，谷沧海也忍不住了，自个儿暗自琢磨是不是资质太差，所以少林寺不打算收他做弟子。

这一天，他闷闷不乐到山中打柴，猛然间发觉走错了路，转眼四看，原来走到一座石谷之内。

他正要拨转头离开这座石谷，突然间左方斜坡上有人叫道：“孩子，到这边来。”

谷沧海大为惊讶，心想此处虽是没有猛虎恶兽，但已经是人迹罕至的深山之内，哪得有人？

尤其是此人声调冰冷，语气却甚为有力，似是一向惯于指使别人，可知不是山中居民无疑。

他向话声来路望去，只见那片斜坡上，有好几块大如房屋的巨岩。岩缝里端坐一人，阳光照晒在他身上，瞧得甚是清楚。这人年约五旬上下，头发散乱，胡须满面，身上那件白色长衫已经污垢异常，可见得此人不但许久不曾梳洗，而且没有换衣。谷沧海不敢贸然过去，大声道：“大叔叫我么？”

那人冷冷道：“不是叫你叫谁？”

谷沧海不觉一笑，道：“对，我这话问得实在太蠢，请问大叔有何见教？”

那人眼中射出惊讶的光芒，道：“你竟不是山中人家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谷沧海道：“小可姓谷名沧海，乃是别处人氏，大叔贵姓？”那人道：“别处人氏，定是到少林寺投师学艺的了，我姓吴单名显，也是别处人氏。”

谷沧海道：“但吴大叔不是到少林投师学艺，与小可大大不同。”吴显眼中露出笑意，道：“你真有点意思；跟你谈谈颇可破解山中岑寂。”

谷沧海道：“但小可却不能耽搁太久，大叔可是有事要小可效劳？”吴显叹口气道：“不错，我双足已经瘫痪，饿了许多天也不能出去觅食，更没有法子离开此处。”

此人因满面胡须没剃，所以瞧不出面上表情，只能在眼光中略窥端倪。

这刻发出这等哀鸣似的话语，使人感到十分悲惨可怕。谷沧海泛起同情之心，道：“大叔敢是要小可送你出山回家，抑是替你送信？”

吴显道：“回家，不，我一生流浪天涯，哪里有家可归，送信也不必了，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谷沧海本来要说这两宗都不能帮助他，可是现在听他这么一说，便不用告诉他了。当下道：“没有家又没有朋友，可真是稀奇不过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大叔定是要小可弄些食物充饥了，对不对？”吴显连声道：“对，对，不拘什么东西，只要能吃的就行了。”吴显眼中射出奇异的光芒，伸出舌头舐着嘴唇。

谷沧海沉吟道：“弄些什么呢？”

正在寻思，吴显道：“你过来，我们商量一下。”

谷沧海走上斜坡，到了岩缝前面，这才瞧清楚吴显身边有根长木直竖，一头着地，一头顶着上面的石头，他不禁讶道：“那是什么？”吴显道：“那是我双腿还能移动时布置的陷阱，一方面可以对付想害我的人，一方面也是防御猛兽，哪知此地什么也没有。”谷沧海略一端详，道：“大叔把木头弄开，上面的大石就会砸下来，是也不是？但对付猛兽还可以，对付恶人的话，人家不会早一步躲开么？”

吴显仰天大笑，笑声十分凌厉可怖。

笑了一阵，才停下来望住谷沧海，道：“你胆子真不小，居然神色不变，唉，真是可爱的孩子。”

没头没脑地说了这几句，道：“恶人固然会早一步躲开，但我不发动则己，一发动就先设法抱住他，然后才弄倒木头，他躲得了么？”谷沧海大惊道：“那样岂不是连你自己也给砸死了？”吴显大笑道：“不错，但我已捞回本钱，一点也不吃亏。你过来一点，扶我起身，瞧瞧这两条腿还有没有恢复的希望？”谷沧海但觉义不容辞，奔近去托住他肋下，用力扶掖，也不嫌他身上污脏。

吴显没法子站得稳，长叹一声，拉住谷沧海的手臂，道：“坐下，不用试啦！”

谷沧海发觉他的指力奇重，当即想到此人双手如此有力，应该能够抓着岩石起身试验双腿，何须人扶。

此念一生，登时推想出他借词哄骗自己过来，现下又抓住自己不放，分明别有阴谋，赶紧用心寻思他有什么打算。他晓得自己必须早一步想出对方心意，才能在他未曾发动以前设法消解。

正在转念之际，耳听吴显凄然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这两条腿决计不能复原的了，想我吴显纵横江湖数十年，目下获得如此形状，不但仇敌欢喜，连朋友们也将瞧不起我，纷纷离开而去。”谷沧海正因时间无多，一时想不出答案，闻言灵机一触，心想我正好趁机设法拖延一下时间，以便寻思。

于是接口问道：“大叔不是说过没有朋友的么？”

吴显眼睛一瞪，道：“我为什么没有朋友？”

谷沧海耸耸肩，道：“在下正是因此大感迷惑。”

吴显道：“一个人有财有势之时，自然遍天下都是朋友，但我目下落得这副形状，谁还跟我做朋友？”

他舔着焦干的嘴唇，样子十分可怕。

谷沧海蓦地感到全身毛发耸立，敢情他从吴显这种又饥又渴的样子中，悟出对方哄骗自己走近之故，竟是有意杀死自己，饮血食肉。他背上的冷汗滚滚流下，但面上仍然极力保持常态，笑道：“原来如此，在下世故未深，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吴显狞笑一声，道：“你的废话真多。”

谷沧海淡淡道：“在下正要说到正题上，那就是吴大叔你目下既饥渴交集，何不让在下赶紧打些鸟兽烤熟了好充饥肠？”吴显的眼珠转来转去，似是在考虑此计能不能行。

谷沧海内心万分紧张地等待他的回答，自知再过片刻，便将承受不住这种恐怖，精神因而崩溃。

吴显缓缓说道：“这倒是个好主意。”

谷沧海心情顿时一松。

吴显接着又道：“可是你这只小狐狸别想骗得倒我，你想乘机逃生，是不是？”

谷沧海那颗心向下一沉，额上冒出汗水。

吴显见了他的表情，完全明白了，冷笑道：“果然狡猾得很，可惜碰上了我，白费心思。”

他发出凄厉的笑声，听起来十分可怕。

谷沧海想起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抵达嵩山，但连独角龙王应真一面也未见到，便丧生在这恶人手中，但觉满肚怨愤，无可发泄，只好仰天

长叹一声。

吴显道：“以你的机警聪明和胆色，实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美质良材，可惜少林寺之人有眼无珠，白白错过了良机。”

谷沧海深深呼吸了几下，怒道：“你要吃掉我赶快动手，罗嗦什么？”
吴显道：“好小子，原来你晓得我要吃你，我还以为你只知道我要取你性命呢！但现在更可见出你的勇气胆力，举世罕睹，我吴某人也万分佩服。”

谷沧海道：“像你这种残酷负义之辈，佩服与不佩服都不放在我心上。”

吴显道：“骂得好，我骗你过来扶我试步，趁机拿住了你，果然是负义之举。”

谷沧海万想不到此人居然认为自己骂得好，这样已经没有什么话说，当下又长叹一声，心想今日死在此地，最可怜的是爹娘全不知情。吴显道：“这孩子处处跟常人大不相同。且不说你目下这等反应与众不同，单单说到你的出身不俗，却跑到少林学艺这一宗就叫我大惑不解。”

谷沧海道：“吴大叔瞧得出这些小可也甚为佩服。”

吴显仰天长嘘一口气，突然道：“现在我才晓得应真这十年活罪真不好受，想他当日何等英雄，但这十年来却有如猛虎被囚，受尽众人白眼。”

谷沧海精神一振，问道：“大叔识得应前辈？”

吴显道：“不错，但跟他不熟。他的事我知道得最是详细，因为他忽然停口不说，谷沧海大感失望。只因他已听出一点点的头绪，这时为了不要打草惊蛇，便不追问。”

吴显五指力道突然加重，谷沧海臂骨剧疼欲碎，不由得又出了一身大汗。

吴显冷冷道：“你也识得应真？你到此谷跟他有没有关系？快说，不然我就捏碎你的骨头。”

谷沧海这刻陡然忆起天魔心功，连忙施展，顿时痛苦消失。可是他不晓得能不能挣脱对方掌握，更怕对方张口来咬，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他若不是天生性格沉稳，只要一挣，势必立时丧命在吴显牙下。

只因这天魔心功虽是神奇奥妙，但他没有学过如何运用的诀窍，又不懂一点武功手法，自然挣不出敌人掌握。反之，吴显一惊之下，定然张口就咬无疑。

第六章 腾跃龙门得真传

谷沧海喘一口气，道：“当然跟应前辈大有关系。”

吴显嘿嘿冷笑，道：“妙得紧，但目下纵然少林寺倾力抢救，也无法挽回你的命运。”

谷沧海道：“少林寺的师父们才不会来救我呢！”

吴显讶道：“这话怎说？”

谷沧海道：“小可到这嵩山便是打算投拜在应前辈的座下，可惜此志未竟。其他的师父们好像瞧不起我，所以我才会每日挑水砍薪，终于误入此谷。”

吴显哦一声，道：“原来你说的是这等关系。你做得很对，少林寺只有应真是第一高手，天下无敌，若是不能从他学艺，早可投到别的门派。”

他忽然陷入沉思之中，谷沧海大感奇怪，默默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吴显从沉思中惊醒，凶恶地问道：“他的丑事天下皆知，你为何还要投拜在他座下？”

谷沧海沉吟一下，说道：“这是家慈的意思，她只吩咐我到少林寺拜应前辈为师。小可也是在路上才听闻有关他以前的事。”吴显点点头，心想这孩子只说奉了母命，大概是父亲早已亡故，他的母亲虽然也是武林中人，很可能不与江湖之人接触，是以只知应真是少林第一高手，却不晓得他的遭遇丑闻。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道：“你目下还想不想投拜在应真座下？”谷沧海苦笑一下，道：“别开玩笑，我想也没用，不想也没用。”吴显道：“假如我放你逃生，你想不想？”

谷沧海暗忖他这话有点意思，莫非真的会放了我？

当下道：“我不想了。”

说时，留神窥测对方神色，忽然发觉不对，连忙又道：“可是母命难违，这倒教我好生为难。”

吴显道：“我告诉你，应真其实没有干那件丑事。”

谷沧海心中又惊又喜，试探地道：“吴大叔莫要骗我，此事天下人人皆知，他自家也没有否认。”

吴显道：“你最好相信我的话，他的确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当日的形势之下，他根本不能否认。”

谷沧海小心翼翼地道：“大叔怎知他是无辜的？”

他表面上装出淡淡的神情，其实心中十分紧张。

吴显道：“因为这个圈套是……”

他突然停口不说，想了一想，才道：“总之我晓得就是，你信不信我的话？”

谷沧海不敢追问，道：“大叔的口气似乎不像是假的，小可相信啦！”

吴显道：“那么你还想不想拜他为师？”

谷沧海蓦然醒悟，心想，他说了这许多话，敢情是使自己坚定拜师之心，只不知他为何希望自己拜应真为师？

他故意想了一下，才道：“小可自然极想拜他为师。”

吴显道：“那就行啦，咱们做一笔交易怎样？”

“什么交易？”他不觉怔住。

吴显道：“我有法子使你拜在应真门下，但你却要从他身上打探出一件

事，到这儿来告诉我。”

谷沧海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这交易大可以做，便道：“可以，但大叔信得过小可么？”

吴显仰头寻思了许久，突然松开手，道：“我非相信你不可，你若是骗我，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种变化，谷沧海真是梦想不到，他真想就此撒腿跑掉，永远不再瞧见这个怪人。

只听吴显又道：“咱们这笔交易公平得很，不会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所以我想你一定会守信行事。”

谷沧海爽快地道：“若是如此，大丈夫一诺千金，大叔放心。”吴显道：“很好，先说你拜师的这一宗，少林寺的规矩我全知道，因此，你若是规规矩矩的求见主事僧人，说出来意，定然被他们变看法子拒绝。故此你须蛮干胡来，使他们无法阻止。”

这几句话听得谷沧海大是服贴，心想：“人家到底是久闯江湖的老手，一开口就说中了要点。”

吴显继续道：“你一返回寺中，就着手准备放火焚寺。”谷沧海大惊失色，道：“这如何使得，那些师父们都精通武功，一出手就把我打死了。”

吴显道：“你一万个放心，只要你有胆子放火，他们决计不敢向你下毒手，须知这等事非同小可，谁也会猜想你是受人唆使，所以非查问清楚不可。”

谷沧海无可奈何地点头，道：“放火就放火吧，但放完火之后呢？”吴显道：“此事极关严重，定要呈报方丈请示处置之法。方丈一定亲自提审讯问，这时你可对他说出你的愿望。”

谷沧海道：“那方丈大师不见得就允许我的请求，何况纵火罪还得追究。”

吴显道：“他非允许不可，须知应真是他的师叔。他身为一派掌门，自须恪守尊敬长辈的典范，所以他只好把你交给应真。应真收不收你那就与他无干了。在他想来，应真见你如此大胆妄为，定必不肯收录。”他得意地冷笑一声，道：“可是少林寺方丈大师这一回却走眼啦！应真一见你这等美质良材，非收录不可，少林寺中唯有他一眼瞧得出你的不凡。”

谷沧海听了这番话，不禁泛起知己之感，同时也更加确知应真定是一代高手，才会使这吴显如此的相信他具有这等眼力。

吴显又道：“你放火须得找一处无关重要的房舍下手，若是烧毁了藏经阁等重地，那就当真活不成了。”

他停歇了一下，接着道：“我托你打探之事，有两个法子打探，这两条路随便你拣都行得通。”

谷沧海问道：“两条都行得通？”

吴显道：“不错，但是世上之事很难说，应该采取哪一条途径，却须由你自行斟酌。”

他话声微微一顿，又道：“我在二十年前之时，本是江南独行剧盗，数年之间，劫财越货，杀人无数。其时名震天下的大侠柯公亮忽然返回江南老家定居，我猜他一定是为了我的缘故，所以立即收敛匿名，好在其时我积蓄已多，不虞衣食。只须每年出门到远处做上一票，就不再出手。”

谷沧海问道：“大叔曾见过那柯大侠么？”

吴显道：“当然见过啦！远在他尚未回返江南以前，我就曾经专程到北方访他，跟他印证过武功。彼时我年轻气盛，甚为自负不凡。但较量之下，

才知道柯公亮武功精深之极，天罡手威力无穷，难以匹敌。故此他后来返回老家居住，我便不敢做案，免得被他碰上，此人嫉恶如仇，碰上了决难活命。”

他歇了一下，忽然仰天笑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你？总而言之，事情发生在距今二十年以前，当时我从川中干了一票，挟货返里。这一次足足去了五个月之久，是以归心似箭。回到家门，斗然间心中一动，没有立即上前拍门。”

谷沧海茫然道：“为什么呢？你不是归心似箭么？”

吴显道：“有两个原因，须知家中只有妻子一人，年轻貌美，她本是流浪江湖，跟随地父亲到处卖艺的女孩子，练得有一身软硬工夫，早三年我到鄂北做案，恰好见她卖身葬父，是我赠她不少银两，当时我便离开了，殊不知个把月之后，我在城中走动时，碰见了她。原来她原籍就是宣城，她扶柩回籍之后，发觉无亲无故，正在彷徨，见到了我，十分欢喜，因此不久她就嫁与我为妻。现在话归正传，我当时不上前拍门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一向吩咐仆人须把门口附近打扫得干干净净，但这刻所见却似是好久不曾打扫光景。二是我记得去年某一夜，忽然后夜行人光顾。当时我独卧别室，酒醉方醒，随手取刀追去，砍伤那夜行人的左肩。可惜当时宿酒未醒，头脑还是昏昏沉沉，所以被那夜行人逃走。这宗事我曾细加访查，都不得要领，直到这一日我斗然涌上心头，记得这夜行人出现的方向好像从我的卧室中出来。有这两个原因，我突然出了一身冷汗，转头便走。”

谷沧海但觉此事千头万绪，无从臆测。

而他最害怕的是这件事既然牵涉到应真，中间又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难道说应真乃是贪淫好色之辈？

吴显又道：“晚上，我换了一身夜行装束，面上先化了装，又用黑巾蒙住，在夜色中潜回家中。”

谷沧海疑惑道：“大叔面上既是化了装，又何须用黑巾蒙起？”

吴显道：“这就是我干了多年的独行盗生涯而真面目始终未曾被人得知的缘故了。试想人家纵有法子弄下我蒙面黑巾，但决计想不到黑巾底下的面目仍然是假，此所以江湖上但知有个面带刀疤的独行大盗，却不知我本来面貌其实毫无疤痕。”

谷沧海点头道：“大叔说的是，别人决计想不到。”

吴显又道：“我潜入家中，遥见卧房灯光隐隐，有个男人身影站在床边，当下蹑足走近，房门突然打开，蹿出一人。房门打开之时，我瞧得清清楚楚，我那妻子就躺在床上，帐子挂起，她也正向房外瞧看。这个蹿出之人是谁，你可猜得出么？”

谷沧海道：“这事既与应真大师有关，莫非是他？”

吴显面色一沉，道：“正是，就是他蹿了出来。我怒火满腔，挥剑戮去。谁知应真武功高强无比，一出手就夺去长剑，同时一股暗劲袭到，卷掉我面上黑巾。”

谷沧海听得目瞪口呆，已不会发问。

吴显叹口气，道：“我当时已晓得远不是他的对手，立刻跪下求饶。他见我面上疤痕，已知我是声名久著的独行盗。但因数年以来我已销声匿迹，所以他居然放过我。”

他叹口气，又道：“我逃得一命，过了半月，忍不住又回家。这一次我在大白天恢复本来面目回去，应真还在我家中。见面之后，才晓得妻子身负

重伤，不能起床。应真乃是四个月以前经过此地，无意发觉有一帮武林人物落脚本城，这些人都不是好路数。他便停下来，夜间查看他们的动静，而这一夜恰好这一批人到我家去行劫，据后来我妻子说是她父亲临终之时传给她一块银叶惹的祸，这块银叶牵涉到一个极著名的宝藏，这批人意在行动这块银叶，入房迫她献出，因此受了重伤，应真一现身，这批人机警无比，一哄而散。应真因见我妻子伤重极待救治，所以无瑕追赶。此后，应真每隔一个月便来替我妻医治一次，据他说我妻子内腑被几种掌力所伤，最厉害的要数红胡子关祺的朱砂掌和毒星龙海的鹤顶拳，若是他日夕疗治的话，须有一年之久才能完全复元，但像这样每个月治疗一次，非有三年之久不可。”

谷沧海插口道：“应真大师一点也没有怀疑你就是那一晚的夜行人？”

他摇摇头，道：“他倒没怀疑，我也没有透露一点神色，我在外表上做些正当买卖，谁也不知道我就是著名的剧盗，连我妻子也不晓得。我留心细查我妻子和应真之间有没有暧昧之事，却查不出一点端倪。要知当日我返家之时，我妻子已能行走如常，经过几个月之后，她并没有丝毫内伤未痊的迹象，因此我婉拒了应真每个月来为她治疗之举。但这数次见面我已从他口中偷学了不少武功上乘诀窍，经过这些年来苦练，我一身武功精进数倍，已不是昔年可比。此所以我前两个月到少林寺来，要见应真，为寺僧所拒。被我大闹一场，终于冲出重围，如是昔年的本领，那是决计冲不出少林寺。”

谷沧海听了半天，目下才转到正题上，不禁精神一振，竖起耳朵。

吴显道：“我妻子已于三年前去世，死了之后身上现出四处伤痕，我才知道应真之言不假。但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只要知道应真有没有与她发生暧昧的关系。因为她父亲给她的那片银叶我始终没有见过，据她说是那一夜已被人抢走。可是，据我从应真口中查出的资料，却得知那些仇家们还在向她用刑之时他便赶到了，可知那些人不曾得到银叶。”他默然寻思片刻，又道：“不过经过多年来的反复思量，应真似乎不会是这等鄙劣之人，他一生行事光明磊落，不拘世俗礼法，所以才惹出不少误会。至于以前曾被我刀伤左肩的夜行人也决不会是他，其实我使的刀法虽然出奇的狠快，可是以应真的功力，仍然不该受伤，这是近两年来我武功精进之后才晓得的道理。”

谷沧海愁道：“这话在下很难启齿叩问应真大师啊！”

吴显道：“因此我说有两个途径，一是你直接地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另一条途径是你偷偷搜寻他身上之物，瞧瞧有没有一块银叶，同时瞧瞧他左肩上有没有刀伤？”

谷沧海道：“吴大叔你不是说他武功高强，决不会被那一刀劈中的么？”

吴显道：“这就是其中一大关键了。十年前他发生了杀害许一山之事，许一山的义子杨晋曾当着少林诸老面前，说是许灵珠在其时发出独门乌芒珠，伤了那个凶手的左肩，要求揭衣验看。”

谷沧海道：“若应真大师没有做过此事，自然肯揭衣验看，他不肯么？”

吴显道：“他倒没有不肯，但当时的少林方丈光德大师却没有答允，当场定下打折应真双腿，禁锢在山崖茅棚之下的处罚。”

谷沧海茫然道：“为什么呢？”

吴显面色阴沉地道：“这就是我虽然深知应真为人光明磊落，决不是奸淫之辈，而又仍然不能坦然不疑之故了。他左肩上一定曾受伤结疤，光德大师眼力何等高强，隔衣一瞧便已瞧出，所以不让别人揭衣查验。我却怀疑那不是乌芒珠所伤，而是我当年利刀砍伤的。”

谷沧海道：“大叔要我瞧他肩上的遗痕么？假使是乌芒珠所伤，那么他就不是那一晚的夜行人了。”

吴显道：“乌芒珠伤过之后，终身留下五点黑印，若是如此，那夜行人自然不是他了。不过，那伤痕决计不是乌芒珠留下的。”

谷沧海心中一阵狂跳，问道：“大叔怎生得知？”

吴显道：“我当然知道啦，因为……”他突然停了口，接着换了话题道：“我怎生得知的，你先不要问，总之你去瞧他伤痕之时，记着两点，第一点那是刀伤，不是其他原因形成的疤痕。第二点，这伤须是与手臂角度平行，歪的斜的都不是被我砍伤的。”

谷沧海道：“在下得好好地想过该用何法查探才行。但查了出来之后，对大叔有何好处？何必费这许多心机气力，若是在下，就会先找那红胡子、毒星这些仇家报仇。”

吴显道：“你想，若然我妻子不贞的话，我何必为她报仇。所以这是最要紧之事，只要查过他不是那一夜被我砍伤之人，我便能相信他没有对不起我，自然最好也查明银叶不在他手中。那时，我不但可以专心报仇，还对他真本人有莫大的好处。”

他眼中露出兴奋之光，又道：“其实这件事对他最为重要，我只须说出一个人名，他就可以洗雪十年来的不白之冤了。”谷沧海心中波澜起伏，感到这真是关系至为重大之事，倘若他能替未来的师父洗雪不白之冤，那时整个少林派都要对他尊敬致谢。他缓缓道：“在下打听回来的消息，吴大叔信得过么？”吴显道：“我若是信不过你，何必托你？”

谷沧海肃然道：“既蒙大叔信任，在下这就回寺去啦！”谷沧海临走之前，还先替吴显弄点食物，回到寺中，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经过两日的思索，把吴显的话前前后后都想过，深感有冒险一试的价值。于是，这一夜开始行动。

果然一如吴显预料，事发之后，谷沧海被寺僧捕获，由方丈弘经大师亲自审问纵火烧毁房舍之故。

翌日清晨，审问在一同精舍内举行，上首三个座位，当中弘经大师，左方是弘一大师，右座是弘力大师。

这三位大和尚都是六旬上下的人，瞧起来只有四五十岁，甚是年轻。

此外，在场的还有总知客正修禅师和膳堂监理德广僧。两个和尚把谷沧海押入精舍之后，就悄然退出。

弘经大师缓缓道：“本座已查问过谷沧海你入寺经过，据他们报告说你在香积厨下服役，尚称小心勤恳，从无差错。昨夜忽然纵火，是何原故？”

这位少林寺方丈语气和缓，甚是慈祥。谷沧海不但没有轻视之心，反而十分敬佩，心想这才不愧是武林无不钦仰的名门大派首脑人物。他诚敬之心露诸形色，恭容答道：“小子本来不敢顽劣无礼，若是能够早一点参谒方丈大师，小子决计不敢如此妄为。”

右座的弘力大师眉头微微一皱，双眼射出严厉的光芒。但弘经大师已开口道：“这话怎说？你不妨慢慢地说来。”

谷沧海道：“小子不辞千里而来，便是要投拜应真大师座下修习武功，谁知人寺许久，还没有一点头绪，连应真大师消息也听不到。百般无奈之下，只好以这等下策惊动了方丈大师。”

弘经大师点点头，顾视左右，道：“师弟有话要问，即可发言。”弘力

大师凌厉地望住谷沧海，冷冷道：“你年纪尚小，决不会自作主张到此学艺，是谁教你来的？”

谷沧海道：“是家慈所命，家慈说当今天下只有应真大师武功最强，为人仁侠正义，小子谨遵慈命，不辞关山之阻。”

弘力大师不再追问此事，原来他像吴显一样，以为谷沧海的母亲虽是武林中人，但多年来与江湖脱了节，所以不知应真发生的丑闻。他道：“昨夜纵火之计，是谁教唆你的？”

他不愧是老练之士。

谷沧海大感为难，心想若是撒谎的话，便是欺瞒尊长，若从实供出，又于吴显不便。

他沉默片刻，缓缓道：“小子若是得知能谒见应真大师，便感激不尽。”

他话是向中座的弘经大师说的。

弘经大师正要答应，左座上的弘一大师洪声道：“你在江湖上被许多武林英雄追逐之事，本座已有所悉。你若是不清不白之人，休想谒见得到应真师叔，你还是先把隐情说出的好。”

谷沧海听了这话倒不惊奇，立刻从身上掏出那锦囊，双手呈上，道：“这就是霍大叔托小子收藏之物，据说那些关家堡、银刀府、黑衣帮等人都想得到这个锦囊。那霍大叔与小子家中本是世交，这次霍大叔答应家慈把小子送到嵩山，却不料半途被关家堡之人拦住，小子一点也不晓得这个锦囊有什么关连。”

正修禅师上前接过锦囊送到座前，弘经大师摆摆手，他便捧囊侍立一侧。

弘一问道：“你一直不曾拆开瞧瞧？”

谷沧海道：“没有拆开看。”

弘力道：“为什么不拆开瞧瞧？”

谷沧海道：“霍大叔信得过小子，托以人人唾涎之物，小子岂能有负他的期许？”

弘一道：“你是忠信之人，没有私自拆看也罢。但目下为了一己之故，竟把此物献出，岂不仍有负霍军所托？”

谷沧海左一定神，答道：“三位大师不是江湖上争夺名利之人，小子信得过三位大师，也信得过少林寺这三个字，所以献出此物，任得大师们裁夺。”

弘经等见他对答如流，口齿清晰，出言典雅得体，都对他生出另眼相看之感，弘一不再开口，弘力也不说话。

弘经大师寻思了一下，伸手拿起那个锦囊，随即又放回正修手上，缓缓道：“师弟们有何意见？”

弘一大师道：“此子不同凡响，须得送与师叔瞧瞧。”

弘力大师道：“这孩子不是大忠大义之士，就是极为奸恶狡诈之人，应师叔十年以来心灰意冷，不愿与闻世事，因此敝座认为还是不让他晋谒师叔的好。”

这两人各执一词，只等弘经作最后决定。

弘经沉吟良久，道：“应师叔乃是长辈，此事不该瞒他。正修，你先去谒见应大师，请他示知见是不见？”正修把锦囊交还谷沧海，匆匆去了，没好久便回转来，道：“大师有谕，命谷沧海前往见面。”

弘经比个手势，道：“谷沧海随他去吧！”

谷沧海大喜，跟着正修走出精舍之外。也不知经过多少重殿堂院落，未

后顺着一道曲廊走去，到了一道月洞门前，正修禅师停步道：“孩子你且等一会儿，我先入内通报一声。”

谷沧海举目打量四周，只见月洞门内花木扶疏，景色幽雅，时闻鸟语之声，简直是一处洞天福地，修道人的绝好潜隐之处。他记得应真遭受的处罚是孤身独坐在寺侧石崖上的一座开敞茅篷之下，此处鸟语花香，树影婆婆，与传闻大是不符，不由得感到奇怪万分。

转眼间正修禅师匆匆奔出，道：“大师吩咐你独自入见……”说罢，转身径自去了。

谷沧海怔了一会儿，才跨入月洞门内，触目所见，尽是修剪齐整的花卉树木以及碧油油的草地，沿着石径走到花木深处，一阵清脆的棋子敲枰之声随风传来，更添上一种幽雅古趣。循声走去，不久便瞧见一座精致的禅院，院门前右方一株古树之下，有两个僧人正在对奕。这两名僧人都穿得十分朴素，走到近处，才瞧得出其中之一年纪甚老，但仍然精神奕奕，另一个身材魁伟，方面大耳，瞧起来最多只有三十岁左右，顾盼之间，自然流露出一种慑人的威仪气度。这年青的僧人额上有个肉瘤，因此一望而知便是名震天下的独角龙王应真。

这刻他正拈子沉吟，欲下未下。谷沧海便不做声，等到他棋子落枰，才上前跪下行礼，道：“小子谷沧海参见大师！”

应真没有瞧他，但面上却流露出奇异的表情。

对面的老僧抬头瞧见了，轻嗟一声，道：“十载寒暑，还不能消磨去你的雄心么？”

应真缓缓道：“师兄有所不知，小弟命此子前来，也不过是姑且瞧瞧的意思。谁知此子大有来历，教小弟心中十分震动，久已平静如井的方寸间重起无数波澜……”

那老僧微微笑道：“你怎知此子不凡？你又不曾瞧他一眼？”应真道：“他的声音响亮劲直，显示出性格与众不同，天赋奇佳。其次以他区区十二龄小童，不但进退中节，合乎礼数，而且谈吐典雅，可知极有教养。师兄试想，教养得出这等孩子的家庭，怎肯让他到少林投师？而且要投拜在小弟门下？”

老僧道：“果然很有道理。”

他小心地注视谷沧海一眼，又道：“这孩子生得一副好相貌，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大有不怒自威的气概。”

应真仰天朗声长笑，响遏行云，震得谷沧海耳鼓隐隐作疼。这笑声一听而知那应真心中欢畅无比。

老僧道：“师弟这般欢喜，这里面也有文章么？”

应真道：“有，有，十年前小弟遭逢大变之时，在场有一位红粉知己，乃是天地间第一位巾帼奇人。她问小弟说：应真，这件事你有没有做？小弟回答说：没有。她便对我念了两句诗，这两句诗是：天涯一旦成知己，沧海他年见此心。”

老僧道：“那是我们到达以前发生的事了！”

应真道：“不错，她本身原也是当代高手，若是她也参与那一场搏斗的话，小弟就很难活到今日了。”

老僧道：“她就是天罡手柯公亮大侠的夫人谷虹影是不是？”应真这时才转眼望住谷沧海，柔声道：“孩子起来，谷大姊就是你生身之母对不对？”

谷沧海起身道：“正是家慈。”

应真道：“很好，只有谷大姊教养的出像你这么个孩子。我此刻恨不得在她面前五体投地来表示出我心中的尊敬感激。”他双眼中涌现泪光，接着又道：“我应真当天立誓，一定要把你造就成天下无敌的高手，又是天下钦仰的大英雄大侠客。但最可怜的是这样做了，我还是未能报答知己恩情于万一……”

这番话说得慷慨悲壮，情深义重，不但谷沧海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老僧也频频长叹，却没有一点点不同意的意思。

应真上上下下打量谷沧海几眼，又道：“以你这等根骨天赋，纵然不是故人之子，我也不会轻轻放过你的。”

谷沧海登时热泪迸涌，大叫一声师父，心中充满了感激和钦敬之情。

应真又道：“你在家有没有学过武功？”

谷沧海一面掉泪，一面摇头。

应真仰天长叹道：“柯大哥也真了不起，唯有他配得上娶大姊为妻，他不但肯让你改从大姊之姓，并且决意让你投到我门下，所以不把一身所学传授给你。这真是古今罕见的英雄胸襟，豪杰心肠……”直到此时，他们才发觉那老僧已悄然离开。

应真告诉谷沧海说，那老僧就是前任藏经阁首座长老光慈大师，天性十分慈祥，将来可以时时向他请益。

过了许久，应真才停止探询他家中的情形，同时却抑压住满心兴奋，瞑目寻思如何着手传授武功的种种难题。

他对谷沧海抱着极大的野心和希望，所以不能像普通收徒一般旷废任何时间。

应真先命一名僧人带领谷沧海安顿好住宿之处，就是住在这潜龙院中，应真的房间就在隔壁。

少林规矩严谨，人数众多，这些事情只有位居要职身份崇高有限几个人晓得。

谷沧海在少林寺中公开的身份是前任藏经阁长老光慈大师的弟子，由方丈弘经大师昭告全寺。

这一来谷沧海与弘经方丈同辈，大多数僧众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行礼。

应真为了研思一套传授武功的法门，静坐三日之久，第四日清晨，谷沧海照例叩见。

应真取过拐杖起身，道：“孩子，随我去见大师伯。”他双腿已断，所以用一对拐杖代步。谷沧海晓得大师伯就是前任掌门人光德大师，心中不由得大感兴奋，紧紧跟在师父后面走去。

不一会儿，便走到一座精舍，四周植满翠竹，山风过处，发出一片悦耳的涛声。

精舍内甚是宁谧恬静，朝阳照射之下，古趣盎然。应真和谷沧海刚走到门外的院子里，屋内传出一阵苍老清劲的声音，道：“应真，带那孩子进来吧！”

谷沧海感到一阵亲切，欢欢喜喜地向前走去，险险撞在应真身上。不禁讶异地抬头望去，瞧他何故不声不响，又不举步入舍。目光到处，但见这位豪情姿放的师父，此刻满面迷惘之色，眸中隐隐有一层泪光闪动。

他吃了一惊，定神寻思。

应真长叹一声道：“大师兄，小弟真料想不到你一甲子以上的精修工夫，还不曾完全隐埋了你的至情至性……”

门内苍劲的口音应道：“小师弟且莫说这等闲话，把那孩子带入来让愚兄瞧瞧。”

应真道：“是！”

两颗大大的泪珠已滚下来。

他忙举袖拭去，向谷沧海道：“你可懂得我话中之意？”谷沧海道：“徒儿不懂，不过徒儿已感动得忍不住了。”他面上的表情真是哭笑不得。

应真道：“很好，这才不愧是我的徒弟。我告诉你，你大师伯不但武功已入化境，而且精通佛典，功力极深，数十年以来已经无喜无嗔。可是他今日居然流露出急于瞧瞧你的意思，这是因为一则你是我的传人，将来可以为我办许多事。二则他已听说你资质超俗，便禁不住满心欢喜。”

他话声略歇，蓦地仰天长笑，当先跨入门内。屋中的陈设甚是简单朴素，却十分整洁，窗明几净。

一个老僧盘膝跌坐榻上，身披青布僧袍，两眉雪白，面庞圆如满月，一望之下，便教人生出慈善可亲之心。

他眼中神光充足，毫无老态。此时凝注在谷沧海身上，瞧得十分仔细。

谷沧海拜倒地上，光德老方丈柔声道：“孩子起身。”语气中极是欢喜。

谷沧海叩过头，爬起身，光德着他走近榻边，伸手轻轻抚摩他的头颅，道：“我佛慈悲，竟有这么好的孩子投入少林门下，老衲的心事从此已了。”

应真道：“还望大师兄赐以洪恩，助此子速成基业，得传本门无上秘艺。”

光德老方丈沉吟片刻，举手向左侧点去。左方窗边悬挂着一面小铜锣，此时被指力点中，发出一声清响。

转瞬间，一名僧人在门外说道：“正信恭候法谕。”

光德道：“进来。”

正信踏入舍内，却是个方面大耳极有气度的中年和尚。

他向光德、应真行过礼之后，便向谷沧海躬身道：“正信参见师叔。”谷沧海连忙还礼，应真道：“沧海，他是年青一辈中十大高手之首，他们十人以佛典中的十信为号，个个功力湛深，各有专长，都是正字辈，比你低了一辈。为师很感激他们的好处，这话你记在心头。”谷沧海唯唯应了，却不知道他们对应真有过什么好处。

光德老方丈道：“正信，去把光慈、光悲二人请来。”

正信迅即衔命而去。

不久，进来一高一矮两位老僧，一个是光慈大师，谷沧海已经见过。另一个是光悲大师，体格雄伟，精神奕奕。

他们参见过师兄，光悲不大留意地瞧了谷沧海几眼，道：“大师兄传谕召集我们，为的何事？”

光德老方丈缓缓道：“应真求我帮助这孩子速成，我已经答允了，因此转请师兄弟们助我一臂之力。”

光慈大师点头道：“果然须得利用速成捷径，助他扎稳根基，否则不知要练到何年何月才有成就。”

光悲大师笑道：“师兄之命，师弟之情，实在无法推卸。”谷沧海很不服气，心想这位师伯一点也瞧不起我，若是任得他们施为，将来纵有成就，

他还是瞧不起我。但身为晚辈，又不能出言顶撞。想来想去，实在无计可施，不禁轻轻地叹一口气。

舍内四位高手都发觉了，应真讶道：“孩子，你有什么心事？”谷沧海垂首道：“弟子不敢说。”

光慈大师道：“这就奇了，小小年纪就有不敢说之事么？”谷沧海偷偷地望了光悲一眼，可就透露出线索。

光悲呵呵笑道：“孩子但说不妨，老衲决不会见怪，”他年事虽高，但豪爽率真之性犹如少年。

谷沧海突然醒悟这位老和尚的为人，便后悔地道：“弟子本来以为光悲师伯瞧不起我，所以心中不安。现下才知他老人家是不拘小节之人，弟子倒是多心了。”

光悲不禁一愣，睁大双眼，过了一会儿才道：“好小子，你瞧来比我还老练得多，”

这话惹得光德等人都笑起来。

光悲又道：“幌你这一点知人之明，师伯非全力造就你不可，师兄们，咱们动手吧！”

光德老方丈点点头，起身率众走入一问静室之内。

光悲取了五个蒲团，按梅花形摆好，命谷沧海坐在当中的蒲团上，光慈大师取了一卷条轴，挂在墙上，却是一幅人身像，分正背两图，赤裸的躯体上有一条红线和一条黑线，遍绕全身。

光德等四人分别在四个蒲团上坐定，光德徐徐道：“本（j）无上内功心法极是精深博大，威力无穷，深不可测。若要扎稳根基，略有小成，虽是天聪过人，禀赋卓异之士，也须十载以上苦修之功，这是因为本门内功心法须得内外兼修，齐驱并进，外功若是不到一定火候，内功进境随之而滞顿不前，因此，本门收徒传艺，都要就各人天资禀赋，传授不同的入（l）法诀，仰可减少外功不强的阻力，由此可知本门僧众虽多，其中不乏内功极为深厚之士。但因入门法诀不循正途，终难成为一流高手。”

谷沧海恭恭敬敬地聆听，一字也不遗漏。

光德老方丈微微一笑，又道：“今日我们四人为你出手，助你渡过入门第一关，此举可抵你十载苦修之功，因此老衲详加解说，免得你得之甚易，生出轻慢之心，将来影响到你的进境，无法达到第一流高手的地步。”

应真喝道：“沧海，你明白不明白？”

谷沧海道：“弟子明白啦！”

光德大师接着道：“我们四人以本身精修之功，运注你体内，一方面使你具有外功，另一方面辅导你真气通经透穴，获得成就。此举在今日因缘成熟，所以似是容易，其实本寺开创以来，还没有过先例。”要知此举一则须有四大高手同心合力，二则须有美质良材，三则要有这等急于造就之人心性品质都合条件，不会因得之太易而生轻慢之心，反而妨碍了日后最高境界的修为。

光德大师跟着指示方法，讲解口诀。

那壁上的人像图形上的红黑两线，乃是真气运行所走的路线，红线是少林无上心法正确的途径，黑线是最容易弄错的途径。有此对比，自然不会弄错。

讲解费去了一个时辰之久，光德话音方歇，光慈、光悲、应真三人齐齐

向谷沧海点去，指尖都离他身躯半尺左右。

谷沧海但觉三股热流注人体内，顿时精神一振，四肢和骨骼充满了力量，肌肉和骨骼都涨满伸延，好像迅快地发展生长。

光德指势缓缓点出，一股热流传入谷沧海体内，一切奇异的感觉立即消失。

他立即摄神定虑，依照光德指示的法诀去做。这口诀法门简单不过，毫不费力地记牢，可是做起来却十分困难。

一时之间，各种杂念纷沓而至，一任谷沧海如何努力收摄心神，都无法消减这些杂念。

这虽是应有的现象，可是时间一久，谷沧海便不禁害怕起来。

又过了许久，谷沧海觉得实在无法收束心神和排除杂念，当下绝望地叹一声，睁大双眼。

目光到处，刚好见到窗外照入来的阳光，发觉只不过坐了一整天，目下应是黎明时分了。

他一惊之下，顿时触悟这正是一大魔障，于是重新垂下眼帘，不久便进入宁谧恬静的境界中。三昼夜之后，他才从定中回醒，目光投注在墙上的条轴。

如此又是四昼夜过去了，光德等四大高手都收回指力，彼此相顾一笑，表示大功告成。

他们都耗费了极多的真元，因此应真不敢多耽搁，带领谷沧海回到潜龙院，好让师兄们休息。

谷沧海被紧凑的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都忙着修习内外功夫，没有片刻空闲让他想及别的事情。

转眼过了两个多月，一天，应真突然对他说：“本寺最近大概会有事发生，为师暂时不能督导，须得到茅棚枯坐，免被外人察破，责难大师兄不守诺言。因此你也暂时不必练新的功夫，只须重温所学便行啦！”

谷沧海不敢询问将有何事发生，但应真的话却勾起他闷在肚子里好久的疑团。那就是当年的少林寺老方丈光德大师曾向武林群豪说过罚应真长年在茅棚内枯坐，然而师父却根本不曾去过茅棚。

以光德大师的身份，说的话自然算数，因此这就使谷沧海觉得十分的不解。

不过他也不敢直率地探询，念头一转，道：“那么弟子也到茅棚去陪着师父……”

他明知此举不合昔年规矩，乃是故意说的。

应真可想不到这个小徒弟肚子里有这许多心思打转，蔼然一笑，道：“不行，谁也不能到茅棚去。往时是由本寺小一辈中十大高手轮流作我的替身，但此举骗骗别的人犹自可，若是哪个第一流高手便很难瞒得过了。”

谷沧海赶紧抓住这个话题，问道：“做师父替身的就是本门十信僧么？怪不得他们都没有别的差事，再过些时候，弟子便可以充当师父替身，不必劳动他们了。”

应真摇头道：“你用不着做这件事，为师对你寄望极高，但内情须待你艺成之后才告诉你，本门十信僧向来最是崇敬为师，所以十年前之事发生以后，他们甘心代为师枯坐茅棚，受那风吹雨淋之苦。不过他们的热心没有白费，由于此故，每人才能练成一两种绝艺，成为小一辈中的十大高手。”

他仰天叹息一声，又道：“本门上上下下对为师都万分爱护，光德大师兄身份何等高隆，可是他坚信为师不会做那等恶行，所以自甘食信，让十信僧代替为师受刑。这等慧眼和胸怀真教为师敬佩之至……”

说到这里，谷沧海总算明白了师父不须在茅棚枯坐受刑之故，敢情是光德他们认为应真是含冤受屈。

这时又勾起谷沧海另一件心事，那就是两个月前在后山石谷碰见吴显那人，他要知道应真肩上的伤痕是什么样子的。

谷沧海虽是聪明过人，可是到底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心中有事哪里瞒得过应真这种一等一的老江湖。

应真讶异地忖想了一阵，突然问变得十分严肃，沉声道：“孩子，为师十年前的事你想必也听人说过了，你老实告诉我，你是怎生想法？”

谷沧海骇得双膝跪倒，俯伏地上，道：“弟子不敢乱想。”

应真道：“不要害怕，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谷沧海道：“弟子深感师父是个不拘小节，大仁大义之士，决计不会做出那种卑鄙之事。”

他说得十分诚挚，一听而知出自真心。

应真畅快地仰天大笑道：“好极了，总算我应真没有瞧错人。”谷沧海抬头怀疑地瞅住他的左肩，心中暗暗叹口气，遗憾地想道：“恐怕此后再也没有机会提起师父肩上遗痕之事了。”

应真瞧在眼中，却没有表示，起身向门外走去，他以双拐代步，举动甚是灵活自如。

那高大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外之后，谷沧海迟疑了一下，心想：“既然无法验看师父肩头伤痕，那就到他卧室中搜查一下，瞧瞧有没有那块银叶，也算是向吴大叔履行过诺言……”

正要举步，眼前一花，应真已站立在他面前，把谷沧海吓了一跳。

应真面上含着微笑，道：“十年前许一山的义子杨晋当众要验看为师肩头是不是留下乌芒珠的痕迹，但被大师兄拒绝了。”

谷沧海听了这话，不禁又吓了一跳。

应真接着说道：“杨晋此举实在奇怪万分，使为师无法怀疑到他身上。”

他露出沉思的样子，可见得这事使他极是困惑，所以一旦提起，就情不自禁地沉缅在迷雾之中。

他皱起眉头，又道：“为师深知杨晋心术险恶，暗恋着他的义妹许灵珠。因此这个阴谋成功了，唯有他才是最有利之人。一则可以趁机除去他心中认为的情敌，二则许一山的家财完全属于他了。但杨晋验伤之举却使我不得不改变了推测，试想其时当众验出为师肩头之伤不是乌芒珠遗迹的话，他加害我的阴谋岂不是完全败露，可惜当时大师兄拒绝了验伤之事。”

他徐徐拉下肩上衣服，露出一道疤痕。

谷沧海心跳加速，定睛望去，只见这道疤痕长约两寸，横斜肩上，并非吴显所说的垂直形状，同时由于疤痕较宽，边缘凹凸不齐，一望而知不是刀剑所伤。

应真抚肩道：“为师初出江湖之时，由于天性放荡不羁，所以被一个女孩子咬去这么一块肉，自从那次事故之后，为师才检点得多。但这等事可不敢告诉大师兄他们。平时他们都没有注意，然而到了十年前杨晋提出验伤之时，大师兄眼力何等高明，隔衣一望而知果然有伤疤迹象，所以断然拒绝了。”

他拉起衣服，遮住那块疤痕，又道：“这也是他为何自甘食言，教十信僧做替身的缘故。因为我们返山之后，大师兄经过数日深思之后，断定许一山决计不是我杀死的，因而肩上伤痕定然不是乌芒珠遗迹。他一时之错，以致力师再无昭雪此冤的机会，心中十分难过，于是允许十信僧做我的替身，借以表示他的歉意，不过……”

他拖长了声音，露出十分郑重的神情。

接着说道：“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这世上只有孩子你一个人亲眼见到我这块伤疤，他们仍不曾验看过……”

谷沧海大为感动，心想：“大师伯他们和师父之间是当真心心相印真正知己，古往今来，恐怕再也找不出几个人能够如此的知心互信。”应真走了之后，他练了一会儿功夫，便带了一些食物和清水，穿过寺院向后山走去。

不一会儿工夫已奔入那座石谷，大声叫道：“吴大叔……吴大叔谷内寂然无声，谷沧海奔到那个岩洞，目光到处，只见吴显倒卧在岩根，动也不动。

谷沧海顿时惊得呆住，过了一会才恢复神智，大声叫道：“吴大叔过去伸手一摸，吴显手足冰冷，谷沧海的心里直往下沉，但仍然继续查探他的脉搏和心脏。

吴显的心窝还有一丝暖气，谷沧海升起一丝希望，连忙把他身子翻过来，成为仰卧的姿态。

但见吴显两唇焦裂，双眼半睁半瞑，眼珠已翻到上面，黯然无光。谷沧海连连在他耳边叫喊，吴显突然一动，嘴唇嗫嗫而动。谷沧海连忙倒了几滴水在他口中，吴显舌头迟缓地舔动，眼球也慢慢地转了。

谷沧海满头热汗，心中十分紧张。

吴显口中吐出模糊的声音，谷沧海叫道：“吴大叔，我来瞧你啦，你可听得见我的话？”

吴显模糊地道：“啊，是你……我托你……的事……”谷沧海连忙大声喊道：“我亲眼瞧过师父肩上的疤痕，既不是乌芒珠，也不是刀剑所伤，是曾经被人用牙齿咬下一块肉……”那个垂死的人眼珠突然转动一下，似乎射出光彩。

可是随即又翻了上去，喃喃道：“很好……我死了……瞑目……”谷沧海大声道：“吴大叔你不会死，我这就去找人帮忙救你……”吴显喉头咯咯有声，过了一阵，才变成说话之声，道：“不用……白费气力了……陷害你师父……的人是我……和……和……”他突然间没有声息，谷沧海瞧清楚了这武林高手实在已经气绝，不禁一阵凄然，同时又感到十分遗憾。

遗憾的是自己迟来了两日，以致无法从他口中得知陷害师父的人是谁。

目下只知道一个是他，可是吴显已死，不但无法问明当日布置阴谋的详情，而且不能挺身证明，解去天下武林人物心中之疑。他发现不远处便有个石坑，恰好可以权充墓穴，便把吴显枯干的尸身抱到石坑内，吴显身上有个革囊，里面有些物事，谷沧海解下来，放在坑边，然后用石块和泥沙填塞墓穴。

不久已经把石坑填满，他拿起革囊，忽然记起吴显已没有亲人，这些遗物无人可收，心中更替他感到凄凉难过，洒了几点同情之泪，便把革囊塞入泥土中。

回到寺内，已是夕阳遍山，他很想去瞧瞧寺侧高崖上枯坐的师父，但不敢前往。

在潜龙院中练了一会儿功夫，这才定下心神。

翌日早晨，一个高大黛黑的中年和尚找到谷沧海，道：“小师叔，师叔祖有谕，要你到前面去瞧热闹。”

谷沧海大喜道：“什么热闹？”

那黑和尚道：“师叔祖叫我问你就晓得了，原来小师叔还不知道。”这和尚乃是少林十信僧之一，他们十人与谷沧海最熟，这一个法名正护法为人憨直，虽是四十出头之人，但仍然不通一点世故。两人边说边走出去，绕道寺侧抵达山门外的广坪，但见坪上散散落落的有好些僧人。

正护法环顾了一会儿，道：“都是达摩院的人，这就奇了……”谷沧海道：“恐怕要打上一架，不然达摩院不会派出这许多人手。”正说之时，一个体貌微胖的灰衣僧人走到他们身边，此僧长得面圆眼大，未语先笑，一望而知乃是性格诙谐喜爱说笑之人。他嘻嘻笑说：“小师叔才来么？我早就等得心慌啦，但愿当真是一场大热闹才好！”

谷沧海忙道：“别那么大的声音，提防有人听去，告到监院大师面前……”

那圆面僧人伸一下舌头道：“对，这儿可不是潜龙院，我都给忘啦！”黑和尚愕然道：“这有什么好怕的呢？”

谷沧海道：“出家为僧，岂能贪爱热闹，你说是不是？”黑和尚表示服气，道：“不错，咱们还是走远一点避开别人的好。”三人同躲到坪边的古树后面，注视着坪上动静。

黑和尚正护法道：“正不退师兄，你可知今日有什么热闹？”正不退笑咪咪地道：“我不晓得，但师叔祖被惊动了，想必来头不小！”

他们口中的师叔祖便是应真。

谷沧海禁不住转眼向左方一座高崖望去，但见崖上靠边缘处搭盖着一座茅棚，隐约瞧得见棚内有人跌坐其中。

他自从得到光德大师等四位高手输注真元，打通经脉之后，目力已比常人强胜甚多。因此那茅棚虽然距离甚远，仍然瞧得出棚内之人身穿一袭黑衣，秃头，颈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环。

此环便是当日光德等三大高手亲赴许家，由光慈大师取过禅杖，拗成的圆环。

谷沧海想象得到师父在棚中遥见外人抵达寺前，翘首远望他之时，将是何等愤慨沉痛，因此心情登时大感沉重，不由得叹一口气。黑和尚正护法道：“小师叔是否不耐烦了？瞧，有人飞奔而回，想是归报什么消息？”

但见一名僧人迅快地奔入寺内，本来散落地站在广坪上的僧人们一下子都消失在树木或是山石之后。不一会儿，路口出现了两个人，都是山上难得见到的妙龄女郎，衣着华丽，一个抱着一面琵琶，一个拿着一支玉萧。

她们含笑缓步走上广坪，流目四顾，似是因见不到有人而感到惊讶。

之后，她们一齐仰头向高崖茅棚望去，指指点点地谈论起来。其中拿萧的女郎突然举起玉萧吹奏起来，阵阵哀婉清怨的萧声随风飘散。

谷沧海用心地聆听了一阵，但觉曲调凄凉之极，如怨如诉，不知不觉动了思家之念，一阵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几乎掉下眼泪。但他随即想到这个女郎面向着师父吹奏玉萧，是不是故意吹给他听？

这等举动未免对师父十分侮辱，登时怒气勃勃。

回头望去，只见憨直的正护法那张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可是正不退面上永远挂着的笑容，却已消失不见，但见陷在沉思之中，略略带出一点悲愁

之意。

谷沧海倒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古怪，伸手推了正不退一把，道：“她们胆敢用箫声打扰师父，此可忍熟不可忍……”

正不退身躯一震，宛如在梦中惊醒过来，凛然道：“好大胆的妖女，竟敢施展这等摇魂荡魄的魔音秘艺，哼，哼，她们想是根本不把少林寺放在眼内。”

第七章 赤身荡魂竟妖妍

谷沧海这才明白萧声中另有古怪，正要开口，忽见另一个女郎斜抱琵琶，铮铮琮琮地弹将起来。

这两种声音合在一起，平添无限悲凄哀怨，一时少林寺似是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山门内出现一个黄衣僧人，由四个中年和尚簇拥着，缓步走出广坪。

那黄衣僧人便是本寺达摩院首座弘力大师，他虽是年逾六旬，可是武功精湛，瞧起来只有四五十岁光景。

乐声陡然收歇，拿萧的女郎纵声笑道：“我本以为少林寺瞧不起咱们姊妹，所以无人迎候，谁知这四下已埋伏了不少人……”谷沧海惊讶地凝神四瞧，这才明白敢情不少僧人已露出形迹，大概是心神都被乐声迷乱之故。

这第一回合少林寺便落在下风，那两个女郎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们笑声之中隐隐透出淫荡放诞的味道，由此人人都推测得出她们决不是正派出身。

弘力大师洪声道：“两位姑娘可是特意前来打扰出家人的清修？”斜抱琵琶的女郎不但不答，甚且侧首遥望崖上茅棚，道：“那儿坐的就是独角龙王应真么？”

她这等举动分明是瞧不起对方。

弘力大师背后四个中年和尚之中的两个怒目睨视，右面的厉声道：“家师说的话，你们没有听见么？”左面的一个接口道：“她们此举未免欺人太甚，只不知师父是否允许弟子们出手？”

弘力大师寻思一下，道：“好，你们不妨上前，但最好还是先礼后兵。”

两个和尚应声抢出，左面的和尚道：“贫僧正精进，这是敝师弟正愿。两位姑娘虽以乐器打扰敝寺清修，但若是知错道歉，贫僧等决不为难两位。”

手抱琵琶的女郎嫣然一笑，道：“我们都是赤身教弟子，我姓阮名玉，这是敝师妹柳絮……”

说到这里，纤手轻挥，琵琶发出一阵连珠脆响，接着又媚荡一笑，道：“愚姊妹虽是入教不久，但还不把少林寺放在眼内。”正精进等似料定对方没有好话，这时反倒连先前的怒容也收敛起来。

正精进笑道：“姑娘好豪放的口气，既如此，贫僧只好被迫用武力把两位赶走了。”

柳絮哂道：“那就上来试一试！”

正精进和正愿缓步逼近，弘力大师久闻赤身教弟子出手对敌时一定卸下衣裳，裸体应战。当即传令坪上众僧返回寺内，不准观战。转眼间偌大广坪已没有多少人，谷沧海乃是奉师命观战的，所以不须躲开。

正精进的身材较常人为矮，逼到长身玉立的柳絮面前，比她还矮一两寸。

柳絮笑道：“和尚，你太矮小啦，我向来喜欢个子高大的。”这话出自一个美貌女子之口，不免教人想入非非。

正精进面色一沉，道：“多说无益，你小心了！”话声中挥掌劈去。柳絮飘然退开数步，道：“取出兵器来。”

正精进望望她道：“姑娘虽是不把敝寺放在眼内，但贫僧仍须保持身份，岂能随便动用兵刃。”

柳絮被他说得答不上话，阮玉在一旁笑道：“和尚休要贫嘴，提防打落拔舌地狱。”

正精进也不理她，挥掌又向柳絮劈去。

柳絮纤腰一扭，横跃两尺，手中玉箫趁势反戮对方胁下要穴，出手阴毒迅快，逼得正精进收掌退开。

这两人霎时间斗在一起，正精进虽是赤手空拳，可是掌法绵密，内力强劲。

那柳絮的箫招亦是阴毒之极，却也无法攻入对方掌圈之内。这边正愿和尚沉声道：“姑娘准备好了没有？”

阮玉媚笑道：“小和尚即管放马过来。”

此言隐含淫褻之意，正愿却宛如不闻，大步逼近，提起双拳，连环劈击。雄浑的拳风，吹掠起对方衣袂，长裙向后面飘起，露出一双雪白的大腿。她挥动琵琶封住对方拳势，正愿对她的玉腿视若无睹，双拳继续连环劈出。

阮玉一边抵御，一面还得移步后退，避过对方双拳凶锋。仅只是这么几拳，她已经测探出对方武功雄浑精奇，迥异于江湖上一般高手，顿时把轻视之心收起，暗暗使个手法。

但见她身上衣服忽然被拳风卷开，露出丰满白皙的肉体，景象极是诱惑。

正愿和尚眉头一皱，突然跃退数步，道：“难看死了，姑娘竟不觉得羞耻么？”

阮玉拉衣遮掩，但故意露出一大半，掩映之间，比起全裸还要诱人。她道：“和尚你未见过世面，最好别胡言乱语。”

接着嫣然一笑，又道：“你若是自知不敌，那就快快退下，我也不愿伤了你。”

这话说得似是很有感情一般，正愿和尚摇头道：“贫僧劝你还是离开此地的好。”

阮玉款款举步向他走去，她身子一动，裸露的地方更多了，构成一副极是妖冶荡人的景象。

她一直向对方逼去，生似是要投身入他怀中一般，正愿和尚不由得连连后退，既不敢出手猛击，又不敢让她贴到身上。

一眨眼间，她不知如何已逼近到两尺之内，面含媚笑，好不风流旖旎。

突然间琵琶疾扫，迅击对方下三路，另一只左手也毒蛇一般点戳向正愿胸前要穴。

正愿和尚大喝一声，底下一脚踢去，上面双拳并出，势凶力猛。砰的一声，两人突然分开，各无损伤。

但阮玉已经大感惊心动魄，一则对方居然一直是严密戒备，心神丝毫未乱。二则对方脚重，踢中了琵琶，震得她手腕酸痛。那边的柳絮也忽然退开寻丈，敢情她用尽一身绝学，仍然攻不入对方掌圈之内，所以急忙改变战略，先退开丈许，香肩一摇，全身衣服宛如蛇蜕一般褪落地上。

赤身教徒全是女子，脱去衣服之后，不但先天上增加了使男人心荡神摇的力量，而且她们的内功心法别创蹊径，须得全身皮肤暴露在空气之中，才发挥得出十成威力，所以赤身教之人遇上对手，那是非脱衣不可。

阮、柳二女初时全然瞧不起对方，所以不肯脱衣，哪知正精进和正愿都是少林寺小一辈中的十大高手，各具专长，岂是她们这等修习未久道行尚浅的人所能轻易取胜？

目下赶紧脱衣，还不失为知机。

这两个赤条条的女子都曲线玲珑，肤色白皙，加上面貌不俗，确实能使天下男人见了发呆。

正精进和正愿两人都微微一怔，正精进回头向弘力大师道：“她们太难看啦，是不是所有赤身教的人都是这样动手的？”弘力大师颌首道：“不错，你们小心点，可战则战，不战则退。”正精进笑道：“既然通通都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打紧的了。”回头大喝一声，抡拳连环迅劈出去。正愿和尚也不示弱，踏步转身，发掌拍击。

霎时间，四个人分作两对，杀成一团。

那阮、柳二女闪蹿腾挪之际，妙相毕呈，只瞧得弘力大师也双眉紧皱，觉得这等场面很不是味道。

谷沧海瞧得十分入神，正不退轻碰正护法一下，忧虑地低声道：“你瞧小师叔是不是心神摇荡，已经入迷了？”

正护法黑面上也泛起愁色，答道：“我不知道。”

谷沧海瞧得如此入神，连他们的话都听不见。

此时阮、柳二女抵敌不住正精进和正愿二僧的威猛攻势，时呈险相，娇喘之声，人人皆闻。

弘力大师诵声佛号，道：“弟子们且退。”

王精进、正愿二僧迅即跃开两丈。

弘力大师接着道：“姑娘们当要晓得敝寺乃是出家修行之地，时刻以慈悲为念，今日姑娘们虽是扰乱敝寺清修，但老衲仍愿担当一切，请两位速速离开也就是了。”

阮、柳二女一言不发，取衣披上。

弘力大师单掌当胸，作出送客的姿势。

但见二女整衣理髻全不理睬，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弘力大师淡淡一笑，道：“善哉，善哉，今日之局，瞧来已是难以善罢干休，既是如此，老衲便要得罪了。”

大袖一拂，举步上前。

阮、柳二女料不到这位老僧竟要亲自出手，骇得连退数步，再也装作不出好整以暇的神情。

要知她们连弘力大师座下僧人也敌不过，焉能抵挡这个辈份更高的弘力大师一击，所以都骇得花容失色，连连后退。

弘力大师其实并没有出手的打算，一则他虽是辈份较高，可是正精进等十高手因代替应真受刑有功，都得到几位长老亲传绝艺，各具专长，论起真正功力，这十僧并不弱于弘力。

二则弘力明知凭这阮、柳二女岂能擅闯少林？定然还有高手在后，此举不过是逼她们的后援出现而已。

果然不出弘力大师所料，阮柳二女连连退后之际，一声清磬传入他们耳中，紧接着乐声悠扬，随风飘散，一排白衣女子冉冉出现，踏入广坪。

这一排白衣女子共计六人，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龄，三个分持箫笙琵琶等乐器，边行边奏，两个捧着香炉，烟气缭绕。

这五个部长得甚是美艳，身材修长，只有那个手中无物的白衣女子，长得有点黑，面貌平凡。

谷沧海轻碰身边两僧，道：“瞧，那个手里没有东西的女子就是黎若妍了，我以前见过她。”

正护法大喜道：“我们还以为小师叔已经瞧得入迷，敢情没有这回事。”

正不退道：“那黎若妍人长得不美，而能挤身她们教中高手之列，恐怕以她的真实功力最强。”

他们正在谈论之时，那路口又出现两女，远远望去，只见这两女身上似是被一层烟雾所笼罩，只能隐约瞧出云鬓雾髻，以及修长窈窕的身段和雪肤冰肌。

也就是说她们披着宛如烟雾的轻薄罗纱，聊以掩蔽身体而已。这两女一样是举步行走，可是姿态轻盈美妙之极，宛如舞蹈一般，单是走了这么几十步，就教人叹为观止，隐隐泛起蚀骨销魂的味道。正不退紧张地道：“小师叔，你可知道这两个女人是谁么？”他不等谷沧海说话，接着又道：“她们一定就是赤身教最负盛名的两大护法摇魂和荡魄二仙了。”

谷沧海道：“果然名不虚传，但我却奇怪赤身教兴师动众地侵扰咱们少林有什么打算？”

正护法含怒道：“对啊，她们乃是当今两大邪教之一，咱们不去找她们晦气已经很客气了，而她们居然胆敢到嵩山少林生事，嘿！嘿！”他气得不知说些什么狠话才好，一张黑面孔已涨红了。广坪上香气弥漫，甚是浓郁。乐声更加柔和悦耳，那是阮、柳二女加入吹奏之故。

弘力大师慈眉一皱，目光从那个等如赤裸的躯体上移开，心中大为惊凛，暗忖道：“久闻摇魂、荡魄二人姿容媚艳，乃是赤身教中两大护法，她们成名多年，算起来已有五十余岁，可是瞧起来却只是二十许妙龄美女，极具魅力，这一场只怕我接不住啦！”

那摇魂、荡魄两仙子走到离弘力大师两丈左右之时，本来相当响亮的乐声，突然变为十分细微，若有若无。

但这等偶然飘过耳际的音韵，却更加使人侧耳追聆，因而凭添了不少魔力。

弘力大师摄神定虑，凝目望去，只见左面的美女面型较长，左眉梢处有一颗红痣，右面的美女面型较圆，右边眉梢也有一颗红痣。两人的身高和体态全都一样，唯一的评语是迷人两字。左面的美女未语先笑，露出一口皓白加编贝的牙齿，道：“大师想必已知道我们两人是谁了，我便是摇魂仙子，她是荡魄仙子，现任敝教护法之职。”

她的语声极是柔腻悦耳，仿佛是闺中蜜语，使人魂摇心荡不已。弘力大师道：“久仰得很，贫僧弘力，向来罕得到江湖上行走，甚是孤陋寡闻，因此诸位姑娘如此装束，倒教我这个山野之人，大吃一惊，只不知诸位驾临嵩山有何事见教？”

他说话之时，摇魂仙子的目光落在他身后的正愿和正精进两僧面上，面孕微笑，虽然没有特别地挑逗动作，可是自然而然有一股旁的女子万万比不上的媚劲，足以勾去任何一个男人的魂魄。弘力大师本是向她说话，见她不瞧自己，后来便只好向荡魄仙子说话了。

话声一歇，荡魄仙子答道：“常言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此入宝山，自然有非常重大之事。”

她一面说话一面含笑流波，自有一种风流意态，媚艳而不下流鄙俗。

说了几句之后，声音和面上的颦笑好像合而为一，放射出无比的魅力。

弘力大师左掌当胸合十，右手却伸入左边袖内，问道：“贫僧愿闻姑娘降临之意？”

荡魄仙子纤腰轻扭，神态娇美无比，却又毫无故作之感。弘力大师心头一震，暗暗用指甲掐左臂上的肌肉，一阵疼痛，顿时恢复清醒。

只听她道：“撒教教主想会一会贵寺中一位重要人物，只不知大师可做得了主？”

弘力大师一惊，道：“贵教主也来了么？”

荡魄仙子咯咯一笑，道：“没有，我们特地来请贵寺那位重要人物去见敝教教主。”

弘力大师但觉心神迷忽，极是不忍得拒绝她的请求，但又明知此是她施展迷人功夫，自己才会如此。

连忙加重力量掐左臂上的肉，指甲刺破皮肤，几乎把一块肉挖下来，这才感到疼痛，神智顿时一清。

他迅速回头望去，但见正愿和正精进眼中都流露出迷惘之色。心中暗叫不好，想道：“我修持了数十载之久，也无法抵抗她们的迷人功夫，这座下十僧如何熬受得住？”

想是这么想，但仍然朗朗连宣三声佛号。

但见四下出现不少僧人，奔到他身边，连同正愿和正精进一共是十个人，虽是有高有矮，有丑有俊，可是年纪都在三四旬之间，装束完全相同。

其中一个五官端秀白白净净的和尚说道：“弟子正信等十人恭候师叔法谕。”

此僧便是十大高手之首的正信，这十僧聚齐之时，向例是由他发言。

弘力大师连退数步，道：“这些姑娘都是赤身教高手，今日到此侵扰本寺，咱们若是完全凭仗武功和人多把她们击败，只怕她们心中不服，汝等今日须为本寺护法，尽力拦阻她们……”摇魂仙子发出一阵媚荡的笑声，接着道：“大师好不小觑了我们这群女子，只派十个血气方刚的和尚就想拦阻住我们……”荡魄仙子跟着说道：“怕只怕这十名僧人全都坠入万劫不复的苦狱之内，大师作这等孽于心何安？”

此时正信等十僧按名次排列成一字，打横拦在群女面前。十人的次序是左首第一正信，第二正念，第三正精进，第四正慧，第五正定，第六正不退，第七正护法，第八正回向，第九正戒，第十是正愿。

弘力大师站在这一字阵后面，眼中瞧不见摇魂、荡魄二女，便易熬得多。

大声应道：“作孽与否，乃是贫僧自身之事，不劳姑娘挂齿，贫僧唯一可以做主之事，那便是诸位姑娘若是立即离开嵩山，敝寺决不追究诸位今日扰闹之事。”

摇魂仙子笑道：“大和尚说得好轻松，却怕待会儿我们要走而大师还舍不得呢！”

众女都笑出声，弘力大师但觉那摇魂、荡魄二女的话声一入耳，就感到心神摇荡，知道她们果然厉害无比。

若是正正式式的较量武功，那也败而不悔，死而无恨，可是若然被她们这等邪门功夫迷住，却极不值得。

当下口诵佛号，缓缓退入山门之内。

坪上剩下十僧与诸女对峙，谷沧海心中连叫有趣，恨不得自己也加入在十僧之列，最好能找上那黎若妍做对手，试一试这两个月以来练的功夫能够跟她走上几招。

他虽是见猎心喜，但也隐隐觉得那摇魂、荡魄二女与众不同，好像

另具有一种使人听话的力量。

他哪里知道这二女只说了几句话，就使得修持了数十年的弘力大师也惊惧而退，其中的厉害，一时也分析不尽。

此时众女吹奏的乐声较为响亮，那摇魂、荡魄二仙轻移莲步，并肩缓缓走过十僧面前，一边走一边谈论他们的相貌人才等等，好像在检阅军队一般。

十僧中已有几个心旌摇摇。

要知这摇魂、荡魄二女，功力精深无比，不须搔首弄姿，便已施展出迷人心法，这等款款笑语，正是媚惑功夫中的上乘手法。她们由正信面前开始向最末的正愿走去，再转回到正信面前，见这十僧没有一个不能自持地失去常态，大感意外，讶然相顾一眼。摇魂仙子笑道：“妹妹，这些和尚日子过得清苦得紧，你何不唱支小曲给他们听听？”

荡魄仙子应道：“好。”

当即曼声而唱，唱的什么调子和曲子不能辨认，但却动听之极，能令男人心中发痒。

才唱了几句，一僧人从行列中跨步走出。

众女都大喜地向他望去。

但见这名僧人身高八尺，头如笆斗，肤色黝黑，一望而知是个勇力过人之士。

这位大和尚乃是排行第五的正定。

此刻目射威光，锐利扫视那摇魂、荡魄两仙子，神态不怒自威。赤身教之人都暗暗吃了一惊，她们原以为这正定僧乃是受不住她们淫荡歌声的诱惑而失去理智，所以跨出行列之外，敢情不是这么一回事。

正定抖丹田宣唱一声阿弥陀佛，宛如巨钟长鸣，四山俱应，声势极是威强，有些已觉得心神迷忽的僧人，得闻这一声佛号，顿时清醒。正定接着说道：“佛门净土，岂容汝等胡作妄为，贫僧正定，目下划出道路，一是在武功上分出强弱胜败，那就立刻出手便是。”他略略一停，又道：“另一条路是贵教若是自待所修的邪法可以压倒天下之士的话，贫僧胆敢跟随诸位到那荒野僻静之处，任凭你们施展邪法，倘若不能使贫僧神志摇动，你们便算输了，这两条路由你们选择其一，当即实行。”

他的外相就像是活罗汉一般，摇魂和荡魄二女见多识广，已知这个僧人定必在定力修为上根基深固无比，想摇动此人的心神理曾，恐怕比摇撼一座山峰还难。

两人对望了一眼，便有了计较。

摇魂仙子微笑道：“大和尚不耐烦我们久缠，所以提出这等速战速决之法？”

正定僧道：“不错，出家人若是喜爱热闹，贪见旖旎风光，何必到山里清修？”

摇魂仙子甜甜地笑一下，道：“有理！有理！大和尚既是划下道路，我也提出一点小意见如何？”

正定僧点点头，道：“你说。”

摇魂仙子道：“这两条路我们都接受，但对手由我们挑选，譬喻我看中了你，要跟你动手较量武功，你不得推辞。”

正定僧昂然不惧，道：“很好，贫僧一定奉陪。”

荡魄仙子有如风中杨柳一般扭到一个和尚面前，一面娇笑着，一面说道：

“我挑选这一位大师父到僻静的地方，瞧瞧我们两人之间，是他的定力功夫深厚呢？抑是我的魅力强些？”

众僧一齐转眼向那和尚望去，却是十僧之中排行第二的正念僧。别的人都因那荡魄仙子没有挑中自己而松一口气，但十僧之首的正信和十僧之中以智计著称的正慧二人，却大大一凛，暗想：“正念僧内功深厚，手法精妙，论起武功，那是比正定僧还强，以他出手较量武功，那是比正定僧出手好得多。”

反过来说，正定是十僧之中定力最强之人，如若由他去试荡魄仙子的魅力，也是有胜无败的局面。

然而她这么一弄，便变成对方恰好以所强对付己方的弱点，便完全失去优势。

兵法家极重视的一点是失其所强者弱，失去了自己的强，便变成弱，这是显浅不过的道理，而目下不唯如此，甚且以己方之弱应付对方之强，其间得失胜败之数，已昭然若揭。

正慧僧连忙向正信递个眼色，正信僧无可奈何地苦笑回报。原来正念僧这刻业已大步跨出行列，大声应道：“很好，贫僧愿意以身试魔。”

他一开口，旁人就没法插嘴。

荡魄仙子妖媚的目光转到正信面上，道：“你是十僧的领袖，所以我得跟你约定，假如我们赢了，你便须做主把敝教教主欲见之人交与我们带走。”

正信僧迟疑一下，眼睛掠过正慧面上，得到他的暗示，这才答道：“胜败本是兵家常事，大凡比斗较量，就多半会分出胜败，贫僧先作退一万步的想法，假定我方败阵，便须把敝寺的一个人交给你们，然而假使我方胜了，难道也要留下你们之中的一个不成？”

荡魄仙子摇头道：“你太婆婆妈妈啦，不行就不行，那么我们费了不少气力获取胜利之后，莫非却仍然空手而回不成，你倒是说说看，公平不公平？”

正信僧表现得很有耐性，慢条厮理地道：“出家人只望外界不来打扰，因此你们高兴离此而去，敝寺无限赞同。”

荡魄仙子像一朵云彩般飘落在正信僧面前，美眸圆睁，佯嗔道：“胡说，你最好放明白些，正正经经商量出条件来，我们可不是跟你胡扯来的。”

她身上的香气甚至面庞几乎要碰到正信，正信甚至感觉出她身上的热气，但正信却沉得住气，毫不慌乱，也不后退，双眼射出坚定的光芒，跟她对视。

荡魄仙子面上转为笑容，道：“瞧你长得挺俊秀白净的人，干吗要做和尚？”

正信道：“人各有志，这其中学问深奥，岂是姑娘这般以声色自傲的人所能了解的，恕贫僧不能奉答。”

荡魄仙子被他奚落得有点冒火。

皱起鼻子哼一声，道：“美什么，我敢打赌世上没有几个人会羡慕和尚生涯，你信不信？”

正信道：“不错。”他本是甚有修养而又天性仁厚之人，由于刚才奚落了两句，心中觉得不安，所以这回便不打算多说，免得又证明了对方的浅俗无知，等如再奚落对方。

但正慧僧却接口道：“这根本不值得多论，姑娘有什么高见，最好先想

个明白才开口，免得教贫僧们感到无法作答。”

荡魄仙子扭到他面前，薄纱之下的胴体发散出无比的诱惑力。而她的一颦一笑，却又是那么的自然悦目，一点也不粗俗做作。她道：“好啊，你敢变着法子骂人，你叫什么名字？”正慧徐徐道：“贫僧正慧。”

荡魄仙子从他宽广的前额和深邃明亮的眼睛，已瞧出他智力超人，最是不好对付。

于是淡淡一笑，道：“现在你说说看，胜败的条件应该怎样才对？你也深知我们来不是闹着玩的。”

正慧不慌不忙地道：“姑娘既是真有诚意，那么贫僧大胆出个主意，那就是你们若是败下阵，没别的话说，立刻离开敝山。”摇魂仙子在丈许外答道：“使得！要是你们输了呢？”正慧道：“我们输了，便不再出手拦阻诸位，并且代诸位向敝寺方丈禀告详情，请方丈大师做主决定，至于敝寺如何决定，那可无关我们之事。”

摇魂、荡魄二女对望一眼，摇魂仙子才应道：“也使得。”正慧道：“但有一宗最要紧的，如若诸位不同意，咱们就用不着多说，我们十人便一齐出手激斗一场。”

荡魄仙子讶道：“什么事？”

正慧道：“咱们目下既是文比，那就是说贵派与敝寺都互留情面，因此敝寺这一方若取胜，决不能伤及诸位任何一人，反之，贵教亦须如是。”

荡魄仙子咯咯笑道：“好厉害的角色，但这样也好，我们本无与贵寺结下深仇之心，总之双方点到为止，不得伤人就是了。”他们的对话人人听得明明白白，当下先开始比武，正定僧大踏步出去，手提方便铲，瞧起来甚是威猛。

那摇魂仙子却极是婀娜多姿，对比之下，显得十分柔弱，令人泛起简直不堪正定一击的感觉。

她取出兵器，却是两条长达丈半的红绸带，宽约一尺，末端有支半尺长的圆柄，因为这带柄都被红绸缠紧，是以瞧不出是尖是钝，是何质料制成等等。

正定僧打个问讯，道：“姑娘小心了。”

摇魂仙子笑道：“你即管放马过来。”

别的人闻声视形，都微微泛起不忍之感，但正定僧定力深厚强固无比，毫不动心，提起方便铲，大步逼近，手起一铲，直向对方天灵盖击落。

这一铲威猛之极，风声响亮震耳。

摇魂仙子心想这十个僧人无一庸手，实是不能忽视。

她一踏步，身形飘飘地移开数尺，紧接着双手一扬，两条红绸带宛若两条长蛇一般，灵动无比，向正定身上缠去。

正定僧毫不在意，施展开铲法，直拍横扫，一派进手招式。他自恃护身气功别具妙用，心想这妖女的两条绸带纵然缠到身上，最多不过跌上一跤，决计不会受伤，但须防备着她那两支带柄那就成了。

是以他攻多守少，方便铲上下决荡，风声强烈震耳。

摇魂仙子果然不敢碰他的锋锐，一味使出轻灵飘逸的身法，人在铲圈之内闪来闪去，两条红绸带虽是一直在空中游旋，却很难攻出一招半式。

正信和正慧二僧都暗暗松一口气，心想：“这妖女名声虽响，可是毕竟仗着旁门左道的功夫以迷人心神为主，至于手底的真功夫，没有什么了不

起。”

不过，她那飘忽空灵的身法，却算得是武学中的一绝，若不是身法神妙，她早就败在正定僧铲下了。

独自躲在树后观战的谷沧海，也满心欢喜，恨不得正定僧一铲把她击倒。

他自小生长于武林世家，当代大侠柯公亮夫妇俱是一流高手，他虽是不曾修习武功，可是耳濡目染之下，眼力也比一般的武林人物高明。加上此次离家找师，经历过许多事，最后又得到少林寺诸长老为他施展大法，灌注真元，通经透穴，此举可抵他十载苦修之功。是以这个威仪赫重的男孩子，比之数月以前，已经大大不同。他忽然泛起怜悯之心，忖道：“那摇魂仙子如此娇柔软弱，又使用那等柔软兵刃，若是被正定一铲扫中，势必血肉横飞，骨骼皆碎，岂不甚是凄惨，我或者可以想个法子，化解这一场惨剧。”不过此事关系重大，他才投身少林不久，是以又不敢胡作妄为。正在举棋不定之时，只见正定僧铲法越发凶猛，把摇魂仙子整个人包围在铲影之中。

谷沧海定睛向摇魂仙子望去，但见她面上仍然微微孕含笑容，似是不把对方如此凶猛的攻势放在心上。

他大感奇怪，忖道：“纵是胆力过人之士，在这等情势之下，最多能够沉着应战，也不该从容含笑，莫非她另有杀手，等待机会施展么？”此念一生，便更加小心地观察她的表情，他们之间相距十二三丈之远，若不是他得到少林四大高手的栽培，根本连面容也瞧不清，更别说对方还在游走跳跃之际要察看她的表情。

谷沧海一向十分细心，看明白摇魂仙子的表情之后，便转眼瞧看荡魄仙子及其余诸女的表情，但见她们人人都很安静，毫不紧张。他可猜想不出摇魂仙子有什么煞手，但她有取胜的把握却是毫无疑问。

当即从树后奔出去，直扑战场。

黎若妍首先见到他，立刻告诉荡魄仙子。

荡魄仙子笑孜孜地迎上来，道：“兄弟上哪儿去呀？”谷沧海在她面前停住脚步，从头到脚打量她一眼，神态十分沉稳老成，教人测不透他瞧了这一眼之后心中有什么主意？

她媚笑一声，道：“想不到谷兄弟你长得如此的讨人欢喜，你今年贵庚？”

谷沧海道：“在下十三岁了，很对不起，在下得先跟他们说一句话，恕我失陪之罪。”

他拱拱手，便掠过荡魄仙子身侧，直向群僧走去。

荡魄真想出手抓住他，但终于忍住没动。

谷沧海走到那边，向正慧僧说道：“我知道那女子必有取胜的把握，但却不晓得她有什么杀手功夫？”因他是应真的弟子，十戒僧无形中对他甚是尊敬。

正慧听了此言，目光连闪，道：“小师叔一言惊醒梦中人，但看其余诸女镇静如故，可知那摇魂仙子必有制敌致胜的把握。”他沉吟一下，眼睛一亮，轻轻道：“小师叔瞧见没有，对方弱点是软兵器加上小巧功夫，才被正定师弟强攻硬打的手法压倒，但武林中修习强猛功夫之人较多，她若无出奇制胜的绝艺，岂能成就大名，所以她的杀手一定是在那两条红绸带之上。”

谷沧海沉着地点点头，接着也低声说道：“别的人不好意思出手，我一则练过一种奇怪功夫，可以护身，二则年纪较小，不守规矩她们也只好干瞪眼。”

正慧放心地笑道：“小师叔肯出手，自然最好不过。”他智谋出众，脑筋动得极快，一想这位小师叔不是浮夸吹牛之人，既然这么说，当然有他的把握。

何况今日之事全寺僧侣都不准观战，只有这位小师叔例外，可见得应真大师已有成算。

谷沧海使起计谋之时，当真狡猾不过，这时顿足大声道：“什么？你们敢不让我下场玩玩？我偏要下去，瞧瞧你们有什么法子？”叫声中转身奔向战圈，正慧明知他有意开脱自己等人，免得被对方责问。

便将计就计，大声叫道：“小师叔，小师叔，咱们有话好说。”谷沧海已扑到战圈，三不管就冲入去。

迎面被正定方便铲的内劲冲个正着，但却不能使他身形略滞，正慧等人瞧得清楚，更是放心。

他伸手向红绸带抓去，此举本无招数可言。

但他内外功都深具火候，五指自然而然发出数股无形劲力，出手又快，噗的一声，已抓住其中之一。

正定僧不禁一怔，跃出圈外。

要知他在激斗五十余招之中，用尽一身本事，也不过取得主动之势，一直没有法子碰到对方这两条长长的红绸带。

而小师叔一出手就抓住其一，这等功力实在骇人听闻，因此他不知不觉生出让小师叔施展威风之心。

摇魂仙子面色微变，暗运内劲从绸带传出去，向左方横拉，但觉对方手上一股暗劲涌出，居然抵住她的内劲。

虽说双方距离不同，因此摇魂仙子大大吃亏，可是以她数十年精修之功，居然赢不得这个十余岁的男孩子，也就足以使她惊心动魄的了。但见另一条红绸带迅若掣电般缠上谷沧海双足，向上一提。谷沧海到底稚嫩，既然发力抵御对方横拽之势，就无法分出力量抵御对方上提的力道。

呼的一声，整个人飞起丈许，接着被对方吊在半空，身躯打个筋斗，变成头下脚上的姿势。

摇魂仙子身法如电，咯呼娇笑声中，人已扑近谷沧海，左手带柄横敲在谷沧海肋下，右手带柄瞬间之间，已点中他胸口三处大穴。众僧瞧得一清二楚，不由得都红了眼睛，大吼连声，扑出六七个之多。

只有正慧屹立如山，抖丹田大喝道：“诸位师兄弟即速退下。”众僧不禁愕然停步，此时谷沧海砰一声摔在地上，头先着地，看来颈子非断不可。

摇魂仙子笑声不绝，迅即掣回两条红绸带，漫空飞舞，竟是防备众僧一跃而上的意思。

正定僧距离最近，立即跃到谷沧海身边，俯低伟岸高大的身躯，细察谷沧海的情形。他们刚才都瞧得明白，那摇魂仙子以手中的带柄当作判官笔用，左柄横敲在谷沧海肋下，右柄连点他胸口三处要穴。

所使的劲道甚重，势必把谷沧海内脏击成重伤，无法救治。人人都不明白摇魂仙子为何下此煞手对付年纪轻轻的谷沧海，因此当时有六七人大吼扑出，但却被正慧僧洪声制止。

正定僧含着满腔悲愤查看小师叔的情况，但见他双目紧闭，不过面色红润如常，好像忽然酣睡未醒，而不是受到内伤。

他一愣之际，耳边只听一阵蚊子般的语声道：“我没事，快抱我过去。”

语声入耳之际，同时瞧见谷沧海嘴唇轻轻地噙动，可知这话是他说的。

正定僧愕然不懈，心想以那摇魂仙子的精纯功力，即便是本寺老前辈的高僧也未必闭得住她攻击穴道之威。

何况小师叔入门才没几日，焉能抵挡得住？

但他在惊愕中仍然迅即伸手抱起谷沧海，向众僧奔去。那边黎若妍大声道：“这孩子不比常人，很难弄得死他。但这次恐怕不能逃出护法仙子手下了。”

摇魂仙子见众僧没有扑上，便收起红绸带，退回众女所站之处，闻言傲笑一声道：“他的武功底子已经扎得深厚之极，若是假以时日，不难成为一代高手。不过他福缘浅薄，只怕这回连性命也难以保全了。”她们议论之间，竟透露出无限欢欣之意，生似是她们今日侵扰少林寺，为的只是要弄死谷沧海。

这时众僧围绕着谷沧海，正慧僧低声说道：“小师叔，敌人已瞧不见你啦！”

谷沧海眼睛立刻睁开，众僧都在心中大叫佛祖慈悲，无限欢喜，可是又感到万分困惑。

正慧僧颌首道：“小师叔真是机智过人，一旦发觉那个妖女向你猛施煞手，便晓得她们是为了杀你而来，所以假装已受重伤，不肯起身。现在我们已稳操胜券啦！”

谷沧海眨一眨眼，泛起笑容，轻轻道：“现在怎么办呢？”正慧僧道：“咱们如此这般，就可以从速把她们打发掉，免得骚扰佛门净地。”

他接着吁一口气，说道：“我若不是瞧出小师叔使用一门奇怪功夫防身，险险也骇破了胆子。”

赤身教众女眼见群僧十分忙碌地替谷沧海推拿穴道，又有一僧奔入寺内，片刻便出，带来一颗丹药给谷沧海服下。

她们都不言语，虽则她们目的业已达到，却也不能一走了之。一则她们必须把整件事安排妥当，不论是与少林寺决战抑是讲和，甚至另约后会，也得有个交待。

二则她们也等着瞧谷沧海被救治之后情形如何，才能返向教主复命。

众僧忙了一阵之后，为首的正信僧潇洒地走出来，用冷静的声音说道：“敝师叔虽然遭受施主的毒手，但略作将养，即可痊愈。”他眼中迸射闪闪光芒，好像内心甚是愤怒，而又强自抑制着。摇魂仙子低声向众女道：“他们死要面子罢了，其实一定是伤势极重，咱们别再提起此事。”

只听正信僧又道：“贵教此次纠众驾临敝寺生事，敝寺方丈本着佛门弟子该当息事宁人之心，曲予忍让，是以早先订下印证技艺之法。”荡魄仙子插口道：“对呀，咱们还未比完，那孩子就插入来胡搅一气，现在咱们最好继续较艺。”

正信僧面色一沉，道：“但据敝师弟动手之后观察所得，摇魂仙子的红绸带暗藏一种药物，若是碰触到身体皮肤，便发挥毒力。这等歹毒邪恶的兵器，岂是正式印证武功所宜使用的？”

这几句话只说得摇魂、荡魄二仙面色微变，须知她们的兵器俱是红绸带，而带上的妙用一向保持高度秘密，连手下至为亲近之人也不晓得。

今日居然被少林僧人瞧破，可见得他们实在眼力过人。由此推论，这群僧人竟是十分难惹，若是再动手的话，实在不易讨好。正信僧沉声说道：“女

施主们若是另换兵器，也未免过于吃亏，若是不换兵器，那就迫得贫僧等无法不全力拼斗，结局定必十分惨烈。因此，贫僧意欲先请教贵派的迷功法力。”

后面的正定僧洪声大喝道：“这一场自应仍然由贫僧出阵。”正念僧道：“但早先说定由小兄来以身试魔，师弟还是歇一歇吧！”正定僧道：“那么咱们兄弟一同出阵，瞧瞧她们练有什么鬼蜮技俩，竟敢到少林寺撒野？”

其余的僧众哄然道：“这话甚是。”

正念僧道：“如此也好。”

那正念、正定二僧大步出来，摇魂、荡魄二仙已听见他们对话，又见众僧如此说法。心知如若不从，只怕会激起一场混战，其时自然是己方大大不利。

她们对望一眼，便并肩而出，答应下来。

当下众僧和诸女一同离开山门前的广场，走到一座山谷之内。他们留下两僧两女在谷中，然后双方各自退到山腰的石崖上，众僧在东边崖上，诸女在西边的崖上。

谷中随风飘荡着悦耳的歌声，众僧俯视下去，但见正念、正定二僧贴背打坐，摇魂、荡魄二女则在她们面前转来转去，载歌载舞。这等以美色迷惑心神之术原有几种境界，到了最高境界之时，根本不须暴露胴体和歌舞，只在颦笑言语之间，就可以勾去对方魂魄。这摇魂、荡魄二女，乃是此道中的高手，本已到达这等境界，无奈她们的对手却是专门修习禅功之人，以寂灭无欲为最终目的，定力之强，常人难望项背。

所以她们不得不施展出这等下乘手法。

但这等手法在她们高手施展之下，力量之强，就不是别人可及。犹之如同样一套拳法，在内功深厚之人与功夫浅薄的人手中使出来，威力便大不相同。

因此众僧虽是凭崖下望见，仍然觉得她们的歌舞姿势有一种回肠荡气的魔力，可以想见若是身处其境，定然色授魂与，心猿意马，难以制抑。

约莫过了一盏热茶时分，雄伟如古罗汉的正定僧突然朗声长笑，响震四山。

摇魂、荡魄二女突然中止了歌舞，一言不发，联袂奔出谷去。

诸女也纷纷离开西崖，转瞬间走个一干二净。

众僧奔落谷中，但见正定、正念都安然无恙，心中大慰，谈起这场比斗。

正念僧道：“赤身教名列天下两大邪教之一，实在名不虚传。这两个妖女的邪法已经十分厉害，若不是得正定师弟暗中护持，我恐怕很难熬得过呢！”

正定僧道：“我发觉她们的邪法越施展越厉害，深恐还有更高明的杀手，所以逼得施展降魔祛邪大法，使她们心灵受创惊退。经过这一役之后，她们须得苦修一段时间才能复原，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众僧说说笑笑返回少林，当他们前赴空谷之时，已把谷沧海留在寺中。

这时谷沧海迎出来，问明详情后，也自大喜，当下一道前往叩见本寺方丈弘经大师。

他们把详情禀告后，弘经方丈顾视弘一、弘力二老僧道：“目下各大门派都大见凋零，人才寥落，致令妖邪横行，气焰日张。本寺今日这一场祸劫若不是应付得宜，而被这一群妖女闯入寺内，露出诸般色相，则纵然后来把她们赶走，但她们的妖邪魅力却已深入本寺僧侣心头，永难驱除，后祸无穷，

难以想像。”

弘一大师道：“前些日子五台山密云道兄因便修书与本座，便提及五台派有一个根骨天赋极佳的弟子，可望修习成功五台派无上神功心法，这个弟子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不懂男女之事，但仍然被这赤身教的色相邪法迷荡了心神，以致不复能修习最上乘神功心法。他并且提及武当派也有一个极出色的后起之秀被赤身教弄到身败名裂。”

弘经方丈瞧着谷沧海，道：“师弟，你以后须得万分小心谨慎才好，现在可往谒见应真师叔。”

众僧拥着谷沧海到达潜龙院，应真大师已经恢复老样子，坐在禅榻之上，而这张禅榻却是摆放在宽大幽雅的露天院子之中。

应真大师说道：“你们今日一切经过我已尽知，本来以本寺的人手，可以把这一干妖女轻而易举的驱逐离山，但本寺不欲显示出真正实力，教敌人不知还有多少长老在此，所以由你们去应付。这也是让你们有机会去应付大阵仗的用意。”

众僧都恭容聆听，应真环顾众人一眼，又道：“这一次你们都表现得十分好，不愧是本寺十大高手，但你们从今日开始，将有一阵忙碌，那便是这赤身教败退之后，黑手派必将来犯。根据本寺所获的秘密消息，最近的两个月之内，你们一刻也懈怠不得，必须分批轮班率领本寺，精干弟子，巡逻防守。若然稍有疏露，逼得本寺长老们非亲自出手不可，那便是本寺的奇耻大辱，传扬出去，势将被江湖群雄耻笑。”

谷沧海肃然道：“弟子有一点不大明白，还望师尊指点。”

应真威严地望他一眼，道：“说吧！”

谷沧海道：“本寺长老若然出手，势必重创来敌，如此，怎会反而成为本寺的奇耻大辱？”

应真道：“你问得好，第一，本寺长老被逼出手的话，便显示现下任职的人过于无能。第二，本寺长老连我在内，一共四人，那三位都是你师伯，你也是知道的。他们眼下无一不是年逾九旬的老人，筋骨已衰，除了内功益发深厚之外，若论血气之勇，自然远不及精壮之人。因此他们出手之时，若然万一发生不幸，本寺焉能忍受？”

他略略一停，但见众僧无不为之色变。

他深知这等道理众僧不是不懂，然而对尊长辈崇敬过甚，反而不会考虑到筋骨衰朽这一点，也就是说不会考虑到他们仍有被敌人击败的可能。

这原是人之情，不足为怪。

应真沉默了一下，才道：“第三，黑手派若然来犯，定必尽起派中高手，人数不少。同时为了卸责，一定会邀约好些著名凶邪之辈联手来犯。这些魔头们昔年大都与我见过面动过手，虽然都败在我手底，但他们确实各有专长，不可忽视。譬如阴阳扇符平、鄱阳湖毒龙张镜、外号雷怪的西凉雷敖、南疆杜蛛娘这些凶人，只要来上一个，你们就很难应付得住了。”

众僧面色沉重，他们都听过这些著名凶邪的声名，而应真这么一说，可见得这些魔头实在厉害不过。

应真豪气忽发，长笑数声，道：“但这些不可一世的魔头们没有一个不曾栽在我手底过的。因此他们深心之中对少林寺三字，实在十分忌惮，可惜我不能亲自出手，把这些凶邪们一一制服。”

众僧被他的豪情感染，都露出奋然之色。

谷沧海道：“若然师尊可以出手，他们焉敢动侵犯本寺之念。但目下师尊不能出手，假使他们通通被约了来，那时如何是好？”他仗着自己年轻，所以有些别人不便动问的话，也可以开口。应真道：“不错，倘使这些凶邪通通被约来对付本寺，声势果然十分浩大。不过到了这等情形，我和你师伯们自然都会出手。麻烦的是这些凶邪只来上一两个，教我们不值得全力对付，而你们又无法应付。”众僧退去之后，应真便带了谷沧海去谒见光德、光慈、光悲三位长老，计议此事。

光德老方丈微笑道：“应真，你最是足智多谋，本寺多少代以来，都没有发生过邪教胆敢侵犯之事，为兄等老矣，全仗你筹恩对策，好生应付。”

光悲长老终是姜桂性子之人，勃然怒道：“好大胆的妖孽，咱们不去找他们晦气已经算他们走运，眼下居然胆敢到本寺滋事，哼，哼，趁这机会大开杀戒，多诛几个凶徒也是好的。”

光德老方丈只是微微而笑。

光慈长老却劝他道：“三弟你已是八九十岁之人，怎的还有如许火性？试想咱们兄弟的辈份、声名今日何等崇高，不比往昔主持寺务之时可以轻易出手拼命，况且……”

他沉吟了一下，才接着说道：“况且咱们少林寺历代能够保持威名，使妖邪闻风色变，不敢轻易侵扰之故，全是由于历代都能培养出一两个非常出色的高手，技压武林才能如此。咱们一则年纪老大，筋骨已衰。二则咱们究其实都算不得是一流高手，幸好咱们那时培养出应真师弟。而现在继起未及，他又不能出手，本寺面临妖邪侵犯之祸，实是一大危机呢！”

光悲大师自然知道光慈之言句句皆真，无法反驳，因此只好气得连连怒哼。

谷沧海此刻已明白了不少事，心想：“敢情师尊乃是少林寺第一高手，但他眼下含冤受屈，不能出手，可以想见他心情之沉重痛苦了。”

这几位少林寺辈份最尊崇的长老计议了一番，又把弘经方丈和弘一，弘力等三老召来，商讨全盘大计，最后总算找出办法。

第八章 易容戏魔谈笑间

从赤身教侵扰过少林寺这一日之后，谷沧海在寺内千余僧侣心中，已变成一个极了不起的人物。

因为那正信十僧谈到此事之时，总是一致承认当日若不是有谷沧海在场，定必难以平安无事。

在江湖上，也流传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虽然颇有出入，可是主要的部分都是说少林寺被赤身教扰闹一番之后，毫无办法，只好任她们飘然离开。

因此连日来到少林寺访谒的人不在少数，都是武林中颇有地位的人物，来求证这些传言是否真确。

谷沧海每当繁重的功课略有休息之时，总是换上一套僧衣，扮成沙弥模样，在会客室内走动，遇到有武林名家来访，便侍立在弘经方丈或弘一、弘力等老僧身后。

别人只以为他是侍从弟子，谁知这个年轻沙弥却是少林寺全力栽培的未来第一高手。

谷沧海此举也是奉了师命而为的，应真一则要他暗中多见见这些成名多年的武林人物。二则趁机学点武林中有身份之人的应对礼数。

三则从他们言谈之中，可以多了解江湖上的情况。

他见过十余位武林名家，这些人的名字他已听父母谈起过。而最使他感到兴趣的是五台山法华寺长老密云大师。

这位高僧虽然年逾六旬，但外表上看来只有三四十岁，眉目俊秀，皮肤白净。说话之时，词锋流畅简洁，说一件事只须三言两语，就讲得明明白白。

他与少林三老都相交甚久，颇有交情，因此听到江湖传言之后，在事发半个月左右，便赶到少林寺。

这几应当代高僧略略谈过别后情状，密云大师道：“目下江湖上传说纷坛，不但人人都听说少林寺被赤身教大闹一番之后毫无办法，而且其中还有一个传说，便是少林寺有人受伤。”

他用澄明锐利的目光扫瞥弘经方丈等三老一眼，又道：“这个传说中虽然不曾提及伤者是谁，但愚僧却不由得记起敝寺昔年的一件往事。”

弘经方丈正要开口，密云大师微微一笑之后，接着说道：“这件事日前愚僧已在奉函中提及，在三位道兄面前，愚僧不必隐讳，敝派百数十年来都找不到一个根骨品识都足以修炼敝派神功心法的弟子，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姓孙名济，年才十五。敝教的几位长老自是十分欣慰，却不知如何便被赤身教得知，派了该教两护法摇魂、荡魄二女闯入寺内，一场歌舞，敝寺不但丧失了那个仅有的传人，还有不少僧众其后心猿意马不能自持，都蓄发还俗去了。”

弘力大师脑海中泛起那一日的场面，不由得叹道：“我佛慈悲，那些妖女们实在厉害不过，怪不得贵寺道侣们受惑。”

言下犹有余怖。

密云大师颌首道：“从那些妖女口中，竟听出数年前武当派也发生过同样之事，愚僧为此特地前赴武当，承蒙武当派掌门真人叶丹枫道兄坦白示知，该派辛辛苦苦收录的一个门人程嘉，刚刚有点成就，该派上下都寄望他将来能光大门户，也是毁在赤身教妖女们艳歌热舞之下。”

他长叹一声，流露出心中的懊恼烦忧。

弘力大师道：“自古以来，正邪不能并立，但像赤身教这等毒辣手段，每逢探知哪一正派收录得有根骨异常的门人，就赶紧前往破坏，用心之毒，果然古今罕见。”

密云大师问道：“然而贵寺经过妖女们侵袭之后，结果如何？”

他神情间虽是很平淡，可是双眼中掩藏不住渴欲知道的心神。

弘经方丈微笑摇头，弘力大师已抢着说道：“敝寺幸而无恙，那孩子定力奇佳，使人惊讶不已。”

弘经方丈本来不想把底细抖露，可是师弟他说了出来，只好道：“那孩子年纪很小，想必因此全无杂念，再过一两年可就难说得很了。”

密云大师大讶道：“这可真是骇人听闻之事，据那些妖女们自己夸称，纵是少不更事未有情欲的孩子，也逃不过她们的魔力。”

弘一大师晓得师兄的心意，当下应道：“她们自夸之言未必可信，揆诸道理，她们纵是极为妖媚冶荡，可以迫使天下男人群伏裙下，但对于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美色有何用处呢？”

密云大师接口道：“她们可不是吹牛，实在有这等本领。”

这两句话说得很快，可知他心中果是坚信摇魂、荡魄有此等本事。

他随即警觉地改口道：“不过，世上之事难说得很，愚僧阅世越多，就越是不敢对世间人事下断语。”

他换上沉肃的表情，又道：“有一件事，愚僧不得不敬告诸位道兄，那就是赤身教和黑手派这两大邪教尽管时起争端，互相残害。可是他们对付正派门户之时，又十分团结同心。根据上两次的经验，每一次赤身教侵犯之后，黑手派总是遣出多名高手再次侵扰。愚僧猜测这是两大邪教的一个协定，由赤身教负责毁灭足以成为一代高手的传人，然后由黑手派查验结果。”

弘经方丈瞿然道：“道兄这个推测高明之至，敝寺自当慎重注意此事。”

此时密云长老目光凝注在谷沧海面上，谷沧海觉察出他已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窦。

这是因为他们谈的都是武林中关系重大的秘密消息，而少林三老竟不曾命他回避，除非具有特别身份，焉能如此。

他不知如何心中感到有点不安，念头迅速地一转，忖道：“我最好诈作是个聋哑之人，则方丈师兄留我在身边使唤，虽有重大之事也不须忌讳回避。可是那密云长老乃是十分精明能干之人，须得找到一个机会很自然地表示出我是聋哑之人，才不会被他瞧出破绽。”他一方面苦无机会。另一方面又怕弘力大师抖出底细，正在大动脑筋之时，门上传来轻叩之声。

谷沧海迅即走到门前，启开一道缝隙，但见门外之人正是本寺十高手之一的正慧僧，不禁大喜，立即向他挤挤眼睛，接着张嘴发出啊啊之声后，一面用手势问他有什么事？

正慧僧以才智聪明著称，反应迅速灵敏，当下道：“小师弟，外面有贵客驾临，知客师兄命我向方丈大师禀报，啊，我忘了你不能说话，真对不起。”

谷沧海转身走到弘经方丈面前，比划手势。

三长老都感到纳闷，心想这个小师弟怎的变成哑吧了？但这刻已不能当着密云大师面前揭穿。

弘经方丈点点头，便奔去把大门打开，让正慧僧进来。正慧僧入室之后，向三老及密云大师都行过礼，然后禀道：“现有莫大风施主抵达本寺，知客师兄特派弟子禀告。”

弘经方丈露出讶色，道：“哦，原来是鹰杖莫大风施主，理当出迎才是。”弘力大师昔年跟随光德方丈他们前往金陵，解决应真之事，见过那莫大风。

其实莫大风与君山玄妙观石一鹤帮助天罡手柯公亮大侠一齐对付应真，是以说起来有旧怨而无交情。

他面色一沉，道：“只不知他到此有何用意？”

言下流露出满意之意。

密云大师道：“鹰杖莫大风施主算得上是当今名家之一，此来想必有重要消息，我可以趁诸位道兄接待于他之时，到客房中略作休息。”说时，已站起身。

弘经方丈等起座相送，由正慧僧领他到客房去。

密云大师走了之后，弘力大师道：“小师弟你搅什么鬼，忽然间装做聋哑之人？”

谷沧海恭敬应道：“非是小弟胆大妄为，只是当时忽然感到应该加以隐瞒，但现在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还望师兄们从轻责罚。”

弘力大师笑道：“我又没说要责罚你，说老实话，你装聋作哑之举倒是有趣得很。咱们不提啦，且瞧那鹰杖莫大风来访有何用意。”

弘经老方丈已察觉谷沧海乃是因不想让密云大师认得他而装聋扮哑。

老和尚在心中暗自盘算道：“密云道兄乃是有道高僧，谷师弟何以对他忽怀戒心？此事颇耐寻味，但目下不要多说，免得心粗口快的弘力师弟听去，他与密云道兄交情甚深，或者会不高兴。”

当下率了众人出去，在一间经堂内见到鹰杖莫大风，双方客套数语，各自落座。

鹰杖莫大风道：“在下一向无缘投谒，今日造访贵寺，实在冒昧得很。”

他身份甚高，名头响亮，但口气如此谦和，弘力大师一口怨气顿时消淡许多。

弘经方丈道：“莫施主乃是当今奇人异士，今日忽然而来，贫衲深感光宠。不敢动问莫施主有何见教？”

莫大风也不兜圈子，率直道：“在下旬前刚好有事经过洛阳，闻得江湖不少传说，大感惊讶。其实已有意踵门拜望诸位长老，殊不料突然发现了一个人的踪迹，所以迟了好些日子才能偿此心愿。”

弘一大师插口道：“莫施主发现的那个人难道与敝寺有点干连不成？”

莫大风道：“不错，那人乃是昔年黑道中的巨擘，后来险些丧生在几位正派高手剑下的崔奂。”

弘力大师大感兴趣问道：“就是外号阎王的崔奂么？此人销声匿迹多年，如今竟又出世，可真怪不得莫施主注意了。”

他昔年曾到江湖行走，是以对江湖之事所知甚多，也因此而兴趣特浓。

莫大风沉重地道：“不错，正是这恶孽如山的崔阎王。昔年因天下各地的武林名家相约调查出他的下落，便即击杀，因此江湖虽大，竟无容身之地。突然间销声匿迹，不敢复出为恶。可是这一次他不但出现，甚至是公然露面，大摇大摆，一副旁若无人的气派。在下昔年忝为有份查缉此恶徒的人，顿时感到十分离奇，况且此人在洛阳现身，离贵寺不算远，不但他自身有所依恃，才敢如此大胆露面，同时使人怀疑到他与贵寺发生之事有关。”

弘一大师道：“赤身教侵扰敝寺之时，都是女子，这崔奂并不在内。”

莫大风道：“在下已经知道啦，因为在下疑心一起，便设法跟踪密查。这七八日之内走了不少地方，终于证实崔英乃是黑手派中重要人物，而他敢于公开露面，正是因有黑手派作护符之故……”

他面色变得更沉肃，略略一顿，便接着道：“由于他毫无忌惮，所以一查便知他已托身黑手派之内。但要加以证实，却费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恰好因求证他的身份而打探出一桩消息，是以特地赶来奉告。”

在未说出秘密消息之前，他先转眼瞧看净堂内诸人，最后目光落在谷沧海海面上。

他稍稍露出惊讶之色，似是因为堂内别无其他弟子，只有他一个人侍候方丈，这刻仍不把他遣出，是以对他的身份地位大感奇怪。

弘力大师笑道：“那孩子天生聋哑，是以凡事都不用避开他。”

莫大风啊了一声，表面上是因对方解释而发。

其实他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他觉得这孩子相貌堂堂，气宇高朗，与他生平最敬佩的好友柯公亮有几分相像。

殊不料竟是个天生残疾之人，心中不觉微感失望。

三老都感到奇怪，莫大风瞧出他们心意，当下道：“在下因见此子相貌不俗，应是大器之才，孰知残疾在身，以此殊感可惜，再者此子很像一位故人，也是引起在下注意的原因。”

他随即恢复沉肃之容，道：“在下打探出黑手派中高手多人，将于近期内要到贵寺闹事，快则两个月，迟则半载。贵寺虽是不怕他们，可是据在下所知，对方除了本身的高手数人之外，还邀约得有西凉一怪雷敖助阵。这些人无一不是心黑手辣之辈，若要恰到好处的应付过去，恐怕必须预先布置。”弘经方丈连忙称谢，弘力大师闭起双目，好像在思索一个什么难题。

忽然间跳起，道：“贫僧有个疑问横在胸中，很想请问施主，但又觉得不便出口。”

莫大风似是已料到他的问题，淡淡一笑，道：“大师如不见外，即管垂询。”

弘力大师仍然迟疑了一下，才道：“好，贫僧如有失言欠妥之处，还望施主包涵。”

莫大风道：“大师好说，请发问吧！”

弘力大师道：“莫施主昔年与敝寺总算有过一点小过节，以当日之事而论，莫施主怎会鼎力相助敝寺？”

他的意思是指莫大风既然对应真大师不满出手，便与少林寺结下仇怨。

莫大风道：“在下坦白奉告之后，却怕诸位长老仍然不能置信。那就是关于贵寺应大师的旧事，在下多年之后，已改变了想法，去年曾与柯公亮兄通函，他复示之时的说话也与在下相同。那就是我们都已认为应大师不会做出那等恶事，不过也想不出别的答案。”他说了这几句话，神情间顿时轻松得多，好像把心中的石块移开了一般。

接着道：“在下因是对贵寺心存歉疚，目下恰好碰上此事，便不辞辛劳严加查访。那崔阎王等人甚是灵警，在下虽是用尽智计气力，仍然险些被他们发觉。至于在下这次上山之时，行踪甚是隐秘，以免对方警觉之后，或是提早侵袭，或是延搁到一年后，其时贵寺防范已疏，不免会有措手不及的困难。”

弘经方丈再三向他道谢，他们都觉得十分欣慰的是应真原来在他们心目

中还是一个磊落光明的大丈夫。

莫大风提着鹰杖，悄悄离开之后。

谷沧海便把经过情形通通禀告应真。

应真也十分高兴，师徒谈了一会儿，应真便吩咐他不可因这些外事分散了心神，影响练功。

密云大师盘桓了七八口，才离开少林寺。

谷沧海因扮过方丈侍童，所以只好日日随待在方丈身边。直到密云走了之后，才开始正式着手修习少林寺最上乘的神功无敌金刚刀。

这一门功夫精奥奇妙之极，练成之后，便可以成为一代高手。谷沧海本来就是笃敬师长的人，应真让他学什么功夫，他就全心全力地苦学。

何况这一门功夫又是那位邪教中人尊之为大宗师的天魔庞珏嘱咐过他，叫他一定要练成的一门奇功。

此所以谷沧海一听师父选了这一宗神功作为最终目标之时，越发坚心毅力地修炼了。

他单单是修习最初步的入门功夫和背诵口诀，便费去整整一个月。到他已把口诀奥义背诵如流，滚瓜烂熟以至于完全了悟之后才开始第二步。

日月荏苒，不知不觉已过了大半年，谷沧海从上山之日起，计在少林寺中已度过两个年关，算起来已是十五岁，身体健壮，已如成人一般高大。

在这段日子之中，少林寺高手始终十分严密地率众警戒，日夜巡卫。

他们如此小心不怠之故，便是由于鹰杖莫大风的一句话。莫大风说过他上山时行踪十分隐密，深恐对方得悉后，改变了计划，等到少林寺全无戒备之时，猝然大举侵犯。

这话送入弘经方丈耳内之时，心中曾经怦然一动想起了莫大风的行踪，外人方面已有密云大师得知。

他虽是对密云大师毫不置疑，可是心中老是记得这件事。而黑手派一直不曾来犯，使他更加时时想及莫大风和密云大师。一日，应真瞧过谷沧海的早晨功课之后，表示十分满意，等他更换过干净衣服，一同休息闲谈。应真道：“孩子，你这一身成就已经可以到江湖上独自闯荡了。想当年为师初次下山之时，也是刚刚练成这无敌金刚力的第一层功夫，然而其时恰好碰上好几件事，迫得我非出手不可，都能一举镇住当场的豪杰和恶人们，声名大著。”

他想起当年情景，勾起了满腔豪情。当下滔滔说出一件件往事，只听得谷沧海心往神驰，十分有味。

最后忽然提及许灵珠的父亲双枪将许一山，他立刻沉静下来，浓眉紧皱，似是心事如山，难以排解。

过了老大一会儿工夫，他道：“孩子，我要你记住一件事，那就是你下山踏入江湖之内，须特别留心一件事，那就是美丽的女孩子。其实大凡世间一切美好珍贵之物，都会引起许多人攘夺之心，美貌的女孩子更不能例外。是以一旦沾惹上，就会有人用种种手段打击你。所以自古以来，有道是红颜祸水，实在很有道理。”

谷沧海心悦诚服地倾听着，努力咀嚼吸收师父这些经验之谈。他自小就识见过人，智计百出，上一次离家万里，奔波江湖，倍尝艰难，这一段阅历对他极为有用。

因而他目下已几乎是个老谋深算之人。

应真大师最后的结论是谷沧海天性沉稳，和易近人，所以将来闯荡江湖

之时，不会像他昔年一般结怨甚多。

这天黄昏时候，谷沧海练完神功，离开潜龙院。

走到前面，但觉气氛沉肃，与往日略有不同。

他已得到应真允以便宜行事，所以他甚至不受方丈师兄的拘束。当下抄捷路奔至寺前，放眼一瞥，但见经常时有僧人走动的广场上杳无人迹。

谷沧海微微一笑，举步穿过广场，循下山石阶缓缓走去。才走了十余级石阶，一道灰影打密林内闪出，却是个中年僧人。他合十道：“小师叔留神，据报有敌人欲侵本寺。”

谷沧海道：“谢谢你，我自会当心。”

那中年僧人放心地微微一笑，便隐回林内。此时钟鼓梵呗声隐隐随风飘送四山，使人悠然神往，胸臆澄明。不久，他转往寂静幽雅的山径，这条山径乃是往来大道，不但宽阔。而且全是铺的石板，平坦易走。

突然间一伙人出现在数丈前的转角处，谷沧海目力极佳，黑夜中视物有如白昼，因此目下天色虽是黯晦，他却瞧得纤毫毕现。那伙人一共是五个，都披着长衫，可是举动之间都透出凶横之气，全无半点斯文。

谷沧海认出其中竟有三个乃是相识之人，便是以前见过的黑手派高手晃横，阴阳扇符平的高足鲁沛和鄱阳毒龙张镜的儿子张少龙，其余两个都是五旬左右的老者，面目阴险，隐隐透出一股狠毒之气。他自知相貌未变，那晃横等三人定然认识自己。

但他却不慌张，暗中运功行气，一缕热流发自丹田，迅即升到面部，但见他面貌顿时大生变化，鼻子变得挺高尖削，两颊肿胀，嘴巴微歪，此时他那两道卧蚕眉和丹凤眼虽然如故，可是谁也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了。

他往路边一靠，让出道路。

那五人刹那间已走到他面前，忽然都停步打量他。

晃横摆手示意，一名老者便踏前两步，逼近谷沧海，冷冷道：“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谷沧海畏惧地缩一下身子，道：“小的是山下村人。”话犹未尽，那老者一伸手已叉住他的咽喉，根本就没打算听他的说话。

张少龙突然道：“且慢。”

那老者指上劲力收回，转头道：“还有什么吩咐？”

张少龙道：“魏兄手底已杀了三人，兄弟很迷信一点，那就是连杀三人之后，须得换一换手，便可以平安大吉。”

那姓魏的老者笑道：“原来如此，这倒是张兄一片好意，我魏三岂敢不从。”

他转眼望住另一个长衫老者，道：“苏崇，你替下我如何？”那个名叫苏崇的老者应声跃到他们身边，魏三松开手，苏崇接着依样葫芦叉住他咽喉。

谷沧海正在奇怪对方为何尚不发劲使力，那苏崇已开口问道：“小子你刚才从少林寺出来，是也不是？”

谷沧海一面点头，一面连叫饶命。

魏三斥道：“闭口，刚才那三个乡民就是猛叫救命惹怒了老子的。”谷沧海不禁怒从心上来，恶从胆边生，暗想这些邪魔凶人当真残酷狠毒，连无力反抗之人也滥施杀戮，比起江湖上一般杀人越货的大盗还要可恨，合该全部诛杀、为世除害。

正转念间，苏崇已道：“少林寺目下有何动静？”

谷沧海道：“有，有……”

群邪顿时都注意地倾听，谷沧海接着道：“少林寺派我出来瞧瞧路上有没有可疑之人？”

鲁沛大笑道：“原来你是被派出来侦察之人。”

话声中谷沧海已聚集功力，突然间低头向苏崇手上咬去。苏崇冷笑一声，五指运力一捏，谷沧海顿时被他叉得头颅上仰，手舞足蹈。

群邪爆发出一阵笑声，魏三一举手，现出漆黑的手掌，向谷沧海面前拍去。

口中怪笑地喝道：“小子瞧着！”

此人凶恶成性，在黑手派中也算得上是一名高手。原先是晃横的师父，但后来晃横资质奇佳，被黑手派的教祖娄大逆收为弟子，从此晃横不但辈份与魏三相同。而且由于得宠于教祖，还可以指令魏三。黑手派的教祖娄大逆，外号屠师，生性残忍，所作所为、全是大逆不道荒诞不经之事。

他对于晃横反转过来指令从前的师父之事，不独没有认为不对，过时时鼓励晃横欺凌魏三。以为笑乐且说魏三凶性勃发，使出黑手勾魂的功夫，向浮沧海拍去。掌势一发，谷沧海已感觉出他的功夫还不及晃横昔年，心中暗喜当即借着脖子被叉手足乱舞之势，暗暗拍出一掌。

魏三漆黑的手掌突然向右一滑，掌上力道完全落向苏崇身上。苏崇在黑手派中与魏三地位功力皆相等，平时常有不免明争暗斗之事。这刻蓦地感到掌力袭来，心中一凛，赶快闪避。他手中捏着谷沧海的颈项，就像是抓着一个稻草人一般，毫不费力，谷沧海借势一摆下身，脚尖踢中魏三腋下大穴。

苏、魏二人各自瞪瞪退开四五步，苏崇被魏三掌力所伤，左手一松，谷沧海便掉在地上。

魏三腋下要穴受袭，全身功力散去大半，内脏也受了伤，面无血色，一屁股跌坐地上，赶快调元运气。

晃横等三人瞧得目瞪口呆，这情形简直是魏三假借机会加害苏崇，而苏崇在闪避之际，拿手中的人当作兵器，反击魏三。他们看不出一点破绽，晃横怒笑一声，道：“好啊，你们先来一个窝里反，丢人现世，我瞧还是到教祖面前理论的好，”魏，苏二人一听这话，骇得全身发抖。

晃横气哼哼地上前一脚把魏三端翻，又走到苏崇面前，出手点去，苏崇不敢抵抗，被他点中穴道，顿时跌倒。

晃横把这两人分别踢入路边草丛之内，这才向张、鲁二人道：“想不到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倒教诸位见笑了。”

张少龙、鲁沛二人很难措词，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谷沧海慢慢地从草丛中站起身，神态甚是畏怯恐惧。

晃横凶睛一瞪，喝道：“过来！”

谷沧海肚中好笑，但还是装出双腿发软地颤动着走去。他自觉装得很像，心里暗暗得意。

张少龙道：“这小子今日死得不冤，武林中多少高手碰上咱们不过白送性命，但这小子居然使咱们大大失利。”

鲁沛道：“我给他一掌如何？”

话中之意虽是征询别人意见，其实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挥拳便击。谷沧海全然不闪不避，砰的一声，被鲁沛一拳劈出两丈，跌在草丛之内，无声无息。

晃横等三人继续向前走去，走了十多丈，忽见一个人坐在树根下，倚树瞑目呻吟。

他们一眼便瞧出此人正是早先那个面目丑怪的山村少年，不禁都为之怔。

张少龙脚尖挑处，一枚石块飞去，啪地击中谷沧海鼻子。谷沧海大叫一声，睁睛捂鼻。

鲁沛最不服气，厉声道：“好小子，你若是身怀绝技，为何不敢出手一拼？”

谷沧海跳起身，但动作间显出受伤迟滞之状。

张少龙一晃跃落他面前，冷冷道：“你到底是谁？”

谷沧海捂着鼻子，呐呐道：“我……我……”

张少龙举起左脚，忽左忽右地摇摆两下、使人无法猜测得出他打算向哪一方踢出。

谷沧海向左方一闪，恰好张少龙脚势迅踹出去，砰一声，被他踢出两丈以外。

晃横举步走去。

张少尤转身伸手一拦，道：“兄弟决计不相信那小子还能活着，晃兄何须白费工夫？”

晃横闻言，只好放弃过去查看之心。

三人又向前走，转到了石阶之前，猛然发觉谷沧海又坐在石阶上，抱头呻吟。

三人心中都叫一声怪哉！晃横奔上前去，道：“喂，你到底是谁？”谷沧海只是呻吟，口中叫道：“打……杀人啦……打杀人啦……”晃横忍住气，又问道：“你到底是谁？何必装佯？”

谷沧海直起嗓子大叫救命，根本不答理他的话。

晃横大怒道：“好小子，竟敢屡次戏弄老子们……”

一伸手抓住他的肩头提起来，右手使出黑手勾魂的功夫，迎面拍去。

他的功夫在这两三年之后又大有精进。

谷沧海心头一凛，忖道：“黑手派到底是两大邪教之一，与别的凶人大不相同。单以眼前这三人而论，当年功力悉敌，都差不多。但今日却以晃横进境最速，隐然已是一时高手。”

谷沧海原有魔功护体、不畏任何奇门功夫，可是这晃横功力非同小可，他虽是仍然冒险硬挨这一记，却不禁有点惴惴然，生怕禁受不住。啪的一声，谷沧海已摔出三丈之外。

这一趟冒险，居然平安无事，谷沧海这才深知那位大宗师天魔庞珏所传的天魔神功，当真是天地间第一等神功绝学。

二十余级石阶上侧边的松柏后面刷刷两声，跃出两人。晃横等抬头望去，但见右边的一个年约三旬，相貌严峻，可知必是性情严穆肃谨之人。

他身披一袭蓝布长衫，背上斜背一口长剑，站在那儿，气度沉凝之极，一望而知，乃是内家高手，不同凡俗。

另一个却是年约二十的年青和尚，唇红齿白，长相甚是风流俊秀，手中提着一根颜色碧青的竹杖，粗如鸭卵，长约五尺。他嘻嘻笑着，但双目之中却流露出忿怒之光。

晃横等三人顿时明白这个小和尚天生是个笑面虎，心中尽管充满杀机，

但面上却仍然带着笑容。

鲁沛喝道：“小子们下来吧。老子向来杀人不会手软。”张少尤凝望往年青和尚，道：“小秃驴阴险得紧，老子最喜欢收拾这类人。”

那两人举步下阶，举动之间极沉稳有力。

晃横等人都是大行家，一望而知他们内功造诣极深，可不是容易相与之士。都不由得暗暗惊讶，心想少林寺居然派出这两人应战，可见得当真有点门道。

因此他们收起自傲自大之心，齐齐后退，以便腾出地方动手拼斗。谷沧海耳中听得明白，忍不住坐起来窥看，却认不出这两人是谁。心中大是惊讶不已。

那两人踏上平地之后，晃横先报出自家三人姓名，然后询问他们名字法号。

那蓝衫佩剑的冷冷道：“么魔小丑还没有资格问我们的姓名。”他的话衬托以冰冷的态度，使人觉得十分耻辱难忍。

年轻和尚笑嘻嘻道：“洒家有个欺善怕恶的惯例，倘若你们赢得洒家手中的竹杖，才有资格询名问姓。”

鲁沛大怒道：“该死的东西，看拳。”

呼的一声，挥拳向蓝衫人击去。

蓝衫人还了一掌，砰的一响，双方各各震退，蓝衫人似是内力不敌鲁沛，多退了两步，因此迅即掣下长剑：

张少龙也欺近这和尚，几乎是在同时之间，使出家传脚法踢去。那和尚大步退了三尺，手中碧绿色的竹杖，左点一下，右点一下竟把张少龙的脚法逼得使了一半就不能不收回去。

这张少龙的家传分波踏浪脚法，奇妙无匹，出道以来，从未被对手逼得半途收回，这一来不由得大为惕凛，冷冷喝道：“果然有两下子，再看我的。”

但见他呼地跃起半空，双脚连环迅踏，笼住和尚上空方圆丈许之大。

年轻和尚挥杖向空中脚影迅疾点出。张少龙每一脚都踏中杖尖，因而能维持身形在半空中继续俯攻。

这两人斗得煞是好看，好像是在玩魔术一般，一个人就在另一个人的头顶数尺之处，不停地前移后退，而空中的那个人，居然也跟着下面的人进退移动。

另一边的鲁沛仗着名震天下的阴阳拳力，连环猛攻那蓝衫人。他见对方内力不及自己，是以不取出本门兵器阴阳扇，谁知那蓝衫人剑法奇奥，内力强劲无比，霎时间剑影如山，竟把他围困在当中。晃横厉声大笑道：“原来少林寺没有人才，竟把武当五台两派的人约了来，但你们三派加起来也不行。”他衡情度势，知道须得先助鲁沛，否则不出片刻工夫，鲁沛定被对方的武当内家剑法杀死。

谷沧海恍然大悟，忖道：“曾闻密云大师言及武当，五台两派都曾经收过一个资质绝佳之士，可惜后来被赤身教加害，不能进窥两派的最上乘神功秘艺。这两人定是武当程嘉和五台孙济了。”只见晃横扑到鲁沛身边，出手向程嘉遥遥击去。

他的鬼手非同小可，逼得程嘉出招封架，鲁沛得此机会，迅即掣出一把两尺长的折扇，再度拼斗。

晃横只发了一招就退开，这时眼见鲁沛已抵敌得住对方长剑，便转眼瞧

看张少龙的情势。

张少龙初时脚脚逼攻，但接连攻了二十余脚，仍然踏不破对方杖网。

这时丹田中提起的一口真气已渐渐衰竭，身法远不如开始之时灵活翔动。

晃横心头大震，忖道：“那武当、五台两个小子竟然如此厉害，大是劲敌，今日须得设法趁早诛除。”

恶念一生，扑过去出手迅击。

孙济百忙中反手一杖扫到，快逾掣电，啪一声击中晃横掌心，随即擎回去再对付头顶的张少龙。

这一招使得间不容发，奇妙无比，谷沧海远远瞧见，心中不禁大大喝彩。

晃横掌心虽是被竹杖击中，但只不过被他打消了攻势而已，全然无伤。

当下又发掌攻去，孙济这回不能不侧跃数尺，张少龙得以落在地面，换一口气，打腰间抽出一把其软如绵的刀，迎风抖处，顿时挺硬。他挥刀向孙济攻去，上面的刀势才攻了三招，底下却已踢出五脚之多。

原来他家传武功以脚法见长，虽是使用兵刃之时，仍然以脚法为主。孙济一时摸不透他的路数，便使出一路森严固密的杖法，只守不攻。

谷沧海心中喝声彩，忖道：“不知道武当，五台两派武功如此精深高妙，记得五台派长老密云大师前此论及他们两人时，曾说他们已遭赤身教两护法妖女暗算，以致不能上窥最上乘的武功心法，这话不知是真是假？”

他眼见武当剑客程嘉和五台孙济和尚内功深厚，剑法杖招都极是精奥，所以无法推断臆测。

此时武当剑客程嘉的剑法越见凌厉狠辣，把气焰迫人的鲁沛杀得败象渐露。

然而另一方面，五台的孙济和尚却吃晃横，张少龙二人着着迫攻，杖圈越缩越小。

谷沧海深感义不容辞，当下抖丹田长笑一声、从乱草堆中站起，大步奔出。

激战中的双方，都偷空觑看，程嘉，孙济不知谷沧海迭迭戏弄对方之事，还不怎样。

但那晃横等三人一见又是这丑怪村汉出现，登时都心头打鼓、面目变色。

晃横使出鬼手毒招，迅攻两招，迫得孙济和尚努力招架。他趁此时跃出圈外，厉声喝道：“尊驾与庞大宗师如何称呼？”众人耸然动容，不知不觉缓下手来。

要知天魔庞珏乃是近百年以来天下邪派中第一号人物，甚且被称为武林第一高手，而邪派中人，都尊称他为大宗师。

眼下此人如若与他有关连的话，自然是十分惊人之事。晃横最近才从一千邪教前辈高手口中得知天魔庞珏有一门护身神功，最是奇妙，不怕天下任何奇功力道。

是以忽然想起对方屡屡被击而全然无事，敢情是魔教门下高手？谷沧海跃入大道，怪笑一声，道：“实不相瞒，我承蒙庞老哥瞧得起，彼此兄弟称呼。”这本是真话，但谁也不能置信。

程、孙二人一听，来人敢情跟邪派没有相干，大为放心。孙济笑道：“施主来得好，再迟一步，洒家便得遭劫啦！”程嘉急攻数剑，并接口道：“兄台可是少林之人？”

谷沧海一步步向晃横迫去，口中应道：“在下正是少林俗家弟子，两位今日仗义出手，实在感激不尽。”

晃横胆气复壮，狞笑一声，道：“好啊，快快报上姓名，老子非瞧瞧你还有多少能耐不可？”

谷沧海道：“我也得邯郸学步，暂时不报出姓名。姓晃的你只要赢得我一对拳头。那时自然知道。”

说话之时，已运足神功，提掌拍去。

此时两人相距甚近，晃横但觉他这一掌手法，平淡粗朴，随手便可封架。

可是掌势之中隐隐蕴含一种慑人的威力，使得他如此平淡无奇的一掌，变成无法抵敌的招数。

他最近功力突飞猛进，不同往昔，是以十分识货，心下大惊忖道：“这小子到底是谁？如何这般高明？”

转念之际，迅快跃退寻丈。

谷沧海缩回手掌，笑道：“别怕，我的起手式只不过试探试探你的深浅强弱而已，还没有打算当场格毙呢！”

晃横本是赋性凶横之徒，如何忍得住他的讥嘲，怒喝一声：“小子闭嘴。”

双肩晃处，已到谷沧海面前，一招“折木拂日”，掌势横扫出去。只见他掌心漆黑得发亮，使人泛起触目惊心之感。

谷沧海喝道：“晃横，敢不敢拚拚掌上功夫？”

喝声中，低头钻出圈外晃横明知对方既能从他掌下钻出，定有破功之法，但这刻凶性大发，脱口道：“好！”

要知黑手派的鬼手勾魂奇功施展之际，敌人先须被一股力道吸住，挣退不得。

谷沧海既能一头钻出圈外，显然不怕他的独门奇功。

因此若是换了别人，决计不肯答应换掌硬拚。

两人迅即对峙而立，晚风吹拂起他们的衣衫，一轮明月从云间露面，众人都觉眼前一亮。

正在交手中的四人，无不转眼向谷、晃二人望去。

他们齐齐拍出一掌，啪地响处，两掌相交。

晃横大吼一声，噔噔噔连退十二三步，这才拿桩站稳。谷沧海身形稳如山岳，纹风不动这两人一出手都用上全力，是以胜败立分。

少林寺的无敌金刚力到底远胜鬼手勾魂功夫。

此役奠定谷沧海今后一生的功业，他修习少林无上心法以来，第一次出手便得到如斯丰硕战果，这使他对师门精深武功的信心，更为坚定。

说时迟，那时快，程嘉的长剑和孙济和尚的碧绿竹杖，也一齐击中敌人。

鲁沛被长剑剑尖刺中了颜下的人迎穴，虽然长剑锋芒只刺人半寸，一般而言，仅属皮肉之伤，可是鲁沛却感到心烦气促，全身发软，多年苦修的功力，竟在弹指之间，散去大半。

孙济和尚一杖扫中张少龙腰部，张少龙不由自主打个筋斗，跃起之时，但觉五脏六腑都有刺痛之感，同时四肢乏力，无法再斗。他也是被孙济的独门手法击伤内脏，情况甚是严重。

大道上突然间寂静下来，晃、鲁、张三人连逃走的机会也没有，一个个有如石偈一般站立不动，暗中运气调息，提聚功力。这可不是说他们还作拼命的打算，而是他们若然不急急运功聚力的话，根本上四肢无力，连站立都

成问题，别说拔脚逃生了。程嘉个性严峻，孙济嫉恶如仇，加上心中对这些邪派人物，都有一种特别深固的仇恨。

因此，他们焉肯放过这等机会，齐齐移步上前。风声飒然微响，谷沧海已落在他们与对方三凶之间，道：“两位如若允肯相助，把这三个人送到敝寺，在下感激不尽。”

程、孙二人心想这话极是，该当送给少林寺发落才是正理，于是齐声答应了。

他们正要上前动手拿人，晃横狞笑一声，道：“少林寺覆亡在即，看你们得意到几时。张兄、鲁兄，咱们自己走，不劳他们动手。”他当先向前走去，张、鲁二人情知此刻无力反抗，也只好跟着。谷沧海等三人在后面押送，到达寺前广场上，但见火光烛天，把整片广场照耀的明如白昼。

原来广场四面都有一排僧人，每名僧人手中举着火炬，一共有八十支火炬，声势浩大。

晃横冷笑道：“纵然是闾寺僧人倾巢而出，今晚也难逃大劫，这等阵仗摆出来吓唬哪个？”

谷沧海也不跟他斗嘴，山门内走出五名僧人，当中一位老僧，身量高大，乃是达摩院首座弘力大师，其余四僧乃是正慧、正定，正不退和正护法。

弘力大师目光扫过这一干人，立时分辨出程、孙二人乃正派之士，当下独向他们颌首为礼，问道：“小师弟，这两位是谁？”谷沧海应道：“小弟还未曾问过他们的尊姓大名，但却晓得这一位是武当名家，这一位是五台高人。”

他接着向程、孙二人介绍道：“这是敝师兄弘力。”

程、孙二人想不到这老僧便是少林寺达摩院首座弘力，都吃惊行礼，报出姓名。

一面暗想那谷沧海年纪虽小，辈份却尊，无怪功力如此高强，一举手间就击败了晃横。

晃、鲁、张三凶转眼向谷沧海望去，都不禁一震，齐齐脱口道：“原来是你。”

敢情谷沧海已恢复本来相貌，他那副威仪赫赫的面貌跟从前并无改变，是以晃横等一望就能认出。谷沧海微微一笑，道：“在下正是念着以前相识之情，才把你们带回本寺发落，不然你们此刻早已毙命啦！”

他随即把一切详情讯快禀告弘力，弘力大师向正慧望一眼，轻轻颌首示意。

正慧僧心知今晚群魔大举来犯，这是本寺数百年来第一次面临的大灾大劫。

因此须得闾寺上下全力应付，才有渡过险关的希望。而目下最要紧的，莫过于查明对方的人数来历，和进犯本寺的策略。

他暗暗向生性恢谐的正不退僧打个眼色，便道：“启禀师父，闻道这三个凶邪之徒进犯本寺之时，沿途已杀害了两个乡人性命。眼下虽是不便加以诛戮，但活罪难逃，弟子恭请师尊下令使用分筋错骨手法制住他们，然后吊起半空，如此虽是奇惨难当，但也是佛家孽报循环之意。好在他们的尊长们很快就将到达此地，届时才把这三个凶徒放下来，只不知师尊意下如何？”

少林寺分筋错骨手法，乃是武林一绝，被刑之人，惨酷难禁，天下无人不知，即是三凶强横无比，一听这话，也不禁骇得出了一身冷汗。正不退大

头一晃，圆圆的脸上泛起顽皮爱闹的笑容，应道“四师兄此计高明之至，这等凶徒不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吃，如何对得起无数被害的冤魂，不过……”

沉吟了一下，才又道：“不过如此摆布法，任是铜皮铁骨之人，也熬不过一个时辰，倘若届时敌人还未赶到岂不是害了他们性命？”谷沧海何等聪明，立刻应声道：“那么待我问一问他们。”正慧道：“问一问也好，其实，对这等凶徒也不必加以怜悯……小师叔若然要问，最好带其中一个到亭边询问。”

谷沧海道：“对！哪一个敢骗我的话，就让他尝一尝本寺的分筋错骨手法。”

他先抓住鲁沛走到数丈之外，问道：“你们几个人是不是先行探道的？”

鲁沛迟疑了一下，道：“我不能告诉你。”

却点点头表示他猜得对。

谷沧海会意，又问道：“后面的人马上就赶到此地，是也不是？”鲁沛摇摇头，谷沧海大为放心，知道还有足够的时间盘问详情，忖想一下，便问道：“你师父一定有份的了？”

鲁沛点点头。

谷沧海又问道：“他们可是要等你们回报之后才动身上山？”眼见鲁沛点头，便又道：“但目下你们不能回报，又有约定在此情况之下，他们便是什么时候上山？”

鲁沛颌首。

谷沧海逐个时辰的问去，最后得知约定是在快天亮的五更时分。他另外盘问过晃横、张少龙，口供都没有出入，便禀知弘力大师。弘力大师已得到正慧献计，便押了这三凶进入寺内，设法探询敌方的人数实力。

广场中火炬尽灭，众僧都隐起身形。

谷沧海陪着程、孙二人在山门左边闲谈，顺便监视动静。他本来要领程、孙二人谒见方丈师兄，但程、孙二人因知今晚情势险恶，少林寺已作严密部署，这刻实在不便惊扰主持全局的首脑人物，所以再三婉辞。

若是论起辈分，程、孙二人都比谷沧海低一辈。但谷沧海坚持各自论交，因此终于以平辈相称。

程嘉告诉谷沧海道：“兄弟去年在江湖上夤缘认识了孙济，彼此甚为相投，师门又有渊源，所以分手后还时常通消息。最近孙济探听出群邪动静，特地约了兄弟前来。”

他那张严峻的面上，稀有的一丝笑容，忽然消失，又缓缓说道：“今晚机缘巧合，居然先碰上谷兄，同时又承谷兄不弃论文，兄弟甚感荣幸因此，有几句话不能不竭诚奉告，那就是群邪大举侵犯宝山，目标便是要毁去谷兄。谷兄虽是神功绝世，定然大出邪派群凶意料之外。但这些著名凶人，各有绝艺、修炼多年，又都是诡计百出之辈。谷兄今夜还须特别小心才行。”

谷沧海拱手道：“多蒙程兄直言赐告，小弟感铭无已。只不知对方为何会有全力对付小弟的打算？”

孙济接口道：“自从年余以前赤身教侵扰贵寺之后、不论正邪两方之士，都极力打听谷兄后来的遭遇，但少林方面严守秘密，武林中竟无一人得知有关谷兄的消息，因此邪派群凶一致认为谷兄安然无事。最近群凶在黄山会师，议决大举进犯贵寺，一则探明谷兄的结局。二则趁此机会，一举摧毁少林寺在武林中的领导地位。”

谈到四更之时，孙济年青心热，终于忍不住道：“谷兄，今晚之局极为重要，邪派群凶已倾力来犯，谷兄最好还是避一避凶锋为上。”

谷沧海慎重地考虑一下，说道：“孙兄的美意，小弟十分感激，既是如此要紧，小弟打算向家师请示。”

程、孙二人都同声赞成，于是谷沧海独自奔入寺内，到达潜龙院。

但见房中灯烛明亮。进去一瞧，除了气概雄伟的应真大师之外，正慧僧也在房内。

正慧僧恰好在向应真报告敌方人数实力。

只听正慧说：“敌方除晁横等这一批先头部队，以及一些供奔走传讯的爪牙之外，高手人数可真不少。以黑手派副教主黎定为首，率了黑手派的夜泉边旷、风火真人景文、阎王崔奂。此外便是宇内邪教一流高手阴阳扇符平，毒龙张镜和红胡子关祺，共有七人，随行部属一共有二十余人。”

正慧僧深知应真大师乃是当代无敌高手，已是宗师身份，所以容或对一些不甚著名的妖孽凶人不大清楚，便又道：“狼人黎定所率的该派高手，称为黑手三恶，其中以崔阎王较弱，但崔阎王奸狡无比，诡计最多，所以极受黑手派教主屠师娄大逆的倚重。此外，红胡子关祺也勉强凑上一脚，论起来他大概仅与崔阎王的武功差不多。”

正慧僧闷目寻思顷刻，接着睁眼道：“祖师以前可曾见过关祺？”

应真道：“没有见过，此人虽是黑道巨孽，成名多年，但平生行事倒不过份贪滥残酷，据我一些好友会过他的，都很佩服他的武功高强，但你要知道，这几位好友若是碰上张镜、符平他们，定难逃得杀身之祸。”

正慧僧道：“如此说来，关祺应当远不及其他的人，但此人已有十多年不曾离开关家堡，一切大小之事，都由夜游神倪冲经管，这次忽然出堡，便与群凶到本寺生事，若不是群凶因他是豫省黑道盟主而邀他出堡的话，便是因为他武功大有精进，练成了某种厉害功夫。所以弟子窃以为应对此人特别注意。”

应真大师大加赞许，道：“你不愧是智慧广大之人，这话很有道理。”他们每一说及关祺，谷沧海的心便跳一下，因为他记起了那个美丽可爱的阿莺，她正是关家堡之人，只不知她是不是关祺的女儿？应真问起他的来意，谷沧海按下心神，把程、孙二人的意见说出。应真笑道：“你已是本寺得力高手之一，岂能隐藏不出？今晚本寺倘若屹立无恙，你就收拾行装，立刻下山行道历练，一方面教天下得知本寺并非后继无人。另一方面替我办点事，看看有没有机会替为师雪冤？”

他迅即把话题扯回今晚应敌之事上道：“正慧，你去告诉方丈师侄，就说今晚敌势太强，必要时三位师兄和我都不会袖手，但还是希望你们能勉强应付过去，免得三位老师兄涉身这等生死荣辱的场面之中。”正慧躬身道：“是！”

抬头之时，眼中闪射出激忿冲动的光芒。

应真道：“你平生以智慧为主宰，从无忿怒之色。眼下听知三位老祖师有受累的可能，便不禁失去心中主宰。如此虽说是你忠心敬爱师门尊长，但本寺面临数百年未曾得睹的大劫，你的角色何等重要。焉可忿激冲动，以致误了大事？”

正慧连忙垂首道：“祖师说得是，弟子知错了。”

随即辞出。

房中只剩下应真、谷沧海师徒二人，应真微笑道：“孩子！今晚是你正式出道的大日子，凡事须得谨慎小心，最忌切戒骄傲自大，尤须牢记凡是出手应战之时，搏狮固然要用全力、搏兔也须用全力，才不致一时疏忽大意，而招致终身大辱。”

谷沧海果然略有浮躁之心，闻言如被当头棒喝，连忙下拜，谢过教诲。

应真拍拍自己的大腿，遗憾他说道：“为师双腿已废，所以不能出手应战。我一直以为功力深湛，只要到了想接续断骨之时，随时可以接好。哪知人力到底敌不过天地间的自然奥理，我这一双腿恐怕要得到活的血鹰，才有希望接续而恢复如常。”

谷沧海身为少林弟子，曾听师父讲过本门各种灵药处方，其中一种极为名贵的丹药称为少阳丹的，便全靠血鹰所具的灵效为主，制炼成伤科圣药，天下皆知。

第九章 罗汉大阵列少林

这血鹰乃是世上罕见飞禽，具有纯阳之性，一飞万里，常人瞧也瞧不见。数百年前本寺有一位高僧，在东海荒岛中捕获一只，用以合药，直到现在尚未用完。而数百年以来，还未发现过第二只。

应真提及血鹰，便想起一事，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瓶，交给谷沧海道：“此瓶之内，共有五粒少阳丹，藏起来，以备应用，可分赠武当程嘉和五台孙济各一粒，略表谢意。”

谷沧海谢过辞出，奔到山门。

但见程、孙二人都坐在山门左侧暗影中。

他过去先取出本门重宝灵丹，分赠二人，程、孙二人久闻少林寺少阳丹有起死回生之功。都十分高兴，慎重藏好。

离五更尚有一段时间，因此他们不再说话，默默打坐运功，准备天亮时的一场大战。

谷沧海在四更时已从定中回醒，瞧见孙、程二人还在用功，便悄悄起身走出广场。

一条人影奔过来，却是正慧僧，他低语道：“小师叔，本寺这一场劫难，越想越发令人惊心动魄。”

谷沧海道：“今晚诚然是十分严重惊险的关头，但你也用不着如此紧张呀？”

正慧僧道：“咳，小师叔有所不知，只因本寺在武林中地位，尊如泰山北斗，所以处处要顾到身份，因此，当敌人现身侵犯之时，本寺便有一个极大的漏洞危机。”这话出诸正慧之口，可不是开玩笑的。

谷沧海骇一跳，问道：“有什么漏洞危机？”

正慧僧声音放得更低，说道：“敌方有两个最可怕的人不曾参加今晚之役，这两人便是黑手派的教主屠师娄大逆，和赤身教的教主花蕊夫人，他们若是别有诡谋捣鬼的话，小师叔认为本寺之中谁最可虑？”谷沧海道：“听说邪教高手们都是针对着我而来，他们不会是找我的吧！”

正慧僧道：“这是无人疑惑的推测，但是事实上最可虑的是方丈大师他老人家。”

谷沧海骇得吓了一跳，几乎要拔脚奔回寺内瞧瞧。

正慧僧又道：“敌方之人只要曾有布置，定必打听得出本寺多少代以来应敌的步骤，那就是首由藏经阁、达摩院两位首座大师率众迎敌，到了不支之时，方丈大师才亲自出马。我是敌人的话，一定会从这上面打主意。”

这一番推测，真有波诡云谲之妙，谷沧海定一定神，道：“不错，其时全寺高手尽皆云集战场，方丈大师在寺内反而人孤势弱，若有高手如娄大逆、花蕊夫人这等人物趁机偷袭，确实可怕。”

正慧僧道：“他们纵然不能把方丈大师怎样，可是消息一传出来，本寺人心定必大乱，敌方可占得无数便宜，总而言之，今晚这一役，大概是本寺最危险的劫难，小师叔无论如何，当敌方现身之时，便须悄悄返回寺内，接应方丈大师才好。”

谷沧海想了一下，也觉得唯有此路可走。

因为敌人会暗袭方丈大师之举，只不过是推测而已，所以其势不能先向方丈大师禀明，免得惹起方丈大师的不高兴，认为他们小看了他老人家。

万一敌方并没有使用此计，则谷沧海一去即回，于大局并无影响。他们还商谈了一会儿。突然间，一阵厉啸之声，随风传到，听起来忽远忽近，声音尖锐高亢，十分难听。

这正是黑手派副教主狼人黎定著名的狼嚎，少林寺所有的僧众都暗加戒备。

正慧发出暗号之后，匆匆离开。

谷沧海也过去跟程、孙二人会合，并且告诉他们说，一会儿要离开片刻。

全场近百名僧人，听到正慧暗号之后，各自在心中默数三十下。到了第三十下之时，齐齐点燃手中火炬。广场上顿时火光烛天，明亮之极。但见场中已出现了不少人影。

他们想是料不到对方在毫无声息之下，一齐点燃火炬，所以都露出惊讶之色。

少林众僧都无不暗暗佩服正慧的智谋过人，这三十下的时间，计算得正是恰到好处。

山门内出现十二名僧人，当先两个灰袍老僧，一个矮瘦，一个高大，手上都挂着念珠。

其余十僧，有高有矮，有俊有丑，乃是本寺正字辈的十大高手。当先的两名老僧便是藏经阁首座弘一大师和达摩院首座弘力大师，这两阁院本来还有几个弘字辈的高手，其他经院也还有些高手，但都各有职责，须得严密保护寺院各处重地，所以就不能调派出来应敌。弘一大师诵声佛号，他个子虽小，但声音却洪亮震耳，显示出功力精湛。

他的目光一掠对方诸人，便道：“贫僧弘一，这是敝师弟弘力，恭候诸位大驾多时。”

对面一共是七个人，服饰各异，形貌都有特别惹眼的地方。只有一占是共同相似之处，便是他们七个人没有一个不是五六旬左右年纪的人。

当中那个蓬首赤足，相貌如狼的大个子，发出一声怪笑，说道：“本座听说少林寺继起无人，声势远非昔比，不知是真是假，今晚之后就可以晓得了。”

四周群僧都流露出忿怒之容，但这个狰狞的大个子桀桀怪笑数声之后，接着又道：“闲话暂时按下不表，现下报出我们的姓名来历。本座黎定，外号狼人，现任黑手派副教主之职。”

他睥睨四顾，但见众僧竟没有一个流露出惊讶之色，不由得一方面佩服少林寺果然名不虚传，训练得众僧胆力过人。但一方面又十分愠怒，泛涌起满胸杀机。

他扬手指着左方的一个身着青色长衫的老者，说道：“这一位就是阴阳扇符平兄。”

这符平穿着打扮得很斯文，可是瘦削的脸上，全无血色，简直与死人一般，教人瞧了，禁不住要打寒噤。

狼人黎定的手指一如常人，可是爪甲又尖又长，宛如狼爪一般。他指着另一人道：“这一位是毒龙张镜兄。”

弘一颌首道：“幸会！幸会！”

细一打量，但见这个成名数十载的凶人，敞开胸膛，露出胸口一大堆黑黝黝的粗毛，面上赘疣，有点像鳞甲。

黎定接着指着—个彪形劲装大汉说道：“这位是关家堡堡主关祺兄。”

关祺的一部红胡子在火光之下瞧得分明，不知是天生如此颜色，抑是人工染的。

他抱拳道：“兄弟有幸附随这几位高人骥尾，夜访贵寺开开眼界，大师们万勿见怪。”

弘一大师道：“堡主好说了，敝寺本是佛门净地，不愿多惹人间是非，只是诸位远道而来，却不得不率众迎接。”

黎定狞笑道：“废话，你们若是怕惹人间是非，那就当众服低认输。立誓永不让少林弟子踏入江湖，我们便立即离开，老和尚你瞧这法子行得通行不通？”

众人听了，都怒火上冲，但仍然严守寺规，没有一个人哼出声音。弘一大师淡淡一晒，道：“这个等一会儿再说吧，还有三位高人尚未介绍呢？”

黎定道：“好，这三位都是敝派高手，这是夜泉边旷。”此人长得真像一头夜泉，双眼在火光照映下，居然发出绿色的光芒。

第二个是个道人的打扮，高冠峨髻，手提一块相当宽阔的铁牌，牌身很厚。瞧起来份量极沉，但他提在手中，宛如甚轻。这名道人便是黑手三恶之一的风火真人景文，他是故作道人的装束，以增诡异之气。

第三个也是黑手三恶之一，姓崔名奂，外号阎王。

这些著名凶邪，无一不是武林中闻名色变的恶魔，弘一大师虽是明知形势凶险无比，但他数十年精研佛典，定力过人。

当下恬淡一笑，道：“敝寺承蒙诸位瞧得起，远道光临，甚感荣幸。便请诸位宣示来意，好教老衲估量估量，办完正事，始行款待。”狼人黎定龇牙狞笑道：“废话少说，我们今日到此地来，自然没有安着好心。本座只问你一句、你的师弟谷沧海何在？”他咄咄逼人的态度，实在教人难以忍受，但弘一大师仍然从容如故，道：“诸位要见敝师弟也不难，再等十年，敝师弟自然踏入江湖。”毒龙张镜厉声道：“我告诉你，今日把那厮交出来的话，万事于休，如若不然，哼，哼……”

弘一侧顾正慧一眼，微微颌首，正慧道：“张老施主敢是忘了令郎不曾返报之事？”

张镜面上泛起杀气，厉声道：“他学艺多年，不能自保的话，还要这等儿子干什么？”

正慧僧轻叹一声，转眼向符平道：“今高足的下落，符老施主可关心不？”

符平把腰间描金折扇取在手中，刷地打开，扇了两下，道：“张兄说得好，他若不能自保，那就只好算是白费一场心力，老夫要做任何事，谁也不能挡住去路、若然有人挡路，唯有一脚踢开。”这话说得冷酷无情之极，正慧僧明知黑手派之人也不会顾恤晃横的安危生死，但仍然向狼人黎定询问。

黎定道：“小和尚，哪里来的许多废话，本派信条是强存弱亡，人人皆须自力更生，听明白了没有？”正慧僧忖道：“我不听也知道啦，但这些话都要教那被擒的三人亲耳听见，或者可以使他们大为悔悟，改过自新。”

他微微一笑，踏前两步，朗声道：“黎老檀越的身份不同寻常，乃当今天下一大宗派的副教主，只不知黎副教主敢不敢当众回答贫僧一句真话？”

黎定一怔，心想这和尚倒有点古怪，不可轻视。

转眼一望智囊崔奂，但见他露出自信的笑容，这才下了决心，桀桀怪笑道：“你即管问。”

正慧僧立即说道：“今日到敝寺像诸位身份的高手，还有什么人未曾露

面？”

这话问得黎定愣住了，而阎王崔奂的笑容，也冻结住，表情僵硬狠人黎定顾惜身份，不得不答道：“还有三位未曾现身，小和尚我索性告诉你，这三位一是艳名满天下的花蕊夫人，赤身教的教主。”说到这里，禁不住咕噜一声，吞一大口唾沫。

接着又道：“另两位便是赤身教两大护法仙子摇魂、荡魄，那是你们已经见过的人，不须多说。”

他又连吞数口唾沫，显然他对这三个人间尤物都十分垂涎。弘力大师见识过摇魂、荡魄的厉害，心中一阵惊凛，暗忖：“幸好这些女子不曾出现，否则本寺人手甚多，只怕到时有大半要被勾去魂魄。”

正信等十大高手也都见过她们，其中除了正定一人定力卓绝，一时无动于衷之外，其余的人，无不暗自惊心。

他们跟弘力大师一样，体察出连自己也不容易抵受她们诱惑的魔力，可想而知，这近百名本寺弟子更加抵受不往正慧憎谈谈一晒，道：“她们难道还感到怕羞，所以隐藏起来不成？”狼人黎定露出尖锐的牙齿，凶恶地笑道：“好说，好说，她们这生似乎不识字是什么物事，本座告诉你，你们部是沾了本座的光，才躲过这一场大难，因为他们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座瞧见他们的肉体。”众僧听了无不信以为真，要知相相这黎定天生凶淫，凡是女人见到他，不必碰触，就会被他体内散发出的特异气味，熏得昏死过去，据说这是他的体质与常人不同之故。

正慧僧淡淡一笑，仰头望望天色，只见曙光透出已有一段时候，天空一片白蒙蒙，转眼间太阳便将升起。

他透口气，连击三掌。

广场中陡然一暗，原来众僧同时抛掉手中火炬之故。

这近百名劲装僧人，各各抽出戒刀，一手掣下背上挂着的盾牌，迅快移动。

只一转眼之间，分为二三十堆，看起来好像凌乱混杂，其实却暗含奥妙。

弘一大师心中好生讶异，暗念本寺罗汉大阵，照例是到了最后关头才肯使用。正慧何故竟不等方丈师兄出来之后才发动？正回向僧已洪声请令道：“弟子愿意出战，”

弘一大师点点头，正回向大步出去。

这时四面八方都有人堆，可是相距甚疏，当中仍有一块空地可供拚斗。

正回向身材高大，威风凛凛地在当中一站，招手道：“来吧，”边旷发出刺耳的冷笑声，陡然跃起，晃眼已落在对方面前，动作就像夜泉在黑暗中突然扑翅飞起一般。

此时天色渐亮，正回向骤精会神，盯住对方，洪声道：“小心啦！”左手一晃，右手握拳猛击出去。

这一拳乃是冲天炮架式，但他使得威力特强，迥异凡俗。夜泉边旷倒没有想到对方这拳如此平凡而又威力十足，一晃身左闪数尺。正回向大喝一声，又是一拳劈去，仍然是冲天炮的架势。这一拳不知如何在时间上赶得恰好，边旷没有法子不出手封架。

他出掌一拍，抵住敌拳。被敌人拳力一冲，站立不牢，瞪瞪连退三步。正回向抢上去风车般旋转身子，右掌借回身之势扫去，砰一声，又把边旷震天五六步远。

这正回向僧在目下少林寺中只是第二代高手，但一出阵，就把大名鼎鼎位列黑手三恶之中的夜泉边旷，打得后退不迭，一如全无还手之力。

这等情状落在群邪眼中，不由得都大为震骇，但觉触目惊心。夜泉边旷这时不是不知道自己已陷身对方拳路威力范围之内。宛如那君长百兽的大虫，虽是凶猛绝伦，但只陷落阱中，便只有苦挨的份儿，无处发威。他好几次使出夜泉冲飞的绝技，企图遁出对方拳阱之外，谁知正回向老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几下拳路。

每一次都被他及时迫近劈击，不得不出手抵御，以致始终无法突围而出。

眨眼之间，正回向已连续攻了十四五拳之多，旁人只知边旷情势尴尬，须得设法摆脱对方的拳阱之后，才能施以反攻，目前虽是处于劣势，但不要紧。

然而夜泉边旷却有苦自知，但觉对方拳力越来越强，这连续的十余拳接下来，竟已耗去大半功力。

当时乃是逐渐销铄损耗，到后来才猛可发觉，而此时业已欲振无力，不由一阵大骇，热汗从鬓边额角滚滚流下。

群邪无一不是精明机警的脚色，暗地里发觉夜泉边旷满头热汗的情形。

别人都不便先说，直到黑手派副教主黎定说了一声奇怪？毒龙张镜便道：“边兄已先机先，似是陷入苦撑的局面中。”

阴阳扇符平接口道：“黎兄最好派人替下边兄。”

风火真人景文插口道：“边旷兄智谋过人，他最拿手的颠倒阴阳身法还未施展呢！”

言下之意，暗示边旷可能故向敌人示怯，其实暗藏杀手，一举即可杀敌。

这道人乃是黑手派之人，他这么一说，别人可就不便再说什么话。否则便难免有轻视黑手派之嫌了。

正回向僧反复使出他正面用的冲天炮拳式，又反手翻身扫出一掌的手法。这未后的一掌，乃是他平生苦练的绝艺回身掌，凡是敌人落在背后，这一掌发出之际，除非是独步古今的一流高手之外，没有人能够躲得开的，武功再强，也须出手抵御。

他勤修苦练二三十年，至今才算是正式全力拚斗。

这当儿他全副心意都贯注在敌人身上，身外之事，一概不闻不见。那夜泉边旷真力衰竭的情形，他体察得十分清楚，几乎有如体察自身的情形一般。

直到第二十主拳劈出，边旷挥掌一架，吃拳力冲处，噤噤连退说时迟，那时快，正回向身子像风车一般疾旋两圈，右掌运足全力疾扫出去。

夜泉边旷感到敌人掌势比历次都要威强得多，心中大骇，迅快提一口真气，也自运聚全力，出手抵御。

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间，狼人黎定瞧出不妙，喉中咆哮一声，抢跃出去，扬爪隔空抓去。

但战圈中两人的最后一拚，比他还快了一线，双方掌势碰上，呼的一声，夜泉边旷身形震得离地飞起，以仰卧式摔于丈许外的地上。这时莫说在场的皆是大行家，纵是常人也瞧得出夜泉边旷已遭惨败，是否当场气绝毙命，却未可知。

狼人黎定爪上发出五股暗劲，遥袭正回向。

这一手，乃是他平生几种绝技之一，大大有名，称为恶兽爪，爪力可以远达六尺，不论人畜被爪力抓中，登时肉裂筋断，现出五个小洞，深可见骨，

可说是凶毒之极。

他爪力发出之际，一个和尚也在同时跃出，挥拳猛击，拳势直指他爪力去路。

黎定但觉一股劲力横截而到，不禁冷哼一声，爪上增加三成力道。当时只被对力那股拳力冲歪了尺许，依旧透伸去直袭正回向。正回向僧命不该绝，恰好自身被那夜泉边旷的掌力震得闪退数尺。那边旷垂败挣扎，掌上力道非同小可，是以不但把正回向震得倒退，而且血气翻腾，急急调元运功，这才透过一口气。黎定爪力被阻了一阻，又歪了些少，正回向恰在这刹那间闪开，这一击完全落空。

他凶毒的眼光向那僧人望去，但见此僧长得方面大耳，相貌堂堂。乃是正字辈十大高手之首的正信僧。

这狼人心中转念道：“本座这一爪有无坚不摧之威，乃是数十年功力所聚，何等强劲坚牢，但居然被此僧人的拳力阻滞了一线时间，又冲歪了少许，可见得此僧一身造诣不可轻视。”

正信僧也暗自忖道：“他的狼爪闻说乃是武林一绝，今日一试，果然不负盛名。我一个人万万接不住这个凶神恶煞，须得找个人接应才行。”

他的头颅微微一动，正待转回去瞧瞧己方之人。

耳中已听到一声佛号，接着有人道：“大师兄，这位黎檀樾乃是当今名震一时的高手，你若是独力应战，胜败姑且放在一边，但此举却无异十分小觑副教上，他一定不肯跟你交手，”

说话之人，正是十大高手中的正慧，此僧以聪明才智称绝全寺，果然有洞烛机先，详瞩万象之能。

当那正信僧心念转动之时，正慧便已猜出他的心意，相机发话。众僧中步出一人，长得虽是瘦小，可是双眼神光特足，嘴角两道弧纹显示出此人心志坚毅得异乎寻常。

任何事到他手中，恐怕没有办不成的。

他道：“小弟正愿甚希望能助大师兄一臂之力。”

这正愿僧排行第十，乃是十大高手中最末的一位，不过这却不是他的武功最弱。

狼人黎定发出狼嗥似的笑声，极是刺耳。

四下一堆一堆的和尚们，其中不少感到心悸神动，好像虚弱得想躺下休息一般，突然间，一阵诵经之声从刺耳音中升起，清如鸾凤，振越林表峰仞之际。

众僧闻得经声，并且听到念的是阿含经中的一段，这一段是：“佛能以法自去迷，亦令人去迷；自得定，亦令人得定；自渡彼岸；亦令人渡彼岸，自解脱；亦令人解脱、自得灭度，亦令人得灭渡。”众僧闻得经声，心中已感到一片清凉，再细品味经中之意，顿时忘却烦恼浮躁。

那些被噪声弄得头昏眼花几欲仆跌的都完全恢复了。

狼人黎定眼中冒火，向那诵经和尚望去。

但见这个和尚在三四句之间，相貌古朴，一望而知，是个十分拘谨之士。

正慧僧笑道：“副教主似是对九师弟正戒很感兴趣，敢问其故安在？”

黎定厉声道：“这小和尚念经也算得是武功不成？”

正慧明知故问，道：“副教主这话怎说？”

狼人黎定发出咆哮之声，露出满嘴又尖又长的门牙，样子十分可怖。

他道：“本座以修习多年的内力从啸声中发出，可以使人不支昏倒。你们全凭这和和尚念经才能无事，但他念经声并无内力，简直是在施展邪法。”

正慧僧笑道：“几曾听说过佛门弟子去学邪法的？副教主既是问及，贫僧不妨奉告明白，刚才正戒师弟乃是以他平生持戒独得之功，诵经说法，使同门僧侣解去心中烦躁，恢复常态。在沙门中此等降魔手段列入上乘大法，称作声闻乘，华严经有一段说得很明白，经中说：上品十善以智慧修行，然心狭劣而怖三界，阙大悲心，闻他说法之声而得解，故曰声闻乘。”

他话声一顿，察知人人皆已领悟，当下又道：“黎副教主虽是以内功迫出声音，使人昏倒。但此声在五音之外，专一以使人烦躁昏乱为主，是以实合邪法之道，故而正戒师弟施展声闻乘大法，顿时破解。”他不但辩才无碍，思路深晰，而且态度语气间，有一种折服对方的力量。

在场之人不论正邪，都深感此言大是有理，心想：“那狼人黎定在佛门净地使弄邪法，焉得不败？”

狼人黎定这等凶狠的邪教高手，这刻满腔毒念也不自觉被制住，怔了一怔，竟然举步退回。

正信和正愿二僧也跟着退下。

众僧中步出两人，一个是刚刚出过风头的正戒，另一个长得面圆身矮，容貌滑稽爱笑，法号正不退。

这正不退举动十分洒脱，但正戒却严谨古板如老学究，神情拘谨古拙，他们走在一起，正是两种不同的典型。

正不退嘻嘻笑道：“假老道，敢不敢出来会一会真和尚？”他说的假老道，自然就是风火真人景文。

众人听他说得诙谐，都不禁微微而笑。

景文却勃然大怒，向狼人黎定打个稽首，飘飘走去。

这个道人手中提着的铁牌，赫赫有名，称为风火牌，被列为外门最歹毒的五种兵器之一。

正不退向正戒笑道：“戒师弟，咱们可惹上了当真心狠手辣的主儿啦，好在咱们平常苦练过八步赶蟾的轻功身法，待会儿一瞧不对，咱们自家不妨比比脚程，瞧谁跑得快。”

一些僧众发出笑声，这是正慧暗暗传令下去要他们如此，以便激怒对方。

正戒僧生平谨守戒律，一丝不苟，这时谨拙如故。

风火真人景文怒极反笑，提起铁牌，喝道：“贼秃休得在口舌上逞能，山人要出手啦！”

正不退握紧手中的方便铲，嬉皮笑脸道：“道爷别生气，提防气坏了身子。”

正戒一手提着禅杖，一手合十，依照规矩施礼道：“我等未学后进，还望老施主指教。”

这两人相形之下，越发显出正不退的可恶。

风火真人景文心中暗暗赌咒发誓，必先以全力杀死正不退，才能消去心中之恨。他的铁牌起处，首先扫击正不退，这一招藏着变化甚多。一望而知，只要正不退应付不得其法的话，便将陷入绵绵不断的攻势之下。

正不退往左一闪，身法极是神速。

风火真人景文果然不同凡响，铁牌去势立即改变，如影随形般追迫攻去。

但正戒和尚这刻已够得上部位，突然伸杖一个挑，当的一声，竟把铁牌

挑起数尺。

景文心头一凛，方想这正戒杖上力道如此沉雄，实大出意料之外。而正不退迅急如电般跃到，方便铲挟着强劲震耳的风声，斜砸而至。

他又不禁因正不退身法之迅快而失惊，当即挥牌硬架。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已按动机括，只要牌铲相触，铁牌内暗藏的毒火，立时喷溅出去。

但也许是他手中的风火牌声名太盛，正不退居然一歪身，连人带铲从他身侧掠过。

景文换招追击之时，却又被正戒禅杖挑中铁牌，弹起老高。若不是风火真人景文武功精湛，单是正戒这两记劲挑，早就受不住了。

他毒念方生，正不退又有如鬼魅般扑回来，迫得他非先向正不退出手不可。

战局就在这等奇怪的打法之下，缠斗了二十余招，那正不退仗着如电的身法，忽进忽退，迫使景文每一招都得向他施展。然而每一次总是由凝立如山的正戒僧抵消了景文的攻势阴阳扇符平侧睨红胡子关祺一眼，道：“这等缠斗手法，倒是别开生面，若是换了兄弟上阵，可不耐烦拖拖拉拉的打下去，”关祺恭顺地道：“符老师的武功，才智，都不是寻常之人得以窥测得透，自然另有奥妙对策。但在下却当真感到无计可施，”他在称呼上也特别谦抑，表示比符平身份略低符平讶异地寻思一下，但觉对方的敌意减去不少。

要知这关祺虽是名满江湖，但终究只是黑道枭雄，一如银刀府余天健，黑衣帮三星等黑道高手而已，岂能与符平，张镜这等著名凶邪并肩起坐？

但关祺是由黎定邀约同行的人，符、张二凶不便说什么话，但心中却十分不满，一直对关祺敌意甚浓。

他也不晓得关祺缘何能被狼人黎定看重，邀来助阵，因此符平故意拿话试他。

张镜接口道：“少林僧人果然练了不少稀奇古怪的艺业，老夫今日倒要仔细瞧个明白。”

他言下之意，已表示不会出手援救景文。

旁边一个人插口说道：“在下很惦念赤身教主她们三位，只不知为何至今尚未出现？”

说话之人正是平生以诡谋机变纵横天下的阎王崔兔。

他瞧出景文情况不妙，加以副教主心神恍惚，默察大势，深知须得立时激起一场混战，才能反占上风。

而黎定一嗅到血腥气，便会爆发出凶野之性。

此是反败为胜的要着，倘若符、张二凶暂不出于，等到时机已过，其中效力就大打折扣。

他故意先提起花蕊夫人和摇魂、荡魄二仙，使符、张二人感到以花蕊夫人那等独步天下的人物，也好像失利，自然泛起警惕之心。当下接着说道：“在下很想有机会试一试这罗汉阵的威力。”这崔兔哪知能不少林寺罗汉阵的厉害？

符平可没有往深处想，皱眉道：“此阵乃是少林寺护山之宝，奥妙无方，咱们准也不能独力闯阵。”

崔兔目的已达，赶快道：“然则咱们目下处身此阵当中，若是人手损丧的话，岂不是甚是危险？”

毒龙张镜道：“当然啦，此阵若有一流高手主持，咱们这些人来上二三

十个也别想闯得出去，幸而少林寺目下已乏那等高手主持全阵，大概还困不住我们。”

他可不敢说到破阵二字，仅以闯得出阵自满。

崔奂沉声道：“既是如此，请问两位老师的高见，认为目下该当一齐出手闯出阵外呢？抑或继续留在此处？”

张镜道：“若是此刻闯阵，主动之势仍在我们手中，自然上算得多。”符平低哼一声，道：“不错！张兄，咱们真不能自恃托大，万一阴沟里翻船，太不值得。”

崔奂献计道：“咱们一出手先多杀几个和尚，然后冲入山门之内，好教少林僧众心寒胆落，兼且接应赤身教主，诸位意下如何？”符、张两人一齐点头，关祺早就盘算妥当，这时抢先奔出，直扑战圈。

众僧方面立时分出两人，乃是正信、正愿二僧。

双方同时赶到战圈，正信僧朗声道：“关堡主有意赐教的话，贫僧兄弟奉陪。”

关祺手提大刀，突然间闯入战圈，飕飕飕接连四五刀，把正戒缠住。这一来，风火真人景文可就能得全力对付正不退，他含恨已久，铁牌扫出之时，末端砰的一声，冒出蓝一片火星。

正不退闪得虽快，背上已被七八点火星沾上，顿时冒出蓝色火焰。众僧见了，无不大惊失色，只为风火牌的毒火，久著凶名，只要有一点火星沾上，就绝无还生的机会，任何方法都不能扑灭这火焰。那风火真人景文时时向人夸耀他牌上毒火的厉害。

不少人亲眼见过他铁牌中喷出的火星不论沾附在何物之上，都不熄灭，纵然是山石也烧出一个极深的小洞。

因此若是人畜沾上了那么一点火星，非被火星烧穿一个小洞不可，如此焉有活命之理？

那正不退被七八点火星喷射背上之时，正愿僧已挥动手中禅杖，向景文砸去。

杖上劲风震耳，劲力十足，风火真人景文得手之余，不免稍为懈怠，及至发觉风力压体，这才一凛，举牌招架。只听当的一声巨响，正愿的禅杖毕直砸下，全部力量都落在对方铁牌上。

景文但觉虎口奇疼，握不住铁牌，掉在地上。

正愿僧也不瞧别人一眼，径自疾舞禅杖，迅急继续砸打敌人。他嘴角的两道弧纹，更见深陷，显示出他已立下不杀死风火真人决不干休的决心。

回头再说这正不退的遭遇，他被毒火喷着之时，立刻横跃数步，背上的奇热使他以为已经着火，正想依照一般的法子，滚地灭火。却听正信僧沉声喝道：“不退师弟别动。”

喝声中，一缕寒风从头上落下，却是那正信手中的戒力，向正不退迎头劈落。

任何人当此境地，纵然双方乃是生死之交，也不禁要向前微闪。因为这阵森冷刀风正是向那正不退头上砍落。

但正不退却横心闭眼，凝立如山，动也不动。

刀光闪落，正不退惨哼一声，身躯向前仆跌，但见他背后鲜血直流。原来正信这一刀向他背后直劈落去，从颈部开始，直到腰间，连衣带肉削下一大片。

正信僧一弯腰抱起正不退，迅快奔退。

众僧却还瞧得见那一片被戒刀削下的血肉，在地上突然冒出蓝色火焰。

此时无不人不知正信僧乃是为了抢救正不退一命，所以用出这等凶辣手法，把他后背整片肉削下来。

此举可真不容易，一则得以刀法奇准，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二则必须意志坚毅，十分自信自己的刀法才办得到。

若然稍有疑虑，纵然刀法本来很准，也会受到影响而招致失手。正信把正不退交给四名僧人，抬入室内敷药，自己便立刻回到战场。

却见这顷刻之间，局势全变，敌人方面一直未曾出手的阴阳扇符平，毒龙张镜和阎王崔奂都已动手。他们乃是猝然发难，见人便杀。

因此霎时间已有一堆僧人约是七个，完全被他们击毙。这七名僧人死状极惨，都被那三个恶魔残毁肢体，鲜血四溅。弘一、弘力两个老僧睹状怒火攻心，一齐拿出兵器扑去。正慧僧大感痛悔，一面发出号令发动罗汉大阵，一面想道：“我应该在关祺扑出之时，就发动阵法才是，现下悔之已晚，只不知那三凶出手之时何故如此残恶，伤毁众僧肢体，其中必有道理。”那罗汉大阵虽已发动，但初时威力不强，好似甚是散漫凌乱。但见众僧一小队一小队的四下奔走，刀光闪耀。

这正是由于佛家讲究慈悲度世，所以初时阵法不强，让敌人有逃生改过的机会。

但这罗汉大阵到底是佛门降魔无上大法，威力无边。但见那三凶虽强，却已不能恣意伤人。

黎定一直显出神不守舍的样子，这刻仍然木立原地，但鼻子却不住地掀动，渐渐现出凶相。

要知他刚才以鼻声暗算众僧，冷不防被正戒僧使出声闻乘降魔正法，化解了他的邪功。

自后便由正念僧默默以心力遥克对方，故此狼人黎定神情恍惚，恶念全消。

然而这刻阵阵血腥味送入鼻中，他向来是嗅到血腥味就会发作出凶野之性，故此渐露凶相。

而正念僧心灵中也有所感觉，连忙运足全力。

正慧僧转眼瞥见他现出吃力的神情，当下已明其故，心想：“原来他们使出这等凶残手法，乃是要诱发狼人黎定的野性。唉！我若是早一步想到，对方便少了这个凶人助阵，减弱不少力量，但现在已经太迟啦！”

念头才转过，只听正念僧长叹一声，道：“道高魔长，小兄实在没有法子。”

正慧道：“都怪小弟失机误事，罪不在你。”说时，已见狼人黎定张牙舞爪，咆哮连声地向一队僧人扑去。正慧僧一挥手，喝道：“师兄弟们一齐上吧！”

全场已经没有一个人静止不动，那百余少林僧人组成的罗汉大阵流转不休，好像有四五百人之多，到处刀光闪耀。

只听一声惨叫起处，风火真人景文仆跌地上，气绝毙命。正愿举袖抹一抹额上热汗，口中诵一声阿弥陀佛，随即挥杖加入众僧之内。

红胡子关祺仍然跟正戒僧缠斗方剧。

但见关祺身形如行云流水般四下流转，大刀电掣，迅攻不休。而正戒却

不以不变应万变，老是株守原地，杖法古板拘谨，瞧起来很笨拙，然而却绰有余裕地防护住全身。

关祺四下一瞥，只见众僧穿梭奔走，刀光森森。

又恰好见到狼人黎定和阴阳扇符平分向两队僧人攻袭，但他们的毒手迅即被四方八面转过来的僧人们破解，反而招架不迭。他暗暗忖道：“久闻少林罗汉阵乃是佛门至宝，无人能破，这话果然不假。瞧来再过片时，就更难脱身了。”

此念一生，立刻舍下正戒，迅快向山门那一边奔去。

这时罗汉大阵威力尚未发挥，阵中群僧只能自保，不能困敌，空隙甚多。

恰巧碰上这个关祺又是精研阵法的行家，因此穿行之时，特别容易，眨眼间，已被他奔到山门，闪身入内。

山门内一片静寂阴暗，仍然保持佛门的安宁清静。

红胡子关祺熟悉地势，迅即隐入黑暗中，从侧门绕入寺内。此时少林寺中大部分精选好手多调出布阵，其余的一部分则分头防守寺内各处重地，而以藏经阁占的人数最多。

因为阁中所藏经典极多，所以须得特别防备敌人纵火毁损。这等损失，往往无可补偿。

寺中僧众虽多，但武技平常的占了大多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所以除了特选出来的二三百人之外，其余众僧全部奉命返房安歇，不得离房。

因此关祺只须避过有限的几处暗桩，就安然直抵少林寺的心脏重地。

他在一堵高墙外停步凝身，侧耳聆听。此时，有些声响和说话之声，随风飘送出墙外。

关祺小心翼翼地查听了一阵，便把大刀横衔口中，轻轻跃起数尺，双手抓住墙头，身子挂贴墙上。

稍后缓缓的向上拔起，头颅略略高过墙顶，双眼到处，只见墙内是一片院落，甚是宽大，花木韶秀，甚是幽雅恬静。

靠近屋檐下的宽廊那边有一方空旷草地，廊柱上点燃着的灯火照射所及，有几个人在那儿。

其中三个是女性，却只有一个衣裳齐整，另外的两个露出赤裸裸躯体，白皙如雪。

关祺隔这么远望去，也觉得心旌摇摇，全身发热。

这三女的对面只有两人，一老一少，老的是个灰眉长垂的灰衣老僧，少的是个俗家少年，长得英姿挺发，虎背熊腰。

那两个裸女的手中，都拿着两根红色的短棒，她们不时以两根短棒互敲，发出清脆而有韵律的声音。

那个长裙曳地风仪万端的女子，含笑望住对面的一老一少，道：“好吧！你们既不肯乖乖屈服，本教主只好亲自出手了。”长眉老僧缓缓道：“老衲虽是足不出寺，但也久闻花蕊夫人武功精绝一时，倘若夫人单凭武功开宗立教，仍不失为一派宗主，何须掺杂这等邪门功夫，以致为世人所讥？”

花蕊夫人笑容忽敛，长叹一声，道：“大师你是少林寺方丈，势位尊崇，哪知世间有许多险恶之事，不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她突然变得如此楚楚可怜，使得远远窃听的关祺，也不由得一阵心软，恨不得过去安慰她几句，并且允诺为她拼命，万死不辞。此刻他还没有瞧见花蕊夫人的面貌表情，单是听见声音，心情便变成如此。可想而知，花蕊夫人的迷功，何等厉害。

她施展的正是最上乘心法，不徒以美色行动扰乱对方欲念，却是体察出对方性格为人有何弱点，然后加以利用。

譬如目下对付这少林寺方丈弘经大师，便是深知他定力极强，不易用美色取胜。

又体察出他为人慈悲宽厚，所以突然变得如此可怜。

她这等上乘迷功大法，只要一旦使得对方略略心动，不管是利用对方的贪心也好，欲念也好，怜悯之心也好。

总之只要能使对方心动，就等于感情的堤防被她攻破了缺口，不须多久，这缺口越开越大，终将陷入她的迷阱之内，不能自拔。弘经大师修持多年，灵台中向来毫无尘翳，心似枯木，全不动情。但这慈悲之念，却是常住不灭，这刻果然被花蕊夫人击中要害。他眼中这个丰腴少妇，忽然变得美貌了许多，原来他以慧眼神通瞧出她的本来面目，虽是很美，可是年纪已老。

犹如刚刚长成的男孩子见了四五十岁的美妇，虽是觉得那半老徐娘长得还不错，却引不起他爱慕之念一般。

然而怜悯之念一生，就仿佛明亮的镜子，蒙上一层云翳，已瞧不清真正面目。

因此弘经大师眼中的花蕊夫人，突然美貌得多，也因而感到她更值得同情。

花蕊夫人用柔弱的声音说道：“唉！我一个妇道人家，若要在江湖中立足，岂是易事？初时正正经经地做人，反而遭受许多凌辱。记得有一次，在一天之内，先后被三个武功极高的恶人强暴，那时我痛不欲生，恨死了天下的男人，但这又有什么用？到后来，我还是靠美色、身体，骗换男人的武功，直到现在，才算是稍能自保。”

这番话说得既可怜，而又含有极度的色情刺激。

只听得红胡子关祺，血脉贲张，差一点跃过高墙，现身出去向那花蕊夫人好言安慰几句。

弘经大师微微颌首，满面悲悯之容，心道：“善哉！善哉！此女遭遇如此悲惨，无怪她后来倒行逆施，变成邪教领袖。”花蕊夫人媚目中居然充满了晶莹泪珠，神态娇弱可怜之极。她楚楚地道：“即使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能完全做主，譬如这次前来骚扰贵寺，并非出诸我的意思，但试想姜大逆这个恶魔岂能得罪？还有好些厉害人物，使我不敢不听从他们的主意。”

说话之时，脚下缓移，不知不觉已迫近了老方丈。

她的动作好像弱女求庇一般，使人毫无戒忌之心，倘若不是定力坚强无比的老方丈，换了别人，定必伸出双臂把她拥在怀中细加安慰了。她堪堪迫到可以出手暗算的距离时，谷沧海突然一横身，插入她和方丈师兄之间，大声道：“方丈师兄，她的话只怕有假，小弟瞧见那摇魂、荡魄二女不时冷笑，好像很得意一般。”

弘经大师到底是得道高僧，闻言顿时警觉，暗暗运起神功，登时恢复常态，双眸中再度射出智慧的光芒。

花蕊夫人一瞧前功尽弃，气得冷笑一声，纤指起处，轻飘飘向谷沧海点去。

她虽是在盛怒之下，举止却仍然十分优雅动人，这一指含蕴无限杀机。

然而表面上却好像打情骂俏一般，使人不生提防之心。但谷沧海吃过化阳指的苦头，后来听师父应真大师讲过这一门功夫，得知一共十三节，当日

的黎若妍只练到第十节而已，却已足以称霸一时。

这花蕊夫人自然已达到第十三节的最高境界，到了这等地步，指法与她整个人的声音、表情，完全配合。

凡是男人被她指势一罩，都无法反抗，反而乖乖地把额头送过去让她点中，全身软瘫而死。

他既是深知其中厉害，而他本来天真尚存，不懂男女之事，加以修持少林寺无上内功心法，又得到诸长老助长功力，故此心灵活泼地毫未受制。

这时施展出师门秘传奇功无敌金刚力，运掌扫去。掌力发处，排空生啸，声势之威猛，连花蕊夫人也不禁大惊失色，迅快飘退丈许。

关祺大喝一声：“教主不须怕，在下关祺来也！”

他满腔是仗义护花之情，奋然跃入，奔到花蕊夫人身边。花蕊夫人心中不悦，杀机已生，但反而十分柔媚地回眸一笑，道：“原来是关堡主驾到，听说黎定兄邀你同行，许多人都感到不解。但目下只有堡主独自闯入此寺，可见得真有过人的绝技。”关祺心花怒放，连腮下那部暗赤色的胡子，也似乎变得鲜红了一些。

他道：“教主好说了，在下只有几手微末小技，岂敢当得教主谬奖，那少年想必就是谷沧海了？”

花蕊夫人笑道：“正是，此子身手不俗，还望堡主鼎力相助，快点诛杀，以免碍事。”

关祺道：“谨遵芳旨。”

正要上前，花蕊夫人伸出纤纤玉手，抓住他坚硬如钢铁般的胳膊，道：“且慢，外面的情形如何？”

关祺感到她掌上的热力，不禁一阵心跳，怔了一下，才道：“正在混战，对方已使用罗汉大阵。”

花蕊夫人哦了一声，道：“堡主敢是精通各种阵法么？”关祺道：“说不上精通二字，但也曾在这上面用过不少苦功。”她这时才恍然大悟，忖道：“原来黎定想借他胸中所学，抵御罗汉大阵，但他却独自闯入此寺，不知是何缘故？”

她晓得这其中的关系一定不小，否则关祺怎敢撇下黎定他们？反过来说，这关祺乃是大有身家之人，若不是有某种重大原因，也未必就敢答应黎定之邀。

她轻轻一摆手，摇魂、荡魄二仙立刻行动，但见四道红色的长绸带，迎风绕舞，向谷沧海和弘经大师卷去。

这两女身上一丝不挂，身材丰满，体态风流，举手投足之间，散发出一股扣人心弦的魅力。谷沧海大喝一声，疾扑上前，双手箕张，向她们手中的红绸带疾急抓夺。

他不但独力抵挡住二女，而且三招，就抓住一条红绸带，运力一夺，便抢到手中。

他目下的功力，比之上一次遇到她们时，进步甚多。

两女都暗暗大凛，赶快使出联手招数。

这时花蕊夫人已把关祺拉到一边，低声问道：“关堡主，你得老实告诉我，何故肯与少林寺作对？我定帮你的忙。”

关祺完全被她迷住，点头道：“在下当然从实奉告一切。”当此之时，摇魂、荡魄二仙联手对付谷沧海，丝毫占不到上风。而对方还有一位领袖—

一少林寺的弘经方丈大师尚未出手，花蕊夫人艺高胆大，甚是自恃，竟视这等不利情势如无睹，还在等听红胡子关祺回答何以胆敢与少林寺作对的缘故。

要知关祺虽是亡命之徒出身，但目下势力已甚是强大，有家有业，若不是有极重要的原因，焉肯冒险帮附群邪扰乱少林？红胡子关祺说道：“不瞒教主说，在下有两个原因，才不惜与少林结怨，跟随黎副教主前来此地。第一个原因是黎副教主亲自降临邀请，打算借重在下精研过阵法的能力，对付少林寺罗汉大阵。在下格于情面，不能拒绝。”

他话声略顿，两眼时刻不离花蕊夫人的娇俏面庞，但觉越看越美，更是入迷。

花蕊夫人对这等阵仗见得太多，几乎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把目光从她面上移得开的，是以毫不惊奇。

她心中迅快地转念忖道：“这红胡子分明是被黑手派威势所逼，不敢不来，但为了面子，不肯说出真话。只不知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红胡子关祺正好接下去道：“在下第二个理由是不肖小女突然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花蕊夫人大感惊讶，道：“令千金失踪，难道竟与少林有关连不成？”关祺方要开口，但听一声女子尖叫传来，打断了他的话头。花蕊夫人转眼望去，只见摇魂仙子的两条红绸都没有了，双手掩住小腹，露出痛苦的神色。

这刻谷沧海只对付荡魄仙子一个人，自然比力斗两人之时，轻松得多。

但见他掌劈脚踢，举手投足之间，神威凛凛，勇猛难当。荡魄仙子早就把长长的红绸带收缠在带柄上，目下正仗着这两根带柄末端突出的利刃，作为刺刀，对抗敌人攻势。

可是谷沧海拳脚威力惊人，大有无坚不摧的气势。因此荡魄仙子只抵挡了数招，便险象环生，有退无进，完全无力反击。

第十章 姹女摄心术迷魂

花蕊夫人娇笑一声，道：“谷兄弟好俊的人才，怪不得独角龙王应真肯收你为徒，传授上乘武功。但你只会欺负那些女孩子，算得什么英雄？”

谈话之时，人已袅娜走过去。

谷沧海外貌虽是端方稳重，其实机智绝伦，计谋百出。昔日丝毫不懂武功之时，与阿莺一同为追兵所窘，便曾连施奇谋，撇下敌人。

这花蕊夫人却在这一点上面看走了眼，她以为凭这几句谈话，加上暗中已施展了迷功，纵然不能迷住对方，也定能激起对方的英雄气概，感到不该辣手摧花。

这一来，只要他手底略缓，不但轻轻松松就解救了荡魄仙子的危机，同时她也得以视情形出手袭攻，或是进一步施展迷魂工夫。谁知谷沧海好像完全听不见她的说话一般，连攻两拳，如山的拳力，震得荡魄站立不稳，踉跄而退。

谷沧海自从得闻正慧僧推测花蕊夫人很可能暗暗侵袭方丈师兄之时，就考虑过许多问题，心中已有结论。

其中包括毫不容情地杀死赤身教妖女的决定。

因此他毫无怜香惜玉之心，虽是面对全身赤裸极是美丽诱惑的摇魂、荡魄二女，也不起怜悯之念。

花蕊夫人这几句话自然根本不起作用。

他一见对方下盘浮动，露出可乘之机，更不迟疑，运聚功力，一拳劈出。

荡魄仙子百般无奈之下，以手中两只锋刃交叉硬挡。砰的一声，但见她那丰满白皙的胴体，离地倒飞寻丈，然后跌坠地上，不再动弹。花蕊夫人恨不得生啖谷沧海的肉，可是外表上丝毫不露形色，一晃身，已拦住谷沧海去路，颦眉幽幽一动，道：“好狠心的人哪！难道如此青春年少和美貌的女孩子，仍然不能打动你的铁石心肠？”谷沧海乃是第一次与她正面对敌，眼观其面，耳听其声，竟也不由得心头一软，泛起怜惜之感。

但他一方面又知道她正在施展上乘的迷魂功夫，不由得摇摇头，自语道：“我的佛祖呀，她真是名不虚传。”

关祺怒喝一声，纵到谷沧海面前，厉声道：“好小子，胆敢辣手摧花，本堡主定必取你的狗命，方能泄去心头之恨。”

敢情花蕊夫人迷功影响所及，连关祺也着了道儿。

他扬起手中大刀，精光耀眼，正要奋身扑去。

臂膀却被一只雪白玉手抓住，只听花蕊夫人道：“我自会对付她，你先帮摇魂仙子推拿穴道，免得伤重而死。”

关祺驯服无比，立时跃去，扶起捧腹弯腰的摇魂仙子，大刀插在脚边的地上，道：“哪儿受伤了？”

摇魂仙子口中发出呻吟之声，指一指小腹。

关祺目光落处，不由愣住。原来摇魂仙子赤身露体，曲线美妙，他一瞧之下，由于已受花蕊夫人的迷功禁制，顿时心旌剧震，血脉贲张。他只愣了一下，便让她卧倒，伸手在她小腹伤处四周的脉穴推拿起来，可是这等武功中的推宫活血手法，很快就变了质。花蕊夫人嗔声道：“真不是东西，这是什么时候，还如此的下作……”

其实她心中一点也不恼怒，相反的关祺这等反应乃是在她预料之中，正

要作此布置蛊诱谷沧海。

谷沧海和弘经大师果然中计望去。

花蕊夫人心中大喜，暗想你们纵是定力坚如山岳之人，这回也非得坠入欲海中不可，除却已经得道的仙佛，谁也不能抵抗。谁知正当他们目光转投过去之时，那关祺听得花蕊夫人嗔骂，顿时惶恐万分，一长身抓起数尺外地上的衣服，抖开盖在摇魂身上，然后正正式式推拿起来，这一来，自然毫无蛊惑之力。

花蕊夫人气得一跺脚，却又无法责骂关祺不对。

她知道这是因为关祺受她迷惑过深，是以她每句话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她既是恼他，便不敢再继续下去。

谷沧海那对卧蚕眉一皱，提聚起全身功力，朗朗喝道：“佛庙清净之地，岂容妖女猖狂，看招！”

呼的一掌拍出，花蕊夫人衣袖一拂，同时之间在袖影中点出一指。她已见识过谷沧海的厉害，是以这一袖一指也使出十成功力。但见衣袖被强劲绝伦的掌力一冲，向后翻飞。

可是她纤纤玉指上内劲透出，宛如利剑一般插入对方掌力之内，顿时消解了这股雄浑劲道。

她使出十成功夫，也只不过化解了敌人的掌力，竟不能趁势伤敌，当真教她惊凛交集，心想：“此子如此了得，若不从速除去，将来无疑是承继应真位置的人。”

人影倏然分开，花蕊夫人以极上乘的移形换位身法退了丈许，道：“谷沧海，你敢不敢在没有旁人的地方与我交手？”

这话出自一教之主的花蕊夫人之口，岂属等闲。

在谷沧海来说，还未曾离山行道就能获花蕊夫人亲自挑战，这等成就，也足以自豪了。

弘经老方丈接口道：“教主虽是很看得起敝师弟，但他武功尚无成就，岂能与教主放对争锋？”

老和尚身份尊崇，所以有些话不便说出。

若是换了别人，定必指出花蕊夫人非是全凭武功，怎能于无人处放对拼斗？

花蕊夫人也不多说，媚笑一声，道：“好，在这儿动手也是一样。”她双肩一摇，双肩便裸露出来。她果然不同凡响，像摇魂、荡魄二仙那等妖媚绝世的美女，虽是全身赤裸，竟也比不上她裸露出双肩的魔力。

弘经老方丈道行深厚无比，对此视若无睹。

谷沧海却微微一怔，心头泛起异样之感，要知他虽然年事尚轻，还未真解风情。

但花蕊夫人却能使得无知童子也为之迷惘痴醉。像谷沧海这等年纪又比无知童子懂事得多了，焉能毫无反应？

在场的三个男性，六只眼睛都同时落在花蕊夫人身上，可是却以红胡子关祺最为痴狂。

谷沧海心头一动之后，随即平静无波，寂然如死。

花蕊夫人眼见弘经方丈和谷沧海都不曾受制，反而那关祺如痴如醉地妨碍自己手脚，心中又惊又恨。

她媚眼如丝地笑着，蓦地隔空一指向关祺点去。

她这化阳指乃是武学中的一绝，连谷沧海修练的无敌金刚力，尚且被她一指化解，那关祺在狂醉之中，如何抵受得住？

弘经老方丈道：“善哉，善哉，教主滥施杀戮，祸及己方之人，大是不祥。”

说时，大袖连拂，阵阵潜力急剧卷去，横刺里截住她的指力，化解无踪。

弘经老方丈直到此刻才第一次出手，显示出深湛无比的功力。花蕊夫人不禁一怔，心想：“这两人若是单打独斗的话犹自可，倘若联手出击，不但自己一世威名付诸流水，只怕无法安然出得少林寺。”此念一掠过心头，立即下决心先全力对付谷沧海，如此还有取胜之机，否则就得即速逃遁。

她轻笑连声之际，指拂掌拍，直向谷沧海袭去。

那袭衣裳褪到肩下，似是随时随地会掉下来。

谷沧海出手抵挡，招招皆是少林寺秘传心法，精妙奇奥无比。一时之间，难分高下，但见两人激烈地拼斗起来，忽而兔起鹘落，快似风驰电掣，忽而渊亭岳峙，静如处子。两人正激斗间，三位老和尚鱼贯步入院中。

弘经老方丈遥遥合十躬身，这三位老僧只颌首回报，随即走到红胡子关祺之处，分三面站好，把他围在当中。

关祺似是全然不知这些老僧们的行动，依然凝目望住花蕊夫人，面上流露出忽喜忽忧之色。

与关祺正面相对的老僧，长相最是庄严，他泛起一抹悲悯的笑容，道：“两位师弟都是亲眼所见的，这花蕊夫人可真名不虚传，咱们想仗佛门慧力神功降伏他心中之魔，只怕不易办到。”

另两位老僧点头微哂，先前说话的老僧又道：“但咱们若不显点手段，未免被外间之人看小了，以为佛门虽是广大，却没有克制这等怪邪功夫之道。”

说完这话。三老僧一齐念诵梵呗经文，声音甚是和缓悦耳。片刻工夫，关祺第一次收回目光，讶异地瞧看三位老僧一眼，迅即坠入沉思之中。

悠扬低沉的梵呗声，缭绕不绝，关祺似醒未醒，似痴非痴之际，忽听一阵低沉有力含有无限慈悲的声音在耳边说：“昔在拘琰弥国有一名摩因提者，率其女子至佛前，白佛言：我女容颜姣好，世间无双。诸国王豪贵来求者甚多，我皆不与之，唯大人光色巍巍，世所不能见，故欲奉此女。”

这阵话声说到此处时，关祺不禁想道：“赤身教主容颜之美，真可以当得世间无双这话。”

只听那阵低沉声音又道：“拂言：此女何处好也？摩因提言道：自头至足，周观之，无一不好。”

关祺不禁想道：“不错，花蕊夫人自顶至踵无有不美。”耳边那阵语声又道：“拂言：惑哉！肉眼！我今观之，自头至足，无一好者。”

关祺听了大是不服，正要开口分说，那阵语声已接着道：“我眼中见她头上有发，发唯有毛，而象马之毛亦毛也。发下有髑髅，髑髅唯有骨，屠家之猪头骨亦皆同也。头中有脑，脑如泥，臊臭逆鼻。鼻中有涕，口有唾，腹藏肝肺，皆腥。肠胃膀胱，俱盛屎尿，腐臭难言。四肢手足，骨与骨相柱，筋伸皮缩，待气息而动之，与木人机关无异。”关祺听到此处，已出了一身冷汗，但觉把一个绝世美人作如此形容法，实在可怜可怕。

只听那阵语声又道：“苦支解其体，节节相离，首足狼藉，人皆如是，有何好处而言无双也？”

关祺但觉此理千真万确，无法驳辩，不禁又出了一身冷汗。耳边突然插了第二个人的口音，洪亮朗越，他道：“色欲，世之枷锁也，凡夫恋著，不能自拔。色欲，世之重患也，凡夫困苦，迄死不免。色欲，世之灾祸也，凡夫遭之，无不受厄。”

接着换了一个柔和的口音说道：“佛经有云：凡夫重色，甘为之仆，终身驰骤，为之辛苦，”

关祺但觉一阵天旋地转，突然间昏倒地上。

数丈外传来一阵朗朗长笑之声，接着有人说道：“诸位师兄大发慈悲，竟把此人从无边色界欲海之中拯渡彼岸，可喜可贺。”花蕊夫人此时已占到了上风，方自专心一志的窥伺空隙，一举毙敌。

突然被这阵话声惊动，转眼望去，但见那人身披僧袍，用一双拐杖代脚，身躯伟岸，豪气迫人，认得正是当世第一流高手独角龙王应真。她一转眼又瞥见那三位老僧，认出正是少林寺早一辈的高手，迅即跃出圈外，瞅住应真说道：“应大侠别来无恙，尊足敢是已经痊愈了。”应真道：“闲话少说，我倒要瞧瞧赤身教主花蕊夫人怎生出得本寺？”

花蕊夫人嫣然一笑道：“我若没有把握，焉能深入少林腹地生事？”应真沉吟一下，道：“这话有理，你凭借哪一个竟不把我少林寺放在眼内？”

花蕊夫人道：“这世上还有谁是你最关心的？”

应真吃一惊，道：“是许灵珠？”

花蕊夫人道：“可见得你当真时刻未曾忘情，因此一猜便中。不错，她已在我掌握之中，只要我过了某一期限尚未返回该地，便自然有人替我出手杀死了她。”

应真恨恨道：“好个恶毒卑鄙的妇人，你迟早得落在我手中遭报。”他挥挥手，道：“好吧！你赶快离开此地。”

花蕊夫人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交给应真道：“她的笔迹你想必能认得出，这信便是她在我口授下写成，足以证明她落在我手中。”花蕊夫人向关祺望去，这时才发觉他昏死地上，便不理他，过去抱起伤重未死的摇魂仙子，喝道：“教谷沧海前头带路。”谷沧海心想师父定必害怕她偷袭，多半不肯答应这个条件。当即大声接口道：“那么你们跟我来。”

双方一前一后奔出山门，放眼一瞥，只见广坪上的罗汉大阵已收，只有几名僧人，正在清理战场。

谷沧海打听经过情形，得知黑手派的三凶，先后伏诛。那狼人黎定武功极是高强，最后竟与符平、张镜一共三人，闯阵而逃。

花蕊夫人一直走出老远，才向谷沧海道：“你回去问问应真，倘若我不释放许灵珠，便又如何？”

谷沧海一愣，凝目瞧她。

花蕊夫人微微地笑着，暗中已施出迷魂荡志的秘艺奇功。她的迷魂功夫已臻极上乘的境地，并非纯以色欲为主，而是利用每个人的七情六欲，大有无孔不入之概。

这刻谷沧海但觉她表现得十分亲切可爱，对她简直提不起敌意。幸而他天生有一宗长处，那就是能把情与理分开。

是以他对她虽是觉得不忍心驳斥，可是道理不能不讲。当下凛然道：“教主此言差矣，纵然家师目前对教主无可奈何。但教主身为一派宗主，焉能自食其言？”

花蕊夫人万万想不到这谷沧海在自己媚术运功之下，仍然会以义理相责，态度如此严正，一时之间说不出别的话，只好改口道：“说得好，你倒是我的知心人，我其实不过想使应真烦恼而已，哪里会真的言而无信。你回去吧，我自己认得路，将来你出江湖之时，别忘了去探望我。”

谷沧海心想她如此看得起自己，岂能失礼，便拱手道：“若是离寺下山公干，自当前往拜访教主，恭聆教益，恕在下不远送了。”

两人很有礼地辞别，口气温柔。

不知内情之人，定必误以为他们之间关系甚是密切。

谷沧海回寺之时，先碰见了五台山孙济和尚和武当后起高手程嘉。

他们先前因见罗汉大阵发动无法插手，便去看守被捕的晃横、张少龙和鲁沛三人。

这刻眼见诸凶败退，又发现谷沧海以及方丈大师都未出阵，显然只用半力就击溃强敌，都十分佩服。

两下一碰头，谷沧海便简单地告诉他们花蕊夫人侵犯之事，最后说道：“小弟还须向家师复命，待会儿便来陪两位。”

孙、程二人便随一名僧人到客舍歇息。

谷沧海回报应真大师，应真显出心事重重地样子。

大家都晓得他是替许灵珠担心，这等事连前任老方丈等三位长老也不便开口。

应真沉吟一下说道：“沧海，你技艺粗有成就，机智应变也不弱于人，已足以应付江湖鬼蜮伎俩。现在为师派你下山办一件事。”

光德老方丈接口道：“沧海虽是已足以应付一般的江湖道，但碰上一流邪派高手，恐怕还不够老练。他个人生死成败事小，但关系本寺却大，师弟须三思之后，方可决定。”

应真笑道：“大师兄慈爱太甚，才会想得这么多，其实这孩子比之小弟昔年下山行道时强得多啦！再说这阅历、经验，不是做师父的能够传授的，必须他自己下山闯荡磨练，始能体会。”他话声一顿，又道：“灵珠妹子一生坎坷愁苦，全是被我连累，目下已届中年，心情落寞，更何堪被妖邪折磨？此所以小弟必须派沧海下山保护她。这可是一件十分棘手艰困之事。因为既不能送她到山上寺内居住，受本寺保护，则如何安排她便是十分伤脑筋之事。”谷沧海沉声道：“弟子理当替师父分忧，此事虽艰困无比，但还不是没有法子可想，请师父放心。”

光悲大师呵呵笑道：“要得，这孩子的一身硬骨头，不下应真你当年，真可爱。大师兄，不必多说了，让他下山去吧，好歹定能替咱们少林挣点声誉。”

议论至此，告一段落。光德长老与光慈、光悲二老便即离开。应真率了谷沧海隐藏在另一室中。

片刻间，正慧僧亲自押着关祺进来见方丈大师。

弘经老方丈请关祺坐下，细细一瞧，但见他神气萎顿，显然他被花蕊夫人迷住之后，经过本寺三长老施展神通救醒，元气大伤。这情形比激战至力尽还有过之。

红胡子关祺目下完全恢复神智，依礼见过方丈大师，道：“在下受人利用，侵扰贵寺，但还蒙贵寺长老施救，以德报怨，可见得名门大派，果是泱泱大度，与众不同。”

弘经老方丈道：“关堡主谬奖过当了，敝寺上下都是跳出尘网之人，只求得以清修，不敢他想。只不知关堡主光临敝寺，可有别的原因没有？”

关祺道：“在下只想问一问贵寺谷少侠，知不知道小女行踪去向而已，小女在一个月前突然失踪，下落不明，在下因她昔日曾与谷少侠一同逃难，有过相识之缘，说不定会找他或是带消息给他。”弘经大师万想不到这中间牵涉到儿女私情之事，微感为难，道：“这个却须派人去询问敝师弟一声了。”

他向正慧点点头，正慧便迅速出去。

老方丈接着说道：“事至如今，老衲不得不冒昧询问一声，令媛的失踪可有什么已知的原因没有？”

关祺叹口气，道：“在下膝下只有这个女儿，平日未免娇纵了一些，在她失踪前夕，我们父女意见相左，被我训斥了一番，这女孩不知天高地厚，负气出走也是有的。但她纵是负气出走，以在下在江湖上的交情，断无彻查了一个月之久尚无消息之理，此所以在下一则焦心忧焚，二则委实感到疑惑不解。”

邻室中的谷沧海用目光向师父请示，他本来还不能确定当年的关阿莺是不是关祺的女儿，现在知道了。

应真微微摇头，以传声之法向他说道：“你此次下山，责任重大，最好少惹是非，也不要跟这等人接触，所以还是不要跟他见面为妙。”谷沧海平生尊亲敬师，应真的话自然要听，便静坐不动。应真从另一道门户出去，跟正慧说了几句话。

正慧回到静室向方丈大师禀报道：“谷师叔已奉命离山办事，应长老言道，他日夕与谷师叔在一起，晓得他既未见过关姑娘，也没有接获任何消息。”

关祺担忧地叹了口气，垂首不语。

弘经方丈道：“关堡主谅必已听到这个弟子的话了，怨老衲无能为力帮助堡主。”

关祺勉强振起精神，道：“倘若方丈大师允诺的话，在下便即言归。只要在下探出小女下落，便即解散关家堡，从此洗手隐退。”弘经方丈见他已说出条件，又正合心中的冀望，自然满口应承让他回去，并且还送他一程。

一切办妥之后，已是黎明时分。谷沧海带了足够的盘缠，收拾了一包衣物，便到客房会合孙、程二人。

他们已见过少林方丈大师，得知谷沧海要下山办事，当即也表示伴他一同下山。

三人会合之后，更不多说，一同离开少林，踏入风云变幻、诡诈险恶的江湖。

谷沧海奉师命不得泄漏此行任务，所以绝口不提。

孙济和尚和程嘉二人自是不便动问，三人结伴走了整整的一天，翌日又走了一个上午，便到达开封。

他们一同在一家饭馆中打尖，三人都是素食惯了的，又须将就孙济这个真的出家人，便叫了几样素菜下面。

他们昨宵已商议好在开封府分手，所以这刻都感到离愁黯黯，连孙济这个笑面和尚也失去了笑容。

这一顿饭在无精打采下用毕。

谷沧海付过帐，出得店外，互相行礼辞别。

孙济和尚说道：“谷师兄，你这次下山办事，想必十分重大艰难，才会

如此的守秘，但望你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程嘉道：“谷兄这次办事之际，倘若感到人手不足，随时使人到武当山通知一声，兄弟定当尽快赶到。”

孙济也接口道：“小弟短期间将与程兄在一起，你若是使人通知他，我便与他同去。”

谷沧海十分感激，躬身道谢过，三人依依分手，谷沧海独自向城北走去。

出了宣久已到达十里长亭之处，他向右折入树林中，顺着一条鹅卵石路走去。

不久便遥见山坡上有一座白石高楼，四周都植满了梅树，景色清幽雅致。

他折向上山的石路，走了一程。

石路分为两条，其一向上蜿蜒。通到那驰名天下的冷香楼。另一条则向山谷内延伸，穿过了一片梅林，直达那千梅谷内。这一处地方已是旧地重游，他还记得那通往千梅谷的道路上，长年有许多暗恋许灵珠的武林豪杰躲在树后，等她每日出来散步之时，瞧上一眼。

这条道路和无数梅树以及一路上亭阁布置，都是这些人亲手做成。那许灵珠号称武林第一美人，果是名不虚传。

她的绝世容颜，竟使得这些叱咤风云，毫无所惧的豪雄之士个个自惭形秽，没有一个敢向她表示心中爱慕之意。

她每日晨昏都出来散步一次，她和那许多躲在树后偷偷瞧她的豪雄之士的青春都无声无息地消逝。

到今日为止，她已在此地消磨了十二寒暑。十二年可不是短时间，许多人因而形容憔悴，头发灰白。正是似水年华，何堪虚度？且说谷沧海在这岔路上踌躇了一下，便向冷香楼奔去，不一会儿，已到了楼前如茵草地上。

但见一条白石铺的道路，穿过花卉树木，直抵楼前。

这座白石楼形式古雅，修建得甚是考究精美，当真使人联想到仙山上的楼阁，楼中住着美艳而长春不老的仙子。

他见楼外寂然无人，微一皱眉，大步跨上台阶。

突然间左侧传出一声娇唤道：“客人来啦……客人来啦！”他不必瞧看也晓得是架上的鹦鹉，心想这头鸟儿还活着，可见得楼中定然还有人居住。

当下朗声叫道：“许姑娘在不在？”

话声才出，楼门出现一条人影，双方定睛一看，都啊了一声。原来谷沧海认出她正是冷香楼的一名俏婢，当日她身穿黄衣，在外面喂鹦鹉，说过几句话。

那俏婢则认出这个卧蚕眉丹凤眼的少年，一则他相貌堂堂，容易记认。二则他是十年来唯一能使许灵珠含笑欢谈之人。

谷沧海拱拱手，道：“姑娘可还认得我谷沧海么？请问姑娘芳名？”那俏女婢十分欢喜地道：“小婢丁香，当然认得谷公子啦！你来得正好。”

谷沧海举步走入楼内，道：“许姑娘还未回来么？”

丁香讶道：“公子如何得知她不在此地？别的人都以为她是略染微恙，所以半个月不曾出门。”

谷沧海道：“我正是为了她的事才赶来的，你可知道她被赤身教之人劫走时的情形么？”

那俏婢丁香本来还不敢十分相信，但他一口就说出是赤身教之人所为，这才深信不疑，说道：“那一夜婢子正好睡在外间，忽然听见小姐房内传出

说话之声，初时一惊，后来听到她是跟一个女子说话，便略为安心。细细一听，那陌生女子的口音十分娇软，道：以妹妹你的资质娇容，将来定是本教第一高手，赤身教有妹妹主持，定能天下无敌。我家小姐道：有烦姊姊上复贵教主，小妹心如死灰，世上之事绝难动心。那陌生女人冷笑一声道：走吧，现在一切都由不得你了。小姐道：小妹也知道无法反抗，但望妹妹容我吩咐丫环几句，免得日后有许多揣测之言流传江湖上。然后她就出来，跟我言道：我暂时离开一下，你们一切照旧如常，只推说我身子不适，懒得出门散步。婢子十分震惊，问道：“小姐一定会回来么？”她微笑点点头，那神情使人不能不信……”她没有再说下去，谷沧海轩眉一笑，道：“许姑娘真是师父的红颜知己，坚信师父能使她安然脱困。”

丁香讶道：“公子的师尊是谁？啊，婢子忘了告诉你，那就是两年前公子走了之后，小姐说，将来你再来时，须得十分恭敬，以公子尊称。”谷沧海泛起知遇之感，心想：当日我只是个褴褛落魄的小孩子，居然承她看得起，真是奇遇。

他迅即把心思集中在许灵珠尚未归来这件事上，暗自忖道：“闻说赤身教老巢在苏北徐州一带。她若是被带返老巢，自然没有这么快便送得回来。”

当下道：“你们不要担忧，许姑娘不久就会回来。我要在这儿等候她，只是不知方便不方便？”

丁香道：“本楼房间不少，公子住在此处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当即去通知别的侍婢，谷沧海一瞧全不认识，询问之下，方知两年来变动不小。

原来丁香本是年纪最小，但现下已是群婢之首，以前的几个，年龄已大，都遣返家中出嫁。

他住了下来，第二日足不出户，以防许灵珠万一突然回来。同时他脑子里还忙着筹思如何长久保护许灵珠？

若是单单保护她的话，那还不十分艰困，难就难在还须分身去替师父昭雪沉冤。

到了第二天晚上，他用过功之后，又想起这些难题，不能入寐，便走出楼外散步寻思。

清冷月光下，此地宛如仙境，极是安宁恬静。

这时，突然生出一阵警觉，迅即提聚起全身功力。说时迟，那时快，树林内四方八面都有劲锐寒风袭到，竟是三二十种不同的暗器，一齐环攻而至。

这二三十种暗器风声都大不相同，谷沧海在少林寺练过暗器这一门功夫，少林寺武学博大精深，是以他所知甚博。

这时分辨出这二十种暗器之中有些是毒针、毒砂等极厉害的暗器，有些是独门霸道暗器，制法奇特。

他心头一凛，自知万万无法完全躲过这二三十种暗器的袭击，当即运集功力，挥掌扫拍，一面以天魔心功护身封穴。

暗想怎会有这许多位成名人物一齐聚集此处围攻于我，大有非置我于死地不可之势？

霎时间，这些暗器有一半击中他身体各处部位，有一半没击中的暗器，都是封闭他逃路的，自然落空。

谷沧海砰一声跌倒。

左后侧传出一声低低的冷笑，道：“即使是我的亲老子不准我动手也不行，诸位，咱们已经得手，但还须毁去他的尸体，尤其是面目，绝不可被人

认出。动手之前须得替他换过一身衣服，才能丝毫不留痕迹。”另一个接口道：“但他身上所中的暗器甚多，恐怕不能随便碰触，须得有毕家兄弟那等绝艺之人才可动手。”

两个人一同应道：“毕家兄弟在此。”

这毕家兄弟出身于仵工之家，擅长收殓尸体，纵是极为腐烂或含有绝毒的尸首，他们也能丝毫无损地换上寿衣。

他们兄弟其后虽是成为武林名家，但向来不以这等家世出身为耻。反而常常有武林人仇杀拼斗之后，尸体支解腐烂，死者家人便厚礼请他们兄弟收拾残体，准能丝毫不错，弄得妥妥当当。这对兄弟都长得身高手长，左手皆拿着一根两尺长的粗短铁棒。这根铁棒乃是特制的用具，平日可以作为兵器，但收殓尸体之时，棒内可以依照需要吐出钩子或小叉等等。

他们才一现身，谷沧海突然呼一声，蹦起寻丈。

人在空中，伸手抓住一根横枝，又呼一声横射而去，晃眼间已不知所踪。

那谷沧海身中十余种暗器倒地之后，居然能无恙逃出重围。这等变故如此突然和不可思议，四周埋伏攻袭他的人，都不由得呆了。

莫说他霎时间已不知去向，即使尚有影踪可寻，这一批武林好手亦因过份惊讶而不会立刻跟踪追去。

清冷的月光洒照之下，二三十条人影从疏影横斜的梅林中出现，聚集在林中这一块空旷的草地上。

四周地上都可见到一些暗器的反光。

这一群人之中，有大半蒙住头面，这些人都是在武林中很有身份的人物，不想被人晓得暗恋许灵珠之事。

故此十余年以来，一直蒙住头面，他们一现身，便迅快把自己发出的暗器捡回来。一个身材高大的蒙面大汉，举起一双手，顿时把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

他炯炯的目光四扫一眼，说道：“咱们这一回出手，不但有煨毒暗器，而且还有十样以上的独门霸道暗器，这等独门暗器擅长击破各种护身气功，纵然是天下间第一高手遭此围攻，也难逃出劫数无疑，这番话诸位想必没有异议。”

此人话声雄壮响亮，手势动静之间，甚是坚决有力，一望而知，乃是惯于施号发令之人。

群豪都点头赞同他的分析，这蒙面大汉又道：“那厮年纪轻轻，纵是天才杰出，举世不及，但时间所限，功夫再高也不能到金刚不坏的地步。然而他居然突起逃走，全然未曾受伤。在场不乏识见卓超之士，何妨开诚讨论，以解此谜？”

众人寂然无声，过了片刻，一个矮瘦的蒙面人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咱们所使的暗器威力绝大，除非是武功已达金刚不坏的地步始能挨受得起。此子年纪有限，绝不会达到这等地步。因此，只有一个道理可以解释。”

他略略停顿一下，眼见众人无不聚精会神地等他说下去，这才接着说道：“那便是此子身上有仙衣宝甲之类的宝贝护身，是以逃得此劫。”群豪都互相点头议论，原来他们虽然多半蒙面隐去真姓名面目。但时日既久，总会跟一两个人拉上交情。

那蒙面大汉说道：“这位兄台的卓见果然有独到之妙，不错，那厮除非是有宝物护体，否则焉能躲过此劫？”

那矮个子得意洋洋地道：“哪一位若是能够找出第二个理由，兄弟就甘愿服输。”

话声歇后，半晌无人出声，显然当真找不出第二个理由。

那蒙面大汉想是一向身居领袖地位，故此不用以智谋取胜，却自然而然的会归结众见，做为定论。

他道：“咱们这一次同心协力围攻那厮，便因为许姑娘多日不曾露面，大家心中犯疑，不明其故。昨日突然发现那冷香楼上竟有男子踪迹，当即有人发起联手攻杀这厮之议。”

他环视众人一眼，见无人异议，便又道：“咱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倘若许灵珠姑娘正正式式委身下嫁武林中某一位成名人物，这等事谁都没话说。再者谁也不忍眼见她芳华虚度以丫角终老，所以其时大家或者只有欢喜而无仇恨。可是，像她如此称病不出，却有个来历不明的年青男子同住一楼的情形，咱们谁都忍不住这一口气。现下形势对咱们大是不利，只因此子既然有宝物护身，武功又高，咱们不分散犹自可，如若走孤落单，碰上那厮，虽然不能说人人都赢不得他，但具有这等本事之人，终归很有限，如若失手被害，未免十分不值。”

这一番话说得许多人都为之色变，面面相觑。

他们无不眼见谷沧海突然逃走的身法，晓得他武功不比等闲，又有宝物护身，这等架自是无法打赢。

他们商议之际，谷沧海便隐身在旁边的一株树后，是以一切对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但如此，还有一点众人定必梦想不到的，那就是谷沧海居然认得出七八个蒙面之人。

原来他自小虽然不随父母修习武功，可是闲常却时时听父亲柯公亮和母亲谷虹影谈论武林人物，大凡是有真才实学的名家高手，都曾提及。

谷沧海人既聪明记忆力又佳，都记在心中。这刻从这些蒙面人身上兵刃或是他们捡拾自家独门暗器之时所见，竟辨认出七八个人之多。

反而那十几二十个不曾蒙面的武林人物，他却认得很少，只有两个。

大概是因为这些不须蒙面隐藏身份之人，都不能列入武林名家之列的缘故。

